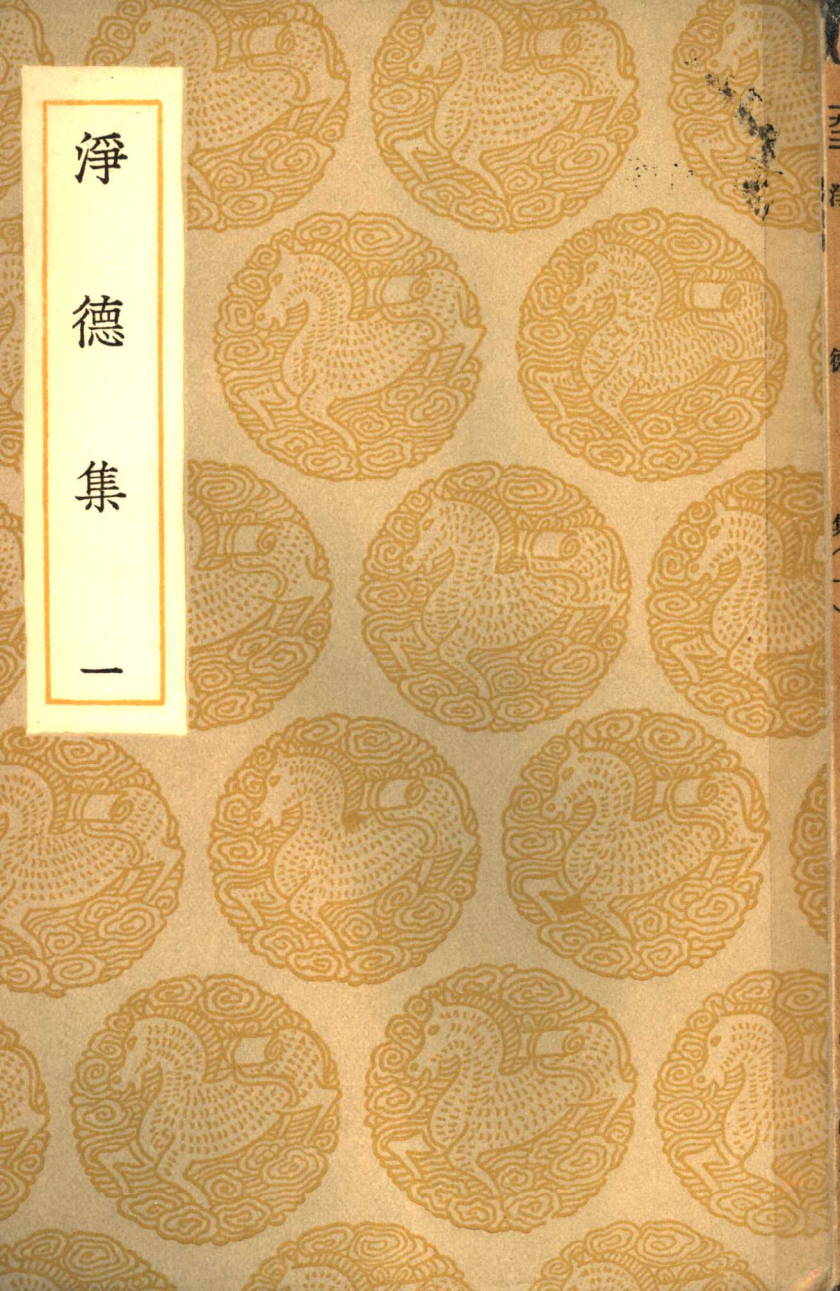



淨

德

集

一





淨 德 集  
(一)

陶 齋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 德 淨

冊 五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呂

陶

發 行 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 印 書 館

館

發 行 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 印 書 館

館

◆ C 六二二三

嚴

## 原序

嗚呼。靖康丙午之禍。奚爲而至是極哉。熙寧當國者。患時舒緩不振。大爲理財拓邊之規。諸老臣不可。則援引少年銳于事者。憊愚附和。而小人徧中外矣。雖然。自熙寧至宣和五十年間。累聖賢明。固嘗用賢士大夫。而俱無改絃易軫之調。何耶。夫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邪正並用。則小人卒以得志。故也。元豐間。棄置王安石者八年。有悔意矣。而執政皆其徒也。元祐克成先志。內君子外小人。天下稱治矣。而末年乃用調停之說。使其徒廁執政之列。紹聖遂熾然而作也。建中靖國。固已並用。無何愛莫助之。之圖行。改元崇寧。蔡京當國。善類殲焉。不可復措手矣。中間雖一再罷京。用趙挺之。張商英輩。皆一出一入之人。何能爲哉。是以五十年間。有爲之君子。皆以邪正並用。竟墮小人網罟中。良可歎已。吾鄉有給事呂元鈞者。以賢良召試于熙寧初。極論理財拓境之非。雖爲外官。必行其言。無所顧望。暨召用于元祐。則專以判別邪正爲事。雖去國。猶丁寧反覆言之。今以遺文攷其議論。但不使小人居中撓政。非有訐斥僂辱之。甚激其狠毒之性。至儕類之失。亦不芘之。其用心如鑑之照。如四時之生殺。各因物之所當得者與之。而物之受之也。無怨亦無德焉。其守道如此。使得大施用于世。亂何自作哉。公于紹聖坐黨事貶湖南。後守潼川。拜崇寧改元詔。卽乞身而歸。遺令不作碑志。休影滅迹。故崇寧以後。追貶不深。而復官亦不及。是又能以明哲



自全者。然至今卹典未及。無身後之澤。而名不登于太常史院。雖公韜晦本志。無所事此。而一世明德。當登禁從。後世無傳焉。此有係乎國體者。子孫之責。亦鄉士大夫之責也。是以諸孫出其家集。使著于世云。

成都馬駢序。

# 淨德集目錄

## 卷一

奏狀五首

## 卷二

奏狀五首

## 卷三

奏狀四首

## 卷四

奏狀三首

## 卷五

奏狀八首

## 卷六

表十六首

劄子六首

卷七

表十二首

卷八

內外制二十八首

卷九

內外制四十四首

卷十

書七首

卷十一

申狀一首

卷十二

啓二十四首

卷十三

序七首

啓八首

記四首

卷十四

記八首

卷十五

論八首

卷十六

論六首

卷十七

論十一首

卷十八

論七首

卷十九

論三首

卷二十

策七首

說一首

策問六首

卷二十一

墓誌銘二首

卷二十二

墓誌銘四首

卷二十三

墓誌銘四首

卷二十四

墓誌銘四首

卷二十五

墓誌銘五首

卷二十六

墓誌銘七首

卷二十七

墓誌銘六首

卷二十八

墓表一首

雜著一首

行狀一首

卷二十九

五言古詩一十首

卷三十

五言古詩二十五首

卷三十一

七言古詩二十首

卷三十二

五言律詩三十首

卷三十三

五言長律詩二十四首

卷三十四



七言律詩五十二首

卷三十五

七言律詩四十二首

卷三十六

七言律詩五十五首

卷三十七

七言律詩四十二首

卷三十八

五言絕句十八首

七言絕句六十首

六言絕句十五首

七言長律詩二首

臣等謹案淨德集三十八卷。宋呂陶撰。陶字元鈞。號淨德。成都人。皇祐中進士。熙寧間復登制科。歷官給事中。改集賢院學士。知陳州。紹聖末坐黨籍貶。徽宗初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事蹟具宋史本傳。陶秉性抗直。遇事敢言。所陳論多切國家大計。其初應制科時。值王安石方行新法。陶對策言願陛下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安石讀卷。神色頓沮。神宗使馮京竟讀。

稱其有理。而卒爲安石所抑。僅得通判蜀州。其知彭州。力陳四川權茶之害。爲蒲宗閔所劾。謫官。其召用于元祐初。又極指蔡確、韓縝、章惇等之罪。請亟加罷斥。其他建白至多。大抵于邪正是非之介。剖晰最明。而據理直陳。絕無洛蜀諸人黨同伐異之習。嚴氣正性。與劉安世略同。至哲宗親政之始。陶首言太皇太后垂簾九年。小人不無怨憾。萬一姦邪之人。謂某人宜復用。某政宜復行。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其後輿紹述之說。卒應其言。其深識遠慮。亦不在范祖禹下。故其所上奏議。類皆暢達。剴切洞悉事機。蔣堂以賈誼比之。良非虛譽。其餘詩文。亦多典雅可觀。至學論二篇。力攻王氏字說。不遺餘力。尤爲毅然自立。不附合時局者矣。宋史藝文志載陶集六十卷。久無傳本。其得見于世者。僅宋文鑑所載請罷黃隱一疏。今就永樂大典各韻內採掇裒輯。分類編次。釐爲三十八卷。雖以史傳相較。其奏疏諸篇。或載或闕。其應制科策一首。不可復攷。未必能盡遺舊觀。然已什得七八。所闕者固無幾也。乾隆四十二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臣楊昌霖

# 淨德集卷一

宋呂陶撰

## 奏狀

奏乞放免寬剩役錢狀

【原註】熙寧十年二月十日

臣伏以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使民均出傭錢。雇人應役。卽無過斂民財之意。有司奉法。惟恐不能足用。遂于一年合支役錢。數外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蓋欲準備修葺橋道廨舍。并買置什物之類。官中逐年支用雖少。民間兩科所出甚多。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以來。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須科納一萬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千萬。推之天下。現今約有六七百萬貫文。寬剩在官。歲歲如此。科出不已。民間何以送納。況今泉幣絕乏。貨法不通。商旅農夫。最受其弊。蓋是現錢大半入官。市井少有轉用。臣愚深恐朝廷不知免役錢外有此寬剩數目。伏乞聖慈。指揮諸路提舉倉司。契勘現在寬剩錢數。約度支得幾歲。不至闕乏。需發德音。特與免數年。或乞逐年限定數目。不得過役錢十分之一。所貴民力不至重困。

貼黃

朝廷如以臣言可采。只乞下司農寺取索今日以前天下支役錢外寬剩錢數。便見利害。

又

臣伏見二年以來。川中見錢絕少。物價減半。銀每兩絹每匹。各只直一貫四五百文。米每石一貫二三百文。其如免役并寬剩錢。並依舊數送納。比之熙寧六年所出。卽似加一倍。若不契勘除減。深恐民間不易。

奏爲役錢乞椿二分準備支用狀

臣伏覩近制。役錢寬剩不過二分。此朝廷撫惠元元之意。最爲深厚。然於法禁有所未盡。不免重斂。蓋有司奉法太過。條目滋蔓。於雇役錢外。尙有數等。如耆戶長不雇而斂。則有椿留錢。橋道廨舍之類。數年一修。而逐年計費。知縣簿尉。三年一替。而每歲計署中什物。則有費用錢。非泛差出役人及起發雇人。則有準備錢。此外方始謂之寬剩。且如成都一路。每歲只合支募役雇食錢四十萬六千二十四貫。又椿留者壯錢五萬七千六十二貫。又椿雜支錢二萬二千九百八十六貫。又椿起雇人錢一千貫。外更有寬剩一十二萬八千六百餘貫。其雙流一縣。每歲只合支雇役錢九千三百二十餘貫。更椿費用錢二千三百七十餘貫。外方有寬剩錢二千八百九十餘貫。以此考究。則雖云寬剩不過二分。其實不止于二分矣。臣愚伏乞聖慈指揮諸路提舉司。除實支雇役錢外。更出二分椿爲寬剩。應係準備費用等錢。並於寬剩二分

內支破。如此則朝廷實惠均及生靈。有司奉法。不敢重斂。

貼黃

華陽縣昇仙橋一所。役法估計每修一次。斂錢一百貫。十二年中偶有損壞。支三十貫修葺。則是一千一百七十貫。虛斂入官。皆爲寬剩。推之他處。計亦如此多矣。

奏具置場買茶旋行出賣遠方不便事狀

【原註】熙寧十年三月八日

今具本路置場買茶。往熙河博賣。并盡權諸州茶貨入官。便收三分利息。旋行出賣。致令細民失業。枉陷刑憲。大子遠方不便。謹具畫一條列如後。

一臣伏以國家富有四海。山澤之利多與民共。自仁祖臨御以來。深知東南數路茶法之害。制詔有司。一切弛放。任令通商。貨法流行。德澤深厚。聖時盛事。高出前世。今天下茶法既通。而兩川獨行禁權。此蓋言利之臣。不知本末。苟貪勞賞。而妄爲之。非所以綏靜遠方之意。況乎兩川所出茶貨。較北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日月行照。文軌混同。法無二門。仁不異遠。豈可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爲禁地。虧損治體。莫甚于斯。乃爲害之大者。故臣敢先言之。伏望聖慈。特寬茶禁。所貴法令平一。以幸遠方。

一本路既爲置場買茶。將往熙河等處。并逐旋取利。出賣之後。更不許民間衷私買賣。遂令諸色人告捕。依編敕禁權茶法斷罪。州縣承此指揮來。累有成都府邛州百姓馬吉等。爲衷私賣茶。被人告捕。有

至徒罪。各追賞錢。一路之民。遂生怨誹。蓋緣立法太重。有害于人。大凡官中原有之物。民間私侵其利。方是犯禁。只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本是百姓兩稅田地。不出五穀。只是種茶。賦稅一例折科。【原註】茶園稅每三百文折納絹二疋。三百二十東。役錢一例均出。自來採茶貨賣。以充衣食。伏緣此茶本非官地。所產乃是百姓己物。顯與解鹽礬礬。事體不同。一旦立法。須令盡賣與官。或敢私相交易。便成犯禁。斤數稍重。乃至徒刑。仍沒納隨行物色。別理賞錢。恭惟陛下仁聖卹物之心。必不如此。伏乞別立條約。以救苛刻之弊。免使刑辟滋彰。有傷和氣。

一本州導江縣蒲村壩口小唐興木頭等鎮。各準茶場司指揮。盡數收買茶貨入官。並已施行。民之受弊。大率均一。惟導江縣一處。尤爲切害。蓋緣本處是西山八州軍隘口。自來通放部落。入城博易買賣。其蕃部別無現錢交易。只將到椒蠟草藥之類。于鋪戶處換易茶貨。歸去喫用。謂之茶米。或有疾病。用此療治。且暮不可暫闕。今來官中。須要現錢出賣。則蕃部難更將椒蠟等物入場博買。若于鋪戶處博易。則鋪戶價例自然增長。【原註】官茶每斤先收三分息錢。官中每斤若用一百文。買即作一百三十文賣。若用五十文買。即作六十五文賣。蕃部買賣。便致阻節。況茂州事宜之後。人情方始安帖。豈宜更使茶貨不通。別生邊事。

一茶園人戶多者。歲出三五萬斤。少者只及一二百斤。自來隔年留下客放定錢。或指當茶苗。舉取債



負準備糧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後。接續採取。乘時高下。相度貨賣。中等每斤之利。可得二十文。次者只有十文。以來累世相承。特以爲業。其鋪戶收貯變易。却以白土拌和。每斤之息。不及十文。所以川中茶價。不甚湧貴。民間日用充足。今來既被官中盡數收買。價直一定。若將銀色準折。每兩須高擡四五百文。【原註】臣竊聞蜀州熙寧八年。銀每兩官折二貫三百文。足市價一貫四百文。或多支交子。少用現錢。茶場司指揮成貫。並支交子。餘零方支現錢。交子所支既多。錢陌又須虧折。則園戶所收茶貨。只得避罪納官。安敢更求餘利。一旦失業。何以爲生。臣恐戶口逃移。賦役失陷。漸由此起。【原註】臣竊知永康軍熙寧九年。買獲並稅。虧九萬餘斤。比七年虧二十六萬餘斤。蓋是園戶畏罪失業。造茶減少。是致稅數有虧。以此推之。則失陷稅賦。誠有其漸。又緣旋買旋賣。先抽三分之息。只此一事。極未爲宜。日來州縣逐旬。各申時估。或增或減。官司據以爲定。豈可朝買一貫之茶。暮收三百之利。一日之內。貴賤兩般。則州縣所供實直。遂成空文。有司出納之際。乃同聚斂。且鋪戶既與官中出利。則民間豈有賤茶。日用之物。漸見不足。錐刀斂法。徒可斂怨。必非朝廷理財之本意。伏乞聖斷。特賜改更。一本州所準茶場司。今年二月二十四日。指揮限半月。令園戶鋪戶盡數出賣舊茶。不得夾雜。中官如限滿。更不施行。如有違犯。並依法施行。臣雖即時行下。逐處然計其日限。令至三月十日已滿。緣民間累年積貯茶貨。進備高價。相度變賣。一旦偶因官中爲買新茶。亦不預先曉示。忽然責立近限。令將舊茶疾出速賣。若出限未賣。被人告捉。斤數稍重。卽至杖脊。安有數日之內。盡底變易得行。舊茶因此大

段減價。無賴小人。輒有告捕之心。臣尋具狀稱。若只限半月。令盡數出賣。則必是減落價例。變轉不行。消失錢本。便見失所。兼慮纔出限日之後。被牙子或別人告捕。送官枉陷深刑。顯屬不便。又緣新茶與舊茶。色目不同。若將舊茶投稅出賣。則與官中收買新茶事不相妨。本州須至申明。欲令逐場。一面收買新茶。民間出賣所有舊茶。乞限至今年八月終。曉示園戶。并停場之家。盡將赴場投稅出賣。令稅務公明聲說。給引前去破賣。仍乞指揮逐處官司。如有諸色人把捉到衷私買賣茶貨。切須辨認新舊。如是新茶。卽乞依法施行。若是舊茶。只乞罪在捉事之人。所貴積貯舊茶之家。破賣得行。不枉受罪。兩次申茶場司。未蒙指揮。若不許展限。則貯積舊茶之家。便見破蕩。如此措置。豈不害民。

一官中買茶。明收三分利息。方行出賣。沿路稅錢。盡已批過。更無分毫僥倖。商旅與販。必是細算不行。難以盡數販賣。竊聞蜀州永康一處。現今積壓茶五十六萬餘斤在務。臣料將來出賣不盡之後。則必積壓損壞。虧折官錢。若般往熙河。亦誤邊計。或仍舊停貯。則歲課不登。難沾賞典。建議之臣。必須均勻配賣與販茶之家。如此則他日鋪戶。不勝其害。伏乞指揮茶場司。具去年終已買及已賣數目。申奏。仍令分析現餘茶貨。若經隔年歲。合如何變轉。卽自然見得此法可與不可。經久施用。免令言利之臣。有誤朝廷大體。

右謹具如前所有茶禁不通。細民失業。刑辟太重。最于遠方不便事理。並已條析如前。臣竊見熙寧七年。

朝廷遣李杞蒲宗閔入川。相度買茶往熙河博馬等事。當時使者急于進用。不察事體。遂認定逐年息錢四十萬貫。應付熙河。後來運茶積滯。歲課不足。即便擘畫。却于彭漢二州。逐年收買狹布各十萬匹。名爲折當腳錢。其實將布并所得之息。充入茶利。自後又恐買布亦難敷及原數。則乞雇回腳船車船解鹽入川。洎至鹽法難行。則又乞將川中有茶去處。並行收買。前後乖錯。非止一事。只是切欲功賞。不卹民間弊病。臣愚伏望聖慈。特賜采察。所貴遠方之俗。被惠安身。至如官吏費耗。道塗阻節。稅額虧損。得不補失。則臣不敢喋喋開陳。以瀆天聽。乞以臣此奏下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相度利害。特賜施行。

貼黃

若蒙朝廷垂察。卽乞下本路取索熙寧八年九月分永康縣銀價。比對茶場折銀貫陌。自見有無侵損園戶。免令將來高價折銀。虧損本州賣茶之家。

又

臣所謂得不補失者。竊聞永康縣熙寧九年發茶三百馱往熙河。除諸般費用及沿路批稅外。計算每斤已是一百九十四文足。其兵士請米猶在數外。不知到熙河貨賣。所得幾何。如此事理。亦乞朝廷體察。

奏爲茶園戶暗折三分價錢令客旅納官充息乞檢會前奏早賜改更事狀

【原註】熙寧十年三月十八日

右臣先爲本路置場買茶。般往熙河。并明收三分利息。旋行出賣。大于遠方不便。尋具畫一條列申奏去。訖。愚瞽之言。必已上涇天聽。臣伏見國家置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二分。須以一年爲率。蓋爲今年支出官本一百萬貫。至年終要見息錢二十萬貫。卽不是早買一百貫物。晚賣一百二十貫文。今來茶場司。却不以一年爲率。務將重刑立法。盡樞民間茶貨入官。旋買旋賣。取利三分。或今日買十貫之茶。明日便作十三貫賣于客旅。或朝買一貫。暮作一貫三百出賣。日逐將官本變轉。殊不休已。其公牒行下州縣。乃云務令買賣通快。無致防滯錢本。則所出利息。比至歲終。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比于市易原條。自相違越。竊緣茶是民間日用之物。有如水火。一旦忽被官司盡數收樞。獨專其利。仍以嚴刑。過繩其罪。遠方細民。生長休息在朝廷恩德之內。豈識此事。兼據本州壩口鎮茶場中。自今月十日至十五日終。逐旋買到茶八百八十六斤。計本錢一百六貫三百二十文。隨日出賣。收到息錢三十一貫八百九十六文。別無現在。臣看詳上件申報。竊疑本處首尾六日之中。買獲茶貨八百八十六斤。隨日便賣了當。並無現在存貯。慮恐買賣之際。別有侵損官私。尋行體訪。乃是客旅并牙子等。爲見樞茶不許衷私買賣。一向邀難園戶。或稱官中高擡斤兩。或言多方退難。遂便于外面預先商量減價。其園戶各爲畏法懼罪。且欲變貨營生。窮迫之間。勢不獲已。情願與客旅商議。每斤只收七分實錢。中賣于官。所餘三分。留在客人體上用充買茶之息。纔投場中賣了當。卽時却是客人明立姓名。正行請買。所以隨日賣盡。【原註】假如茶一百斤。每斤合

實一百三十文。計價錢十三貫。其園戶既被邀難。恐動情願。只作十貫。如此則是園戶只得七分價錢。賄賣與官場。即時却是客人納錢一十三貫。請買文歷。雖正情弊則深。折三分。官中雖得三分之息。自是園戶本錢。客人未曾出息。竊緣山鄉人戶。自來以採茶爲業。輸納兩稅。折科最重。並出役錢。養生之計。並在其間。一旦既遭禁權。遂被商旅并牙子等恐動邀難。頓減三分價值。行之日久。必見窮困。誠可嗟憫。其如逐處買茶官司。多是畏懼茶場司威勢。務欲買賣通快。出得息錢。庶可免罪。以此互相欺誕。不敢申陳。臣伏謂園戶是國家兩稅土著之民。今來被奸利之臣。設此弊法。要出息錢。却令商旅生奸。侵損兩稅人戶。最于遠方不便。又況隨日計利。殊無分限。顯是違越市易原條。伏乞聖慈檢會。臣前奏。特降指揮。下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體量詣實。早賜改更。庶使王澤不壅。可救大弊。

### 貼黃

若官中實于客人體上收得息錢三分。則尙恐貨法不通。民受其弊。而況自是園戶暗有賒折。其買茶之人。原不出息。豈得穩便。

奏爲官場買茶虧損園戶致有詞訴喧鬧事狀

【原註】熙寧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今再具官場買茶。取息太重。虧損園戶。致有詞訴及生喧鬧。畫一奏列如後。

一據九隴縣稅戶黨元吉等狀稱。自來相承山壩茶園等業。每年春冬。雇召人工。薙剗。至立夏并小滿時節。又雇召人工。趁時採造茶貨。逐日收來棚口。投場貨賣。得錢收買糧食。每一稱和袋一十八斤。內

除出上件破用并輸稅免役等錢。折除算計外。每稱只有利息一百五十至二百文以來。往年早茶每斤貨賣得九十至一百文。今來官中置場收買。每貫上出息錢三百文。招誘客人貨賣。其茶牙子并與販客人。爲見官中息錢。却只于茶園人戶茶貨上估定價例低小。每斤賣得一百文以來者。現今只賣得六十至七十文。却將餘上價錢。令客人用作官中息錢。收買前去。以此園戶盤費不足。念元吉等家各只有此小茶園。並不種植得諸般苗色。又路途遙遠。往復相去本場約一百五十里以來。若此價例低小。難以造作。茶貨必見破敗。伏乞指揮。貴獲存濟。

一據九隴縣稅戶牟元吉等狀稱。白來只以佃食茶園爲業。其茶園偏峻。不任種植諸般苗色。逐年舉取人上債利糧食。雇召人工。兩季薙剗。指望四月小滿前後。造作訖茶。投場破賣。得錢填還債利。并送納諸般稅賦。若遇豐熟之年。米價平和。每袋上除折上件盤纏輸稅外。上頭只餘得利息一二百文。或遇年辰較惡。米糧價貴。天時亢旱。茶生短淺。以此數目減少。虛折薙剗盤纏。今蒙官中置場收買園戶茶貨。每貫上出息三百文。其茶每稱和袋十八斤。牙子只稱作十四五斤。若是薄弱婦女。賣時只稱作十三四斤以來。每稱約陷著一二斤。別無上頭利息。心極憂惶。昨蒙提舉推官躬親在茶場內看覷。收買茶貨。不與園戶分擘。逐處茶場時候早嫩粗細等第色額。只作一樣收買。去年時節。每斤賣得七八十文。今來只賣得五十文。除牙子錢。了收得四十七文。所有餘上錢數。令客人用作官中息錢收買。不



管園戶裹纏不足。若不具狀申請。竊恐將來轉見淪亡失所。本州所據黨元吉并牟元吉等二狀。尋行遣帖。棚口茶場。鈴束茶牙子。並專攔等。不得準前大稱園戶茶貨。及剩除園戶牙錢。仍仰常切點檢茶貨粗細等第色額。一依自來價例收買。并申茶場司。更乞措置。免致虧損園戶去訖。

一據棚口茶場申。據至德山人戶將到炭焙新茶。赴場中賣後。却出納三分息錢收買。請引出外貨賣。又申。自三月二十一日至月終。買得第二等新茶。並是園戶馬吉等情。願出納息錢。請引前去。

一據蒲村茶場申。本場逐日據園戶將到新舊茶貨赴場。隨日收買出賣。內有園戶自出納三分息錢。請引前去破賣。亦有客人在外與園戶商量價例了。却于園戶處除下息錢。投場收買。請引前去。不虛。一據九隴縣園戶石光義等狀稱。今月五日。將到茶貨。投場破賣。每袋計一十八斤。和袋不委。茶牙子除折。只稱得一十四斤。其茶係第二等。每斤合準直價錢九十文。當日減下價例。每斤只收得大錢四十七文。至到十三日。其茶每斤係第三等。合準直價錢七十文。每斤又再減價例。又只作大錢三十七文。今來茶牙子收光義等茶貨。比前山下路人戶粗茶一樣。減下價錢。念光義等住處。係在後山。爲地土寒冷。以此至小滿前後。只造作得似前山第一等第二等茶貨。現在委的不依每年逐時等第價例。一樣取意團斷。卽光義等各爲雇召人工。每日雇錢六十文。并口食在外。其茶破人四丁。只作得茶一袋。計一十八斤。切慮光義等家。向後必有失所。乞指揮。本州所據園戶石光義等陳訴虧價事理。已帖。

壩口茶場。仰檢詳承受前後所降敕條指揮。候茶園戶將到茶貨赴場中賣。請監官當面看驗。前山後山。色額等第粗細。依自來市色實直。粗細逐時市價添減。兩平稱來收買。晝時當官支給價錢。卽不得容令牙子專攔等依前低作價例。只作一等茶貨收買。及非理大稱斤兩。致有虧損。園戶無致擁併阻節。仍仰出榜曉示園戶知委。如受此指揮後。却將好爲惡。將貴作賤。只作一等價例收買。致令園戶再有詞說。或因本州察探得知。其牙子專攔等。必當勾遣赴州報勘施行。官員亦當勘劾聞奏。仍取責監官并牙子專攔等知委。仍仰本場分析。今月十三日。因何將石光義等第三等茶。每斤只作三十七文收買。因依并兩次申茶場司。更乞措置。免致虧損園戶去訖。

一據管句壩口茶場祕書丞尹固。並濛陽主簿同共買茶薛翼等二狀申。今月十七日收買茶六萬斤。計錢三千六百貫文。支用茶本淨利錢併盡。遂于十八日申州乞相度支。移交子六千貫文。應副十九日并二十一日市收買茶貨。至十九日天色纔曉。據園戶將到茶貨赴場中賣。當日巳時後。固等爲現請交子未歸。兼更值雨。遂向園戶道請交子相次回歸。及等候天晴。與你稱茶。其園戶便自將茶直上來廳堆垛。團圍固等。須要稱茶及向牙人道。爾等當時通出抵產在官。今來官中無錢買茶。你牙人須著與我出錢買茶一市。固等各回廊宇及安下處。主簿薛翼行至淨衆院門。其園戶却致打本官手下。公人兼搭破薛翼袍袖。更尋牙人意要相爭。其牙人爲見如此。各自迴避。現不住差人四散尋覓。固等

切恐二十一日市別牙子買賣茶貨。又慮園戶準前爭鬧，別致不虞。係屬人衆，難爲止約。乞差九隴縣官一員，赴茶場告諭園戶。三五日所貴曉會。本州所據尹固薛翼申報，尋體訪得。今月十九日，有園戶五千人以來，投入茶場，直上監官廳上，止約不得。致打公人，并毀罵官員。蓋爲劉佐等起請，須要旋買旋賣，出息三分。其逐場若盡價收買到，恐客人與販無利，將來出賣不行。以此須至低估價例收買。每斤委只及一半價錢。又緣逐日買及萬數斤，監官實難照管得盡。其園戶既被虧損，無可申訴。遂便聚衆喧鬧，人數頗衆，難爲約束。今來後山正當茶貨出衆時節，切恐少錢收買，準前爭鬧。當州勘會前後六度支與堀口茶場交子現錢一萬一千二百餘貫，銀一千兩。其銀爲園戶不肯折請，已分與九隴等縣出賣。又爲市井絕無現錢，因是貨賣未得。外餘茶場司兌撥交子一萬貫文。至今未到。若得上件交子，盡數支用，亦只買得三兩市。【原註】在州現今實直第二十七界交子，賣九百六十茶場司指揮作文用。此亦虧損園戶之一端也。本州雖已出榜嚴行約束，指揮本處候園戶將到茶貨赴場，即便依次稱來收買。如是園戶準前要致打公人等，或毀罵官員，仰擒捉送州，待憑取勘，依法施行。兼差九隴主簿勾龍驤前往曉諭，同共買賣茶貨。切慮園戶準前喧鬧，別致不虞。又差本縣令薛高三五日一次，在前照管。尋申茶場司，催促交子，並乞大段支錢赴州應副使用。及令檢會本州今月十七日申石光義等告說虧價事理，許令添展價錢去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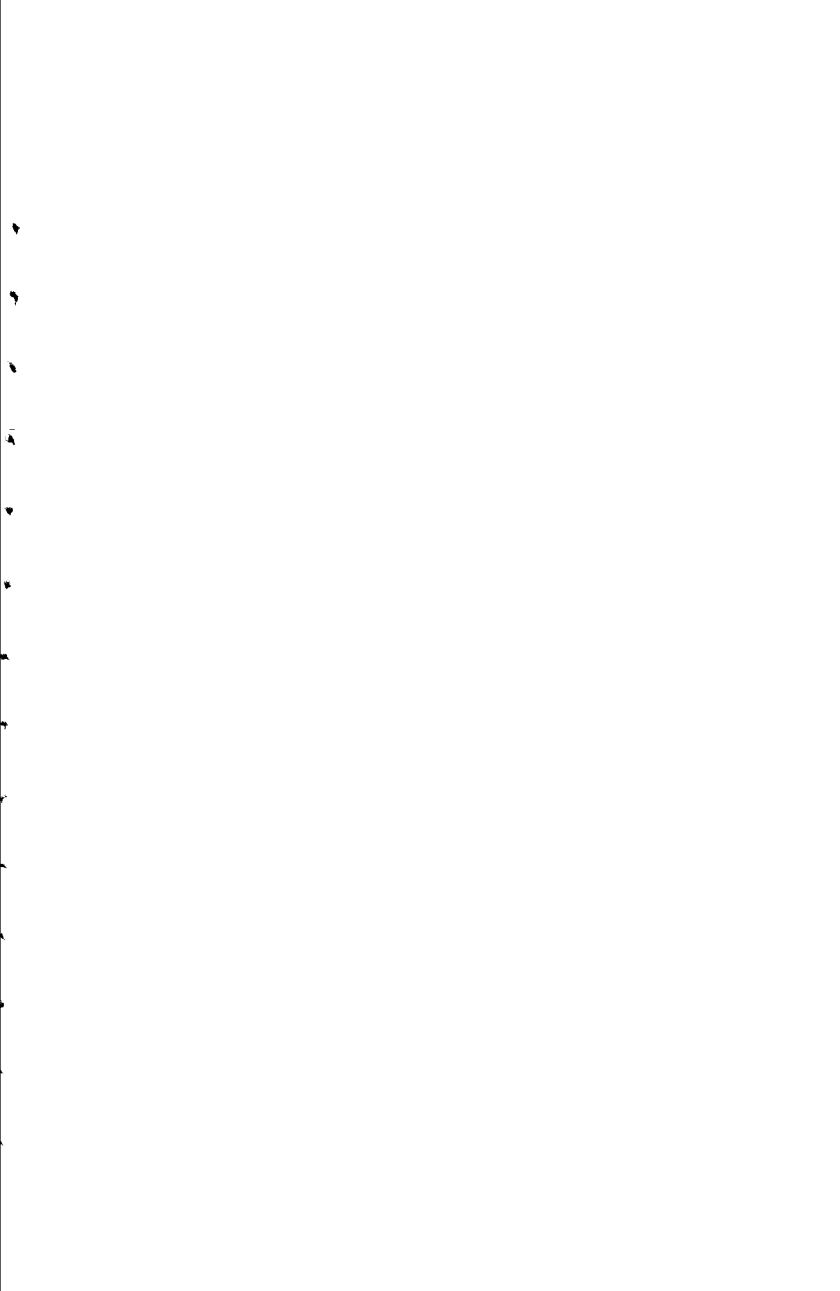
右謹具如前所據茶園戶黨元吉等狀。并蒲村壩口兩鎮申述。並已條列在前。臣伏見劉佐李杞蒲宗閔等。妄陳愚見。苟希進用。盡將川茶禁權。旋買旋賣。立法太重。取利太多。致令茶戶被此深害。遂于今年三月八日後。來兩次具狀論奏。乞賜更此弊法。以幸遠方。狂瞽之言。未蒙採納。方且日俟朝旨。俯就誅殛。而臣部內百姓。累有申訴。皆言被官場減下價例。大有侵損。以至嗟怨。聚衆喧鬧。臣雖嚴行約束。及差官同共管勾。須得相度茶色。添長價錢去訖。今若隱而不言。慮恐因此生事。上誤朝廷。須至再具論列。煩灑聖斷。蓋緣劉佐等起請要出息三分。若逐場盡價收買之後。將來商旅計算不成。不願興販。則積壞茶貨。例被責罰。及干連人必著賠填。以此須至順承茶場司風旨。減價收買。所貴客人願來興販。變轉得行。〔原註〕

假如茶一百斤。每斤一百文。若便作一十貫買。則恐客人不肯用。一十三貫請買。以此減下園戶價錢。只作七貫文收買。便于客人作十貫文請買。或是園戶自納三分息錢。請引出外。〔原註〕園戶茶貨。須得中賣于官。若欲別處變賣。便成犯禁。無引不行。被此抑逼。須至自納息錢三分。請引出外。情弊如此。上下通知。茶場司臣僚。恐出息不多。難沾賞典。空行文牒。督迫州縣。其實則任令減價收買。逐場監官。畏懼茶場司威勢。恐遭責罰。于繫人衆。深慮將來積壓賠填。一向刻剝園戶。州縣之吏。熟視疾苦。無力以救之。日久爲害轉深。恭惟陛下仁民愛物。與天地等。夙夜孜孜。講求治要。惟恐一夫未得其所。必不容此刻薄小人。苟希勞效。作爲敝法。以困西南生聚。有累聖政。衆所不平。臣愚伏望聖慈。檢會臣今年三月八日。并十八日。及今來所奏。早賜睿斷。特降指揮。下本路監司或帥臣探訪利害。如臣所言有一事一件。稍涉虛誕。甘俟誅戮。若萬分有一可

以採用。卽乞更張茶禁。以便遠民。或限數收買。或量減息錢。則山鄉茶戶。不勝至幸。

貼黃

臣體問得。六月以後。猶有晚茶一色。貴者每斤三十文。若盡收買。所出之息。亦不甚多。緣逐處自開場。至今。買獲茶貨。旋行出賣。稍有厚利。如或朝廷謂此成法難便改更。卽乞自六月一日以後。權住收買。放令衷私交易。所貴園戶留得晚茶一二分。盡價賣與客旅。稍助生計。亦遺乘滯穗與民之義。伏乞聖明。特賜探察。



# 淨德集卷二

## 奏狀

奏爲乞復置糺察在京刑獄司並審刑院狀

臣伏以聖人之政。以慎刑爲本。王者之居。以施德爲先。故于聽斷。尤務欽恤。設官創局。深有意謂。敢緣因革之理。輒議防制之宜。謹具條奏。

一京師之獄。自開封府御史臺。大理寺諸寺監。開祥二縣。并尉司左右外廂馬步等軍司三排岸。以至臨時詔獄。及書監。夜禁等。無慮二十餘處。祖宗以來。雖極詳慎。然猶恐有司失實。而冤者無告。故祥符中。詔置糺察一司。以統制之。如諸路之有提刑。諸縣之有提點也。特重其職。不令司他務。得以專意于決訟報囚之事。其訪問則無賓客之禁。其巡省則無冬夏之限。耳之所聞。惟求冤抑。目之所見。惟審慘暴。刺伺防檢。深得其要。凡大辟獄具。本處先已錄問。乃申糺察司。差官審之。儻有疑慮。並許駁勘。或留繫之淹久。或處決之過濫。大則條奏辨明。小則移文戒督。而又廣關治舍。標榜其門。被枉之人。知所赴訴。玩法之吏。不肆姦欺。明慎哀矜。于斯至矣。近歲罷歸刑部。謂之糺察。案止以胥吏三人。主行其事。諸

處申到大辟文案。亦委郎官一員。與吏部所差之官同慮。不過引囚讀示。再取伏辯而已。其名雖存。其實已廢。緣刑部主天下獄訟。簿書文牘。紛委目前。雖強明幹濟之才。日力亦有不給。所以在京諸處刑獄。無復糾正而察檢之。又況省部深遠。細民容有不知者。豈能皆詣長貳。求以自直。臣恐大衆所聚之地。或陷非辜。而無以伸其痛恨矣。臣愚謂宜復置糾察在京刑獄司。庶協先王閱實之意。以廣陛下好生之德。

一本朝以來。大理寺主斷天下奏獄。而刑部覆之。故大理有詳斷官。刑部有詳覆官。淳化中因蕭氏之訟。論決非當。朝廷慮庶獄之不慎。始置審刑院于中書之側。以待從領其事。設屬四員。稍增爲六。謂之詳議官。蓋議其當否而後行也。當時既有尙書刑部。而又置院者何哉。蓋以刑部受冤辭。主雪正大理審刑之失當者。不可亦與斷獄之事也。斷以一司。審以一司。雪以一司。前後相成。上下相制。所主不同。各得盡其心而舉其職。所以極慎重之意。元豐三年始罷審刑院。爲刑部議司。雖移其名。而職任亦不改舊。官制既行。乃以詳議一司歸于大理。改詳斷爲詳事。改詳議爲丞。案牘上刑部勘當而施行焉。自此刑部始與斷案之事。大理刑部責任既同。皆爲法守。讞議既定。一成不變。或訴理不當。則又委刑部受而治之。果涉枉撓。理當辨正。其刑部原斷之官。亦須開說。合行取勘。初則自斷。中則自雪。終則自劾。蓋非人情之所宜。萬一主者護短。遂非。則理斷之人。何以伸其枉。臣愚謂宜復置審刑院。以中書押刑



案舍人一員主之。以大理寺丞六員爲詳議官。領職如故。其刑部以侍郎一員專掌理雪及餘職事。則上順治體。下協典故。謹錄奏聞。乞指揮稽考故事。參酌施行。

貼黃

臣今所請。止罷刑部糾察案。復置糾察刑獄一司於外。所貴專舉其職。以防冤濫。卽於官制。並無妨礙。又

舊置糾察司。在京城之東。所以京師諸處刑獄疑難者。有司皆言過東衙。方是了當。蓋謂文案旣申糾察。而別不駁問。方可斷遣。以此推之。則糾察一司。于朝廷慎刑之意。深有所助。今雖差臺官一員兼領刑察。緣自有職事。職任不專。恐未能盡知在京諸處刑獄之弊。若更置糾察司。亦不礙刑察職事。

又

寺丞六員。今在大理。別無專職。備員蒙成。何益寺事。

又

近日詳定案內。刑部雖分左右曹。左曹專斷案。右曹專理雪。侍郎各不通管。亦與當日審刑院之意同。然官局相近。吏胥相往還。其間豈無依違附合之情。姦弊多端。難盡檢察。莫若斷以大理。審以審刑。雪以刑部。則周防明慎。皆協于理。

又

今大理斷獄。每有可疑。而會議于刑部者。其狀乃云評事以爲然。丞以爲不然。少卿從評事。卿從丞。皆虛立兩端。務爲小異。以求合當日大理審刑各局之意。事類兒戲。頗非重慎。今若只于刑部分左右曹。以斷案雪罪。同在一部。亦如評事與丞。同在一寺。深恐不能糾正枉濫之弊。

又

臣今所請。只乞置審刑院。以中書押刑案舍人一員主之。以大理寺丞六員爲詳議官。卽非增置吏員。滋廣事目。伏乞詳酌施行。

奏乞降詔舉郡守狀

臣竊以今日任官之弊。其輕且濫者。惟郡守爲甚也。封疆千里。生聚萬衆。休戚所係。而不問能否。一以資格用之。爲半刺兩任。有薦者二人。則得之矣。侮法慢令。戕民害物。十郡之中。常有二三。闕茸不治。又有一二。舉天下億兆之衆。十分而言。失其惠養者。將半矣。承流宣化。又何望焉。方今朝廷清明。百度講舉。憂勞元元。以固邦本。惟恐一夫不獲。而牧守之弊。紛繁至此。甚可痛也。昔兩漢盛時。政平訟理。民安其業者。皆循吏之效。唐之貞觀開元。號爲善治。太宗亦嘗自擇刺史。志其姓名於屏風而用之。當時名臣如馬周張九齡輩。皆極言刺史不可輕任。載在史冊。足爲龜鑑。前日朝廷患監司不得其人。乃詔近臣舉用。而監司

之選。稍稍清矣。至于郡守。尤爲親民。略而未議。是棄民也。臣伏請詔內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于通判資序人內。歲舉堪知州者三人。朝廷更加審察。送吏部籍記名氏。凡遇有闕。先差有舉主者。如資任未及。卽差權知。其次方差資序合入人。庶幾牧守之職。有以庇民。循良之風。無愧前古。

貼黃

天下民事之重。大則一路付之監司。中則一郡付之太守。下則一邑責之縣令。如臂指之相附。如綱目之相維。國朝之制。旣舉監司。以清一路。又舉縣令。以治一邑。則一郡之守。亦宜舉矣。

又

自八路差注以來。此選尤濫。蓋于本道就短求長。自知縣兩任。則得爲通判。自通判兩任。遂爲知州。其猥濫庸謬。不可勝言。今已收闕歸吏部。似此等又皆可指占州郡之寄。雖人材絕無所取。而資任合入。則不可不與虛授濫除。生民何賴。伏謂特立薦格。以清其流。

又

臣今略舉無狀之尤者數人。望朝廷推其所爲。卽知可與不可爲郡。輕濫之極。理當革也。王子文者。前知華州。每決打笞罪。須經旬或半月方斷。或有百姓過狀者。子文先問其人年幾生日時。爲之算命。告云爾星辰未佳。必不得理。且休過狀。又因雜職行杖生疏。子文下廳親決一杖示之。其愚謬如此。今

差知懷州。霍唐臣者。知眉州。每公會設食。須留數品。折請估直。有法司姓孫爲吏。其兄在提刑司。祇應每法司有過。唐臣恕之。仍告云。我爲爾兄。且放爾罪。其猥下如此。今差知海州趙袞者。通判果州。權榮州事一歲。中爲鹽井破敗。決一千六百餘人。晝監夜禁。常七八十人。略不存恤。以至爲子決父。爲婦決姑。及就兩州繁處。各請供給。其貪暴如此。今知廣安軍張堯士者。堯佐同宗之弟。好誇族望。輒敢以溫成皇后眞容示監司。又嘗差簿尉分往村鎮。販買諸物。圖市易之息。日夕往還。及百餘里。而獲一緡之利。又嘗有因病殺牛祭鬼而獲罪者。堯士云。爾雖有病。何如且服藥。休殺牛。周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其庸暗如此。今知彰州。

奏乞放坊場欠錢狀

臣伏見近歲以來。四海之利。多歸公上。官司之積。動計鉅萬。私室之有。十已九空。恭惟聖政日新。德澤流霈。窮幽極遠。蒙被生成。其事如大病之後。偶得良藥。以活其命。有望更生。而臟腹空虛。支體瘁弱。喘息之氣。所存無幾。切宜調護撫養。俾就安完。天下之肥。然後可得。是以堆垛市易。義倉抵當。免行之類。凡爲聚斂者。一切廢罷。此誠德惠及民之深。而與之休息也。獨有出賣坊場一事。最爲深害。亦願體恤。以慰其心。其立法之初。蓋爲在官司吏。無有紀極。百費浮冗。貪吏從而侵漁。州郡衙前。旣勒力役。而所得酒權之利。盡以奉于公家。有至竭財破產。而死于凍餒。朝廷知其如此。于是拘收坊場。官自出賣。所得淨利。一以募

人執役。二以給公家之用。行之漸久。弊從而生。蓋小人之情。競利而不慮患。實封投狀。務在必得。既妄添所買之直。又虛增抵產之數。適值民間錢幣闕乏。酒貨不售。課利淨利抽貫。稅錢供納不足。纔出季限。又有罰錢。或委保百姓。管押綱運。其押綱之人。往往盜竊官物。走竄失陷。則須勒保人賠填。或原買價高。界滿無人交割。轉更拖欠。緣此數事。坊場多有破敗。乃至出賣抵產。以償官錢。或抵產價高。出賣不行。則強責四鄰承買。或四鄰貧乏。承買不盡。則攤及飛鄰望鄰之家。抑令承買。或本戶抵產罄盡。尙欠官錢。則勒保人代納。亦須破壞產業。或虛指債負。妄起訟端。橫賴論索。郡縣急于官課。不問有無逋欠。遂使平人承認。械頸受箠。道路相望。囚繫坐獄。殊無虛日。其甚者。至于自經溝瀆。鬻及男女。而猶不能免。大率一縣之內。中戶以上。因買坊場。或充壯保。而破散拖欠者。十常四五。官方如此。百計督責。極力掊聚。而逐界所得實錢。十分只及五六。【原註】成都管內坊場第一界賣七十二萬餘貫。第二界六十六萬餘貫。第三界四十二萬餘貫。太率只收得一半。入官外餘無可催理。一則因元買價高。虛張其數。二則爲物輕錢重。酒無厚利。三則日趨困窮。難于償納。以此天下坊場錢積壓少欠。其數極多。神宗皇帝深知其弊。曾于元豐三年明堂大赦。并八年正月赦文。累行蠲放。及與展限送納。詔令所至。人皆鼓舞歌頌。以爲天地大恩。莫過于此。除已蠲放外。至今欠錢不下八九百萬貫。簿書之內。雖有現欠之名。刑獄之下。必無可足之理。方當陛下布政之初。聚斂刻剝之事。大半罷去。天下臣庶。欣戴稱頌。以爲仁宗復生。尤宜廣霑德澤。以慰其望。臣愚伏願陛下特降睿旨。所係今日以前。因買坊場拖欠課利淨利。

并抽貫稅錢。及過罰錢之類。見勒買人或保人送納。并破賣抵產者。並與除放。庶幾窮困之人。普沾大恩。復遂餘生。況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恭儉慈仁。出于天稟。內無土木華靡之費。外無兵戈攻戰之賞。四海所入。國用豐盈。雖放免數百萬貫逋欠。如去泰山之一塵。何闕于事。且天下之務。固有是非輕重。惟聰明睿智。能權而行。遂中于理。今放釋逋負。以安生靈。與督責收斂。以廣用度。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何者爲輕。何者爲重。權而行之。正在此日。又況冬春以來。雨雪愆候。祈禱備至。未聞沾足。則除放欠負。俾民免于凍餒。亦可以感天地之佑。召陰陽之和。使風雨時若也。臣又聞真宗皇帝嘗御偏殿。親閱三司逋欠。放八萬三千數。蓋真宗以逐次降赦放欠。多爲有司廢格不行。或根究追逮。益爲煩擾。故按籍引對而釋之。臣願陛下遠法真廟之恤民。近倣神宗之布惠。斷自聖意。特行蠲放坊場欠錢。天下不勝幸甚。

貼黃

臣今所奏。只是乞朝廷特放坊場欠負。可與不可。稟自聖明。卽非衝改戶部條貫。須至立法。伏乞留中裁酌。早賜施行。

又

臣每見赦令放欠。多爲有司百端抑遏。追究根窮。幸其稍戾于法。遂不除放。使聖朝仁澤。不及困窮。大抵人君發號施令。常如震雷時雨。不測而至。則天下知恩出于上。若委自有司。毫釐契勘。立爲條約。然後

施行則弊生于下。有損治體。伏願聖慈。如以臣言萬一可行。卽乞將臣此奏畱中。作朝廷意旨。降詔蠲放。不必付在有司。

奏乞相度逐界坊場放免欠錢狀

臣伏見朝廷德惠及生民多矣。臣下聚斂之態。亦已悛革。惟坊場一事。根株深固。條約交紊。猶有餘弊。未盡蠲除。蓋累界放賣。至今凡十五年。其始則有實封投狀。競利爭占。虛增估直。詐通抵產之欺。其中則有淨利過重。月納不足。出限罰錢。年滿不替之患。其終則有正名已敗。壯保納官錢。餘欠尙存。鄰人買產業之禁。期會嚴迫。節目煩多。不惟洒戶。緣此困窮。抑亦平民。因而腹削。或繫獄。或受箠。或轉徙道路。或自經溝瀆。天下郡邑。無處無之。大率一縣之內。上中等戶。因買坊場及充壯保而失業破產者。十常四五。多者欠至數千貫。少者亦三五百緡。以四海總計。凡幾千家。罹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爲率。凡幾萬人失所矣。恭惟陛下至仁博愛。亦宜爲之動心也。昔者神宗皇帝。通知此弊。加意救恤。于元豐三年。明堂降赦。及八年正月。敕文累行。蠲免外。仍與展限二年送納。去歲大饗肆赦。亦有權住。催理指揮。委監司保明。開奏。當議等第。蠲放。德澤之流。非不廣及。然而此弊終未盡去者。一則爲有司違慢詔旨。忘失法意。少有疑似。遂不保明。二則爲物輕幣重。錢貨乏絕。或災傷所困。或兵役相仍。衣食之費。尙且不完。至于官錢。何從以納。況第一界至今已十五年。第二界今亦十二年。往往生業蕩盡。子孫淪散。虛載簿書。枉費刑撻。歲月愈久。

重不聊生。憔悴之餘。必無可得。臣愚伏願陛下推廣先志。霽發異恩。以遠近之差。爲輕重之序。應第一第二界現欠者。並與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立分數蠲免。如此則大法簡易。不爲官吏之沮遏。聖澤寬深。遂除生靈之疲瘵。

貼黃

承買坊場之家。抵產物業。原價高大。爲近年物輕幣重。田宅槩減價。今雖拘收在官。出賣之際。必不依得原估。官司仍於欠上理納餘錢。極爲騷擾。〔原註〕謂如抵產一處。原估一千貫。今只值七百貫。卽更令納三百貫之類。伏乞特降指揮。應係因坊場沒官抵產。並許依原估價直充折。庶寬民力。

又

又況第一第二界價虛而高。第三第四界價實而低。今第一第二界雖欠錢一二分。比之第三第四界。已是增剩。況無可得。宜特蠲放。

又

若須候監司保明奏到。方議蠲免。深恐諸路遷延期限。或所見不一。及吏緣爲奸。別生事節。致使朝廷實惠。未能均遍。莫若只以界限遠近。各與蠲減。所貴德澤。早及細民。

奏乞寬保甲等第并灾傷免冬教事狀



臣伏見保甲之法。雖已更改。猶有二弊。未便于民。其一爲罷去二十畝以下免教指揮。却令五等戶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繫丁之多少。而教與不教。則有幸不幸。今田有百畝。家有二丁。則免教。是謂之幸。田有十畝。家有三丁。則赴教。是謂之不幸。此貧富力役。大爲不均。況今之教閱。官中不給錢米。一月之食。皆其自辦。夫有田二十畝之家。終年所收。不過二十石。賦稅伏臘之外。又令供贍一丁。則力亦難給。昔日推行之始。不暇講求利害。惟務其多。今雖將五等下戶。精專閱習。萬一或有調發。雖破竭家財。所得幾何。裹糧而行。豈不重困。臣愚欲乞于三等以上。或等第雖低。而家業及一百貫有三丁者。方得差充。其二爲陝西州郡。今秋雨滂。高原之地。雖謂順成。下隰之田。稼亦不善。人戶有訴災傷去處。而蠲稅不及五分。並須赴教。官司奉法。不敢放免。臣竊謂保甲之令。行已累年。朝廷知其有弊。多所釐改。欲民休息。若須候災傷。及得五分。方與免教。亦恐德澤未廣。臣愚欲乞應係災傷縣分。並特免冬教。以惠陝西三路之民。不勝大幸。

貼黃

又況郡縣自來檢視災傷。多有通計一縣所放。立爲分數。如原管稅一千石。放及五百石。則謂之五分。卽非以逐戶所傷。立爲分數。其被災旣有多少之異。而通計一縣大數。偶不及五分。遂不免教。此朝廷之所當察也。如蒙聖慈。以災傷之故。不限分數。特免教閱。則朝廷武備。未爲廢缺。而生民受惠深矣。

又

臣訪聞陝西諸縣人戶爲田土絕少。雖家有三丁。有以田產微薄。陳狀乞免教者。并有訴述本戶災傷過多。但爲一縣總數不及五分。亦乞免教者。逐縣拘礙。條禁不敢輒行。伏乞早賜指揮。庶寬民力。

## 淨德集卷三

### 奏狀

奏爲繳連先知彭州日三次論奏權買川茶不便并條述今來利害事狀

右臣先于熙寧十年知彭州日爲見朝廷依李杞蒲宗閱劉佐等起請盡數權買川茶收息出賣大于遠方不便并據本州茶園戶屢有陳訴及爲壩口茶場減價買茶虧損園戶致有喧鬧遂於當年三月八日又本月十八日四月二十四日凡三次具狀論奏雖蒙朝廷施行後來續見李稷蒲宗閱陸師閱等貪功急利侵刻遠民阻節商旅增添歲課欺罔朝廷希竊恩賞措置乖謬遐方之人不勝其苦爲弊之極凡有十端一則是高估米價預俵與有茶之家名爲茶本及至納茶頗有賠費二則是蒲宗閱首議興販大寧鹽并布等相兼取利充補茶息并陸師閱置都茶場以博茶爲名盡買諸貨一如市易及典米收利以求出利至今市井商旅動皆失業三則是般運不前往往是差雇稅戶多有騷擾復并置茶遞鋪般載支費衣糧及于成都路差廂兵貼般力役勞苦走竄求死其數甚衆四則是將轉運司合收稅錢作茶司收到數目中奏及郡縣畏懼茶司事勢以稅錢爲息錢上下表裏敢肆欺誕五則是通判知縣簿尉監官計賣

茶息錢與牙子等均分。墮喪廉恥六則是有茶及般茶郡縣知州通判知縣皆由茶司與運司奏明差注。其間差注好利少恩之人貽害遠俗。七則是監發茶綱官員并兼監知縣推賞過厚極爲濫溢。八則是私賈茶之人并遞鋪轉送茶司文字運限之法太重細民相率枉陷深刑。九則是秦陝客商皆不入川販茶虧失沿路省稅。十則是增起陝西賣茶價直遂使民間當此闕錢之際更食貴茶。凡此十事皆是臣熙寧十年論奏後來浸生弊害歲月愈久爲患愈深。近者伏聞朝廷遣使入川按察茶法所有昔年三次奏狀并今來條析利害備錄繳連在前。

一邛蜀彭漢綿雅洋等州興元府三泉縣人戶多以種茶爲生有如五穀自官權以來重法拘制不許私相交易被官中抑勒等第高稱低估每斤只得半價須至賤賣入官亦有彼此侵害情願斫伐茶苗被捉送官又更科罪怨嗟無訴已及十年幸而屢歲豐熟糧食頓賤可以度日間或歲歉物貴茶價獨賤則園戶大見失所多有爲盜久爲川蜀之害。

一茶司每於秋成之際收糴倉米高估價錢俵與茶戶謂之茶本不願糴者例須支俵假令米一石八百錢卽作一貫文支俵仍出息二分計一貫二百其買茶每斤直八十文只折四十文借端刻剝大率類此一茶法許增息二分出賣緣茶司違法別作名目收及五分以上或加倍以來只如雅州茶每斤三十文者計一百文賣二十文者計三十四文賣十八文者計三十二文賣乃是賤買園戶茶貨過取

買人息錢。兩有侵損。【原註】有息錢。頭子。長引錢。稅錢。牙錢。打角錢。凡六等。

一名爲茶法。却販布并大寧鹽及陶器。并連解鹽入川。相兼收受。近更置博易茶場。買絲綿紬絹紗羅綾布金銀楮皮牋紙香藥米豆等。出息貨賣。仍許監官出外招誘。及遣牙子往諸縣編攔。其害過于市易。所買紗羅綾絹。多是監官一員。與牙子通同。作過剩支官錢。却將紗羅等運往陝西貨賣。別無積滯。難便收露。【原註】天下市易。已蒙廢罷。惟博易。兼與成都府酒場。典糯米一萬貫。每斗出息八文。過半年未贖。仍更出息二分。如此多端聚斂。豈是茶息歲收二百萬。欺罔朝廷。莫甚於此。

一川路險阻。般茶至陝西極難。始元豐初。撥成都路兵士數百人。貼補般運。不一二年死亡逃竄幾盡。茶司遂令和雇人夫。同共般載。州縣畏其勢力。或和雇不行。則差稅戶往前。頗有賠費。洋州一處。因差夫般茶。最爲騷擾。

一未禁以前。陝西客旅。得解鹽并藥物等入川買茶。所過州縣。俱有一重稅錢。及至將茶出川。沿路又納過稅。以此稅課大段增羨。自茶法施行以後。商旅更不與販。所收稅錢絕少。【原註】熙寧七年。未禁十萬。住稅每斤六文。歲收四萬七千貫。次年所收。纔及一二。縱有各人。在官場販茶。往別州軍。雖明納稅錢。其錢逐處畏懼茶司勢力。及欲貪分息錢。往往將稅錢轉作茶息。以此稅課頗有虧減。其所得茶稅錢。亦不曾撥還轉運司。却滾作歲課聞奏。

一陝西之民。食茶有定數。茶司爲貪羨。息般運過多。出賣不盡。遂州有虧年額處。却於每斤上添起價直。務要歲課餘羨。往往亦配賣與人戶。乃是榷茶之害。非獨在蜀。亦已流及秦陝。【原註】鳳州今歲賣茶。準茶司指揮。每斤百文。一通判係按察之司。令佐皆在縣人之上。今來却計所賣茶貨。與牙子等均分息錢。虧損廉節。略無愧恥。一盜及二貫文徒一年。仍出賞錢五貫。今將錢八百文買茶四十斤者。【原註】每斤二十文。不幸被捉。亦徒一年。出賞錢三十貫。是販茶之罪。過于爲盜。于理不通。遞鋪文字。于外界軍機。或非常賊盜。日行四百里。馬遞日行三百里。違二日徒一年。茶遞往來。並日行四百里。違一日徒一年。立法太重。有損治體。一雅州名山縣監茶官。但發及一萬馱。卽轉一官。知縣亦減三年磨勘。且計綱發茶。殊非常事。冒濫頗爲僥倖。

一茶禁之害。日久日積。朝廷所得者。歲有一百萬緡。而失陷商稅。亦數十萬。今若推廣惠澤。罷去權利。許令通商。則百姓蕩無禁礙。商旅大段通行。秦陝客人。入川隨行物貨。已收一重稅錢。其賣茶先收住稅。買茶又收過稅。則一歲之收。必數十萬貫。每馱直十貫者。收長引錢一貫文。不及馱者。計斤收錢。又須有數十萬貫。亦可充折茶司一歲之息。但責成都利州運司。令依律應副熙河。則百事簡便。公私兩得。惟椿畱博馬茶若干萬馱。令鋪兵般運。重沿邊私販之禁。則于馬事。並無妨闕。而朝廷恩德。及民最深。

一若謂以茶博馬。川茶未可通商。緣李杞立法之初。只認四十萬貫。應副熙河。後來蒲宗閔等漸販布販鹽。添及六十萬貫。李稷陸師閔又增至一百萬貫。今則歲獻二百萬貫。亦只以四十萬貫應副熙河。且倚法刻民。亦可增至千萬。恭惟聖朝治道。日從仁厚。若指揮茶司。只得歲入一百萬貫。不須出剩。則茶官不敢過有掊刻。仍不許俵米與有茶之家。若俵本錢。勿令出息。買則添原估。賣則減舊價。并罷博易茶場。及諸般貨物。並不得收買。所有般載。盡差茶遞鋪。更不得差雇人戶。免令賠費。及罷官員均分息錢。仍令將茶稅錢撥還運司。稍減濫刑。漸抑重賞。嚴戒陝西州軍。不許添價配賣。如此則權茶之害。十分亦去四五。于博馬別無妨礙。

奏乞罷權名山等三處茶以廣德澤亦不闕備邊之費狀

臣伏見朝廷察知茶法。貽害數路。生靈受弊之深。特遣使者按視本末。意欲更張。與民休息。今黃廉遍詣諸郡及山場等處。尋究弊端。盡見其實。累具奏列。皆有條緒。蜀茶之害。十去七八。疲民延頸。日望弛禁。過於飢渴之待飲食。而朝廷尙遲遲未決者。蓋爲邊費巨萬。仰給於茶。慮或缺用。不敢遽然予奪。臣愚以爲持此說者。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陸師閔增歲課爲百萬貫。而又獻羨餘百萬貫者。豈皆茶息哉。蓋勇爲屠僧之事。扼民之喉。刮剔骨髓。攘奪百貨。公爲販易。其極至於典米豆。鬻物貨。惟增厚利。以欺朝廷爾。今日陛下忍爲此事乎。恭惟陛下深仁博愛。惠養萬物。惟恐一夫或失其所。必不忍爲此也。既不忍爲師閔

之事。則禁可以盡廢。利不可以過取。雖黃廉之說。猶未能盡副朝廷之意焉。故臣願少變其議。廣陛下之德澤。以慰人望。至於邊備。又豈敢闕而不計哉。且黃廉所以欲權名山油麻壩洋州三處者。猶利權買之賤。出息之多爾。然諸場不權。而此獨權。則民有幸不幸。權法猶在。則嚴刑濫賞。隨而復作。譬如治病不去根本。未可以言愈也。爲今之計。莫若稍高三處之直。如郡縣和糴米穀。民間交易之類。就彼和買。及其起綱運致。此於權法須費一倍。【原註】名山茶一駄。權買載脚至秦州。不萬十貫。而賣三十貫。以來或四十貫。今既和買。須添原價并脚錢約及二十貫。以來至出賣已有一倍之利。

每歲約以五萬駄。應副熙河。仍設秦鳳涇原兩路賣茶之禁。並如黃廉之請。則自可得一百萬貫。以助邊計。以行博馬法。亦不闕少。又何必獨權三處。以貽斯民之憂乎。其他諸路。所入素薄。宜一切舍之。以與商旅。庶爲招來之漸也。又況蜀茶歲約三千萬斤。【原註】元豐七年二千九百一十四萬七千斤。八年二千九百五十四萬八千斤。除和買五百萬

斤入熙河外。尚有二千五百萬斤。皆屬商販。流轉三千里之內。所謂住稅翻稅過稅者。亦可得五十萬貫。【原註】舊例住稅每斤六文。客人買出翻稅每斤六文。兩項可得二十五萬貫。所過場務遠者十處。近者三兩處。再遠者四五處。過稅每斤收二文。五場共計十文。又可得二十五萬貫。熙寧七年興元府一處。收茶稅七百餘萬斤。計錢四萬二千餘貫。以此推之。其數必有。自權法之行。茶有牙稅脚息頭子籠索等錢。皆爲無名之斂。今既解去羅

網。一切不問。第以一貫之茶。納長引錢百文。則人情簡便。必亦樂輸。又有十餘萬貫。【原註】川茶貴者每斤三百。賤者三十二文。今總計爲五十文。凡二千五百萬斤。計一百二十五萬貫。乃得長引錢十二萬五千貫。仍于六十餘萬貫中。三分損一。以爲未必皆然之數。則四十萬貫。乃有其實。而茶商諸貨之稅。復在此外。總計其數。則邊防之費。粗可足用。三郡之茶。不必禁權。利害



愈明矣。

貼黃

臣今所奏皆據其實。蓋于民不擾。而有百四十萬貫之利。以助邊計。伏乞聖慈採納施行。

奏乞罷京東河北路賒放大方茶狀

臣訪聞京東河北路。往年將市易大方茶。搭算脚息。召人通抵產賒請。限半年納錢。多是浮浪貪債之人。及不還子弟。蒙昧尊屬。虛供抵當。賒請出外。減價破賣。迨至限滿催錢。不免抑勒尊長認納。往往破薄資產。償還未足。後州縣賣茶官。更作饒限名目。再賒一番。暗令填納舊欠。其何以堪。雖蒙朝廷寬恩。蠲放息錢外。尚有欠數。每縣約二三萬貫。去年又差官將此等現在茶。于兩路催促變賣。諸州至今不住。俵與屬縣賣茶。仍限半年送納本息。緣河北水患之後。生民無聊。京東亦有災傷去處。惟宜百計存恤。庶使安居。若更將上件茶賒放與人。立限督斂。則民間愈見凋弊。況此茶積壓歲久。多有陳毀損壞。強民賒請。豈不重困。伏望朝廷詳察。指揮轉運司。委官定驗。陳壞不堪者。並行毀棄外。餘卽減定價直。分擘于自來貨賣得行處。召人以現錢收買。所費不爲兩路煩擾之弊。

貼黃

臣今奏請。蓋爲逐處賣茶。惟官務辦其職事。不卹困窮。積日累久。民力轉耗。須委署轉運司審詳措置。

伏乞採納施行。以廣德澤。若只令賣茶官相度。則無益於事。

奏乞權罷俵散青苗一年以寬民力狀

臣伏以青苗之法。始欲便民。行之既久。遂生弊害。蓋有司惟務增羨。以爲稱職。

【原註】俵散多。則管勾官有食錢。提舉官有陞陟。

雖云出息不過二分。而節目頗多。督責愈峻。蓋有詭名冒請。賣膀子。散甲狀。支交子。折足錢。

【原註】川中交交子一貫。

折爲足錢。民間只換得九百二三十文。

除頭子錢。減尅升合量。收出剩。并書手保正。甲頭識認等事。費耗不一。或請時穀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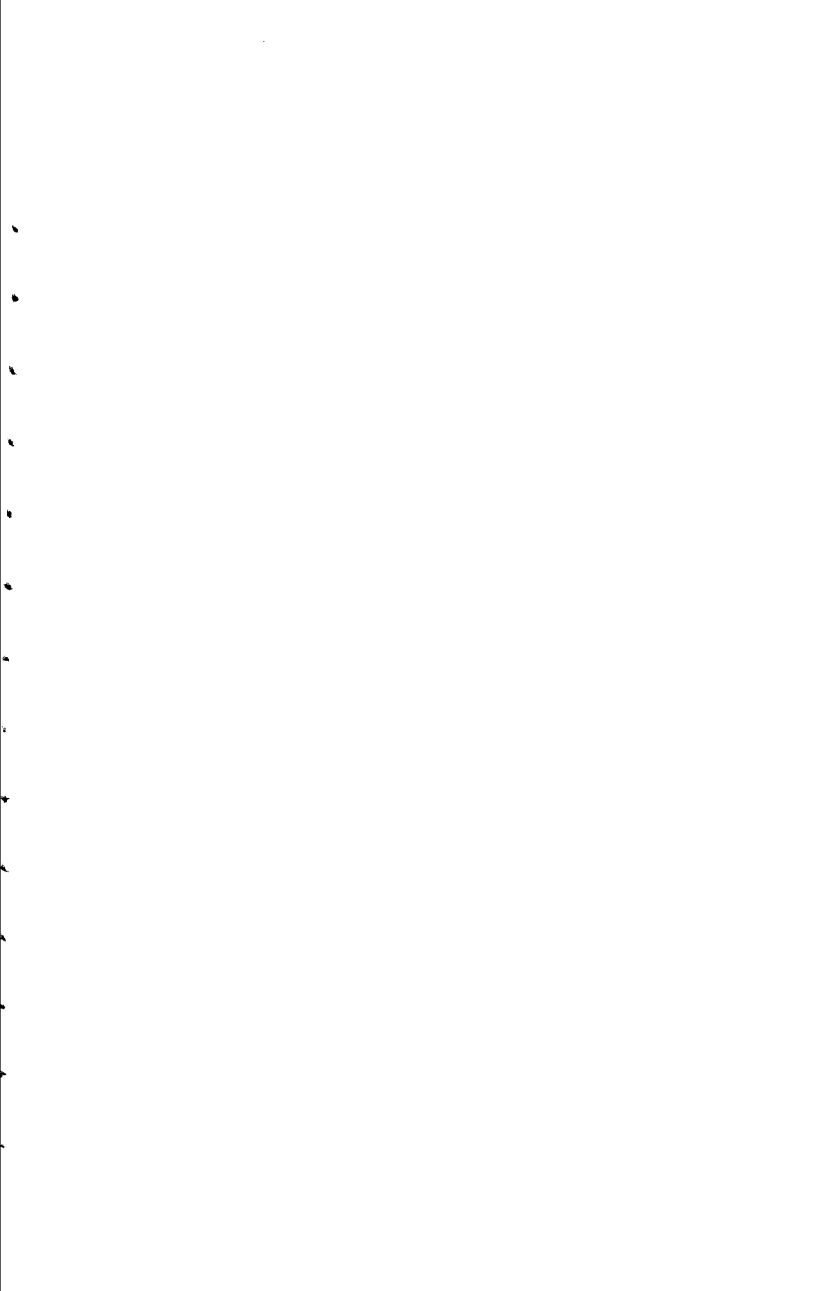
納時米貴。所出息數。約三四分。及至斂納。官有期限。吏有責罰。使者競爲風采。逼迫所部。郡縣主者。各懷畏恐。務於辦事。稽遲則追呼。差誤則取抄。枷鋼笞箠。道路相望。雞犬牛羊。賤鬻於市。甚者徹屋賣田。以償其欠。倉官受入。又增斗面。百端侵擾。難以悉數。朝廷雖切防察。終難盡除其弊。又況村落小民。市井游手輩。所請錢米。得卽用之。其于耕夫。少有資益。一旦督納。未免重困。大抵樂于請之易。苦于納之難。此皆遠近所同。上下通知。恭惟陛下。蒞政之初。廣霑德澤。天下生聚。欣戴鼓舞。臣意伏乞聖慈。權罷俵散青苗一年。以寬民力。

貼黃

臣今所奏。只乞權罷散青苗一年。卽于戶部常平法。別無違戾。若蒙俞允。伏乞早賜施行。蓋來年正月以後給散。是時或行下稽緩。則無益於事。

又

自青苗法行以來。民間出息供官。不可勝計。若權罷一年。則國家用度。未至闕乏。伏乞早賜施行。



# 淨德集卷四

## 奏狀

### 奏乞罷軍器冗作狀

臣伏謂古之明王。講求治道。以福天下者。凡不急之務。必先罷去。乃省事省官之一端也。國家自慶厯罷兵以來。武庫百備。廢壞幾盡。神宗皇帝。以常德立武事。震耀威靈。治兵制器。憲度詳謹。內置軍器監。外創都作院。日程其功。月閱其課。戈矛弧矢。甲冑刀劍之具。皆極完具。等數之積。殆不勝計。苟有靈旗之伐。可足數十年之用。方朝廷弭戎息戍。以戢干囊。矢爲意。兵械非今日之急務也。比嘗降詔。併爲兩坊。坊止三作。省去監督綜轄之員。揀放疲癯拙惰之匠。據所積材具。以漸造制。然至今兵匠尙以六千人爲額。兩坊額外。亦四五百人。以一歲計之。爲口食米者。凡四萬五千石。又緣內外廂軍。大率闕少。亦有廢事去處。若值工役急速。未免于民間差雇人夫。官有耗費。私有騷擾。臣愚欲乞減兵匠三分之一。罷監官四員。小作料次。責其日力。積之歲月。亦無所闕。却將所減之兵分填。添助諸處廂軍差使。候將來修制軍器闕人。仍勾抽赴作。不惟省監官軍匠添給之費。抑亦助廂兵役使之勞。況今財利羨息之端。多蒙蠲罷。如此等事。

雖于國家富有之體。未必爲害。亦宜裁損均節。以稱量入爲出之義。伏望聖慈。付有司相度施行。

請罷國子司業黃隱職任狀

臣竊以士之大患。在于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墮喪廉恥。遠則敗壞風俗。此禮義之罪人。治世之所不容也。太學者教化之淵源。所以風勸四方。而示之表則。一有不令。何以誨人。臣伏見國子司業黃隱。素寡學問。薄于操行。久任言責。殊無獻告。惟附會當時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以訓導諸生。措注語言。皆逐勢利。且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必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書立於學官。布於天下。則庸淺之士。莫不推尊信嚮。以爲介於孔孟。及其去位而死。則遂從而詆毀之。以爲無足可考。蓋未嘗聞道而燭理不明故也。隱亦能誦記安石新義。推尊而信嚮之久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以救學者浮薄不根之弊。則諷諭其太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復從王氏新說。或引用者。類多黜降。何取舍之不一哉。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形忿怒。將繩以率斂之法。此尤可鄙也。夫所謂師弟子者。于禮有心喪。古人或爲其師解官行服。與負土成墳者。前史書以爲美。後世仰以爲高。此固不論其學之是非。而特貴其風誼爾。昔彭越以大惡夷三族。詔捕收視者。纒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漢祖猶恕而不殺。班固亦以爲能知所處。蓋氣節之可尚也。今安石之罪。雖暴於天下。推其師弟子之分。則亦不可

輒廢而諸生之設齋致奠。又非彭越繼布之比。隱何必忿怒而遽欲繩之以法乎。抑可見其不知義也。向者有司欲復聲律。朝廷方下其事。集羣臣而議之。隱乃不詳本末。奉爲定令。揭榜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使學者知委。傳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見其躁妄趨時之甚也。夫道德所出之地。長育多士。而庶幾成材。乃以斯人爲之貳。則何以養廉恥厚風俗哉。伏請早行罷黜。以示勸戒。無使邪儉之士。久累教化之職。

奉使回奏十事狀

臣竊見昔年瀘州乞弟入寇。始因求索一髦牛骨價。事至毫末。而邊吏貪功覬賞。擅行殺戮。以至敗軍覆將。騷動一方。上煩朝廷。兩次命師西討。調發數萬公私之費。其數不貲。兩蜀瘡痍。今未完復。初林廣統領大兵深入巢穴。及到乞弟住坐之處。止有茅屋數間。賊亦遁去。竟不能獲。乃是以天地之力。與螻蟻計較。毫釐以生民膏血。棄如糞土爾。此朝廷固未詳知也。其後以王光祖爲瀘南安撫。意欲生致賊酋。光祖怙權作威。肆其殘虐。蕃漢被害。怨淪骨髓。經營數年亦無所得。此朝廷亦未詳知也。今瀘州內外屯兵萬餘。作爲聲勢。欲致此賊。其策亦疎矣。夫欲致賊而不匿其形。賊不可得。且萬兵之費。饋運日勞。雖無寇至。坐耗民力。臣愚以爲乞弟之存亡。違順不足上煩朝慮。宜一切置而不問。惟徙重兵歸內郡。以省橫費。戒邊臣守疆場。示不必取之意。要以歲月。當有成效。

貼黃

今春瀘南傳乞弟已死。又云相次投降。乃是招安將領輩妄爲之辭。以要小利。皆不足信。惟宜置而不問。

又

瀘州極邊支移稅賦。往彼送納。米一斗爲錢三百文。草一束一百文。民力之耗可知矣。

臣伏見熙寧中。朝旨下俞充。按視成都路接近蠻夷州軍寨。充乞修築雅州城。所計工料萬數浩瀚。續准密院批狀。候漢眉州永康軍修城了日。修築近聞本州申轉運司。以爲于事無益。乞行寢罷。臣體問得雅州自建置以來。只以木爲寨柵。蓋州城北據大江之岸。秋夏水溢。衝浸木柵。或修城牆。卽遭水患。尤易摧塌。其南據山。山石險阻。難爲板築。東西兩邊地勢稍平。可以興工。又緣土疎沙潤。經雨卽壞。暫成復毀。其勢必然。所計工料人夫。數目極廣。雅州地瘠民貧。豈有餘力。可以具辦。不免於戶上科定。及近裏州縣置買應副。若城壁堅完。已見騷動。況此理勢不可修築。乞下鈐轄轉運提刑司相度寢罷。庶使公家無橫費之害。遠民免勞役之苦。只乞修完木柵。自可防虞。惟朝廷留意幸甚。

貼黃

兵夫凡六十餘萬。竹木磚石之類。凡二百三十餘萬。

又



近歲茂州亦因修築致夷人疑惑結集爲寇遠方邊郡豈可率爾生事

臣伏見川路近年賦斂失當民力彫弊其事在於科折不得其平聚斂之臣恣爲掎克皆轉運司不任其責故也一路田稅雖名物不同大率錢米爲多以錢十文折綿一兩以三百文折絹一疋天下稅額之重莫過於此既著爲令不可改易至於米豆逐料科折不一或折絲絹或折紬布或納估錢先期拋下所折之物指稱本州以起納之月上旬價值科折縣令之職謂之親民民事之大莫若賦稅而不得與焉或郡守有愛民之心不附會轉運司厚斂之意估價既平公私自便稍異於此又將何訴蜀中比年米穀極賤而估價太高所折絹布則估價大賤有以米石二三斗折絹一疋者米一石直七八百文絹一疋乃爲錢千四五百遠民重困良以此也朝廷若因臣僚論奏下轉運司分析不過謂折納有著令估値在諸州既能殘民又且道責小人刻剝何所不爲生靈削腹亦當深恤臣欲乞今後兩稅及官租斛斗若不納正色須至科折仰轉運司先次指揮州縣以某色斛斗折某色物帛逐縣各於起納之月上旬估定實直申州知州通判看詳所申子細體問重行估定申轉運司仍採訪覺察如無偏重方許折納若不得其實侵損官私轉運司及本州官吏一等科罪如此則朝廷寬恤之惠天下安集之望莫此爲大

臣嘗聞仁宗皇祐中京西路科折太重諫官極言其事仁皇嘉納轉運使蘇舜元得罪祖宗仁政自可取法惟聖明裁斷下修敕所先次立法施行

貼黃

賦稅科折不得其平。則生民受弊。乃王政之急務。切慮諸路亦有如此。伏乞早賜指揮。

臣伏見成都路轉運司。逐年下六州軍買官布七十萬匹。于十一月支錢。至次年六七月收納。並係上三等稅戶名下。均定收買。因其田稅多寡。而科所賣之數。名雖和買。實則配率。行之已久。習以爲常。元豐以前。每匹支錢四百五十文。或四百文。不致刻剝。人尙樂輸。至元豐元年。轉運判官王宗望。曉諭州縣。各令減價。其間官吏迎奉風旨。損直太過。蜀中近歲。雖錢重物輕。惟布價獨不甚賤。蓋官中須索如此之多。地利人力。所出有限。故也。近歲逐處所支。每匹纔二百九十文。而民間輸納。乃五六百文。郡縣每月所申。實直每匹不下四百五十。案據具在。可以考驗。豈于和買。獨減價錢。民力供輸。尤爲不易。乞下轉運司。今後勘會實直。添支價錢。庶得遠方農民。蒙被德澤。

貼黃

今年夏稅。畸零布。轉運司並令納估錢。每匹四百二十文足。及至和買。只支二百九十文。顯見侵損稅戶。

臣伏見成都府每年上供錦帛。原係預俵絲花。與百姓織造。往往有貧下機戶。已請錢物破用。及其催納。不免騷擾。至元豐六年。奏創上供機院。令軍匠八十人。織大料細法錦透背鹿胎。共七百三十餘匹。其小

料綾綺易造之物。一千三百餘匹。仍舊俵在民間。後因內臣郝隨齋到御前劄子。添造緊絲等機法。十五色。本府又奏差監官一員。招軍匠三百人。并將小料易造之物。一千三百餘匹。亦在院織造。既招軍未足。遂雇百姓助工。日逐勾集三四百人。雖支工價。尙有虧損。雖定日限。仍更督促。或無故拘留累日。或每匹又出罰錢。歲月爲常。殊無休已。細民失業。不勝其勞。昨已准聖旨罷織新樣緊絲等一十五色。至今猶有監官一員。并軍匠一百七十餘人。費耗甚多。仍更日役百姓。頗見煩擾。臣欲乞將易造之物一千三百餘匹。仍令民間織作。減罷監官。其軍匠止八十人。惟造大料錦。自不闕事。卽不許勾集百姓。匪惟裁節冗費。寬假貧民。抑亦防異日作爲淫巧之弊。并漢州綾戶造官綾。向因知州席汝明性好刻剝。逐年減絲數工錢。以致人戶積欠綾四千餘匹。刑箠監錮。乃至家業併盡。償納未足。現今拘管在綾務織作剋除。臣詳此弊。蓋因官司減物料工直。方致拖欠。亦合依赦蠲放。伏請下所屬施行。仍乞依席汝明未減以前絲工織造。

臣聞日蹙國百里。非治世之事也。昔光武中興。因王莽之亂。戶口彫耗。乃併縣邑。唐元和中。以天寶至德衰殘之後。李吉甫欲省郡縣。而議卒不行。蓋建置之始。或以版籍之蕃庶。或以訟訴之浩穰。或以防寇盜之變。或以示形勢之重。皆有意謂。不徒置也。免役法行。提舉司多廢州縣。蓋利於減罷公人。而所收役錢。多有寬剩。未始有以民事爲念也。旣而神宗皇帝知其未可。旋亦興復。如滑州及偃師汜水縣皆是也。今

年二月詔下諸路已廢州縣相度復置。成都路亦嘗申請復永康軍及籍縣。至於成都之犀浦。綿州之西昌。皆可興復。乃有異議。伏緣成都府界四境之土。相距皆百二三十里之遠。昔爲十縣。縣之主戶各二萬家。而客戶數倍焉。征賦錯出。訟訴叢委。昔年議廢犀浦。止以介於成都郫縣之間。東西五六十里。由是四分其地。隸於成都郫縣溫江新繁。至有一家之產。割裂而屬四縣。推之人情。自己厭苦。而南自溫江北至新繁。乃八十里之遠。中間居民稠重。去縣既遠。盜賊嘯聚。竊攘劫奪。屢常有之。昔未廢縣。不至如此。又犀浦田稅比四邑爲重。今既差役必以等第。而等第高下。視稅色之多少。則犀浦之上戶。當四邑之中民。力役既同。則犀浦役重。此人情之願復也。以地理攷之。成都府永康軍彭漢邛蜀眉州。皆平川之地。止三百餘里之中。而爲州七。爲縣三十四。中間未有相去八十里。而無一縣者。此事理之可復也。前代創建。豈偶然哉。又如綿州之西昌。分隸巴西神泉龍安之三邑。道里之遠。各七八十里。輸稅訟訴。今又復差役。皆不爲便。其甚者。縣之數里之內。三處渠堰。逐年修治。蓄水溉田。無慮三萬畝。昔時本縣官員。當工役之日。親往檢視。堰功乃集。廢縣之後。別縣相去遼遠。不復前來監修。以致工料或虧。水利不時。人被其害。兩縣百姓。屢已申訴。堅乞興復。利害明白。而監司所見各異。不爲申請。乞賜指揮。下不干礙官司。相度施行。

貼黃

熙寧四年欲廢犀浦。鈐轄司相度以爲不可。其後提舉司再奏。乃廢。以此可見廢之未當也。

又

陵井監百姓亦乞復貴平縣監司未許。乞一并相度施行。

臣伏見興州濟衆監自興置以來歲鑄錢六萬二千貫。至嘉祐三年減半鼓鑄。其所用生鐵並在衙前酒場和買。每斤支十四文。雖有賠費。緣酒場利息稍豐。未見破產。自賣酒場後以來。本州勸誘煉鐵之家。通抵產預借錢。每斤支三十文。彼時山林不遠。可以就便置爐煉鐵。應副足用。續又以銀絹折支。漸虧實價。至元豐三年頓添四萬九千貫。以三萬貫借充茶本。四年又添二萬貫。每歲共鑄十萬貫文。其鐵每斤又減六文。其鑪戶爲累年採礦。頗多土窟深惡。并林箐踈淺。燒炭漸稀。倍有勞費。兼數遭大水。漂壞冶竈。破蕩抵產。逃避亦多。現今本州與三泉西縣鑪戶拖欠額鐵四百餘萬斤。禁錮筆楚。曾無虛日。緣地產有限。民力甚困。每歲鼓鑄不已。雖百計督責。愈有逋負。況今來已蒙朝旨更張茶法。則本錢三萬貫更不須借。自可歲減錢額。仍乞下本路相度量減料例。鑄六萬二千貫。庶使數郡之民不爲錢鐵所壞。稍得休息。卽於本路支用亦無闕乏。

貼黃

臣又聞知興州陳鵬曾具利害陳奏。乞鑄減輕錢。歲可減錢鐵四十餘萬斤。民間深以爲便。蓋現今行用鐵錢頗重。若稍裁損。卽輕省易爲齋操往來。公私兩便。伏乞檢會施行。

臣訪聞前蔡濛任成都路轉運判官日。不與本司共議。因公事出巡邛州。一面將鑪戶杜中林中所有官鐵。累次減下價直。仍別作一項。椿留所減錢貫。意欲以爲勞效。及致杜中林中等各家。節次敗闕。現欠官錢。蔡濛并將郭舜良等兩稅地內。創造鑪竈。買鑪鍊鐵去處。作坑冶發露。召人實封投狀承買。各鑪戶等莫不冤之。遠方疲俗。因而重困。伏乞下本路轉運司審詳改正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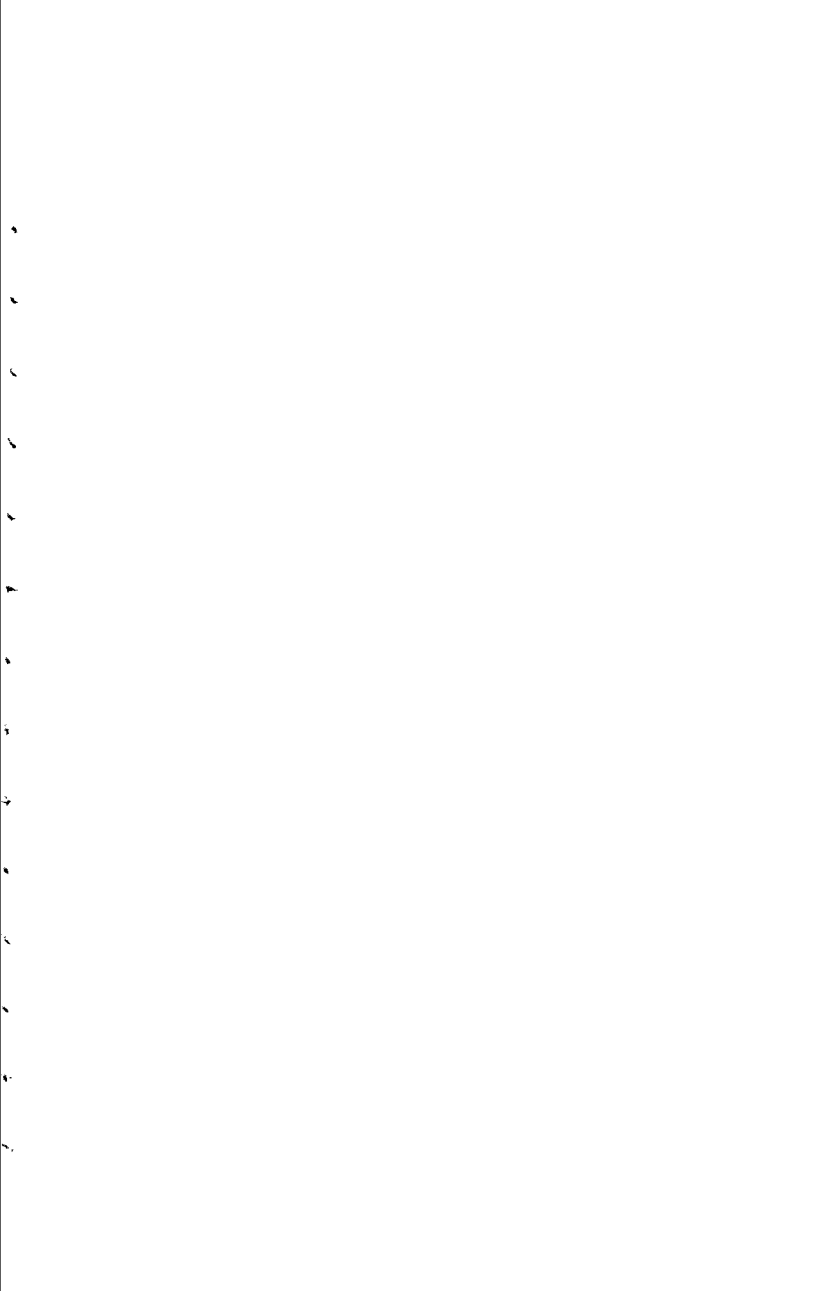
臣伏見陵井監嘉州等處人戶。久來開鑿鹽井。謂之卓筒。蓋鹽泉所在。皆山溪間。鑿地十數丈。以竹隔水。故也。官爲比榷。月納課利。助一路之費。蓋亦不少。始嘉祐中。轉運司奏請。今後更不許卓筒。非爲其僞濫也。止以鑿井既衆。出鹽滋多。射破蒲江官井鹽價。然已開鑿者。亦存而不廢。至熙寧九年。轉運判官段介。又奏請閉塞本路及梓州路卓筒鹽井。一爲欲蒲江官賣貴鹽。二爲欲興販大寧鹽。解鹽入川。高價出賣。多取羨息。苟求恩賞。是時梓州路轉運司以爲年計所賴。固執不可。惟成都路盡行閉塞。煎井之家。由是失業。近歲爲有熙寧五年六月十四日中書劄子。許開鹽井。除卓筒井不許與開。向之井戶。各經所屬陳狀。乞開大井。但砌井面。其下亦須卓筒。井研等縣。無慮百五十所。逐年出納銀絹。及五萬數。其始避卓筒之名。方得開鑿。既有違法之實。深自恐畏。浮浪游手。州縣胥吏。日有陵脅。未嘗寧居。臣竊課卓筒與大井煎鹽及所納課利。其實不異。而卓筒獨爲礙法。理有未安。欲乞下轉運司相度嘉州陵井監。今日以前鹽井。一依梓州一路鹽井。敕條指揮。其熙寧五年六月十四日中書劄子卓筒不許與開。亦乞刪去。卽於

公私實爲兩便。又訪聞成都路鹽井先差官比權。後轉運司指揮本州更勾追開井戶。于所權額外增添歲課。多有破敗。欲乞指揮轉運司勘會。自額外添起課利。盡與除放。免致三二千家。因此流殍。爲太平之累。

### 貼黃

蒲江鹽昨准朝旨減價。易爲出賣。近又黃廉奏乞減井額。貨法已通。今若許復卓筒井。則於蒲江鹽委無妨礙。

臣伏見興州青陽鎮銅錫場。舊屬本路運司。就差青陽監程官兼管。向因李憲申請。撥隸熙河經制司。及自奏舉監官。今屬陝西運司。本場逐年支官本一萬貫以來。收買銅錫。應副通遠軍鑄錢。自熙寧七年至今。發過一百六萬餘斤。其監官有食錢。有驛料。有公庫。供給有役人四名。並係雇募。有兵士七人。歲費共約二千緡。所買銅錫不多。而所費不少。又利州路官局隸屬陝西運司。名亦不正。方裁節浮濫之時。臣欲乞仍舊令興州青陽鎮監程官兼管。亦可以稍減冗費。





# 淨德集卷五

## 奏狀

### 奏乞罷開樂宴狀

臣伏聞國朝故事。祥禫既除。有開樂一宴。近來中外喧傳。謂已擇日排辦。日夕必行此禮。臣愚竊疑之。蓋自春徂夏。旱暵爲災。陛下憂勞恐懼。避殿減膳。精誠祈禱。夙夜不遑。以至過自貶損。權罷受冊。務答天心。以冀亨嘉之應。此乃曠古未有之德。天下幸甚。今羣臣屢拜封章。乞從禮聽樂。陛下報詔。未蒙允許。乃未有開宴之期。而中外相傳。皆謂宴在旦夕。似于事體未便。伏乞宣諭有司。一就坤成節賜宴。則于禮文亦非簡疎。內可以隆二聖慈孝之德。外可以稱上帝眷佑之意。

### 貼黃

臣又聞英宗朝八月將宴後苑。劉庠言去日食近。非畏天之意。特爲罷之。神宗朝四月將宴。富弼以災異爲言。亦蒙嘉納。今旱暵之沴。雖已消弭。而天道尤宜欽畏。願陛下無災而懼。爲德天下幸甚。

奏乞蠲放開封諸縣熙寧中殘欠常平錢狀

臣訪聞開封府諸縣人戶自熙寧五六年後累欠常平錢等至今凡十二三料。經涉十六七年。計所出息已過鉅萬。緣逐處貧下之家。見今猶有殘欠。官中不住督斂。或父祖已亡。勒子孫填還。或無戶可催。責于繫人代納。或經災傷。委實貧乏。多者不滿千錢。少者纔過一二百。而追呼監靠。動有騷擾。昨來雖蒙降赦。指揮分作六料。逐歲送納。仁恤之意。極爲寬厚。然歲月深遠。無可催理者。終是有此疾苦。未沾聖澤。臣愚伏謂王治之體。惠中國以綏四方。德教之流。先京師而後諸夏。畿內之民。尤宜安養。諸路所欠。多自隨料次催納。無如府界累經倚閣。積累十餘年。猶有少欠。伏望聖慈。特賞指揮府界諸縣。自熙寧五年後有人戶殘欠常平。現勒子孫填還。或千繫人代納。及昨經災傷第四等以下等現欠者。並與蠲放。庶使德惠實及困窮。

貼黃

赦文雖許展限。年月送納。諸縣未免將積欠之數。分作六料催理。數目雖不多。而煩擾甚衆。莫若特賜蠲免。

又

昨赦文市易錢二百貫以下。並得除放。今來殘欠青苗錢。多者每戶不滿百貫。累歲倚閣。莫非貧乏之家。卻將催納重輕之理。顯見未均。如蒙採察。特與除放。則惠澤實及農民。方當新陳未接之際。早賜指

揮極爲厚幸。

辭免起居舍人狀

右臣準閣門告除臣起居舍人。伏以柱下之官。記人主言動。備一代典章。傳信後世。惟博學多聞。習知史法之士。可稱其職。如臣衰陋。材不足用。安敢冒據。以速罪戾。仰祈睿明。慎惜名器。特寢誤恩。庶允公論。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奏乞罷郭茂恂工部郎中狀

臣去年三月中。曾彈奏郭茂恂前任陝西監牧日。枷禁無罪婦人阿黨等。令賠錢雇女使。及在秦州永興軍。皆有不檢之迹。醜聲流播。道路喧聞。不可爲省郎。并相度監牧。蒙朝廷採納。臣言罷茂恂庫部郎中。更不遣經畫牧地。仍除軍器少監。當時士大夫謂朝廷既知茂恂猥惡如此。而尙不許補外者。蓋執政以親舊之愛。曲爲庇護。姑且處之京局。俟人言稍息。必復進用。今日果如所料。乃以茂恂任工部郎中。詔命既傳。頗駭羣聽。且進善退惡者。天下之公議。信賞必罰者。人主之大權。貪廉既稟於天資。安有昔汙而今潔。陸黜動關於國體。豈可前是而後非。儻從輔弼之主張。必誤朝廷之任使。伏願陛下深明本末。洞察公私。特罷恩除。庶清郎選。

貼黃

況茂恂領軍器監以來。仍更違法冒請製造神御帳輿。工下手節料了畢等錢。貪猥之行。久而不革。臣已嘗彈奏。伏請論罪如律。豈可因其有過。又復遷官。

奏乞進擢奉議郎杜敏求狀

臣嘗被旨遠使。詢察官吏之能否。得善不薦。有愧於心。臣伏見奉議郎監成都府商稅杜敏求。治身知義。爲學知本。從政知體。良材嘉器。可用於朝。恭惟陛下。虛心求賢。尤善任使。如敏求者。伏請進擢。以觀報效。

奏舉任伯雨充學官狀

臣先准朝旨。舉內外學官二人。臣已奉詔舉果州團練推官知成都府新都縣李由頤充學官。其人雖蒙朝旨。差充河中府教授。原不曾赴任。已差充郾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訖。臣後來別未曾舉官。今伏見前施州清江縣主簿任伯雨。素有文行。今保舉充學官任使。

貼黃

臣伏見兵部侍郎趙彥若。昨奏舉周純充重法地分知縣。其周純爲少得闕次。情願不就。近趙彥若再舉溫俊民充重法地分知縣。已蒙吏部施行。有此體例。伏乞照會。

奏乞察小人邪妄之言狀

臣竊謂人君深居九重。尊高如天。雖有聖智。亦未能周知天下之事。必以納諫爲先。既能納諫。則臣子可

盡下情。以陳治亂之要。今陛下聽政之初。臣備位侍從。朝廷之事。得以論思。敢竭愚鄙。少報萬分之一。願陛下特加省覽。伏以太皇太后保佑聖躬。于今九年。垂簾聽政。天下治安。一旦棄四海之養。凡在臣庶。痛心泣血。無所逮及。方其得疾之初。陛下憂形于色。躬侍藥食。衣不解帶。告于天地社稷。禱于宗廟山川。薄刑赦罪。釋逋輕賦。凡可以祈福禳災之事。講求備至。及其疾勢大漸。則召高族子弟。入于禁中。丁寧撫慰。有安心免憂之言。既以大殮。內侍有需索酒食者。禮部臣僚。謂方當衰毀。不可爲閭閻鄙俚之事。恐累聖德。陛下卽從批奏。遂罷其請。繼有手詔稱揚太皇太后臨朝累年。抑損外戚。未嘗假借。無以報稱盛德。議于高族子弟推恩。又慮諸處應奉山陵。過有勞費。遂合降詔有司。並須遵依遺誥指揮。遠近臣子。聞此等事。無不感嘆。皆謂太皇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功。于社稷有萬世之力。陛下深知本末。尊而報之。一言一事。不敢違戾。太皇太后之意。上合天心。足以享萬壽。下副人望。足以保四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臣于此時。以無可疑而爲疑。以不必言而爲言。則其罪不勝誅矣。所恃者陛下仁而好諫。明而察物。必能赦臣私愛過計之罪爾。蓋自太皇太后垂簾以來。屏黜凶邪。裁抑僥倖。橫恩濫賞。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無怨憾。萬一或有姦邪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親萬幾。則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也。辨與不辨也。陛下察其是非。辨其邪正。使非不敢勝。是邪不能害正。則君子進。小人退。天下治而安矣。昔元祐之初。臣任臺

官嘗因奏事簾前。恭聞德音。宣諭云。朝廷政事。若果於民有害。卽當更改。其他不繫利害者。亦不須改。每改一事。必說與太后。恐外人不知。臣深思此語。則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于私意。蓋不得已而後改也。至如章惇悖慢無禮。呂惠卿姦回害物。蔡確謗毀大不敬。李定不持母喪。張誠一盜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斂過當。李憲王中正邀功生邊事。皆事積惡盈。罪不容誅。若敗露于先帝之朝。必須不免竄逐。若暴揚于陛下之手。亦合正以典刑。以此而言。則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欲生民之便。所逐之臣。盡是天下之惡。豈可以爲非乎。恭惟陛下聰明聖智。出於天縱。是非邪正。進退可否。必已了然于心。豈待人言而後辨。臣乃不避斧鉞之譴。喋喋以告陛下者。亦嫠婦不恤緯而憂宗周之意也。夫嫠婦以組織爲事。惟經緯是恤。今乃不恤其緯。而以周亡爲憂。固可怪矣。愚者千慮。亦有一得。狂夫之言。明主擇焉。臣又聞昔者明肅太后稱制之日。多以私恩。徧及親黨。聽斷庶務。或致過差。及至仁宗皇帝親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闕失。仁宗察見情僞。降詔止絕。其略曰。明肅太后。夙承先顧。保佑冲人。勤約之風。化流四海。或號令之所出。或聽斷之從宜。蓋機務之實繁。雖旰昃而無暇。賞善罰惡。惟命令之已行。革故鼎新。非孝思之所至。易月方臨于庶政。虛懷覬納于讜言。其有罔識遠圖。靡循理體。達于聞聽。姑務矜容。多形瑣碎之言。復有迎合之意。宜申誠勵。以警姦回。應明肅太后垂簾日。所行詔命。已經施行。過諸般公事。輒不得更有上言。于是天下之人。皆謂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愛。聖德廣大。超越今古。載在史冊。垂範後世。陛下

所宜法而行之。臣愚竊謂明肅太后之政。時有過闕。仁宗念其保護。尙降詔書。不容小人。輒有議論。而況太皇太后垂簾九年。所行之政。皆已便民。所逐之臣。各已當罪。無可擬議。萬一小人狂妄獻言。豈可容哉。豈可信哉。願陛下明示黜罰。杜塞其端。以副天下之望。以隆宗社之福。

乞別給致仕敕狀

右臣任受上件差遣。于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七日到任。爲年及七十五歲。齒髮衰暮。竊慮職事曠廢。尋于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十二日。據梓州進奏官鄭永通狀。申稱正月二十六日。遞到臣陳乞致仕奏狀。于當日投進訖。二十七日計會。收取到許本官依前集賢殿修撰致仕敕。于二十七日申時發達字號人馬遞前去。臣契勘上件致仕敕命馬遞條限。日行三百里。梓州至京三千六百里。計程合在二月初十日遞到梓州。今來已經三十日。尙未見到。緣都進奏院自正月二十八日以後。至二月二十五日發來馬遞皮角計十七件。並已先到州。惟是臣致仕敕牒未到。臣屢差人自本州以去。至鳳翔府沿路根究前件。今正月二十七日達字號遞角。委是未見轉送前來。竊慮在路沈失。念臣衰病累年。勉強不行。方具奏聞。陳乞致仕。已蒙聖恩。俞允許。臣守本官致仕。出給敕命。兼已蒙差新官朝奉大夫李仲知梓州填現闕。本官現已取索接人。非久到任。臣尙未受到致仕敕命。離任未得。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狀。別降致仕敕命。付臣照會。以憑離任。

## 劄子

### 辭免殿中侍御史劄子

臣今月二十一日。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殿中侍御史者。聞命震悸。不知所爲。竊以副端之與丞雜。雖輕重不倫。而任責略等。非材識兼茂。望臨一時。何以稱選。矧時多艱。厥任尤重。如臣樸陋之學。豈能有行。衰遲之蹤。無所可用。賜還舊列。曾未踰時。無補秋毫。方圖丐罷。遽蒙擢序。大懼無以仰副睿明耳目之寄。欲望聖慈。追寢新命。

### 上殿劄子

臣昨準朝旨。往成都路計度轉運司。諭以更改差役大意。同共定議。見得本路人戶貧富等第。高下不均。蓋諸縣大半以稅錢多少。立爲戶等。有自一貫至於十貫以上。或自五貫至五十貫以上。並爲第一等。若各差一役。皆三二年一替。則富者常幸。貧者常不幸。又緣中等人戶絕少。除官戶單丁女戶寺觀外。一縣之役。有差一兩番不足處。況役人數目。已依熙寧後來裁定。難更減省。今來若不頻差上戶。則無以寬中下之家。須相度立法。其戶多處。以十二年戶少處。以九年爲率。分作三次。總計合役之數。均勻定差。謂如有一貫稅錢。于九年或十二年中。合差役一次。則二貫以上者。差兩次。逐次各一人。三貫以上者。差三次。逐次各一人。其稅錢轉多。則又增所差之役。于九年或十二年之內。三次差役。共不過五六人。【原註】謂逐次各差



兩人即非併差五六人也仍令私自雇人祇應其一貫以下等第漸低只差縣役一年又其次者差戶長或渡子半年所有第四等往往更不應役第五等則並不差充大約如此風俗以爲稍平外餘衙前皆悉招募以坊場錢酬支重難及出賣坊場只據現今第四界直令管押綱運了當人指占承買更不實封投狀並在本路役帳畫一開說差官齎赴闕訖伏乞降臣此奏付詳定役法所照會候本路文字到日相度可否施行

### 貼黃

臣又聞近降朝旨出等戶更不差役只令減半出免錢則諸縣合役之戶轉少須至差上等入戶兼一兩役所貴少寬中下之家

### 又上殿劄子

臣奉使遠方察知民間疾苦及官政未安凡一十事已嘗呈奏其一乞減瀘州兵戍不示賊以形且省饋運之勞其二乞不築雅州城以節橫費免於遠方生事其三乞立科折條約使轉運司與州縣同任其責以戒重斂其四乞添和買布價以寬民力其五乞減成都機院小料綾綺罷監官免勾百姓助工【案】此下有脫其七乞興州濟衆監鑄減輕錢庶使疲民不爲鑪冶所困其八乞詳審改正蔡濛所減鐵價并所奪人鐵鑪其九乞開卓筒鹽井以濟困窮賴其課入可助本路之用其十乞罷興州青陽鎮銅錫場監官以減冗濫凡此十者或陳一道之利害或指一郡之休戚或議一邑或言一官以朝廷視之乃細碎毫末不足

上裨國論。以遠方望之。則皆切近人情。最爲急務。仰惟聖治。願賜採納。

奉使至河北劄子

臣將命出疆。與聞使事。既見遼人往還之際。事體小有未便。不敢隱默。今具大槩。以浼天聽。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臣經由河北州軍。訪聞近有朝旨。爲據坤成節接伴所相度裁減人使經過處。冗占兵士數目過多。將來祇應恐有闕事。官吏多以爲憂。只如邢州一千二百三人。其他州郡。若以邢州爲率。例皆裁減。深恐臨時誤闕。臣竊謂朝廷懷接遼人恩禮優厚。務存國體。必不計較毫末之費。自來遼人經過州郡。雖有冗占人兵。一則是州縣上下務要供應了畢。不令闕事。二則是小人羣集。希覬數日酒食。積習成弊。勢難盡革。今若便依坤成節接伴所定到人數施行。臣恐未能盡去僥倖之弊。卻有供應闕誤之過。蓋異域之人。既至中國。不可繩以文法。或沿路收買物色。行李重大。所差之人。津般不足。未免須要添差人兵。或道塗雨雪。泥潦大寒。役兵逃走死亡。折傷疾病。別無餘剩人數。應急補填。亦致留滯。以此逐處須至各差。準備人兵。亦未爲過當。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下河北路州軍。于舊例差兵士。應副遼人往來數內。十分量減二分。所貴不至闕誤生事。

貼黃

臣又聞昨來坤成節。遼人北歸。沿路爲雨水所阻。每車一乘。差四五十人。牛驢二三十頭。方牽拽得行。

以此推之。豈可過滅人兵。緣今來賀興龍節人使。相次入界。伏乞早降指揮。

奉使契丹回上殿劄子

臣竊見河朔州郡。密接北疆。過雄州三十里。便爲境外。然地勢平坦。絕無險阻。控扼去處。雖州郡修完城壘。訓練兵屯。以備緩急。若萬一有烽燧之警。終是易爲衛把。惟塘水一事。極可禦寇。蓋自滄化中。知雄州何承矩。相度地形。衆流所會。開爲塘泊。上自順安軍。至雄州。莫州。霸州。保定。信安。乾寧軍。及滄州。凡八州軍地分。東西長六百餘里。南北闊至二十餘里。狹亦七八里。周回二千餘里。深亦有數丈處。沿隄各置寨鋪。守把。比之據高設險。則用力最省。爲備最大。謂宜常切開廣愛護。勿令小有侵損。壅塞。乃邊防之要務也。自近年以來。許人于高仰水。不到處種蒔。漸次冒佃。官中因而打量界至。立定租課。其逐處所取。已及四五十餘頃。每歲所入。止有三千四百五十餘石。竊慮歲月寢久。侵佃漸多。于邊防之計。頗爲闕失。雖北人通好多年。務守盟約。百事恭順。然敵情難測。不可一日不講其備。伏望聖明。特降睿旨。下河北安撫轉運屯田司。密切指揮。應係塘泊。今後不得更令人戶以高仰爲名。妄有指射侵占。如所出租課稍重。許令退佃。以廣塘水之利。庶幾邊防。不致誤闕。

又奉使契丹回上殿劄子

臣奉使過燕京。見數回紇。立於道傍。指郝惟立而言。卻是郝使來。蓋惟立嘗押伴拂菻諸蠻。所以有識認。

者。又過中京。見數回紇。臣問蕭奭。回紇來此。是進奉。或是買賣。奭云。回紇有數州屬本朝。常來進奉。亦非時常來買賣。臣竊思之。回紇既有數州隸屬北界。常至彼處買奉不缺。則往來之迹不疎。一日見中國使人。便能識認。若爲北人所遣。令至本朝。以進奉爲名。探問事意。或與北人混雜而至。同爲姦僞。或有小人因緣爲姦。別致漏露。安可不防。緣回紇至本朝。雖差押伴臣僚。其關防出入及買賣諸物。切慮法禁未至周備。臣愚伏望特降指揮。別立條約。密加檢察。

# 淨德集卷六

表

辭免殿中侍御史表

【原註】元祐元年閏二月

官有其責。實繫紀綱。材非所長。徒累名器。方睿明之善繼。惟聽納之處先。宜任忠純。以司獻替。如臣者。生而孤遠。學則迂疎。不通治道之本原。安能論政。未熟朝廷之典故。何以繩愆。願回拔擢之恩。慎委端良之士。庶使言能適用。官不備員。聖君有得于謀猷。愚者獲安于分守。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辭免左司諫表

【原註】元祐二年六月

官以序遷。人非實稱。況七臣之所責。豈一介之可勝。敢瀝愚衷。願還寵命。伏念臣學未能造道。材不足適時。向自郎曹。擢居言路。徒更歲月。何補涓埃。立仗在廷。尚緩黜幽之典。伏蒲獻說。愈懷竊位之羞。匪惟清議之莫容。抑恐孤忠之易隕。仰祈睿鑒。特寢誤恩。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進郊祀禮成詩表

臣聞承天莫重於郊。蓋求端而報本。惟聖爲能享帝。務薦德以交神。共慶昌期。備熙能事。恭惟皇帝陛下。

道該元化。運席重熙。勤色養於三宮。動遵慈訓。格歡心於萬國。肇舉嚴禮。參求今古之宜。做用祖宗之憲。具陳百禮。並報兩儀。丕承稷簡之休。大布生成之澤。湯仁解網。周俗虛囹。遠之侯甸。要荒盡驅。躋於壽域。小則蟲魚草木。亦茂遂於恩波。臣叨侍清光。親逢盛觀。聽圜丘降神之樂。均有虔誠。續昊天成命之歌。愧無善頌。謹吟成郊祀禮成詩一首三十韻。奉表投進以聞。

謝梓州路轉運副使表

臣伏奉告命。差權梓州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本路勸農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五日到任者。京右輸將。轉引嫌而願避。坤維刺舉。復申命以遣行。疊被寵靈。徒知感懼。伏念臣寒鄉寡與。素守自明。偶待罪于中臺。旋充員于左省。爍火不能助太陽之照。勺水無以益滄海之深。每竭慮以上聞。多蒙開納。及叨恩而外補。盡出保全。此蓋太皇太后陛下。垂計寶圖。玩心治道。優容言職。以隆聽諫之美名。慎重使權。欲廣愛民之盛德。因而孤蹇。預此光華。況巴蜀之數州。去朝廷而百舍。土居險陋。俗尙孱迷。雖平時賦入之饒。經常粗給。自頃歲軍興之後。瘡痍未完。網密則人用怨咨。轡柔則事將弛廢。臣敢不講求中術。推導至仁。少圖日月之勞。仰報乾坤之賜。

又謝梓州路轉運副使表

諫省備員。分宜罷黜。潼江領漕。誤委事權。仰戴異恩。俯流感涕。伏念臣生而孤遠。學則迂疎。自奔走于未

塗常激昂于壯節。當先帝御圖之始。選在賢科。及陛下繼照之初。擢居言路。無裨毫髮。徒歷歲時。嘗引過以乞麾。遂忝恩而主計。始終幸會。進退全存。此蓋皇帝陛下運德同堯。察言如舜。明有燭幽之理。仁無異遠之心。器使庶工。術懷羣動。謂臣久塵臺省。特假以使名。知臣素熟土風。又付之鄉部。臣敢不恪遵吏檢。深養治源。推惠澤以濟困窮。舉教條以繩偷惰。庶無罪悔。持報生成。

謝成都府路轉運副使表

進奏院遞到告命一道。伏蒙聖恩。就差臣權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已於今月七日到任。訖者。轉輸淮甸。既受命以之官。廉按坤維。遽叨恩而易地。寵章特異。感涕交流。伏念臣早以疎凡。誤蒙役使。備員臺省。預聞國論之幾微。賜對簾帷。屢奉德音之獎訓。一違朝綬。四涉年華。甘簿領之沈迷。事道途之奔走。抗章宸扆。少希惻怛之私。得請鄉邦。極享便安之幸。此蓋太皇太后陛下。德由坤載。道濟離明。有任賢使能之心。願登至治。無泄邇忘遠之意。昭示大公。終賜矜憐。俾塵寄任。況岷峨之列壤。乃桑梓之舊封。入境觀風。情僞同于指掌。過家上冢。歲時得以薦誠。恩實光華。力難報稱。臣敢不致勤夙夜。積慮簡書。有以澄清。雖愧古人之志。近於忠厚。敢忘君子之風。庶集涓勞。仰酬化力。

又謝成都府路轉運副使表

王事言私。葢犯辭難之義。天心垂宥。特推從欲之恩。就畀曹符。卽居鄉閭。深慚委任。俯切兢惶。伏念臣生

長寒鄉。棲遲冗路。雖曰爲貧而願仕。曷掌枉己以求容。親逢納諫之朝。屢伸狂瞽。深體裕民之意。久莅輸將。何補涓塵。僅逃罪戾。輒露由衷之請。苟希恤隱之私。亟奉詔俞。仍叨使領。罷淮壖之奔走。習井絡之便安。自省孤根。極知幸會。此蓋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德日新。以四海爲一家。視兆民如赤子。敷施大信。役馭萬官。付臣以故里之行。責臣以遠方之治。地產之盈虛可度。物情之嫩惡粗知。郡邑相望。如在戶庭之內。松楸密邇。每寬霜露之思。竊祿于茲。厚顏已甚。臣敢不布宣惠澤。申飭教條。勤恤疲氓。力繩慢吏。期得富饒之實。預防弛廢之端。儻于父母之邦。可安其職。則報君親之賜。無愧此生。

辭免中書舍人表

【原註】元祐八年六月

竊以法從迴翔。盛時尤貴。掖垣潤色。儒者共榮。旣代王言。亦開政事。責任至重。簡拔惟賢。如臣疎愚。況復衰晚。文辭不足以發揮典制。議論不足以輔助簡書。忽忝詔除。何堪器使。願寢已行之命。免貽不稱之譏。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謝中書舍人表

言惟作命。愧無潤色之才。服以章身。誤被分頒之寵。使蕃異數。震恐懦悰。伏念臣世處寒鄉。性非中智。少而嚮學。粗知爲己之方。長亦效官。偶適代耕之願。熙寧中以賢科射策。元祐初以言路備員。竟難補報于朝廷。已分棲遲于郡國。何期白首。重瞻日月之光。遂向清時。輒上雲霄之路。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



由坤載道契離明。夙夜萬事之幾。思濟于治。網羅一介之善。俾效其長。乘大化之生成。致枯荑之發育。文章爾雅。安能贊一代之輝光。忠義成名。敢不勵平生之操守。庶幾晚節。少荅洪私。

又謝中書舍人表

詞禁代言。乃諸生之榮遇。身章被賜。蓋明主之厚恩。拜命優隆。省躬愧幸。伏念臣生而孤遠。學則迂疎。知善惡之異塗。惟務養心而自貴。信通塞之有命。安能枉己以求容。進退何常。險夷不易。歲月耗凋于奔走之後。形跡沮縮于憂患之餘。何期雨露之私。誤及桑榆之景。爰從右蜀。付以都郎。既躋柱史之華。遂進掖垣之職。故爲虛受。實繫親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治以恭。湯新厥德。以發號施令爲先務。欲紀之以文章。以因能任官爲大公。必考之以名實。苟片善可收。而用雖至寒不使之遺。幸眷于茲。叨塵過甚。詔見王者之志。其何以發揮。服有君子之容。敢忘于報稱。誓堅履尙。持荅鈞陶。

謝入伏早出表

歲有一時之暑。安敢告勞。恩加三事之臣。遽令退食。敬承溫旨。竊愧懦衷。臣等誤以短才。與聞庶政。雖窮日力。莫代天工。適逢庚伏之辰。得遂燕居之欲。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該洪造。治格太和。慍已解於薰風。景自長於化國。是致弼諧之職。殊忘勤瘁之憂。動復便安。極知幸會。在公之事。居常早夜。以深思報上之心。不以炎涼而輒易。庶幾毫髮。少荅生成。

又謝入伏早出表

金火將交。當晝分而極暑。絲綸其出。許夙退以少休。抑荷恩憐。俯慚惻素。臣等丁辰過幸。軸政寡能。每惜分陰。欲收寸效。雖逢三伏之氣象。敢覬一身之燕閒。伏遇皇帝陛下。大智察微。深仁恤物。謂天道既施于炎燠。則人情皆願于佚安。曲軫清衷。持頒溫詔。日方中而或息。豈有疲勞。時易失而可珍。惟勤補報。

坤成節賀表

佛果周圓。罄後天之善祝。主恩隆盛。錫湛露之洪私。禮被臣鄰。慶同宇宙。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坤元至靜。乾造曲成。積保佑之深功。享太平之至樂。時乘慶節。帝與遐齡。勝因已集于清躬。廣燕遂均于列辟。臣等幸瞻法辰。敬奉壽觴。詠歌既醉之篇。備陳五福。稱頒無疆之算。期至萬年。

又坤成節賀表

演三乘之教。覺緣潛會于慶辰。獻萬壽之觴。禮敬極隆于孝治。旁均燕喜。下及臣工。恭惟皇帝陛下。堯化時雍。舜心日致。東朝衮志。欽承母道之尊。南極占星。稽合壽祺之應。凡預祝延之列。皆施命宥之恩。臣等叨備近司。親逢盛旦。屬慶而已。莫酬鎬飲之仁。敬畏待之。更祝嵩呼之福。

辭免給事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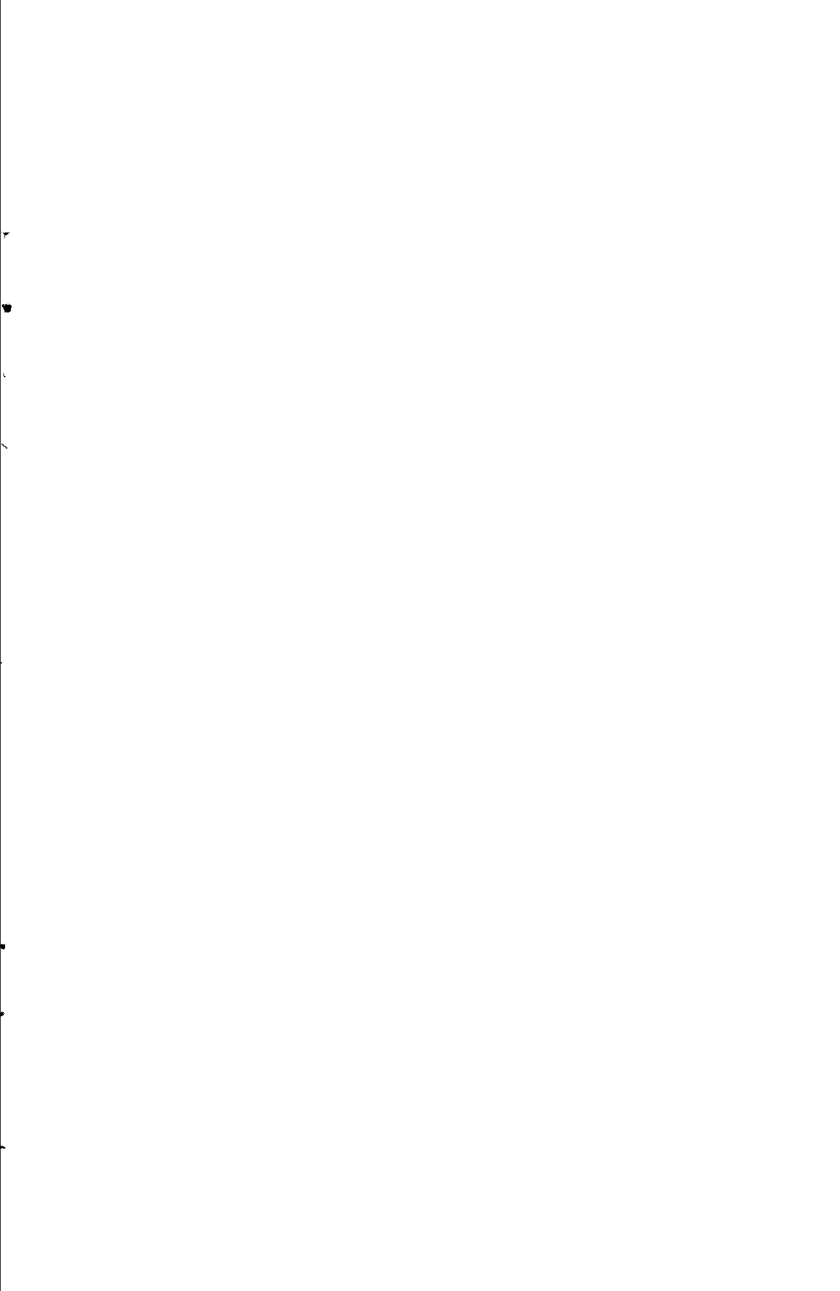
〔原註〕元祐八年十一月

伏以命令之行。貴于中理。論駁之任。慎于擇人。或誤選掄。將貽罪咎。臣學不造道。材非適時。平生安流落。

之常。晚歲有亨通之漸。既塵侍從。未報涓埃。忽叨制綽之恩。又進瑣闥之職。厚顏滋甚。騰口謂何。雖行已直前。無所畏避。而遇事當斷。多涉迂疎。苟宣納之過差。乃是非之混亂。伏願追回成命。妙選良臣。使還詔批。敕之風。不減前輩。則發號施令之體。無累聖明。臣之愚誠。虔切于是。

謝給事中表

潤辭西掖。不能發揮典制之文。遷職東臺。何以報塞朝廷之遇。恩隆選重。感切憂深。臣植自孤根。進由樸學。佩服聖賢之訓。常秉危心。審知義利之塗。敢愆素履。服勞雖久。涉險居多。偶暮境之親逢。致亨衢之序涉。屢塵華貫。疊拜寵章。況封駁之置官。亦論思之任責。豈期衰薄。輒與選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健有爲。離明能照。攬政機而獨斷。務舉綱條。循治路以安行。動嚴樞柅。推任人之誠。而不求其備。操厲世之術。而用勸其忠。誤以疎凡。處于津要。臣敢不勉遵約守。祇慎攸司。體從政之大方。戒近名之小智。庶無瘵曠。持答生成。



# 淨德集卷七

表

## 謝知陳州到任表

臣伏奉告命。差知陳州。已於四月一日到任者。將命出疆。自貽罪戾。叨恩補郡。私享便安。仰荷寵靈。俯懷隕越。伏念臣才非專對。學亦寡聞。比緣變故而行。豈以宴私爲事。既昧從宜之禮。茲爲失職之愆。合正當刑。以懲顯咎。敢期睿鑒。曲庇孤根。下遷書使之名。尙委藩侯之寄。【案】王稱東都事略。陶奉使契丹。以宣仁后在殯。辭契丹宴設。西府奏陶不先取旨。除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宋史陶傳失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溥照。乾度廣容。聽斷務于原情。操術參于使過。舜心篤孝。矜其寧戚之喪。堯德尙仁。議以惟輕之罪。生成所暨。塵冒尤深。臣敢不敷暢教風。遵承憲令。勤救饑之政。以綏惠流散。攷治水之迹。以防閑墊災。冀集涓埃。歸酬覆載。

## 謝知河陽州到任表

臣伏奉敕命。就差知河陽軍州事。已於今月十日到任者。出麾近甸。卽席未溫。易地專城。疏恩過厚。仰承重寄。俯激危心。伏念臣生長遐方。沈迷樸學。爲貧而仕。敢懷富貴之求。度已不能。安及功名之會。晚蒙異

遇稍涉華塗。祿過量而易盈。位乘高而速墜。旣煩宥罪。猶許牧民。京輔輿區。纔布二旬之政。河津巨鎮。又同千騎之行。委任皆優。叨塵太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明齊日。洪覆如天。恢張百度之新。克光前烈。役御萬官之衆。俾效寸長。故以此州付於不肖。臣敢不體重民之意。堅許國之誠。共治惟良。勉希漢世之循吏。以公其允。敬服周官之訓言。冀贖往愆。歸酬洪造。

謝知潞州到任表

臣伏奉敕命。差知潞州。已於今月四日到任者。引嫌以請。遂霑雨露之恩。受命而行。敢憚道塗之役。卽安於此。揣分惕然。伏念臣孤拙自將。迂疎安用。預先帝訪問之選。乃竊虛名。爲陛下侍從之官。殊無小補。俄以出疆之罪。遽膺守土之行。僅及一時。已更三郡。承流宣化。愧職業之未修。送故迎新。幸封圻之密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玩心于道。繼序以仁。崇有國之陸庭。優容邇列。重斯民之師帥。遴簡賢能。入而嘗近于清光。出則必叨于名鎮。因之寄任。及此孤愚。臣敢不推本淵源。講求體要。堅險夷之履趣。殫夙夜之劬勞。晉有唐風。惟務順民以治。魯非齊政。安能累月而成。冀收毫髮之功。歸荅堪輿之賜。

謝改職名表

臣準都進奏院遞到敕一道。伏蒙聖慈。特授臣朝散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已祇受者。頒恩改職。猶參書殿之華。拜命撫躬。深愧儒林之秩。伏念臣稟生寒陋。涉世迂疏。以章句之學。竊祿于盛時。以日月之勞。致身

于要路。鸞臺鳳閣。管塵隸屬之員。熊軾虎符。屢假承宣之寄。未能補過。安敢冒榮。伏遇皇帝陛下。繼序以思。正名而治。酌古今之廢置。載以官儀。慎予奪之重輕。持爲國柄。不遺衰蹇。亦畀寵光。臣敢不仰戴洪私。敬承異數。循名責實。慚非撰述之才。竭節盡誠。誓報施生之賜。

謝知梓州到任表

臣伏奉敕命。差臣知梓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二十六日到任者。昔嘗拜疏。願分鄉郡之符。今乃叨恩。遂載邦侯之旆。仰虔俞命。俯激危心。伏念臣習不逢原。用難應務。起家從仕。希子雲之安恬。發策決科。鄙谷永之附會。每究觀于義利。靡徇易於險夷。持以自盟。久而無愧。半生零落。空驚歲月之嶢嶢。晚景亨通。忽接雲霄之步武。偶緣使事。輕去從班。未閱再朞。俄更四守。旣遂里閭之請。又塵屏翰之居。力薄豈堪。恩深莫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大智日躋。成湯之善與人。必于器使。武王之不忘遠。燭以皇明。未謹衰遲。尙優臨遣。況臣早歲。曾使此方。道德澤于數州。粗能寡過。奉教條于一郡。敢不潛心。冀收毫髮之勞。歸荅乾坤之賜。

謝責分司表

【原註】紹聖四年閏二月

人臣之過。莫大于不忠。王者之刑。必誅而無赦。仰賴好生之德。俾從分務之司。敬服寬恩。交流感泣。伏念臣稟生寒陋。涉世艱危。不知事主之大方。徒惑近名之小智。出辭妄亂。遇事狂迷。名教之所莫容。憲法之

所不宥。復何面目。尙綴班聯。旣假職于別都。仍卽安于善地。餘生甚幸。化力有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加意盈成。勵精聽斷。繼志述事。以光大前烈。顯忠遂良。以固安永圖。察萬物之殊源。無容紛糾。憫一夫之垂盡。未卽誅鋤。正其罪以示勸懲。錫之祿以養衰病。臣敢不追訟前愆。切防後愆。革行險之非心。持保身之深戒。生而無補。僅逃蕭斧之常刑。死或有知。猶冀敵帷之終惠。

謝責降南嶽廟表

壤法容私。義當顯戮。謫官領局。恩許自新。伏省過尤。良增戰灼。伏念臣稟生寒陋。涉世艱危。早竊虛名。晚塵臚仕。持從臣之橐。無補猷爲。佩郡守之符。多墮職業。縱細民之盜鑄。致私鑿之公行。罪狀甚明。刑書未議。泊忝鄉邦之寄任。數爲風眩之侵陵。拜疏自陳。方覬退休之幸。原情必罰。俄聞責黜之音。仰畏雷霆。俯驚冰谷。欲繼上歸田之請。慮難逃慢令之誅。卽扶病以之官。已具舟而去里。窮途易塞。衰氣復傷。適當起纒之初。幾有蓋棺之事。遽飄流于三峽。遽放蕩于重湖。以七十之羸軀。盡八千之去路。備嘗險厄。屢及傾虞。偶全犬馬之餘生。深荷堪輿之厚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行適治。豐照通幽。督羣吏之循公。光昭先憲。寬一夫之垂盡。滋廣至仁。未卽誅鋤。止從廢逐。正其罪以警偷惰。錫之祿以養衰殘。臣敢不追訟愆違。恪遵檢押。雖有負薪之疾。豈敢乞骸。空懷結草之心。終期報德。

謝知邛州表



臣五月二十日。準進奏院遞到敕一道。至衡州。伏蒙聖恩。就差臣知邛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臣卽時祇受訖者。貶處遐方。無復全軀之望。生還舊里。仍叨守土之榮。恩出非常。力同再造。伏念臣稟生寒陋。涉世迂疎。粗聞修己之方。竊有逢辰之幸。熙寧拔士。早緣制策之採收。元祐擇官。晚有禁塗之更踐。乏深厚之文。以丹青典誥。寡周密之慮。以出納樞機。責任太隆。施爲奚稱。方朝廷之政舉。嘗勵翼以赴功。逮朋黨之論興。亦淪胥而被譴。天高莫訴。罪大胡言。羽翼傷摧。尤畏鷹鷂之搏逐。夢魂驚悸。深憂斧鉞之誅鋤。敢期放廢之餘。遽玷寵光之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運乘天造。道並日升。聖繼聖以儲休。光昭大慶。新又新而作德。覃及羣倫。盡成湯解網之心。廣夏禹泣辜之惠。哀憐謫籍。付畀郡章。肉白骨以覲充盈。然死灰而求炎焰。生成至此。報效云何。臣敢不欣戴至仁。推明初政。承流以治。少希循吏之所先。擊壤以歌。願與齊民而共樂。庶幾晚節。無累洪鈞。

謝授再知梓州表

臣先以罪。分司南京衡州居住。于元符三年四月。準告落分司。差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至五月內。準敕就差知邛州。臣逐次謝恩。祇受。及奉表以聞。去訖。至今年二月七日。到綿州羅江縣。又準告充集賢殿修撰。改差知梓州。臣卽時望闕。謝恩拜受者。九殞之餘。忽逢再造。一年之內。輒易三遷。初備位於祠官。旋領麾於鄉郡。繼忝集仙之命。仍分左蜀之符。併出異恩。悉還舊物。幸非所望。感莫能勝。伏念臣學不能美身。志

未可適道。動踰涯分。易速悔尤。奮飛于畎畝。而濫倍英俊之游。涉獵于縑緇。而與聞朝廷之政。謂之才則嘗踐更于臺閣。加之罪則久廢放于江湖。小人持附會之心。乘而下石。騷客有哀憐之興。惟欲招魂。累年趨必死之鄉。一旦履復生之地。游沾殊澤。增賁餘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光紹寶圖。勃興治道。大判忠邪之勢。深權用舍之機。雖衆正在朝。足跨商周之盛。而一夫失職。尚撓堯舜之心。卹及衰殘。槩從收斂。臣敢不究觀否泰。省念初終。如痛定而反思。若塗窮而利往。枕邱適願。既知於瞑目之前。結草酬恩。敢憚於沒身之後。

謝知梓州到任表

臣近準告命。伏蒙聖恩。除臣依前朝請大夫。充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軍州事。已於三月十七日到任。訖。臣聞能官人者。堯之盛德。欲惠養于生民。再爲郡者。漢之名卿。頗光輝于前世。蓋知而善任。則必能舉其職。故去而復至。則有以慰其思。乃君臣上下之交。亦古今賢聖之美。載之行事。可得而聞。魏相之于河南。以方嚴成治行。黃霸之在潁上。以寬明得衆心。盜賊未平。願借寇恂之力。兒童相慶。喜聞郭伋之來。或體國以致忠。或宜民而立政。前功不替。後效愈明。近代以來。斯人蓋寡。未嘗有起于廢放。賁以寵光。復從書殿之銜。仍領鄉邦之寄。苟踰其量。徒厚爾顏。伏念臣學文不能。信道未篤。丁辰于始衰之日。誤涉華塗。被罪于垂老之年。久棲裔土。忽逢聖作。偶得生還。特出淵衷。悉叨舊物。況潼川之區域。乃益部之比鄰。嘗綰郡

章尙傳里誦。江山如故。得陪。老之嬉遊。邱壘不遐。庶盡歲時之孝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鼎新大政。萃聚衆材。用人如日之照臨。正邪自辨。成物若天之化育。小大不遺。所以甄收。及于衰朽。臣敢不持循素節。勉強暮齡。廣上德之寬仁。邇遠方之凋瘵。處耕田鑿井之衆。不失常生。在垂衣拱手之朝。庶幾小補。

### 乞致仕表

臣生長遠方。逢值聖世。擢皇祐進士。登熙寧制舉。元祐中。塵冒侍從。紹聖初。謫放江湖。伏遇皇帝陛下。光紹寶圖。誕敷鴻澤。昭洗過惡。敝復班聯。臣深欲勉竭疲駑。仰荅造化。而齒髮衰暮。疾恙侵凌。竊慮職事曠廢。重取非戾。伏望聖慈。念臣今已七十四歲。舊感瘴癘。間或病作。心力昏耗。難以釐務。伏乞特降指揮。許臣守本官致仕。庶幾安養羸疾。遂其餘生。

### 謝致仕表

齒髮衰殘。義當告老。絲綸煥赫。恩許歸休。荷君父之始終。全臣子之進退。敬承命命。感激危心。伏念臣起迹至寒。逢辰過幸。早竭簿書之力。徒自沈迷。晚叨侍從之班。訖無補報。侵尋暮境。眷戀故鄉。輒申謝事之誠。覬遂乞骸之願。仰煩睿鑒。俯察愚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道用中。堯仁濟衆。如天地陰陽之造。不問于微。雖蟲魚草木之生。亦從其欲。因而衰朽。得遂休閒。臣卽解郡章。言旋故里。想天顏之晬穆。難覲清光。詠化日之舒長。敢忘帝力。



# 淨德集卷八

## 內外制

### 誠厲諸路監司修舉職事詔

朕思古之人君。恭已無爲。而思之所加者深。威之所制者遠。羣黎百姓。莫不悅懷畏服。而無一夫不獲者。其道非他。蓋有法度以爲治世之具。張官置吏。奉而行之。足以整齊天下。而導其德澤。以及于遠近幽深。故也。今四海之廣。判爲諸部。部有使者。以督察郡縣。乃爲朕行法度。而導德澤者。比歲以來。或不勝職。以苟且爲易簡。以解縱爲寬裕。以懲姦去惡爲慘暴。以度用均財爲刻剝。政有先務。則置而不問。事有中道。則違而不循。是以賦役不均。刑罰不中。盜賊不戢。疾苦不除。其勢駸駸然。日趨於偷惰弛廢之域。而不知止。朕何望焉。元元何賴焉。朕夙興夜寐。講求治要。論議所先。詔令數下。率從寬厚者。蓋欲安養生民。而躋之富壽爾。非謂使汝一切廢事。而竊祿備位也。詩不云乎。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書曰。敬爾有官。亂爾有政。斯皆士大夫之所習聞也。爾其勵志意。修職業。持準繩。以肅庶務。推仁惠以蘇疲氓。使四方無怨咨憔悴之歎。而朝廷享太平之實。豈不美歟。苟蹈前愆。必罰無赦。

吏部郎中制

敕文昌六官分董天下之務。而吏部最號要劇。蓋萬官之衆。流品有清濁。資格有先後。法不歸一。吏能爲姦。夫欲銓綜至當。而選授之路。不失于紛紜。則小宰之任。安可虛授其人哉。以爾具官某。學而從政。志尙不苟。更涉中外。風迹可稱。擢其規鑒之明。處以銓衡之貳。昔韋涉以嚴整稱職。孝本以清慎服人。勉蹈前修。無忝朕命。

禮部郎中除吏部員外郎制

敕吏員多而待次者衆。條目混淆。而胥吏得以因緣爲姦。此選部之公患也。故當擇清尙通識之士。以助長貳。庶幾銓綜有敍。而物論平允。爾端亮不倚。敏于從政。出將使指。入踐省曹。皆有能名。效于已試。天官之屬。宜以才任。惟公可以循守法式。則吏不能欺。惟明可以甄別流品。則士皆無憾。往惟懋哉。以稱朕命。

吏部侍郎除戶部尙書制

敕中臺之建。六卿異職。別流品。精選拔。使人材無遺者。天官之事。均財用。審出納。使民力不匱者。司徒之責。皆朝廷之重寄。士大夫行己及物之地也。由彼遷此。莫非能臣。以爾具官某。博識多聞。明于世務。資忠履信。蔚爲吏師。頃從四戶之華。總泄三銓之務。嚴整稱職。如韋陟之賢。清慎服人。有孝本之譽。推其餘蘊。可畀重權。宜邦計之總司。庶賢猷之兼濟。子有量入爲出之法。爾其慎詔于他求。子有損上益下之心。爾

其深思于邦本。勉從明訓。永底茂庸。

###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成德軍李清臣可戶部尙書制

敕。周之制以九賦九貢。斂財致用。而以九式均節之。入有藝極。出有度數。是以民不告勞。而經費無不足。此王道之資也。今天下大計。歸要地官。凡盈虛登耗之差。高下輕重之勢。必審處而後行。其任可謂難矣。然特有司之事爾。朕擇輔政之舊臣而付之。愛民保國之意。可見于斯。具官某。讀聖賢之書。而學通今古。辨義利之分。而行有本末。早蒙先帝之遇。久踐禁近之榮。謀于廟堂。得持綱操轄之體。任以蕃屏。見承流宣化之勞。宜國計之總司。庶賢猷之兼濟。予有量入爲出之法。爾其慎詔于他求。予有損上益下之心。爾其深思于邦本。惟敷餘蘊。以底茂功。

### 寶文閣待制權知開封府韓宗道可戶部侍郎制

敕。左右侍從之臣。朕待之無間也。外則王畿之政。以綏乂萬衆。內則文昌之貳。以總領庶務。寄任皆重要。之得人。具官某。才資博通。志尙中立。忠良之訓。能世其家。愷悌之心。克施有政。滋試猷爲之美。久安禁近之聯。天邑之繁。旣踰年而成政。地官之副。宜分任以責能。況此要途。蓋爲舊物。爾其體節用裕民之意。謹量入爲出之規。勉續前功。輔成大計。

### 除戶部侍郎制

敕。周之制以九賦九貢。斂財致用。而以九式均節之。入有藝極。出有度數。是以民不告勞。而經費無不足。此王道之資也。今天下大計歸於地官。凡盈虛登耗之差。損益輕重之理。必審處而後行。則建正立貳。可不慎哉。具官某。忠正出于天資。彊明通于世務。多藝故能從政。知義可以理財。故命以小司徒之職。俾任其事。爾其體節用裕民之意。謹量入爲出之法。輔成大計。以稱朕心。

兵部侍郎除禮部尙書制

敕。小司馬典五兵之政。所以申講國威。大宗伯掌三禮之務。所以翊成邦化。眷惟職任。率賴俊良。某粹積於中。壯行其學。式敷遠業。久序禁途。以周之九伐治兵。有嚴我武。以隋之四曹授政。無曠厥官。爰取用于賢猷。俾進司于國憲。夫聲明文物之盛。乃風俗教化之原。予欲考三代之情文。爾其崇本而抑末。予欲備一朝之制作。必也引古而驗今。勉勵寅清。以勤職業。

給事中除禮部侍郎制

敕。東臺之屬。以駁正爲任。所以慎命令而維紀綱。秩宗之貳。以禮樂爲職。所以和邦國而厚風化。皆朝廷之高選。士大夫得志行己之地。爲官擇人。豈虛授乎。以爾具官某。學該本原。行著坊表。在侍從之列。每善于論思。凡政事之行。能檢其違失。更踐寢久。譽望益隆。循名考實。故命爾以小宗伯之事。夫典章度數。因革有不同。述作情文。議論莫能一。惟考古驗今。以求損益之當。惟體常盡變。以備制作之功。庶幾聲明文



物之盛。炳然同於三代。則儒者能事。蓋無愧矣。

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鄧溫伯可兵部尙書制

敕。中臺之建。六卿異職。惟大司馬綜五兵之要。蓋中嚴威制。而鎮重國體也。擇人以任。安可易哉。具官某。學該本原。行有坊表。夙敷遠業。久序要途。入則制司命于禁中。極爲儒者之榮遇。出則頒教條于闕外。雅有循吏之休風。其還方伯之符。歸領夏官之秩。蓋推久次。必允公僉。爾其以周之九伐訓戎。有嚴我武。以隋之四曹治事。無曠厥官。行乃夙聞。副予慎選。

著作佐郎時彥可集賢校理兵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古之人學而仕也。其心豈有所苟哉。博聞強識。則發之以文章。陳力就列。則著之于事業。朝廷所以養材任官之術。亦本于此。是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天下之務。巨細畢舉焉。以爾儒林之秀。蘊積深厚。試藝于廷。名在第一。登踐祕館。亦顯厥聞。集仙之華。遷汝以職。司馬之屬。付汝以事。郎選清矣。勉而莅之。庶幾于文于政。兼能而兩得。豈不偉歟。

除刑部郎中制

敕。法者公天下之具也。而有司用之輕重。或出其意。豈欽恤明慎之謂哉。以爾忠恕之資。善燭厥理。故命以秋官之屬。傳不云乎。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是以君子盡心焉爾。能求爲君子。則庶幾當罪。而無冤。

民矣。

左朝請郎喻陟可刑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法者公天下之具。有司用之。重輕上下。或出其意。豈欽恤明慎之謂哉。朕憂閔元元之不辜。而慎重聽訟。斷獄之職。蓋以此也。以爾疏通之才。善燭厥理。刺察之政。頗宜於民。惟導宣德澤。而有惠養之功。惟循守憲度。而無弛廢之患。秋官之屬。用旌其能。傳不云乎。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爾嘗求爲君子矣。惟勉之哉。庶幾刑不濫而民不冤。則汝之職業舉矣。

祕書省校書郎陳師錫可集賢校理工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朝廷設文館以養天下之賢俊。觀其成材而用之。是故臺郎之選。往往由此而出。則待之意。可謂厚矣。以爾多聞博識。守以端莊。發爲辭章。擢在異等。言路之獻告。册府之紬繹。率有聲聞。推于搢紳。書殿之職。起部之官。考于公僉。肆以命爾。所以待之者固厚矣。則報之安可薄哉。其勉猷爲。以稱褒任。

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制

敕。朝廷之政。歸于臺閣。而黃門給事。總領論駁。蓋樞機周密。防過舉而從至當也。擇人以任。允屬俊良。具官某。操履之修。求合道義。更踐之久。推高搢紳。潤辭爲詔命之光。端議乃政事之益。宜自西掖。遷之瑣闥。茲用所長。固非虛授。夫代言敷訓之體。既有得于文華。則封制還敕之能。必將見于事業。汝惟懋哉。

祕閣校理試祕書少監王古可起居郎制

敕具官某。朝廷之用人。雖以行實才能爲本。其遷進之序。則途轍各異。蓋甄別流品。而慎重名器也。是故祖宗以來。二史之職。或以科舉之高第。或以儒館之久次。或學術推于一時。或更踐由于要地。然後擢而任之。國有舊章。朕不敢易。以爾名臣之後。力學自進。出將使指。入造省闈。祕府之校文。卿寺之副貳。率有顯譽。久而益彰。是用輟從麟閣之遊。處以螭坳之位。夫能直筆以記傳。爲信書。使朕無過舉。而爾得良史之體。則善矣。

祕書丞呂希純可起居舍人制

敕具官某。先王之設官。慎之至矣。大則疑丞輔弼。必得正人。小則攜僕庶府。其惟吉士。蓋左右前後。皆當其位。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而況立于殿陛。以記言動。則授受之際。可非其人乎。以爾德義之訓。克承厥家。文史之學。自進以道。儒林推其強博。禮官服其辯論。一代之典。既有撰述之勞。右史之華。是爲褒擢之漸。夫端良之士。日侍朕側。則庶乎無過舉。而有常德。責任之意。豈特執筆以記哉。益勉猷爲。以副眷待。

起居郎姚勔可中書舍人仍賜紫金魚袋制

敕。二帝三王之制。坦明雅奧。邈乎不可復也。漢之訓辭。號爲深厚。亦足嘉焉。有唐之盛。間得名儒。典司詔誥。如蘇李常楊賈許輩。皆以大手筆相高。一時至於發明人主之意。該切事物之情。形于筆端。感動天下。

則陸贄無以加。而封敖亦有得焉。我思古人極慎茲選。考以清議。咨于老成。以爾具官某。性質之美。學問之富。積于中。然後發于外。知所重。故能有所輕。早懷祿仕之情。中有山林之興。起而復用。尤見其實。伏蒲以力諫。執筆而直書。俾代予言。必稱其任。夫辭以體要爲尙。庶幾助風化之純。官以侍從爲稱。不可忘論思之益。敬服朕命。往惟懋哉。

監察御史來之邵可殿中侍御史制

敕具官某。御史以辨邪正。維持法度爲稱職。朝廷以別能否。進退羣吏爲至公。二者相濟。而上下兩得。則天下之事。何患不治。以爾端良之資。無所避就。言而可行。有補于政。稍遷以位。示旌勸也。古之人有歷五院者。前史載以爲美。而後世推以爲賢。汝惟勉哉。以期終譽。

除殿中侍御史制

敕朕嗣位以來。開廣言路。招致端良之士。聽受讜直之規。八年于茲。忠益多矣。慎重其職。敢虛授乎。比者御史員闕。近臣謂爾操履中立。宜任茲選。朕信其言而命焉。其審辦邪正。指陳得失。使朕又信爾言。而濟乎治。豈不美歟。

尙書吏部郎中莊公岳可鴻臚少卿制

敕具官某。朕推至誠以待大臣。安問其小嫌哉。然大臣之事朕。則不敢以不嫌爲說。蓋爲朕守法度而示

天下以至公也。夫爲大臣而守法度，示至公，則朝廷之事當無不治矣。遠嫌有請，可不從歟？以爾良于治躬，敏于應務，刺察之寄，屢試四方，銓綜之司，亦惟久次，屬命相之始，以避親爲辭，參考故常，重違誠懇，其易臺郎之任，往從卿寺之游，歆服寵嘉，勉修職業。

皇叔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釗可特授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制

敕具官某，朕於宗室，不敢以恩廢法。凡遷進之序，必付之有司，而後行。所以示至公而防虛授也。以爾居寵能戒，爲善而樂，考其歲月之久，察其行誼之常，當懋以官，用勵于衆，益思祇慎，乃稱寵光。

龍圖閣待制權戶部尙書錢總可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制

敕夫王畿千里，萬衆之所聚，而豪宗大姓，以權利相市，儉民黠吏，以巧詐相高，獄訟繁興，姦宄竊發，政非其人，則四方無所法，治得其術，則朝廷賴以尊，必任老成，庶諸公議，具官某，富通儒之學，而輔以彊敏，明當世之務，而審于辨裁，文陛之游，每竭忠而慮國，地官之職，常重本以厚生，尙賴賢猷，慎司民政，是用因河圖之舊職，進以美名，付天邑之要權，續其往效，若夫施廣漢之鉤距，以屏息攘盜，用延篤之寬仁，以綏安善良，皆汝舊聞，何煩多訓，服我殊命，底于茂庸。

除節度制

敕治兵者天下之至權，故列貔貅之士，以備宿衛，命帥者朝廷之大事，故有斧鉞之賜，以示威靈，眷內外

之所毗。惟忠勳之克稱。爰申渙命。昭諭羣工。具官某。推奇正之學。以臨戎。持果毅之氣。以報國。建靈旗而敵愾。報克捷之勞。提甲士以環宮。畏肅清之令。予欲嚴六師之政。必先申命于勁臣。予欲同四國之藩。莫若正名于方伯。式舉武安之拜。用褻兵要之勳。益以爰田。衍其真賦。允矣寵光之盛。壯哉形勢之彊。於戲。軍如羽林。蓋象天之壁壘。國有祈父。實爲王之爪牙。惟威愛適中。則士心服。惟機權應務。則邦體重。益堅壯節。以副茂庸。

侍從乞郡制

敕。左右侍從之臣。立朝既久。知朕愛養元元之意。願得郡以自試者。蓋有志於民也。宜示寵數。用光其行。具官某。學知大方。行有素守。以譽望之顯。歷高位。以文藻之懿。踐禁垣。方資潤色之才。亦佇論思之益。遽形奏牘。懇請州麾。宜陞延閣之華。往洩丹陽之衆。夫古之循吏。蓋有君子之風。儒者在位。則能美俗。苟以文雅緣飾。使政平訟理。而斯民安其業。得非朝廷之美歟。

西京左藏庫使榮州刺史帶御器械朱伯材可特授文思使依舊榮州刺史帶御器械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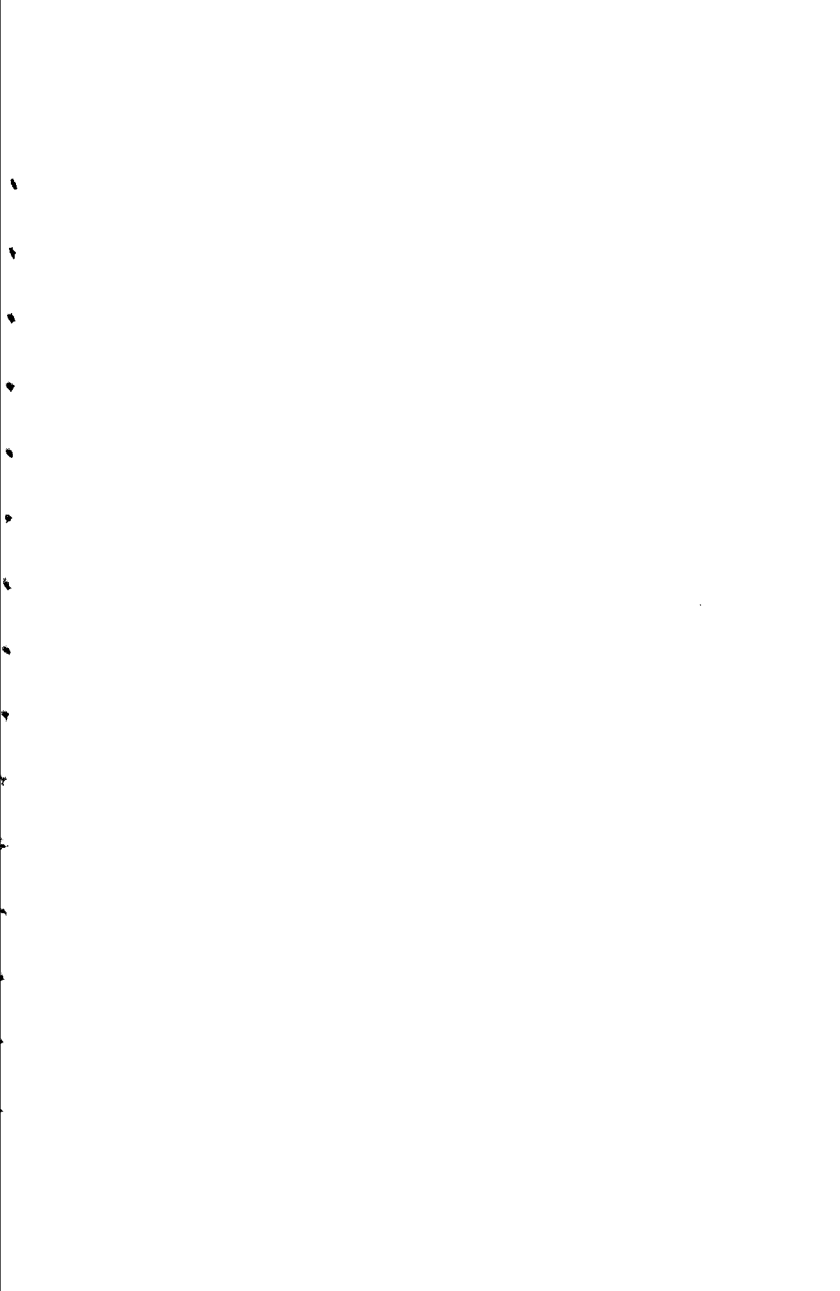
敕。具官某。朕郊見天地。蒙神祇之休。敷爲渙渥。均被四海。愛自親始。恩典尤殊。故外戚之家。有以慶澤陞進者。乃法所當與。非朝廷之私授也。爾于太妃之親。實爲近屬。擢遷便秩。蓋協彝章。其服寵光。益思報效。

皇城使帶御器械向綽可遙郡刺史制

敕具官某。朝廷設懋官之法。以待羣吏之進。重輕高下。曲折必當。有至公而無虛授。所以嚴沮勸也。以爾忠勳之家。早易武弁。更練庶事。恪勤累年。洎職于禁城。滿歲則有賞。執兵于殿陛。解秩則當遷。酬此勞能之殊。擢以刺察之重。益圖報效。無忝寵光。

得功人蕃官六宅使李宗誠制

敕具官某。古者軍賞不踰時。故傳有舍爵策勳之禮。蓋以褒寵戰功。感勵士氣。于事不可緩也。爾爲朕捍邊。能奮勇力。鋒鏑之下。執俘以獻。遷官一等。庸報厥功。往服恩休。益圖忠效。





# 淨德集卷九

## 內外制

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傅致仕韓維可太子少師致仕制

敕。左右輔弼之臣。謝事而歸久矣。間者以相祀起之。則以老不至。朕懷思儀刑而未嘗忘也。今其世嗣。乃援郊霈之令。有請于朝。而欲加命焉。亦可以致予貴老之意。而成汝報親之心矣。具官某父某。重德偉望。著在累朝。忠言嘉謀。有補大政。知止去位。積年于茲。退靜之風。聳聞中外。宜乘禮享之祜。進陟宮師之聯。惟爾克承顯家。繼有高爵。至于休居之後。復享封敍之榮。里閭增光。搢紳所仰。在君臣之分。尤見始終。于父子之間。可明義訓。其膺寵渙。以介壽康。

虎翼左第二軍第一指揮軍都指揮使成州刺史賈真可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制

敕。具官某。少壯而責以力。老疾則休其身。始終之際。恩禮存焉。爾奮自行伍。遷至戎校。軍中之事。固嘗任責。今其老矣。以疾求去。國有常典。朕不汝遺。其陞維衛之職。以爲退居之寵。

權泉州惠安縣尉王侁父景年可右承務郎致仕制

敕具官某父某。朕旣郊而赦。雖一命之吏。其親高年。則許以名聞而褒寵之。亦先王貴老之義歟。爾生于盛時。享有上壽。祿食之養。已遂佚安。官封之榮。宜示旌勸。非特慰爾子孫之情。抑可以助風化于天下也。

新授蘇州司戶參軍王浩父允恭可假承務郎致仕制

敕具官某父某。年之貴于天下久矣。三王四代。未嘗遺也。況孝治之世。而敢薄其禮乎。郊赦之令。所以推封敍之恩。及于一命之吏。得以褒其親之耄者。意本于此。惟爾克稱。宜服寵休。

皇叔故右武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仲雪可贈徐州觀察使追封彭城侯制

敕。朝廷之于族屬。始終之際。恩禮可謂至矣。生則高爵重祿以處之。以示敦睦之教。沒則隆名異數以贈之。以致哀榮之情。國有舊章。朕不敢廢。以爾具官某。少蒙祖宗之澤。長親師傅之賢。禮敬以自文。富貴而能守。降年不永。朕甚傷之。命以廉車。進之侯爵。茲爲五等之貴。以慰重泉之思。幽窆有知。尙歆寵賁。

皇族郊恩封贈制

敕。祖宗之于族屬。始終之際。恩禮亦至矣。生則高爵厚祿以處之。以示敦睦之教。沒則隆名異數以贈之。以致哀榮之情。國有舊章。朕不敢廢。具官某。愼靜而保富貴。修飾而蹈禮義。宗族仰其訓範。子孫蒙其寵休。五福考終。旣全洪範之錫。九命作伯。宜享上公之封。服我恩光。以賁窆窆。

三司使父某加贈制

敕朕嚴郊廟之享。格神祇之休。推朝廷報本之心。慰人子顯親之志。褒榮有典。存沒率同。具官某故父某。學爲醇儒。仕至高爵。經術自信。士林所宗。昔在仁祖之朝。嘗預邇英之選。淪謝雖久。風徽若存。位次三公。已膺卹典。階崇一品。載錫寵章。冥漠有知。尙歆光賚。

龍圖閣直學士中散大夫陳安石故父任尙書刑部郎中直昭文館贈司徒貫可贈太尉制

敕朕答天地之休。嚴郊丘之享。順受景福。敷爲渙恩。推布德行惠之心。達于遐邇。隆顯親追遠之制。不問幽明。況處從官之崇。宜褒先閥之懿。具官某故父某。履有吉德。富于多文。被遇祖宗之朝。更直圖書之府。詩禮之訓。見于義方。閤闕之高。彰厥善報。宜追榮于公爵。以昭賁于家祠。冥漠有知。尙能歆服。

陳安石故母蔡國太夫人李氏可贈魏國太夫人制

敕古之人其母賢。則其子有立于時。其令名懿德。可見于後世。此報親之恩。所以加于存沒。而廣孝之教。成于天下也。具官某故母某氏。生有淑行。宜于顯家。萬鍾之養。雖不及于承顏。大國之封。亦足彰其流慶。庶幾幽夢。享此寵章。

陳安石故妻太原郡君王氏可贈京兆郡君制

敕三年而郊。受釐于神祇。嘉與海內共焉。是以行慶施惠。及于庶工。又從而廣之。以及于伉儷之親。不問存沒。咸有褒賚。幽明之際。可無憾矣。具官某故妻某氏。率履婦德。作配良士。雍睦之教。嘗推美于令門。湯

沐之封。宜追榮于大郡。詔于幽寢。尙或歆承。

陳安石妻安康郡君王氏可封普安郡君制

敕。旣郊而赦。均神明之休。及于天下。凡造朝之士。皆得褻其室家。而況侍從之貴乎。具官某妻某氏。柔順慈愛。能循法度。作配君子。時惟邇臣。迹其內助之功。榮以進封之澤。祇服寵命。以勸閨門。

右通直郎掌世康弟左朝請郎世衡故父任尙書工部侍郎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禹錫可贈司徒制

敕。朕荷二儀之休。虔三歲之報。丕承靈貺。渙發鴻恩。旣均受嘏之祥。及于列位。又錫漏泉之澤。褒乃先猷。具官某故父某。以博識多聞。見推學者。以純德懿行。仕至邇臣。雖淪謝歷年。而風徽如在。宜進地卿之貴。庶爲家廟之光。幽窆有知。其歆服命。

右朝散郎馬玘弟左朝奉郎昭故父通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贈特進仲甫可贈司空制

敕。荷二儀之休。講三歲之祀。著誠以致其報。受祉而不敢私。推布德行惠之心。溥周萬宇。廣奉先追遠之教。咸暨九泉。而況侍從之賢。嘗仕祖宗之世。風徽未遠。褒卹敢忘。具官某故父某。才猷博通。事業著見。夙有邇臣之望。久登延閣之華。雖淪謝歷年。而聲光如在。宜進冬官之秩。式旌賢範之良。泉壤雖幽。尙期歆服。

馬珩等故前母齊安郡太夫人鍾離氏可贈榮國太夫人制

敕具官某故前母鍾離氏。榮則受福。期中外之率同。孝以顯親。故幽明之不間。申予褒恤之命。慰爾劬勞之思。以爾來歸。令門率履柔德。治家以禮。協齊明之大端。有子立朝。表善慶之顯效。其選上郡之號。遂正大邦之封。幽窆有知。尙歆寵賁。

馬珩等故母樂平郡太夫人楊氏可贈崇國太夫人制

敕具官某故母楊氏。推天澤以及下。朝廷之至仁。極孝思以顯親。人子之能事。宜舉追榮之典。以報顧復之恩。以爾系自令門。嬪于吉士。志專以靜。著爲闡德之良。德積而深。衍乃世嗣之慶。告于家廟。進以國封。尙期光靈。服此旌賁。

馬珩等故繼母安康郡太夫人楊氏可贈康國太夫人制

敕具官某故繼母楊氏。生則養之以禮。沒則顯之以恩。人子欲報其親。朝廷推而爲教。此郊祀慶成。所以講褒贈之典也。以爾勤勞雍睦。率履婦道。柔順慈愛。克全母德。會乘禋享之祐。宜錫追榮之休。進以大封。自郡而國。幽靈不昧。尙或歆承。

右朝散郎行司農寺主簿韓祇祖弟左朝散郎行都水監主簿祇德故父任正議大夫致仕贈右光祿大夫琦可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制

敕朕蒼上帝之貺。嚴園丘之禋。順受繁禧。敷爲大號。推布德行惠之意。達于邇遐。隆顯親追遠之恩。不問幽顯。況惟侍從之貴。嘗仕祖宗之朝。當厚褒崇。以旌懿美。具官某故父某。志尚敦篤。才猷敏彊。雅有循吏之風。久踐邇臣之列。詩禮之訓。見于義方。閑閑之高。彰厥善報。宜加章綬之秩。以慰烝嘗之思。期爾光靈。歆茲寵賚。

右朝奉郎楊良顯故父任翰林侍講學士兼給事中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安國可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制

敕朕禮奉上穹。祀嚴清廟。著誠以致其報。受祉而不敢私。推布德行惠之心。溥周萬宇。廣奉先追遠之教。咸暨九泉。而況侍從之臣。嘗仕祖宗之世。永惟懿美。當厚追榮。具官某故父某。學能通經。行不違道。以儒術自奮。爲士林所推。親逢仁廟之好文。嘗預邇英之勸講。閱世未久。遺風可懷。宜敷錫于靈休。遂進陞于貴秩。非持徇乃子之請。可報義方。抑亦示我朝之仁。不忘舊德。詔于幽寢。其尙歆承。

楊良顯故嫡母中山縣君王氏可贈秦甯郡太夫人制

敕朕奉三歲之郊。膺百順之貺。慶及中外。所以均受嘏之休。澤該幽明。所以廣顯親之教。況于鞠育之報。必厚追崇之恩。具官某故嫡母某氏。生鍾慈柔。躬履法度。婦德之懿。施于顯家。慶源之長。衍至後裔。其新湯邑之賜。式正郡封之名。魂而有知。服我休命。

楊良顯故繼母太原郡太君王氏可贈太原郡太夫人制

敕。推天澤以及物。朝廷之至仁。極孝思以顯親。人子之能事。適乘禋享之祐。率有追榮之光。宜爾寵章。隆于慈訓。具官某故繼母某氏。生蘊令德。來嬪顯家。均愛子之慈心。勤教忠之懿範。慶流于後。恩報厥躬。特因大郡之封。遂正小君之號。尙期幽壤。歆此殊休。

右通直郎楊元永故父任給事中充天章閣待制佐可贈右正議大夫制

敕。朕荷二儀之眷。虔三歲之郊。仰承靈休。渙發大號。既均受嘏之福。及爾庶工。又錫漏泉之恩。旌其先閔。具官某故父某。志慮彊立。才猷博通。昔在仁祖之朝。嘗登從臣之列。屢試以事。所至見稱。雖淪謝歷年。而風徽如在。會精禋之終禮。宜贈典之爲光。進以祿階。式褒賢業。庶幾泉壤。尙服寵休。

楊元永故母高陽郡君張氏可贈譙郡太君制

敕。祭則受福。期中外之率同。孝以顯親。故幽明之不間。申予褒卹之命。慰爾劬勞之思。具官某故母某氏。來歸令門。常履柔德。治家以禮。念風徽之若存。有子立朝。知善慶之獲報。宜隆贈典。進易郡封。幽窆有知。尙歆寵賁。

左通直郎邵問禮弟右通直郎敦詩弟右奉議郎約史故父任龍圖閣學士尙書右司郎中贈通議

大夫必可贈左正議大夫制

敕。始皇祐至治之際。名臣接武。儒館詞禁。光輝一時。世變風移。朕常念之不已。今其嗣子。有以厥考之懿。請命于朝。欲從郊社。而褒顯之。況有故常。安可忘也。具官某故父某。以學術自奮。爲士林所宗。被遇祖宗之朝。推高侍從之列。淪謝雖久。聲猷若存。宜均神貺之休。增踐祿階之貴。非特慰後嗣之追遠。光于而家。抑亦見本朝之多賢。盛哉往日。詔于幽窆。歆此寵章。

邵聞禮等故母通義郡太君蔣氏贈永寧郡太君制

敕具官某故母某氏。生則養之以禮。沒則顯之以恩。人子欲報其親。朝廷推而成教。此郊祀慶成。所以講褒贈之典也。以爾生名臣之家。爲吉士之配。母道之懿。著于德門。慶源之深。衍至世嗣。其新湯邑之賜。進易郡封之名。泉壤雖幽。尙歆寵賁。

邵聞禮等故繼母和義郡太君蔡氏可贈遂寧郡太君制

敕具官某故繼母某氏。均帝祉以及下。朝廷之至仁。極孝思以顯親。人子之能事。宜舉褒榮之典。以報顧復之恩。以爾生鍾愛慈躬。履法度。齊家以禮。仰風徽之若存。有子立朝。知善慶之獲助。告于家廟。易以郡封。幽壤有知。其歆寵賁。

左朝散大夫充集賢院學士李周故父贈通議大夫齊可贈右正議大夫制

敕。朕答天地之貺。嚴郊丘之禋。順受蕃禱。敷宣渙號。推布德行惠之意。邇遐率均。隆顯親追遠之恩。幽明



咸暨。況處從官之列。宜襲先闕之賢。具官某故父某。潛德在躬。治家有範。詩禮之訓。見于義方。閑閔之高。彰厥善報。乃有良子。進爲邇臣。特頒贈典之優。昭示祿階之貴。告于家廟。歆此寵章。

李周故前母仙遊縣太君周氏可贈安定郡太君制

敕。古之人其母賢。則子有立于時。其令名懿德。可見于後世。此顯親之恩。所以加于存沒。而廣孝之教。成于天下也。具官某故前母某氏。婦道惟恪。母儀可宗。旨甘之養。雖不及于承顏。侍從之榮。亦足彰其流慶。會郊祠之均福。宜郡望之進封。泉壤有知。其歆寵賁。

李周故親母仙源縣太君黨氏可贈馮翊郡太君制

敕。報本莫重于郊。故祭有順助之福。顯親無大于孝。故沒有追榮之恩。肆均錫于靈休。庶推褒于慈範。具官某故親母某氏。婦德柔懿。母儀恭莊。以禮事夫。既睦于閨門之內。以善教子。遂至于侍從之途。其陞湯沐之封。以爲泉壤之賁。

李周故繼母仙居縣太君姚氏可贈襄陽郡太君制

敕。神錫以福。惟四海之與同。母主于慈。雖九泉而必報。予方致祀以均慶。爾可承休而顯親。具官某故繼母某氏。來嬪德門。率履婦道。乃有良子。進爲近臣。推積累之源流。不忘闡則。正追榮之名分。式慰孝思。魂兮有歆。知此休命。

李周故繼母壽安縣太君劉氏可贈彭城郡太君制

敕嚴吉土之禮。所以同天下之福。霈漏泉之澤。所以慰人子之心。懿範可懷。寵章惟渥。具官某故繼母某氏。履德柔靜。宜家顯榮。教誨見于母儀。光輝鍾于世嗣。雖慈闈之養。每深切于孝思。而佳郡之封。尙歆承于恩制。

李周故妻黨氏可贈真寧縣君故妻詹氏可贈永寧縣君故妻郭氏可贈真定縣君制

敕三年而郊。受釐于神祇。嘉與海內共焉。是以布慶施惠。及于庶工。又從而廣之。以及其父母伉儷之親。不問存沒。率有褒賁。幽明之際。可無憾矣。仁至義盡。乃見于斯。況侍從之賢。早得室家之助。淪謝茲久。其可忘之。具官某故妻某氏等。恭儉慈愛。能守法度。作配君子。爲時邇臣。迹其內助之功。榮以進封之澤。庶幾冥漠。享此追崇。

皇叔祖感德軍節度使宗景故母襄陽郡太君張氏可特贈秦寧郡太夫人制

敕人子之報其親。蓋無窮已也。生則事之以禮。沒則顯之以恩。朝廷推本其情。而爲之節文。故郊祀大霈。褒榮有典。幽明共之。仁至義盡。見于斯矣。況惟屬籍之長。永懷慈教之恩。爰舉舊章。式旌往懿。具官某故母某氏。婦德惟順。母儀可尊。篤生世嗣之賢。久處宗藩之重。雖萬鍾之養。莫能伸敬于晨昏。而一郡之封。尙可致隆于名號。庶幾冥識。歆此殊休。

宮正王氏可贈郡夫人制

敕某氏。六宮之職。在朕左右。生有懿淑之行。沒有哀榮之恩。眷言始終。不可忘也。以爾名族之英。掖廷之舊。動循女則。善輔陰教。彤管有煒。猶若風徽之存。象服是宜。式隆褒賁之典。詔于冥漠。歆此寵光。

左朝散郎充龍圖閣待制王震故母金華縣太君張氏可贈汝南郡太夫人制

敕古之人。其母賢。則其子有立于時。其令名懿德。因而見于後世。此顯親之恩。所以同于存沒。而廣孝之教。成于天下也。具官某故母某氏。柔順慈愛。孀于甲族。治家以禮。著爲閨門之法。教子以善。至于侍從之途。遺懿如存。榮養莫及。會均嚴享之祐。用遷大郡之封。幽窆有知。尙歆寵命。

皇叔右武衛大將軍德州刺史叔聃等所生母朱氏可贈崇仁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故所生母朱氏。旣郊而赦。均神祇之休。周于天下。凡造朝之士。皆得褻榮其親。漏泉之澤。下及幽壤。況屬籍之近。欲報劬勞之恩。卹典有常。不可後也。以爾柔嘉之德。著在閨闈。篤生良子。貴處宗藩。高堂之養。雖不及于承顏。湯邑之封。尙可明于追遠。光靈不泯。庶幾歆承。

右班殿直王志母安氏可封長安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某氏。仕而通籍于朝。則父母有封敍之別。乃故事爾。舍是則惟高年之爲貴。蓋本先王貴老之義。推而行之。所以廣孝愛而厚風俗也。郊赦所載。爾克稱之。宜新湯邑之封。以旌眉壽之福。

三班借職盧拱母汲氏可封永安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父母已老而子未立朝。則封敍之恩不可得。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苟能推本其情。而與其不可得者。則所不足遂有餘矣。亦先王忠厚之政乎。朕旣禋而赦。凡一命之吏。其親及耄。則許以名聞。而旌寵之。蓋本情貴老之義。可以廣孝愛而勸風俗也。惟爾克稱其服恩光。

左班殿直葛世良母郭氏可封長安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仕而通籍于朝。則父母有封敍之別。乃故事也。舍是則惟高年之爲貴。故雖一命之吏。其親耄矣。而褒寵亦及焉。此三代上齒之義。推而行之。可以厚風化而勸孝悌也。郊赦所載。爾實稱之。宜疏湯沐之恩。以榮子孫之養。

宣義郎致仕孫向母張氏可封長壽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朕旣郊而赦。推本先王貴老之義。凡一命之吏。其親耄矣。則以名聞。而旌寵之。所以勸天下之孝。而厚風俗也。惟爾高年。克稱褒顯。其新湯沐之封。以榮子孫之養。

左班殿直袁務成母趙氏可特封長壽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朕若稽先王之治道。務以孝敬爲先。凡人子之欲尊崇父母者。皆徇從其情。而與之。是故旣郊而赦。雖非造廷之士。而其親耄矣。亦有以旌寵焉。庶幾風勸吾俗。而躋之禮義歟。惟爾高年。乃朕

所貴。其新湯沐之賜。以榮子孫之養。

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妻燕國夫人王氏可封魏國夫人制

敕。大臣之體。國外則以忠良之業成其名。賢婦之正家。內則以柔靜之志爲之助。予方任弼諧之舊。以濟乎治。爾則有輔佐之力。同享其安。爰霑寵章。式旌懿範。具官某妻某氏。生于卿相之族。而動循女則。歸于忠賢之家。而率履婦道。其退而處約。則有勤瘁相成之心。其進而居顯。則有恭儉自警之德。具此茂美。是宜褒嘉。顧予全魏之名邦。乃爾先臣之舊里。遂頒明命。持啓大封。豈止爲室家之榮。光輝于中饋。抑亦見君臣之分。眷厚于老成。

皇叔興州防禦使仲僕妻崇仁縣君張氏可封長樂郡君制

敕。朕肇禋于郊。蒙神祇之休嘉。與海內共焉。故推而廣之。及于羣臣。凡我造庭之士。皆得以褒榮其伉儷。而況宗屬之貴乎。以爾柔嘉之德。能履法度。雍睦之教。著在閨門。宜選上郡之封。俾正小君之號。服此殊命。光于而家。

皇兄右千牛衛將軍士盍等妻高氏等可封永康縣君等制

敕。朝廷之于宗屬。異之以禮。而降之以恩。異之不爲過制。隆之不爲私親。蓋所以廣睦族之教也。是以朕之誕辰。得推慶惠。以褒寵其室家。爾等少循女則。辰率婦道。靜專以處。莊順不懈。其新湯沐之賜。式示宮

閻之光。

皇叔右千牛衛將軍仲微新婦陳氏可封壽安縣君制

敕具官某妻某氏。圓丘之祀。禮成而福隆。鈞而錫之中外。凡造朝之士。皆得以襲榮其室家。而況屬籍之親乎。以爾令淑之行。嬪于宗藩。輔佐有常。既茂閨門之則。寵光以勸。宜新脂澤之封。敬服恩章。益循婦道。

# 淨德集卷十

書

## 應制舉上諸公書

陶聞之。聖人之所謂道者。以簡易爲宗。以該天下之理。以仁義爲用。以成天下之務。非幽遠而難明。闊疎而難施。汗漫而不可考信。自微言既息。章句之學。隨流而興。百家異鶩。衆說殊騁。各習其師。忘失統要。故爲易者不窮天地之本始。變化之至神。以推迹於人事。而務言上下無二經之異。繫辭非仲尼之作。爲詩者不究風俗之代。變王道之初終。以參驗於治體。而好議商魯二頌之不同。毛鄭兩解之小異。爲春秋者不考賞刑之大原。權制善否。一歸皇極。而爭辨日月之爲例。五始七等之成文。爲書者不取君臣上下都俞告戒之義。號令施設之體要。而競論武成之不可盡信。秦費二誓之不當作。有釋數字之文。至數十萬言。而是非無所處正。求以援世率民。又天下國家之大略。蓋闕如也。昔者堯舜之盛。崇冠百王。而書稱其德。乃曰順考古道而行。傳說戒于商宗。則亦曰師古以克永世。孟軻皇皇戰國。開說諸侯。然非二帝三王仁義之語。未嘗輒道。撫此而論。則君臣之際。舍斯文要道。安所稽法。以全適治之具哉。是以二漢碩儒。若

董仲舒兒寬公孫弘夏侯勝雋不疑伏湛侯霸魯恭鄭興桓榮之徒皆以經術博彊果於適用其輔導世主推明治統建大議施遠業率有考據不悖於三綱五常之分義若持權衡按繩墨以審萬物之輕重曲直而毫忽莫敢欺也永惟聖人立教貽訓之心則既如彼君臣之際師經式道則又宜如此而學不執六經之用以酬世務之變乃放肆紛紜樂爲衍說而滋破碎之害深足惜焉抑又聞哲人志士之所存不以難俗爲高求全於世而已蓋仁以爲任遠而逾勵大則欲恢隆先務以躋至治之極小則欲舉偏補弊以便安於一時故也然三代之盛時皆出於聖人經營創業之法足以維持百世是故井地以授民什一以定賦而天下之食足九賦以待用九式以均節而天下之財豐制鄉遂以爲六師農隙則教戰而天下之兵強自家黨以上至於國都皆立學以訓導而天下之士得其素養六卿率屬輔倡王治中外之務必舉而天下之官無倖位凡所以用於政教者皆可循而守之其賢智才能之人惟在辦事而不復有加損廢置之作迨夫兩漢之興皆乘喪亂之極三代之宏規大範蓋無存者其君臣之計議多出於一時之苟簡而百度未具不足爲後世之襲用及其弊生變起則賢人君子裁量揆斂而爲之策是以七國交峙而外有尾大之釁反者將起則晁錯獻削地之說以弱諸侯而彊王室百姓背本而趨末者衆淫侈之俗日長而財用大蹙則賈誼陳務農之計欲驅游手而歸之南畝以廣蓄積兼井之路不塞而富室擁資巨萬貧弱愈困則仲舒貢限田之議以檢過制而補不足牧人之吏屢見罷易而生民不能綏靜則朱浮申苛察



之戒。欲久其職。俾人服從上教。選舉失實。賢不肖混亂。而無以協宣風教。則左雄抗限年之請。以考練名實。要之得人而任。刑煩禁密。世主以峻政爲威。而元元陷於慘暴。則陳寵上蠲法之疏。願除其溢於甫刑者。以應經中禮。而濟羣生。凡爲是者。大槩綴緝缺漏。枝柱傾邪。隨形裁割。期措斯民於康靖之域而已也。抑又聞聖人之政。皆切致治。而不能無弊。學者之言。務好成文。而未必可以適用。以不足適用之言。陳不能無弊之政。則華采浮勝。而事非根切。豈所謂有補於世哉。昔漢文以恭儉治天下。號爲隆平。朝廷無大過。邊鄙無大憂。天道地化。無大變異。生民無大失職。然而獻書者以爲可痛哭。可流涕。可長太息。背理傷道。難徧以疏舉。豈當時之勢。誠爾耶。蓋亦激於忠憤。力爲切直可畏之語。冀以感悟人主之意故也。陶嘗讀六經。探索要歸。舍章句之習。而務以簡要明切。爲之本統。又嘗歷覽舊史。竊迹近事。考究古今得失。盛衰治亂安危之變。而僅有得者。乃言而筆之。不溺於侈辭夸說。以求工於文。而庶幾萬一有以資治理之用。治平中。知者謂其可寒。天子直言之詔。采而聞諸朝。驗於今日。則時異事變。而疇昔之論。多無取矣。然猶勉効區區。欲求合於科舉之式度者。蓋知其指歸也。恭惟閣下德業文章之懿。充積於中。輝光於外。以二帝三王之道。獻告吾君。講修國具。以幸萬世。博收天下之材。而權乎器任。俾盡其用。安以一介爲微。而不見錄於左右哉。詩曰。善善者莪。在彼中阿。言君子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而詠歌之矣。又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古之賢者。謀及匹夫。而取其善也。夫二雅之奧訓。皆明哲之所履蹈。以完其事業。陶固不足

被長育之賜。亦庶乎先民之詢者矣。惟閣下一與之進。幸甚幸甚。

又應制舉上諸公書

陶嘗讀舊史。以窮治亂之變。而察夫仁人志士之所存。蓋亦見其略矣。昔漢文以恭儉治天下。號爲安平。朝廷無大過。邊鄙無大憂。天道地化。無大災變。生民無大失職。然而賈誼獻書。以爲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三。背理傷道者難徧以疏舉。豈當時天下之勢。誠若是哉。蓋誼之心。發於忠憤。務爲切直可畏之語。欲以感悟人主之意。故也。旣而文帝亦深聽納。養臣下有節。封諸王有制。至于唐文宗承長慶昏惰之政。百度弛廢。威令困弱。國體不完。然有意於太平之事。一日燕見。詢于輔臣牛僧孺。以爲太平無象。且曰。今四夷不交侵。百姓不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彊家。公議無壅滯。雖未至理。亦是小康。豈當時天下之勢。誠若是哉。蓋僧孺之心。不能勉於有爲。徒伺上意。爲順悅之言。取容而已。故也。旣而王室之政。委墜不振。深足惜焉。今夫人之疾恙。雖感於外。而未爲腹心之疴。扁鵲倉公。望而督之。以亟治者。其人必有恐懼修慎之思。而庶以就愈也。及其有腹心之疴。而庸醫告之曰。無傷者。是速其死之說也。治安之時。政亦有弊。如疾之感於外也。謂其未至於沈疴。而不爲是驚世動俗之論。以開其視聽。使之恐懼修慎。以就愈。及其勢幾於亡。而猶告曰。無傷者。非扁鵲倉公之用心。乃庸醫之爲術也。以漢唐之迹。推二子之言。則是非炳然矣。君臣之際。治亂安危之理。烏可以苟於言乎。國家設科。以延天下

方正者欲聽其言也。不獨欲聽其言而欲用其道也。士之存志而求以塞詔者。非奪以祿利而爲美仕之階也。天災地異有譴告。人道物理有危微。紀綱有廢缺。風化有流弊。德澤不養而傷忠厚之政。體要不辨而敗盈成之功。皆世之大患。而不可顧望隱避也。陶惓惓於此久矣。材下慮淺。信道未篤。固不足以承天心而謀王治也。惟明公亮其言之不苟。而亦與之進。則亦庶幾治朝詢于芻蕘。而君子樂育人材之道歟。

### 上吳殿院書

某始相別之明年。聞召自長沙作御史。私心喜甚。謂朝廷擢真忠之士。求補厲庶政。可爲天下賀。第未嘗走一書迪左右。敍所以然。不數月。又聞糺宰相過惡。論列切正。謫守池陽。薦紳大夫。皆惜其不當去。今年春。上念言職之難。知公議不可廢。復召以用。而朝廷之責。乃塞。夫閣下豎立何似。而取重當世。如是凜凜乎。然則了天下之事。不足爲大也。功名不足爲有無也。惟忠臣義士。感慨抗激。發露所蓄。以康國愛君爲先務。始終無愧。而後已也。陶聞之。古者采言之道。博自三公四輔。朝夕納誨。卿大夫獻規。士抗議。下至百工之賤。皆執藝事以諫。故一有闕失。衆得以論從而悟之。今夫羣臣享祿居位。雖有志於民。而不職于言者。儻語及朝廷臧否。則譏以爲僭。且妄笑以爲近名。微寵。況其取信耶。獨諫官御史。得奮然不顧避。以指摘規正爲己任。然竊觀天下之事。固有違於大公大正者。隱於大利大害者。幸而諫官御史言則救之。不幸而不言。則救之道。無因而至。乃生民休戚之所歸。國家治亂之所繫也。方今之勢。宗廟社稷計之最

重者猶未聞焉。永惟根本之說。可爲寒心。陶疎遠鄙賤。闡於體要。得非迹涉機會。必遠思熟慮。而後發耶。抑君臣之際。置而未議耶。將廟堂之上。權制素定。不得而知耶。愚誠惓惓。有望於閣下。

上趙雜端書

某竊審朝廷慎言責之職。艱乎其人。乃召還執事。任以雜端。當其詔書甫下。士大夫相與爲賀。以爲朝廷昌明。輔相協力。樂得忠義之士。共維綱紀。以貽無窮。是故執事兩出而再還。至今之來也。其望益隆。其任益重。其始終進退之際。益爲難。惟執事天稟堅正。信道篤厚。勇直之氣。未嘗暴露於形色。險夷之塗。不能少遷其趣向。敦大節以崇樹國體。吐確論以該切世務。發諸事業。而輝光炳然。已可見矣。必能處之以無愧。施之以有爲。足以歸天下之望。而副朝廷之任也。始終進退之際。孰患其難乎。方今國慮宏遠。治具恢張。求爲根本之策。不苟朝夕之計。姦諛之迹。不涉於廟堂。朋比之嫌。不聞於百辟。澤民之實惠。雖未浹於四海。而時有滲漉。制邊之大略。雖未通於百世。而日謹禦備。循而守之。究其所不至。而講修之。亦庶乎治平之漸也。上仁聖慈恕。言路不壅。議臣獻替。輒加聽納。然而邪險之人。任非其責。徒能覘見利機。忘失分義。以爲危言一出。則主意駭動。美名貴仕。階此而得。於是假忠讜之迹。伸悖慢之志。多作詭辯。以訐發隱諱。巧爲愼辭。以詆斥慰言。片語上聞。事白中外。邸司傳報。流及夷夏。淺夫狂士。得藉其口。使朝廷受有過之名。而已享直譽。比歲廣西之疏。泗州之議。舉類此也。仲尼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又曰。惡

居下流而訕上與訐以爲直者。蓋君子能處己而後能謀人。內顧宜何如爾。夫鼎鑊在前而氣不懼。九命及門而容不喜。惟社稷生民之安爲務。豈斯人之徒而能乎。要其歸覬幸於世而已。古人之入告于內。過則稱己。斯謀斯猷。乃曰惟后之德。日爲君言。而四方不知其言。不爲己功。而天下賴其功。全臣子之大分。畢賢者之遠業。弼君致主之道。不當如是耶。是皆執事詳聞而熟計之矣。陶奚足喋喋其間哉。士固伸於知己。微執事豈嘗語及。惟裁恕之。幸甚。

與唐士憲書

前年冬執事以寧親來晉。獲承下風。雖不數相見。第論議每依於道德。旣而執事入御史府。挺然在廷。動多獻納。會執法非其人。中外失於瞻倚。乃謂朝家綱維繫屬至重。防微杜漸。非正臣端士不可居。封上未報。俄以親嫌補外。此其出處進退之際。凜凜有大節。可謂能世其家矣。天下識者於是聞風增氣。而勤乎高山之仰也。陶今年秋罷官還臺。見仲氏君益。始知執事向者不鄙不肖。援以自代。竊慚材分之疎拙。固不足服承厚愛。然而義理之所激。志向之所同。安能無說以拜賜耶。夫詩之君子至誠。樂與賢共。易之拔茅連茹。以其彙征。虞書之九官相讓。儒行之爵位相先。自代之迹。皆原於此矣。仁人志士所以循從古訓。而推進其類者。不獨好賢與盡朋友之分而已。蓋以德業相期。而欲著之行事。與功名相始終也。昔者姚崇以宋璟自代。而應變守文。各盡其才。以成天下之務。則開元稱治。裴度以崔從自代。而立朝正色。不避

權倖臺閣之事付內者。抗請以歸有司。則清議謂之得人。陶雖愚闇少立。而能厚於處己。居常遠覽載籍。深慮世變。至于良史之大方。直士之危論。則意氣感慨。篤好而力善之。夫處己甚厚。而報人以薄。非陶之心也。執事亮焉。景陵風物清幽。道味必樂。奉見何時。千萬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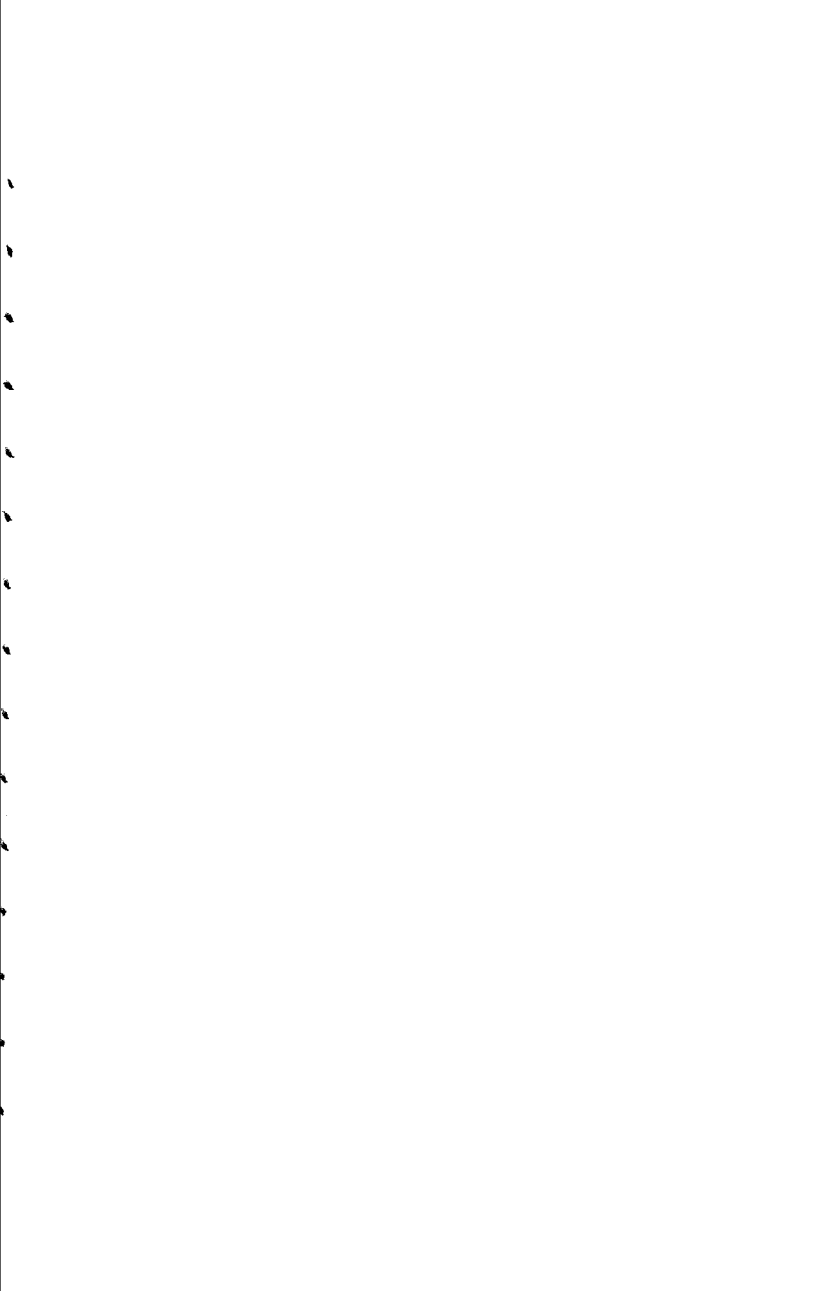
別范子功書

自車從還家。累煩臨貺。乍更軫翼。欽嚮不勝。死亡無日。未能展候。以別。惶懼之至。公之此行。朝廷眷倚甚厚。士林仰望甚深。所履者正。所陳者厚。乃公素志。雖禍福窮通之際。未嘗須臾忘也。陶竊謂世之紛紛。欲盡言則不勝言。言而用不用。則又未可必。事有重輕。理有先後。時有幸不幸。勢有難易。期於見聽。則不計乎激與不激。要之有成。則不問其速與緩。王陵雖而折廷諍。及其計安。劉氏則不如陳平。魏文貞忠直剛方。唐室之鑑。然亦願爲良臣。薛廣德從橋安危之論。近情不夸。人所悅聞。陽道州在朝日久。或譏其默。洎延齡不相。訖有力焉。仲尼惡訕。上孟子罪淺夫。良有謂哉。敢以此少致鄙意。自餘更祈厚愛。

與十弟書

久別思念之深。欲一相見。終不得。人來承書。且知自祖黨而下。洎孀母各各安休。欣慰欣慰。兄之始謀。發於不忍。輒欲以一外郡之虛名。救益利兩路數萬家之實患。果是耶。彼可以免凍餒。果非耶。此甘於罪廢。得失止是。斷之在前。既而果如所料。安有榮辱進退之念哉。仰於天。俯於人。中於心。皆無愧。持此三不愧。

以待小人。則我固無損矣。歲稔物賤。不覺食貧。著作甚安。房下無恙。了人事數日後。必得暇看書。餘不足道。重陽後相見未間保重。





# 淨德集卷十一

## 申狀

### 申府帥并二司狀

右某自今年四月三日後來。累據九隴縣茶戶等各陳文狀申說。被官場減價買茶。卻將餘上價錢。令客人充息請買。及不分早嫩麤細色額。只作一般取買。委有侵損。乞指揮貴獲存濟。某尋帖堀口作場。令依市價收買。兩平稱來。如敢准前。以好爲惡。將貴作賤。及不分等第。高稱斤兩。牙子專攔。必定根勘斷決。監官亦按劾申奏。如此行下。非不丁寧。緣議者立法。要出息三分。旋買旋賣。逐場若盡價收買之後。將來客旅計算不成。不願興販。必致積壓損壞。監官例遭責罰。干連人盡著賠填。以此須至順承茶場司風旨。減價收買。所貴客人願來興販。變轉得行。【原註】假如茶一百斤。每斤一百文。若便作一十貫買。則恐客人不肯用。一十三貫文請買。以此減下園戶價錢。只作七貫收買。所貴有客人作。或是園戶自納三分息錢。請引出外。【原註】園戶茶貨須得中賣與官。若將往別處變賣。便十貫請買。或成犯禁。無引不行。被此抑逼。須至自納息錢三分。請引出外。情弊如此。上下通知。茶場司臣僚。恐出息不多。難沾賞典。空行文牒。督迫州縣。其實則任令減價收買。逐場監官。畏懼茶場司威勢。恐遭責罰。干繫人則深愛將來損壞賠填。一向刻剝園戶。低估價直收買。每

斤除牙稅頭子錢及交子陌外。只及半價。州郡之吏。熟視疾苦。無力以救。行之日久。爲害轉深。茶戶嗟怨。屢有詞說。及至本月十九日。爲本場支錢併盡。有園戶三百家以來。約及三千人。止約不住。各自將茶直上監官廳堆垛。團圍祕丞尹固主簿薛翼。語言不遜。須要稱茶。逐官各回廊宇。衆人遂便撻破薛翼袍袖。并致打隨行手力等。其牙子一十二人。並各迴避。陶尋出榜。且令園戶任便四散。暫將茶貨往蒲村木頭。導江等處官場中賣。并行諸縣。曉諭保正等。不得妄有在路阻節。及差九隴主簿勾龍驤前往曉諭園戶。同共買賣。兼差本縣令薛高三日。或五日。一次前去照管。陶當時卽不敢張皇申覆。亦不敢緊行根究。致打手力之人。蓋緣愚民聚衆。忿怒爭鬧。情雖難恕。而虧損茶價。其曲在己。從而賣法。愈更厚顏。以此一面出榜。嚴行約束。及根究。次陶再詳山戶茶貨。若外面私賣一兩。便成犯法。將至官場。例被減價。費用不足。大抵小人之情。至於窮蹙。則何所不爲。深恐此事。非西南之利。伏望某官。更賜體訪。減價事理。喧鬧因依。如陶所言不妄。卽乞特爲敷奏。乞改茶法。以便遠方。陶兼體問得六月以後。猶有晚茶一色。貴者每斤不過三十文。若盡收買。所出之息。亦不甚多。緣逐處自開場至今。買獲茶貨。旋行出賣。頗有厚利。如或朝廷謂此成法。難便改更。卽乞自六月一日以後。權住收買。放令衷私交易。所貴園戶留得晚茶一二分。盡價賣與客旅。稍助生計。亦遺秉滯穗與民之義。謹具狀。申知府龍圖運使學士。連判太博提刑郎中。

# 啓

## 謝薦舉啟

官無異最。恩出誤知。索實於中。寄顏何地。蓋聞得士若賞。君子本乎至誠。事君以人。上臣存夫大節。言其理勢。則親讐不間。考以分義。則貴賤相須。然而性品之偏。未嘗無蔽。才資之異。安可求全。必恕己以窮微。務擇能而適用。韋弦因緩急之利。規矩從方圓之宜。寧可棄千金。無俾衆心之失。不輕遺一介。庶幾羣智之來。故甄揚之道甚寬。而疏儒之人有立。伏念陶寒鄉寡。與樸學粗堅。操修務合於大方。策發願終於素業。以治身而議。乃戶庭自處之常。以任職而言。無毫髮可褒之效。居常懷倖位之恥。何敢卜當塗之知。伏遇某官博愛推仁。大公爲治。待之以簿書之外。納之於名教之中。特爾採收。欲其磨厲。此明公育才之意。不責以近功。則賤子報德之誠。亦期於他日。自明以義。罔食斯言。

## 謝薦舉啟

官無善狀。事出誤知。索實於中。寄顏何地。竊謂朝家揭三銓之制。較羣吏之才。責在薦論。因而甄陟。科條詳密。統要謹嚴。郡邑之差。各限員於衆寡。賢愚之際。皆同義於戚休。然以一歲而言。計其四海之大。擇能顯舉者。不啻千數。第課引對者。無慮百人。歷驗前朝。推之今日。豈非有與進之道。則多士得以憑藉。有至

公之義。則名卿。秉以抑揚。可潔其流。而不可窒其源。可重其體。而不可易其用。夫何物理。淺薄人謀。少敦。苟奔援致之塗。肯顧持循之操。各矜巧行。多飾僞端。或姦回其心。迹希遺史之直。或貪冒乃欲。口誦夷齊之廉。或抗戾以謀知。或將迎而幸進。故有朝稱良吏。暮陷匪彝。少享令名。長墮寸節。薦之不慎。玷者實繁。嚮嗟紛紜之風。重革選求之弊。特頒明詔。申諭庶工。戒以自陳。責夫至當。其難亦甚。所採踰常。宜得偉人。以快輿論。如陶者。稟質不慧。嚮學粗堅。既得祿以代耕。愈愛身而有待。所先行己。未可自明。其次及親。居常有得。幸而進趨。屬部寢沐清麻。子舍親賢。每襲芝蘭之益。賓除請覲。屢聞藥石之談。固未嘗輒吐一辭。仰睇獎遇。妄修尺牘。僭上品題。誠以處躬不忤。則無患莫知。冒恥以進。則頗均市道。且審知於寒懦。宜引避於豪英。何愧此心。惟安其分。伏惟某官。厚忠義之蘊。持權衡之平。恢令德以澤生。均愛心而接物。明於察隱。昭若戶庭。凡所留忱。傳如羽翼。謂軒昂沾銜者。難亮其往。謂循默懇愿者。可要以終。無間短材。遽飛陟狀。竊謂磨一鈍。可以得貴器。拔一賤。可以來智人。高賢之懷。茲有所激。愚者之慮。敢忘其歸。陶謹當究從政之大方。勸治身之素守。炎涼忽易。性所不能。名教可遵。己將焉往。倘力行而寡過。亦論報之一端。舍此以還。非敢語及。

答諸官謝薦舉啓

比聞治最。輒露奏封。蓋爲公朝之薦才。敢言私室之專惠。遽煩厚眷。特貺珍題。仰荷謙光。徒增感作。

謝登制科啟

聖問該明。深究一時之弊。芻言猥略。愧非三道之才。服寵過優。寄顏良厚。夫取人之術。惟名實之辨。不欺則可。要以終行己之方。惟義利之分。不惑則能伸其志。嘗觀制舉之開設。莫盛本朝之選掄。公卿間出。而廣有濟時之功。豪俊繼起。而屢聞康國之論。高風慤矣。故事存焉。以科試論之。謂之名。而實乃詢於闕失。以進取待之。謂之利。而義難苟於諛從。雖降薄之在人。亦重輕之由己。如陶者寒鄉。寡與樸學。粗堅強爲文辭。而氣格不高。好窮事變。而術略無取。徒謂前良之可慕。又思聖主之難逢。輒不自量。庶幾少立。幸被德音之召。俾從國士之游。咸造廣廷。仰承清問。方朝家大有爲之日。惟萬務更新。而詢于芻蕘。非天下不敢言之時。故一夫進說。而寬其罪戾。況夫自漢而下。有唐以來。賢良爲舉者。凡幾人。得失最明者。惟二子。以谷永之附託。而專攻世主之過咎。則今之愚者。所不能以劉蕡之亮切。而卒爲有司之棄遺。則古之賢者。或不幸。殊慚淺陋。亦預甄收。此蓋某官講求治體。而務在得人。崇倡化風。而樂於進善。權衡之平也。不私高下於彼物。鈞軸之運也。不繫剛柔於我心。是致孤生。偶塵高選。昔之謀道。素聞取舍之大方。今也丁辰。益勵始終之常節。儻力行而寡過。亦論報之一端。過此以還。非敢語及。

賀宰執啟

伏審中辰疇庸。外廷申命。爰咨舊德。入正冢司。一發寵章。交流善政。竊以明王席盈成之勢。所急任人。大

儒懷康濟之才。乃能致治。聖賢胥會。海宇均歡。恭惟某官。體合道原。用該皇極。敷爲遠業。茂對昌辰。以經緯之文。發揮三代之風。以疏通之智。酬酢萬事之變。如君陳之孝友。務適厥中。若山甫之將明。不遷其守。盛矣垂裳之善繼。著哉袞繡之來歸。股肱良而庶事康。允爲社稷之鎮。陰陽理而四時順。茲見天人之符。凡屬羣生。率依洪化。陶幸承篆竹。護守近邦。鈴閣深嚴。阻聞名于將命。台躔炳煥。徒延頸于平階。蹈詠之誠。敷宣罔既。

賀成都趙大資啟

伏審誕告外廷。再煩舊德。進徽名於祕殿。倚重鎮於遐方。凡出綏懷。舉增歡頌。竊以天下之勢。如腹心手足之交。扶劍南之權。實屏翰蕃宣之最。盛蓋富彊者。縣官之所仰給。而險固者。中夏之所防虞。昔之國步未夷。則二僞乘時而苟處。間者王澤或壅。則三盜觀釁而輒奔。驗聖朝遠馭之心。盡累世深思之要。有恩以結其情也。故文法之體。大槩歸諸簡易。有威以神其用也。故牧伯之任。一切付以權宜。習慣百年。靖康三蜀。物情自遂。帝力何知。幸會熙辰。適更洪化。雖朝廷之慎舉。方改絃易柱。以圖寧。而風俗之未諳。或傾耳側目而駭政。伍保周之遺法也。行之所以息寇盜。而連薨多懼於網羅。租庸唐之定賦也。復之所以抑兼井。而下戶反嗟於朘削。患浮費之不會。而裁以憲度。則父老謂絕其嬉游。欲大法之有宗。而戒其權斷。則姦暴竊窺而猖獗。此四者之異論。乃一方之切憂。宜得鉅公。以寧舊俗。恭惟某官。至誠自任。大節不欺。

體魏相之方嚴。濟鄴侯之清淨。言其更踐。由臺閣而至廟堂。考以猷爲。該本原而盡經變。顧惟方面。密若家庭。因宜施務。則益適中和。以俗教安。則率由仁義。譬如陽春之令一動。而品彙蘇。百樂之音一御。而瀉氣浹。必復頃年之治體。載揚今日之歡聲。陶早以疎凡。誤煩敦獎。預里人之胥慶。同郡吏之知歸。

謝轉官啓

銓臺第課。宸扈均休。擢自選曹。置諸文省。撫躬踰分。祇命若驚。竊以古者任官。舉求實效。昔之受位。蓋恥虛名。惟史局之舊員。亦儒林之清選。魏晉而下。隋唐以還。偉人迭居。大雅交勝。圖書東觀之直。元本承明之庭。綴集多聞。補完缺典。撰名臣傳。每取信于當時。有良史才。頗見稱於後世。風徽既遠。職業寔殊。雖隸籍於祕文。第服勞于外事。鞞猶虎豹。有慊于中。體若柚棗。徒華其外。況國家天綱清乂。仕路寬通。詠思皇之詩。實生多士。調經入之費。足食萬官。然而事失於循。仍弊成於積久。雜流乘奔潰之勢。正塗有紛紜之譏。持議者患吏冗之未澄。務艱其探擇。干祿者喜時平之難得。益競於進趨。其求之也。自處已輕。其待之也。亦從而薄。以至錄勞而改秩。猥多立式以求全。既詳其保任之科。又嚴以資考之格。旁窺罅漏。密較錙銖。歲月以須。僅同廢去。毫釐或誤。輒以罷聞。苟天幸而有成。豈地寒之可望。如陶者稟靈不慧。嚮學粗堅。憑翰墨之空言。竊斗筭之微祿。蚤緣冗調。微覬序升。逢堯舜之昌明。敢忘希進。誦周秦之貴賤。亦已厚顏。非有力成。胡然虛授。此蓋某官厚樂育之蘊。輔泰通之時。恢令德以澤生。均愛心而遂物。颺然若傳之羽。

翼指秋漢以遐飛。沛然若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乘以雲霄之勢。脫其塵坳之蹤。頂踵甚明。丘山何補。嚮之探道。已知行己之大方。今也丁辰。惟勵終身之素守。庶幾異日。無忝隆知。

荅周考功賀轉官啟

比以年勞。偶遷祿級。小材累日。練覈無聞。寵命自天。叨塵可愧。寸進雖朝廷之格。力成皆噓借之功。此蓋某官樂善以誠。愛人由義。厚鄉曲之契。常借品題。從搢紳之游。陰爲援助。誤令歲滿。亦可階升。占謝後時。愧區區之闕禮。致勤委教。聞侃侃之令言。仰識庥光。伏增銘佩。



# 淨德集卷十二

啓

賀宰執正旦啓

辰會孟陬。茲得四時之正。歲推上月。蓋惟萬物之原。恭惟某官。器宅天精。德參坤載。運太寧之化。和若鈞鎔。固累盛之圖。壽如箕翼。適厥人正之序。諒同邦社之休。寢被洪私。舉增善頌。謹官聯而有繫。慶台衰以無從。

賀蘇內翰啓

伏審光膺制命。進直禁林。蓋朝廷以斯文爲難。必咨間傑。而天下知公議所屬。共激歡心。恭惟某官。道造本元。才周貫變。語默繫時之休戚。出處爲國之重輕。密告嘉猷。務引君而當道。總司大計。期節用以裕民。遠業寢施。貴名增重。深被中宸之遇。延登內相之崇。惟仁經義。緯之成文。庶幾同於三代。況前兄後弟之接武。盛事萃於一門。將倚全謨。共敷元化。某遠從吏役。恭聽恩俞。趨慶莫緣。瞻風載抃。

荅知梓州杜學士啓

比叨寄任。外總輸將。方馳馭以及疆。願嚮風而致問。恭惟某官。處躬於道。飾吏以文。輟從書殿之游。付以藩維之治。其年報政。茲有顯庸。一節還朝。佇躋禁直。某遠煩雅眷。垂貺珍題。卽拜祇承。併增感忭。

荅新知梓州周考功啓

伏審柅車臨部。頒政諭民。治體一新。物情交抃。恭惟某官。處躬於道。應務以才。蘊如圭璧之純。發若蒼龜之決。寢施遠業。久涉要塗。入省爲郎。議惜馮唐之老。還家開府。歌傳叔度之來。卽慶僉俞。遂躋華近。某叨從晚涖。適會晝歸。入境觀風。仰仁聲之遠布。發函受教。慚禮好之相先。良極感銘。豈勝染述。

荅知廣安家朝請啓

忝將使事。稔聽治聲。襄賈琮之帷。足以成政。戲老萊之服。切於養親。緣愛日之純心。抑登雲之高步。眷求有待。褒召可期。譬夫上帝之圭。安假人工。而後寶。清廟之瑟。不須衆和。而流音。深慙小言。仰累純德。遽辱賤修之貺。過存禮好之隆。佩服至誠。絃揚奚悉。

謝兩府啓

自梓易淮。方引車而就道。由楚得蜀。遽委轡以涖官。釋萬里奔走之勞。享一旦里閭之便。清朝信道。特重遠民。使者觀風。許臨故國。以可否利害。知之有素。故廉按職任。付而不疑。糜祿所霑。僅周貧屬。松楸在望。尤慰永懷。事非近比之常。力本誤知之及。此蓋伏遇某官。棗籥萬類。權衡百工。故曲從私欲之所安。迺可

責公家之後效。某謹當清心任事。刻已致忠。莫敢或違。冀少行其素業。每懷靡及。庶無負於斯人。僮吏最  
之有聞。則化鈞之可報。

賀許右丞啟

伏審法展疇庸。天臺入輔。伏惟慶慰。竊惟分六卿之職。蓋推演於道原。峻二轄之權。賴總持於事統。遠存  
周家之高躅。近見唐室之宏模。稽古建官。至矣先朝之法度。任人共政。偉乎盛際之典刑。恭惟某官。抱道  
覺民。任誠格物。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發仁。經義緯而成文。步朝廷之要塗。任天下之大務。兩爲京兆。再直  
禁林。議其更踐之深。推先舊德。倚以弼諧之用。幾若後時。一發寵章。交流歡頌。昔魏鄭公。以平直稱職。韋  
弘景。以鯁亮知名。惟時鉅公。豈特前哲。仰聖賢之相與。信宗社之無疆。某屬綰漕符。阻趨賓席。卑情無任  
瞻詠欣躍之至。

賀新知成都李寶文啓

伏審職近清廂。任隆全蜀。公朝遴簡。僉謂難能。舊俗交觀。前知受惠。恭惟某官。至誠格物。令德宜民。凡踐  
涉於要塗。皆發施於遠業。西州使指。深養治源。北道帥臺。允崇國體。特重憑熊之寄。再煩叱馭之行。視封  
域之中。密如庭戶。澤蒼黔之衆。均若子孫。行報膚公。延登近弼。某夙叨知獎。載抃寵章。官守奔馳。難逐兒  
童之候。迓鄰光焜耀。樂聞父老之謳歌。欣詠實勤。敘揚奚極。

謝成都知府李寶文啓

誤被詔除。就遷漕事。莫副朝廷之寄任。徒爲鄉曲之便安。竊自省循。率從援致。此蓋某官愛人由義。樂善以誠。顧盼未塗。矜憐拙宦。常假游談之助。因爲仕進之階。況復鄉邦。久依德宇。澄清行部。每推明恕之心。偃息于藩。已報中和之政。幸而晚輩。仰止下風。匪惟日奉於教言。抑亦動遵於使範。願言感抃。奚旣敘揚。

荅知州李守啓

比造列城。復觀良政。和如雅樂。易感于羣情。舉若宏綱。不差于一目。美俗見大儒之效。養源知君子之心。民望至誠。惟祈借寇。士林清議。乃望還瓊。有以爲邦家之光。豈特稱守令之最。輒條治狀。以露奏封。雖澆累于高賢。實在明于公論。敢期謙好。下委教音。隆禮相先。殊過交朋之分。發函伏讀。益增顏面之羞。銘佩滋深。布宣奚極。

荅和州守啓

伏審詔除適遠。政體更新。雖屈高才。實歡輿頌。恭惟某官。處躬于義。飾吏以文。言其踐歷之深。衆推久次。考以猷爲之素。率有嘉聲。尙煩叱馭之行。聊重憑熊之寄。夷塗未駕。每懷驥櫪之嗟。瑞翮將翔。安復鶉籠之戀。卽聞褒召。歸序高華。某謬綰使符。密依容庇。捧玉音而載抃。瞻德宇以增勞。欣詠之私。深切于是。

荅慶帥賀石史啟

叨被詔音。誤陞柱史。名非實稱。幸與愧并。伏念某學嘗誦經。仕欲行己。涉道至淺。彊文不高。歲月馳邁。于憂患之塗。志氣耗凋。于塵滓之域。青緇黃卷。雖素業之未忘。文石赤墀。豈寒鄉之可到。胡然冒據。率有夤緣。此蓋某官恕以愛人。公子引類。謂其有一日之雅。常借品題。知其無萬乘之容。陰爲援助。乘容以進。省己甚明。力若舟航。已拜嘉于德宇。音如金玉。又承教于風郵。徒極置藏。曷窮染敘。

賀太原帥啟

四國于蕃。邦家所以示彊。幹弱枝之勢。一麾出守。州部所以致承流宣化之勞。其振舉如裘領之從。其委使若臂指之應。況論道經邦之舊德。居秉旄杖鉞之達尊。克壯其猷。增重兩山之氣象。所服者衆。特高二鄙之威名。岱宗之澤。不出於一朝。洪河之潤。自及於千里。顧惟陋邑。爰屬提封。常引領於門庭。敢薦名於竿牘。恭惟某官。道光羣辟。德被斯民。藉裴令之論兵。輟於樞軸。仰鄭公之開幕。邁返朝廷。介圭聞入。覲之期。繡袞有來歸之詠。復資遠業。永翊昌圖。某叨假郡章。獲依帥節。宏綱具舉。願遵條目之常。柔轡以驅。庶盡疲駑之力。前瞻台席。增抃予心。

荅新知遂州馮朝請啟

伏審以親自列。得郡爲榮。士論推高。民謠胥慶。恭惟某官。安行於義。晦養其才。服毳冕以平刑。有光使指。戲綵衣而致養。實使州麾。匪惟承不置之歡。抑以溥如膏之澤。某叨從晚涖。適會晝歸。握手升堂。將襲芝

蘭之益發函受教遠聞金玉之音卽俟披承併伸感抃。

回新及第先輩啟

伏審發策中程疏恩唱第副士林之清議聳鄉社之樂觀竊以經術取人重本原于數路文章適用逢亨會於一時推之風俗則朝廷由道德以混同言之祿仕則君子安義命以登進所求不苟其得尤難恭惟新恩先輩問學該深操修純潔登英華而飭己揭坊表以憲時力少德多非特效儒流之博實先名後宜然致人爵之隆自此顯塗期於異日偶緣晚涖適會晝歸縣弩相迎遐想古風之如在使郵垂貺邊煩禮好之過隆。

回邛州知郡陳大夫啟

比者祇命易麾深慙異數及茲受代愧繼前良空傳父老之謠難奉子孫之契重加禮意曲示賤修拜惠何堪瞻風愈切永以爲好言莫能勝。

謝梓州路提舉常平薛寺丞啟

起於謫放賁以寵光還書殿之美名領潼川之優寄適父老之願愧無術以承宣事大夫之賢將有依於庇賴恭惟某官文而飾治政必養源襲訓範於樞庭振猷爲於使部淵澄流潔餘波有以載霑綱舉網疎衆目從而不紊況有雲霄之清議豈惟堂構之高才卽序禁塗益敷遠業某息肩故里引領下風行遂參

承併伸感抃。

答簡州知郡楊朝請啓

比者起於廢放。賁以寵光。得郡還家。難稱邦人之僉望。騰牋講好。過煩才哲之撫存。觀禮意之勤隆。異世塗之流薄。第增感服。奚極敘揚。

賀簡州知郡楊朝請啓

伏審考績推先。頒恩示勸。陟郎曹之前列。沸郡境之歡聲。恭惟某官。茂器承家。遠材適治。要塗更踐。惟嫻循吏之風。華步超遷。允被聖朝之寵。行期異日。自陟邇聯。

謝諸公賀致仕啟

齒髮衰殘。義當避退。名勳煥赫。恩許歸休。於君臣之際。幸而有終。於朋友之功。豈爲無助。此蓋某官。至誠嗟恤。雅度并包。知其勉強不前。未嘗深責。使之安完而去。可樂餘生。重委牋修。曲存軫念。且引年謝事。庶幾免賢者之誚。義所宜然。而杜門養疾。聊以待終焉之期。禮無足賀。褒嘉所及。愧懼莫勝。方羸疹之纏綿。想門庭之阻邈。欣聞所教。書不盡言。

回成都監司啓

隆恩遣使。朝廷委憲度之成。清轡戒塗。郡邑仰光華之遠。式欽茂業。良抃下惊。夙覲風徽。嘗親誨語。方幸

退藏於里巷。末由趨集於賓除。嚮望實勤。敍揚奚悉。

代賀范相公啓

器兼文武。道備天人。始列周行。綽有棟梁之器。及參大政。蔚爲社稷之才。果振家聲。遂當國相。昔韋平嗣興於西漢。袁楊繼起于東京。張公錫延賞之名。陸氏取象先之意。雖云華族。未必熙朝。然猶前史以爲美談。當世謂之榮事。固未有百年遇太平之運。四世膺爰立之求。以今言之。一何盛也。某夙登門。叨嘗頌威容。念班謁以無由。第承風而竊抃。

賀新知成都胡資政啓

伏審法展疇庸。制函申命。易宛丘之巨鎮。領全蜀之要權。一發寵章。交流歡頌。恭惟某官。至誠自任。大節不欺。以道德文章。爲經國之遠猷。以法度紀綱。爲致君之先務。四鄰作輔。獨高治世之典刑。九命出藩。尤重遠方之形勢。卽聞溫綽。復秉洪均。某早拜下風。宿聞餘教。仰朝廷之圖任。竊幸依仁。知鄉黨之蒙休。敢先致慶。願言欣詠。奚極敍揚。

荅家朝請謝轉官啟

伏審天官考績。法展需恩。循格有常。遷官示寵。恭惟某官。內崇德本。旁貫治源。賢業周施。宜坦雲霄之步。祿階敍進。榮酬日月之勞。仰承君命之光華。聊助親闈之喜樂。遽煩隆禮。特貺珍題。感抃交深。布宣奚極。



# 淨德集卷十三

## 序

### 鹿鳴燕詩序

自三代之衰。法制散亡。禮文殘缺。後世考求於策牘之間。倣而用焉。其幸存而僅似者。蓋無幾也。周之時。鄉吏教民於所治。至三年大比。則鄉老與士大夫興舉賢能。飲酒以賓之。於是歌小雅合二南。以申其尊寵喜樂之意。井田既廢。校序不講。待士以科試。取材以文章。雖因宜施務。倡變治體。推迹源派。亦甚異於古矣。洎唐開元中。百憲具葺。文化寢隆。乃詔州郡以貢士。日行鄉飲。用少牢。當時謂之中禮。則今之鹿鳴燕者。又從而繁飾之也。然猶取講道修德之歌。以爲美名。言嘉賓之可則倣。是故飲食燕樂。且將厚意。庶幾得盡心焉。竊詳味其遺風餘範。亦有以見前古之髣髴。雖加繁飾。愈於闕而不復見者。得非幸存而僅似歟。成都素號多士。比比嚮學。親逢熙明。率以治經求舉。今年秋既試于有司。而薦之禮部也。府帥蔡公。約用舊章。敦勵良俗。致禮以燕之。時翰林范公得謝而歸。適居右席。實爲古之鄉老。公與范公。洎集賢俞公。中祕段公。各爲詩以美之。如方圭圓璧。光焰相燭。知與不知。皆視以爲寶。儒林盛遇。超邁平昔。士大夫

賡而獻者凡若干篇。信盛矣夫。某竊維朝廷念蜀之深。慎簡才傑。付畀事任。故取人待物之道。皆由懇誠。務盡體要。雖古之君子。長育人材。樂與賢共。勸駕明德。虛席多聞。諒不能過也。諸君方志經術。豈特務論說苟名第爲哉。惟好學可以任道。惟慎行可以式俗。此諸公之所以有望於諸君也。某旣賦詩求附于後。又因而述其然。惟諸君勉之無怠。熙寧乙卯九月朔日。

鹿鳴燕詩序

成都諸進士。旣中有司之式度。則藩侯爲之設燕賦詩寵行。相與屬和摹刻而傳。循仍久之。號曰故事。今年秋府帥劉公謂舊禮之不可廢也。旣燕之。遂以詩贈之。且述前人題柱奪標之事。而勸勵焉。蓋好賢樂善之心。發于詠歌。則教存其間也。自天章李公。泊僚屬賓從及其諸生。相繼而賦。凡若干篇。士林誇尙。光輝一時。昔王起三領貢籍。周墀作詩以賀。起亦荅之。時一榜進士盧肇而下二十二人。盡能賡唱。後世好事者。撫其本末。紀爲美談。有以知朝廷文化之盛。多士逢辰之榮。想味餘風。良可愛慕。然則鹿鳴唱和之傳也。亦可以見西州學俗之美。而禮文之有足觀者。

陳傳正退居類藁序

予嘗誌中表陳公傳正之墓而銘焉。其行其學其政事槩可見矣。後十二年。謫居衡陽。遇公之子綬。始得公漢南退居類藁二十卷讀之。信乎誌銘之不妄與也。夫君子之學。始于心性修身。而終于事業。豈特規

規于辭采章句。而謂之文乎。積于中。乃發于外。蘊其實。乃形于言。表裏之相符。本末之相濟。而後能也。譬夫輝山之玉。不責功于琢刻。撫之則溫潤。擊之則清越。躍冶之金。不資巧于鍛鍊。舉之則堅重。扣之則鏗鏘。皆本其所有。而見焉。公忠于君。孝于親。信于朋友。仁于物。故其文之典厚。詳正。出于天質之自然。乃仲尼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慶厯二年。仁宗皇帝試進士。置在乙等。上覽卷嘉美。謂白辭理優贍。遂擢甲科。抑亦士林之宗仰。清議之敬服。其可欺乎。公初名東琪。後改曰習。字傳正云。

### 送唐子方序

治亂之源。出於任人。而賢不肖。進退繫天下之幸不幸。世主安得不慎取舍哉。蓋天下之事。有本末有重輕。賢者志於遠。而不肖者苟於近。此所以任人之得失。爲斯民之治亂也。漢孝武承文景恭儉之餘。中外豐實。奮然欲鞭笞四夷。竭數十年滋衍之財。繼以鹽鐵舟車之入。調用於邊。猶不能贍。乃至桑弘羊領大農。而盡秋毫之利。然戶口減耗。邦本搖矣。雖悔且哀。痛無及也。唐憲宗力平寇孽。以兵費爲先務。而異鎮聚斂媚上。乃執大政。雖裴度崔羣諫。輒不聽用。上下羣情。爲之震駭。而元和治體。亦寢衰矣。吾朝舉海域之廣。利源貨法。一制于上。富厚之積。跨擬前古。然而兵過百萬。日有常養。二陲嚮順。歲有常賜。三載禋賚。萬官冗祿。尙方之用。時或不曾。平居量入而出。僅無餘焉。自康定用師。以四海備一方。而天下之力。不復全盛。比者數年。大變繼起。優錫之具。多貸於民。歉饑相仍。十室九空。而朝廷經費。不可一日少損。嗚呼。用

度如此其急也。生民如此其勞也。則天下利柄誰可屬任耶。上嗣位之九月。親勵聽斷。遠猷庶政。究索講舉。元臣舊德。簡擢信任。念公之賢。不當久於外。乃詔以歸。而付之大計。天下於是知上之願治。而任人得其道也。惟公忠純貞亮。以仁義禮樂。賁飾諸外。歷輔三聖。無後先游說之助。惟直道自致。惟大節自處。湛然有阜安元元之志。承命而往。豈非天下之幸歟。苟卿書雖雜言王霸。至于論足國之道。則曰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又曰儒術誠行。則天下泰而富。夫上所以任公者。本節用裕民之道矣。公所以報上者。施儒術而躋富壽也。推而措之揆席。以翊成大化。則良史必書其詳。此姑述公之行爾。

送并帥陳公還闕序

兵者天下之難事也。用之難不若養之難。養之難不若御之尤難。用兵而失道。則威沮於外。不可以勝敵。養兵而無制。則生民之害。日益增長於內。久而不革。禍敗隨之。御兵而非其道。則內外之釁。乘間以發。速若反掌。故用之難不若養與御之難。今之兵習常於治安而不用。將用之固難。惟其養而有制。御而有道。則庶幾可適於用。而不甚患其難也。屯田置府之法。不可少倣前世。而聚豪悍不逞之徒。無慮百萬。溫衣飽食。仰給縣官。賦斂過乎什一。公利不遺毫毛。而糜帑無數。歲之積耗於兵者。十常四五。夫耕而殍溝塗。婦織而寒無以自覆。家苦於轉輸。戶勞於饋餉。斯民之力。有時而竭。養兵之制宜爾耶。無名不功之賜。數下不能厭滿其意。而能開誘其貪。平居搖搖焉。惟恩賚是望。不幸有非常之事。則聚而議賞。嘉祐之末。見

之而可爲太息也。有偷生之色。無敢死之氣。知可愛之政。不知可畏之令。上下恬然。曾莫是恤。或匹夫之勇。成數級之多。不詰其忠義智謀何若。遽假以美官重賦。而措之要地。其甚者以捍邊。又其甚者以副一道之經制。夫小人之情。好推其類而歸心焉。有唐方鎮之變。鮮不由此。御兵之道宜爾耶。恭惟闔任元臣。總握樞柄。賴其深謀奧略。以禦遏四海險暴之萌。而立成富彊不拔之勢。偉乎盛哉。惟公忠純貞亮。卓然當世。出處中外。率本大節。無好名懼謗之意。不爲苟簡自安之策。蚤夜孜孜。爲朝廷畫宏遠無窮之計。豈非信道篤而自任以天下之重者歟。上嗣位之二年。念公之賢。不當久於外。乃詔以歸。將付之鉅任。所以塞天下之望。而仰成重德也。夫如是則畢天下之事。不足爲了也。功名不足爲有無也。惟大君子盡所以致身行己之道。無負而後已也。向之所謂難者。俄而易也。四夷可懷也。生民可福也。萬世之利可享也。昔漢宣帝厲精求治。練羣臣。核名實。而魏相總領衆職。頗稱其意。上下相安。莫敢苟且。又嘗陳五兵之要。諫擊匈奴右地。言行計從。有三世稱藩之效。唐憲宗憤國勢之陵蕩。奮英武削亂階。而裴度抗志決策。以靖盤結之祲。姦臣兇將。蓄銳喪氣。憚其威稜。二十年間。王室繫之輕重。以古揆今。而觀聖賢之會。則公之勳誼德業。豈特偕漢唐名臣而已。國有良史。必能書其詳。

### 送田密學元均赴闕詩序

某儒衣非好佞者。耳目公之仁治久矣。會公以王命歸涖宰府。鄉之稚耄皆嗟咨涕洟。戀念公德業顯異。

發於謳歌。喧喧載塗。然能謠而不能文。其何以達九重播四方。傳千萬祀乎。敢次第其言。爲古詩一章。贈公之行。庶幾中和之政。流聞于無窮爾。

送曾子山序

待士之薄。補吏之輕。今天下之公患也。採以章句之學。秩以斗升之祿。合賢不肖而一焉。以日月爲勞而位焉。幸雖小人。能苟容媮合。則進而得聘。不幸雖君子。有毫毛之缺。則見廢於世。故世而居小官者。舉皆以簿書期會。冗末勞賤之役爲任。其施爲思索。一不敢外繩墨。甚者至於俯仰步趨。亦習其柔瘁寒弱之態。辦於是謂之材。安於是謂之分。舍是以爲好高取異。往往乘而蹈禍。以躓其終身。君子處之而顧其勢之如此也。雖有偉特閎遠之心。必養之以蒙。納之以蓄。庶乎有待焉爾。非敢苟於時也。臨川曾子山。識明氣勁。以名節自礪。一命爲尉銅梁。而處己慮事。外若混混於流俗。中則整然以清。每語及當世利害。必感慨引論。有愛君援民之意。豈非所謂有待者耶。夫行植於初。必裕於終。誠發於言。必著於事。予乃知子山將有立於今也。

記

利州修城記

皇祐四年冬。蠻寇嶺表。犯諸郡。惟廣州城堅可守。攻之五旬不陷。自是搢紳大夫言於朝。謂蜀久治安。武

備稍廢。城當城不當。遂廢不議。詔俾治之。此繕修之大槩。利據蜀之四達。古號控扼。地既喉而藩。其勢孰禦。將臣之出守者。縮有兵制。統治邊疆。朝廷建置之意遠矣。城圯弗顧。焉能率職。況天子明詔存焉。郡守太原王侯。勤勞民務。率有矩矱。奉詔祇飭。乃謀于城。尋其廣。凡千有五百。會其入。總十有三萬。欲賦于民。則地瘠財窘。雖豐年。猶有艱食。重困以勞。肌將不膏。欲籍于兵。則給役無幾。但緩歲月。未克以究。乃請于漕刑二府。仰其資給而成之。咸以爲天下之事一也。協議而濟。孰謂損權。顧己而處。孰謂知變。矧爲之城。非私一郡。豈宜坐視州郡之闕。而恬愉其心。於是集他州羨卒千人。致廩粟數千斛。以周其事。郡守王侯。日至城所。以勞以食。衆罔不勉。起甲午仲冬。至乙未夏四月。而新城成。觀夫墉壘屹立。山河憑輔。以控則壯。以居則完。乃襟帶之利也。城之爲效可述矣。然天下久安。雖三王之政。必有敝。不救不革。元元疇依。則利固有大于城。害固有大于不城。必曰警而後慮。非慮之原也。推此及彼。功業烏可涯哉。

### 利州重建永安廟記

利城東北隅有隙地。廣袤數十步。廟貌棟宇。圯不復見。歲之春秋。郡遣官祭其神。至則設俎豆。榛棘間。行獻禮。訖事棄而去。攷諸圖志。廟以永安目之。索其創建之本末。不得而悉。然詳觀稱謂。撫禮經命祀之說。揆前世所以神。夫豈非法足以濟時。功足以保國。捍災禦患。貽斯民之利者歟。又豈非丘陵川谷。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資萬物之生者歟。抑良吏嘉政。有以入人之心。沒而不能忘者歟。不然孰能傳廟祀。歷千百

年雖血食幾廢而美名尙存耶。嘉祐二年冬十月郡守張侯遵按祀典追懷神烈嚴其像而屋之於是明靈以安薦獻以位歲時致報不黷而肅客有過而嘆曰民荷神之休以生神於民有功也太守司民甘苦務寧其生故推本於神而奉以禮具以永民之休太守於民無愧也神享太守之報何愧矣十二月五日

重修成都西樓記

【原註】代呂公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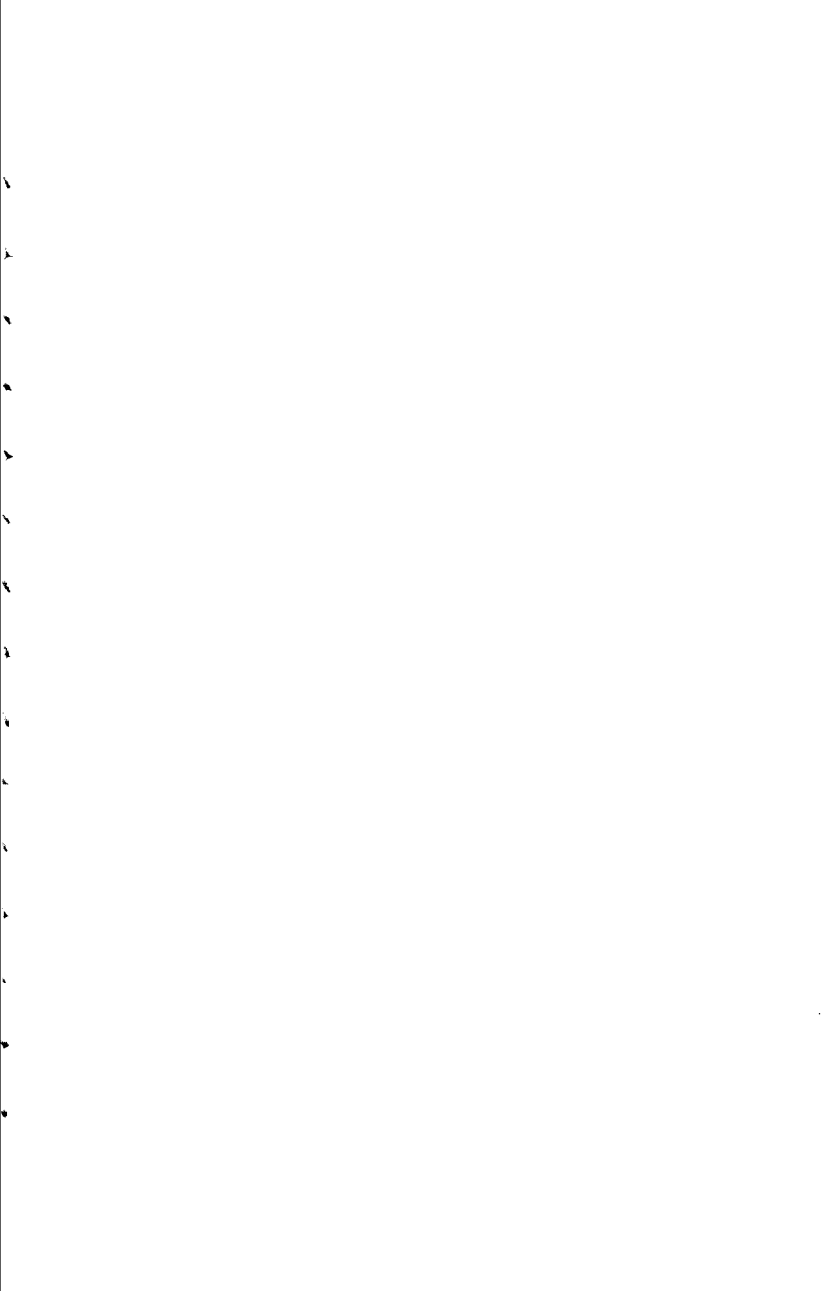
嘉祐六年夏四月予自延安就領成都節制至則考求風俗之敝及其所便安乃知蜀人循柔思義易以誠感治得其道皆能樂生于是平心而思律已而動事罔鉅細務中適宜庶幾宣布皇澤使之泳游則亦無愧旣而普淖大熟新陳相仍物遂平價昔之飢者有腴其膚向之寒者或溫其軀野農晝嬉塵叟夜娛皞皞然不知其從來若處於唐虞豈非堯仁舜明覆被幽遠庶黎蒙福之效歟夫然奉詔令導德惠因其安生而與之共樂者亦牧守之事也府署西樓創建遠矣據藩翰之峻勢宅林園之勝地登臨闢視可以極山川之秀景燕閒高會可以快風月之清意歲之方春物狀尤異紅葩鮮妍臺榭交輝綠樹茂密亭宇爭蔭吾民來游醉于樓下實一方之偉觀四時之絕賞也惜乎基級傾圯梁拱腐橈遽一風雨慮至剝覆此而不葺殆非修舊起廢悅民便俗之理然議者重于興作欲改暨廳舍予以爲斯樓之建亦西州故事一日乘毀輒易民其謂何乃辦材鳩功因而新之不賦于民不耗於公未踰月而事具觀夫巍構山立重楹翬飛上虛下廣內顯外壯穹隆奐麗疑若天設旣落成之酌而謂同僚曰昔齊宣梁惠有園囿臺沼之



勝不與民共。孟子譏之。會今承平。遠方無他憂。斯人熙熙。知樂生之趣。予幸守土。不拂其欲。則是役也。庶不爲孟子所譏耳。因筆爲記云。

### 集真觀記

道術與吾儒並驅爭騫于中國。歷千百年。源深流長。津際漫漶。徒類益滋。氣勢益壯。自國都郡邑。至鄉閭黨巷之聚。率置廟貌。以虔祀事。學六經者。謂其戾去吾教。有駁去埽蕩之志。爲言與力舉能勇也。若乃信嚮堅慤。崇奉切至。則反愧彼焉。走郡城而南。瀕江流而東。田壤內平。而積腴。園林競秀。而交蔭。遺基舊迹。屹然其間者。集真老子祠也。唐天寶中。以金星玉芝之祥。始命創建。榜曰真符。宋朝祥符六年。又賜今額。前府尹宋公俾青城山道士黃方中居之。府民句希廣多出緡錢。以繕葺。乃崇門屋。乃翼廡序。乃嚴神位。乃闢壇宇。惡儉鄙侈。得虛寂清淨之勝焉。夫天寶距治平踰三百年。治亂不常。兵戈間作。民廬官舍。多若陵谷之變。獨此仙祠。雖圯不壞。後有居者。自能完治。惟仲尼之德。覆被四海。義均社稷。血食無愧。自天子達于庶人。咸有北面尊事之禮。著在祀典。大不可忽。而州邑之廟。傾敗不屋。十常二三。慶厯中。詔天下興學。多士靡然向風。識絃誦之地。未幾議者舛馳。學校又廢。豈吾儒信嚮崇奉其道。不若彼徒之堅慤切至耶。抑禍福之理。近則易諭。仁義之功。遠而難知也。記集真者得而詳之。治平元年二月二日。



# 淨德集卷十四

記

## 巡撫謝公畫像記

眞宗景德三年夏四月。西南方有大星。占者謂應在蜀分。上惻然動心。以爲蜀去朝廷遠。民之疾苦尤難知。天有異象。可畏不可忽。其擇廷臣之賢而通世務者。往綏元元。于是公以屯田員外郎。巡撫益利。又詔同九河張公詠議鼓鑄利害。乃攷鐵價。制錢幣。重輕適均。物估用平。衆甚便之。時方寇亂之餘。百弊滋起。土俗凋困。惟九河公泊公。相與謀議。作爲憲令。安全紓息。極盡統要。俾其世世子孫。恃之以生。故張公之治蜀。爲天下最實。公有以助之也。旣而舉部吏數十。執政以多爲疑。公請連坐。冀其必用。自爾奉使舉吏。皆連坐。而公之舉者。大半有立于時矣。成都舊風。凡奉使來者。繪像天慶之仙遊閣。公之後六十有四年。其孫司封郎中景初師厚。以按刑之命至。故亦繪公之像于壁。所以推崇先烈。而永蜀人之瞻也。恭惟眞宗皇帝。承天下熙盛之極。恩隆澤厚。及民骨髓。跂行喙息。罔不欣戴。然而星變一出。則恐懼警戒。以蜀爲憂。分命良臣。審究時病。豈非奉天愛民之心乎。惟公純誠大略。深體上意。施設有原。期底靜安。豈非推己

濟物之義乎。夫奉天愛民。聖君之令德。推己濟物。賢臣之能事。王道之起。莫先於此。而君臣兩得。惠加遠方。固可以著示後世。率爲大範也。公諱濤。字濟之。爲太子賓客。陳留伯。薨。以子絳知制誥。贈禮部尚書。若乃出處之本末。勳烈之始終。則范文正公之碑。歐陽公之誌。尹師魯之行狀。悉得而載。此特治蜀之一端爾。師厚儒者。知治體。風概落落。有援世之意。時方改作。以福斯民。而或忘義利之辨。師厚累疏列其不可。無愧于祖構云。熙寧四年五月二十日。

府學經史閣落成記

蜀學之盈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黨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蓋自周道衰微。鄉校毀廢。歷秦之暴。至漢景武間。典章風化。稍稍復講。時文翁爲蜀郡守。起學於市。減少府用度。以遺博士。遺諸生受業京師。招子弟爲除更繇。且以補吏。或與之行縣。民用嚮勸。幾比齊魯。自爾郡國皆立學。實文翁倡之。所謂石室者存焉。至東漢之季。四海板蕩。兵火相仍。災及校舍。絃誦寂絕。儒俗不振。興平中。郡將陳留高朕。修舊補廢。作爲廟堂。模制閎偉。名號一新。所謂禮殿者見焉。及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苟有劍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詩書春秋周禮禮記。刻于石。以資學者。吾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始漢景末。距今凡十六代。千二百四十餘年。崩離變革。理勢不常。而三事之盛。莫易其故。然則冠天下而垂無窮。非夸說也。攷實以議也。惟經史閣之

成基勢崇大。棟宇雄奧。下視衆屋。匪隘卽陋。聚書萬卷。寶藏其間。斯亦近類三事。傳千百年而不可輒廢者乎。龍圖閣直學士濮陽吳公。因其成也。會僚佐與蜀之士大夫及其講師弟子凡若干人。飲酒以落之。德風洋洋。頌聲愉愉。布宣于一方。有若闕里弟子集杏壇之下。詠歌先王道德。而歸諸聖門。又若魯侯至泮水之上。國人望其車旗和鸞。而樂見之。視其顏色笑語。而有感恩向化之意。嗚呼其盛矣。夫公純誠好善。治有本末。所至以勸學爲先。見一士可以語道。誘進之常若不及。乃詩人所謂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者也。某于是推明公意而言焉。夫治性修身。以及國家天下大略。本之仁義。其文莫賅于經。見古之人注措發施。正邪粹駁。與其生民幸不幸。其迹莫著于史。世之學者。不矜誦數。而率履其言。不競多聞。而慎擇其是。則爲有得。亦庶幾善學歟。初閣之營建。皆幕府太常博士王君霽爲之謀。君修潔有文。嘗典吳興郡學。挈其規範。來遺諸生。匪獨施諸閣也。時熙寧四年十二月一日。

成都新建備武堂記

安危治亂之變。豈不難言哉。人之情狃常習故。舍先幾取後患。蓋亦多矣。今朝廷所謂外憂者。無如西北。故秦晉趙魏。皆宿勁兵爲之用。治軍抗武。于政最先。而天下之勢。亦以爲最重。夫重輕者。天下之異勢。安危治亂所從出。易而無備。則變逆之資也。漢之衰。冀州之兵起。唐之季。桂林之戍叛。禍結不解。乃底滅亡。前轍往鑒。足以懲警。議者知三路之爲重。而不知蜀之不可爲輕。豈善計乎。夫蜀之四隅。縣亘數千里。土

腴物衍。貨貨以蕃。財利貢賦。率四海三之一。縣官指爲外府。北倚劍閣。險絕天下。東連獐獠。蟠聚深固。西南皆蠻詔。自古犷疆。唐天寶後。嘗與吐蕃并力。以二十萬衆三道入寇。又嘗止成都西郛。大掠華人數萬。而南方其王政衰圯。則姦豪憑險自安。或七八十載。不以賦稅歸中國。吾朝混平寰宇。恩柔威禦。咸有深意。澆化之際。吏暴于上。澤壅不流。經制燼矣。民心懷危。盜乘而作。起甲午距庚子。七年三亂。狂夫一呼。羣應如響。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縣。嚮風輒靡。何啻卷席之易。戴白父老。往往猶言其狀。聞者爲之寒心。然則戎防軍政。敢一日廢耶。龍圖濮陽吳公之開府也。馭兵如民。條教詳白。凡居處飲食之具。與其役任之勞逸。先治以宜。用壹厥心。乃度府門之右。作備武堂。所以講師律而訓戎伍也。日練月習。率有定令。數視屢閱。饗勞繼之。金鳴鼓奏。士倍其勇。萬衆旁睨。震動耳目。實鎮守之重務。氓俗之深利也。昔晉武旣平吳。欲去州郡兵。以銜治安。雖山濤盧欽力陳大本。以爲非是。亦莫能用。及永寧之後。寇難交起。則郡國無備。不能制。唐穆宗初。兩河旣定。蕭俛段文昌謂武不可黷。乃議銷兵。及燕趙之亂。始募市人以戰。復喪河朔。斯皆固不知變。撥去根本。苟近效。忘遠圖。安能成天下之務哉。蜀無事七十有三年。議者恬然不怪。民尙嬉樂。惡聞干戈。公一旦遠思長慮。而及于此。不獨爲蜀之計。乃爲朝廷計也。始民惡兵。異公之爲。懦夫曲士。從而騰說。逮其久也。則曰吾將賴之以安。而說者亦愧悔不敢議。易之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兵法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待。其公之意歟。且魯有治戎之備。足爲世法。孔子序錄附于王言。春秋書治兵。

大閱。雖以義制文。中存奧訓。蓋亦國之大事。謹興作也。堂之成。敢不第敝本末及其歲月云。熙寧五年三月一日。

薛文恭公尙書眞像記

嘗觀西漢之興。高祖勤于創業。謀臣猛將。乘時而起。相與經營。乃底靖康。功成事濟。咸享封爵。其君臣恩義之篤。則著位于朝。藏籍于廟。示以帶礪。申以盟信。期之千百年。而無有絕滅厥初。豈不盛哉。及二三世。或寢衰落。以至除國失姓。甚者乃陷傭保。何物理隆替不常如是耶。抑其後裔不克嗣守。而先烈因隳沒也。永言堂構。菑稷之論。宜爲寒心。宋有重德君子尙書薛文恭公諱某字某。世爲華陽人。太平興國中。擢進士第。遂居某郡。至景祐某年。薨于位。歷事三聖。率有大節。出入中外。風迹藹然。書在國史。實顯以光。諸孫之得錄者。凡若干人。西京左藏庫使某其一也。按刑總兵留蜀五稔。欲詢族祖之。隴而展省之。則陵谷異變。終不能識。欲詢族屬黨巷之舊。而親接之。則契闊流散。亦莫得知。蓋仕宦四方。歲月緜久。而情好不相通故也。平居感慨。每有故鄉之念。于是繪公眞像于玉局觀之西室。庶以榮里閭之觀。而慰士林之思。其尊先貴本之心。亦勤矣乎。惟蜀去朝廷最遠。而賢士大夫最多。或以忠義立。或以文章稱。或以操行著。蓋自漢而下。世常有之。惟公生于盛時。能以道德致位八座。而子孫又能蒙其遺澤餘美。保有爵位。旣蕃且昌。匪惟不墜。乃祖之烈。而亦足以夸耀吾蜀之事。遠視前古。皆無愧焉。夫于國爲名臣。于鄉爲先生。

存有遠業。沒有重名。此晚輩所以仰望而矜式者也。某聞公之風。用自飭勵。繼以左藏君之請。故從而記之。熙寧五年十一月五日。

蜀州新堰記

熙寧七年冬十二月朔。唐安新堰成。廣民利也。岷山之旁。三水合而北注。至郡之東隅。與大江會。湍悍溢激。又潰而五。霖潦間作。橫流散漫。高則沒丘壟。下則漂田廬。止者患溺。行者苦澀。江之故道。日漏且涸。棄失餘潤。不能浸遠。末端之稼。屢植盡槁。蓋八九年矣。渠江黎希聲。既守郡。深卹隱弊。加意于此。思有所以捍防之。欲責于兵。以致力。則無羨卒。欲出于廩。以充食。則無餘糧。欲重困元元。以起大役。則素所不忍。時旱甚。穀貴。流徙滿道。皆仰給於公養。而壯者僅三千人。晨夕飽飫。可任以事。會新津老人陳汝玉。亦狀本末以獻。乃按度衝會。布爲巨楗。制導異派。歸之舊蹤。循源而下。大患自弭。始秋八月。至是有成。凡溉田三萬九千畝。瀕側之民。安而粒者。無慮五千家。其爲利亦博矣。誠能講葺以時。久且完固。雖或亢沴。歲望庶幾不失也。予嘗究利害廢興之說。蓋生民幸不幸繫焉。君子必審而後動。大率因物之自然。徇人之所欲。不矜妄智。不計近功。則事之有作。簡以濟。民之受惠。遠以深。若乃自用而鑿智。飾巧僞。背天理。反物性。苟期成效。以要利。取寵於一時。而不慮吾民之困戚者。彼安足與論利害耶。西南雖號沃壤。然賦斂百出於農。耕夫日夜劬勞。而三時有餒色。百畝之家。占名上籍。而歉歲或不免饑。惟是溝畎渠防之務。於政最切。



上之人苟置不議。非所以撫惠赤子也。希聲儒者。通經術。以忠厚治。常先民急。故所施如此。昔漢循吏。皆以樂易德愛爲之本。濟時及物。凜然足稱。若召翁卿之於南陽。王仲通之於芍陂。前史嘉其風迹。著範來世。則唐安新堰者。可略而不述哉。八年四月五日。

### 文與可畫墨竹枯木記

君子之智思。能過於人。則事無巨細。皆足以取高。此衆人所以尊仰欽愛之不已也。畫者中有擬象而發于筆墨之間。苟臻其極。則近見羣物之情狀。遠參造化之功力。自古賢俊。往往能之。蓋取其如此歟。與可之於墨竹枯木。世之好事者皆知而貴。子瞻嘗謂盡得其理。固不妄也。頃年來成都。畫此兩物于嘉祐長老紀師之方丈。紀師寶之。以誇識者。乃西州僧舍勝事之一也。與可在文館二十年。其材可巨用。將老矣。尚恂恂小州。胸中之蘊。曾不少露。通塞榮悴。無一毫冒諸心。名教至樂之餘。時作墨竹枯木一二。以寓其幽懷遠趣。真所謂粹靜君子也。豈特筆墨之間。有以過人哉。知則語其大。不知則語其小。知不知于與可。何損益耶。此可與高爽明達者言。不可與鄙闇道也。熙寧八年六月十日記。

### 聖興寺僧文爽壽塔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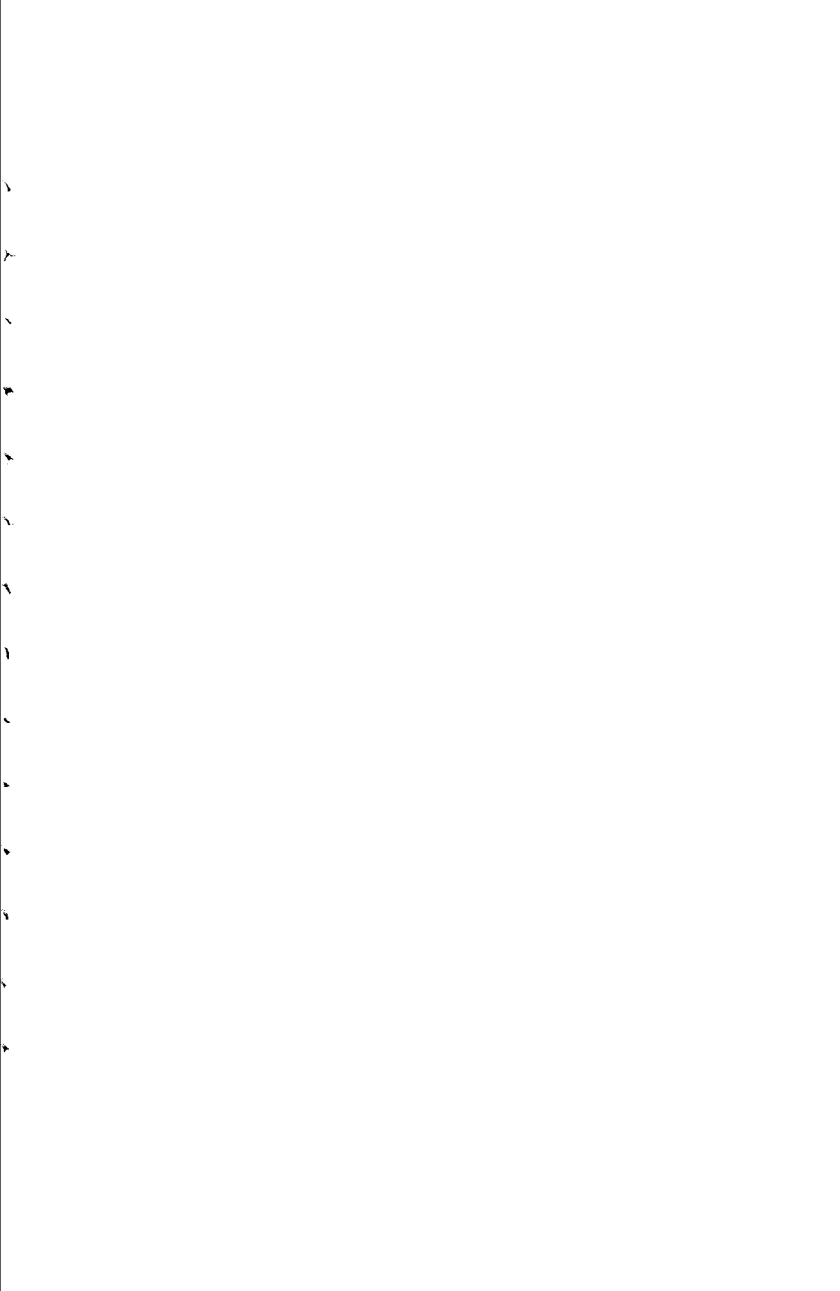
僧文爽詣子而言曰。文爽之先居濟南。姓朱氏。方少時去父母來成都。學浮圖道。得聖興寺蘊中而禮之。會真宗皇帝吳國長公主爲報慈正覺大師。以普恩落髮。今六十九載矣。自爲童讀佛書。以至隸僧籍。登

講座主讚懺。長戒壇。居副職。衣紫方袍。無一不足者。行年八十。復何爲哉。惟晦默澄靜。日俟終化。有爲我穴西郊之地。他日以燼骨藏其間。而謂之壽塔者。敢請文以誌焉。某伏聞家君言。師字鑒之。相從最舊。知其爲人有律行。該通教典。終日演講。僅五十年。就壇稟戒者。無慮千數。嘗委橐金。新護淨寺門闌。求所利益。天章待制李公爲記其事。年雖耄。意氣不少衰。某向遭先妣喪。數爲水陸大供。覲享冥福。師夜誦真諦。疊疊達旦。聲韻遠暢。愈于壯夫。蓋諸經所載佛語者。常總而記之。故多且不遺也。悲夫世之妄人。牽聯馳突于利欲之墜。哀惡貯過。以自封殖。伐滅天和。投塗罪境。不知其神魄之喪奪。固已久矣。而猶蚤夜惕惕。恆恐浮軀之忽壞。凡如此者。又安能知釋氏之于死生。甚近而易。乃有往來彼此之論。雖然以師之輕清。悅豫。不夸能。不役智。則未可以歲月期也。曰仲倪。仲昂。惟賢士。曇士。獨五人者。實繼其後云。元豐戊午歲季秋朔日。

眉州醴泉寺善慶堂記

士君子少而從政。老而謝事。去仕途之勞。就林泉之佚。康寧壽考。泰然自得。其始終往返之際。固已高于人矣。至于子孫。皆能有立。從而光大之。則尤可高也。吾鄉祕書監程公。踐歷寄任。凡四十年。風跡凜凜。德惠在民。及其老也。得請而歸。高堂廣廈。足以奉起居之安。芳亭茂榭。足以遂吟賞之樂。安車輕蓋。足以便游從之趣。道衣野服。足以資蕭散之味。凡塵埃網羅。深可厭惡之事。無一毫輒累其懷。賓客到門。則置酒。

高會劇談大笑。如少壯時。往往日暮夜闌。不欲其去。有子五人。而官者四。其一人則又以才能見用。而仕亦顯矣。此退休之美。紹續之隆。皆可高也。非獨此而已。抑有可紀者焉。公嘗念仲弟泳之之亡。而祿秩未及。乃以一子恩及其猶子。所以公之幼子。尙未仕。而泳之之子。已爲丞于大理。則昆弟義好之篤。於古無愧。宜其見愛于鄉黨。而推尊之也。郡城之西曰醴泉寺者。公之先世實葬其側。歲時上塚。必止息焉。榛蕪滿前。棟宇敗陋。公出力而完之。僧紹良德公之深。乃建新堂以繪公之像。及諸子之仕者凡六人。而尊奉之。且推本公之祖考以來。積累深厚之所致。而謂之善慶。尙虛西壁。以俟後哲。程氏之族信盛矣哉。昔人蓋有父子皆至公卿。兄弟同時爲二千石。則前史錄以爲嘉事。後世藉以爲美談。攷古揆今。良可尙矣。公官三品。年八十。古之鄉老也。斯堂之成。必飲酒以落之。子孫列侍於傍。鄉人愛公而來賀者。或以爵。或以齒。序位於前。起而執觴。羅拜而爲壽。賓主相與。尊卑相交。樂作於庭。酒行而無次。老者得盡其樂。少者不敢忘其恭。一席之間。有悅豫而無惰慢。於此觀焉。亦鄉飲之遺風歟。某同郡人也。喜公之落成。而不得偕衆賓之末。酌以獻公。已而從杖者以出。安能無慊於心哉。得書其事。不敢辭也。元豐元年十月朔日。



# 淨德集卷十五

## 論

### 論略

聖人之道。布於方策。非高遠而難知。迂闊而難行。汗漫而不可攷信。大概以簡易爲宗。以盡天下之理。以仁義爲用。以成天下之務。自微言既絕。章句之學。承流而興。百家異論。衆說殊指。學者各習其師。亡失本統。釋數字之文。有至數十萬言。而是非無所取正。求之以經世範民之用。爲天下治國家之大略。蓋闕如也。豈設教貽訓之深旨哉。人君之立乎民上。雖至誠深智。究達萬事之表。必師式要道。以建皇極。是故書稱堯舜禹之德。皆以順考古道而行之爲盛。至于傳說之戒高宗。則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孟軻區區戰國。遊聘諸侯。非二帝三王仁義之說。未嘗輒道。由是而言。則爲人君者。安可不知經術哉。舍是則萬化之原。無所稽法。而治亂之幾。墮于應變矣。人臣之處乎朝廷。雖遠謀至識。欲盡致君之分。必通習經訓。求古知今。然後可以剖決大疑。而裁量先務。是以兩漢諸儒。若董仲舒。兒寬。公孫弘。夏侯勝。呂季主。雋不疑。伏湛。侯霸。魯恭。鄭興。桓榮之徒。皆以經術博彊。果于適用。其輔導世主。究陳政教。建大議。施遠

業率有攷據。足以垂憲千古。若持權衡。按繩墨。以別萬物之輕重。曲直而毫忽不可欺也。由是而言。則爲人臣者。安可不通經術哉。舍是則止于簿書刀筆之間。而無以謀王體斷國論。欲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難矣。永惟聖人垂教之原則。既如彼。君臣之際。體道師經。則又宜如此。而學者不窮六經之用。以推治亂之變。規規于章句之習。務爲衍說。而滋破碎之弊。亦足惜焉。臣嘗探索大原。得其至要。以爲易之本。始由數而入象。得象以窮理。皆天地萬物自然之蘊。不必旁摭異端。以就其說。故論易政教之迹不同。則風俗代變。聖人著其始終。以貽後王之戒。可以意得。而不可以文辨。故論詩刑賞失柄。則王道歸于筆削。其文則史。其義則裁。之以權制。故論春秋天人精禋之際。莫若修己以奉順。政執其中。則萬端不失于偏陂。故論洪範。明天性者長於教。故論孟軻。言而不知其歸。則或叛去禮義。故論荀卿。經所以議道。而不可議以數。故論揚雄。不以天下動其心。則能保天下之治。故論唐虞垂法創制。其效遠者其流長。故論三代。得天下而無以守之。則亡必速。故論秦。乘可爲之時。則不當苟簡而治。故論西漢。先幾預慮。則勢不奪於小人。故論東漢。利害之體。必通究而善治。故論魏。禍亂之萌。必有以召。而後發。故論晉。治人之道。必以誠爲任。故論隋。天下之勢。陵壞必有漸。故論唐。監於近事。則切直而易論。故論五代。舉其條目而著之篇。故有論略。言古驗今。庶乎有補而已也。

易論上

易之始蓋生于數而成于變。推之而及乎人事。以盡萬物之理。學者安可不知也。世之學者。不知數之有然。或以爲無補于教。略而不言之。或言而駁誕迂怪。務欲求合其說。其甚者流而入于占術。方技之事。而後已。夫略而不言者。既不能洞明其原本矣。言而駁誕迂怪者。又不足以尊高易道。取信于人。而反爲之累。則三才造化之蘊。孰從而究極其理耶。嘗聞之曰。陰陽之消息。兩儀之動靜。四時之生殺。萬物之始終。若有以尸之而不知其然者。數之謂也。數也者。至神運動之迹。顯見于外。而可以名之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五十有五也。五行生成之用。而數之自然也。分陰陽而生八卦者。九六也。九六者出乎數而入乎象也。數之自然者。五十有五。而卦則生于九六者何也。參天兩地而立之。本其始也。是故有太極而後有兩儀。有兩儀而後有四象。八卦。易始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者兩之則六。三之則九。九者爲奇。而六者爲偶。則陰陽之始。而象數之本也。聖人觀察天地之本統。參考萬物之情狀。探之于渾淪之先。發之于成著之後。爲之三畫。象三才也。是故以畫言則曰三。以象言則曰乾。易也者。變而相生也。不變則無以通其用。是故數變則三爲九。象變則乾生坤。乾畫則三。坤畫乃六。因而爲九也。乾坤之畫未定。陰陽之氣不相須以成。則生生之用。或幾乎息。是故乾三畫下交于坤。則爲震。爲坎。爲艮。此關氏所謂得乾坤奇數爲陽也。坤三畫上交于乾。則爲巽。爲離。爲兌。此關氏所謂得乾坤偶數爲陰也。八卦之位。二十有四。非無陰也。而有陽之數也。八卦之畫。三十有六。非無陽也。而有陰之數也。此陰陽九六之數互見也。八卦之生。本諸乾。

坤。乾爲陽。故其策二十有四。坤爲陰。故其策三十有六。此九六之數。抑又合于位與畫之自然也。不言少陰少陽者。七八居九六之間也。數變而卦有六十四卦。生而爻有三百八十四爻。具而策有萬一千五百二十。萬物之數盡矣。聖人知夫數之自然。八卦由之而生。萬物由之而成。於是推明其作易用著之意。而繫之于經。曰大衍。大衍者所以演天地之數。而神乎易之用也。是以明于無心之畫。而陰陽奇偶可見焉。今夫三揲之後。不取其籌之奇而歸與掛而一者。而取其已揲者。或多而三十有六。或少而二十有四。或益而三十有二。或損而二十有八。則天地之數。兆于此而不兆于彼也。夫不取其奇而一者何也。蓋道者以靜爲本。以動爲末。靜者得之於不爲。不爲則自然也。彼奇而歸與其掛而一者。皆動也。此以四揲之而有九六者。靜也。豈非其自然耶。或曰。然則其用四十有九者。又何也。曰。未分而二者一也。太極之象也。二以象兩而後見其用也。四十有九者。【案】此下脫二字數之極也。卦以八而生。位以六而定。畫以九而變。大衍以七而知。則陰陽奇偶之數。其可晦乎。明此者可與言易矣。伏羲仲尼之心。豈異哉。

易論中

乾坤之生六子。可得而知也。八卦之爲六十四。其可得而知乎。不牽于數。不惑于氣。而後可知也。夫易固有數。而八卦之成列。不可以數言也。卦固有氣。而六爻之適變。未可以氣言也。以數而言者。求于八卦之先。而未至于象也。以氣而言者。得于六爻之後。而不歸于象也。求于八卦之先。而牽乎數。故謂坎離先天。



地。得于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蓋數與象與氣于卦之相生。其迹甚近。而其理甚微。宜乎說者之不能別。而紛紛其間也。譬之於人。其智愚壽夭者數也。其四體具者象也。其動息語默者氣也。今日之曰人者。將以其智愚壽夭。與其動息語默之何如而稱之耶。亦以其四體之具而稱之也。其生而有智愚壽夭。則置而不言。其動息語默之何如。則未議及之。蓋有生而後有體。有體而後有動息語默。數之與象。象之與氣。亦何異于是。有數而後得其象。有象而後知其氣也。有數而後得其象。是以三畫爲乾。六畫爲坤。謂之乾坤。而不謂之九六。則卦之相生。不可以數言。而可以象言也。有象而後知其氣。是以有復之象。而後明之曰七日來復。有臨之象。而後推之曰八月有凶。則卦之相生。可以象言。而未可以氣言也。苟質之於經。以乾坤爲之始。以六子爲之次序。不爲異端小說之所奪。一本諸象。以求六十四卦始終之變。其誰曰不然。昔者聖人之言曰。震一索而得男。巽一索而得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其言曰。震一索而得男。巽一索而得女者。猶言曰。一索而得震爲男。一索而得巽爲女也。此諸卦相生之法也。夫陰陽者相求之物也。由其相求。然後有生生之用。成萬物之象焉。是以乾坤之位定。八卦之爻重。陰必求陽。陽必求陰。始于一陰一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再變而窮。而十有二卦成矣。故乾之初求于坤。得震而爲長男。則謂之復。坤之初求于乾。得巽而爲長女。則謂之姤。乾之二求于坤。得坎而爲中男。則謂

之師。坤之二求于乾。得離而爲中女。則謂之同人。乾之三求于坤。得艮而爲少男。則謂之謙。坤之三求于乾。得兌而爲少女。則謂之履。此其一變也。乾之四求于坤。得震而爲長男。則謂之豫。坤之四求于乾。得巽而爲長女。則謂之小畜。乾之五求於坤。得坎而爲中男。則謂之比。坤之五求于乾。得離而爲中女。則謂之大畜。乾之六求于坤。得艮而爲少男。則謂之剝。坤之六求于乾。得兌而爲少女。則謂之夬。此其再變而窮也。以此而推。其中則二陰二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起于屯鼎。四變而窮。而二十四卦之象成矣。又以此而推其終。則三陰三陽之相求。六子以此而生。起于否泰。三變而窮。而十有八卦之象成矣。與夫求之于數。得之于氣。而涉乎異端小說之紛紛者。孰爲簡易哉。

易論下

卦之有象。由乾坤六子之相生。而陰陽變化之各適。聖人因而名之。所以該三極之道。括萬事之蘊。示人以易之本統也。先儒雖有假實義用之說。而未嘗互明其所以然。或迂滯而不通。淺易而無所攷信。夫物有體必有用。體之所主者一。而用之所召者衆。始乎天施地生之至廣至大。而盡乎人事物理之至纖至微。未有不由乎此也。天高地卑。水流濕。火就燥。雷之轟轟。風之泠泠。山積而上。澤聚而下。皆其體也。視之而有常也。天地相交。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相通。晦明寒暑。得之而循環。凡有生知血氣之類。由之而始終。皆其用也。推之而無窮也。其歸之于卦。而揭之于象也。專言乎體。則用有所偏。止言乎用。則體有

所晦。是必觀陰陽之相須。因上下之相重。而互言之。乾坤坎離震艮巽兌者。諸卦之祖也。止以體言。而用居其間也。天地不交爲否。交爲泰。雨未及于下。雷未宣于上。則曰屯。雨潤而下。雷動而上。則曰解。地必有水爲師。水必親地爲比。天與水違行。訟也。雲上于天。可需待也。上天下澤。尊卑辨位。則曰履。澤上于天。決然下潤。則曰夬。天與火曰同人。火柔而明。居于外。天剛而高。處于內。內有剛德。而外示柔以容物。不失其明。有高明柔克之義。曰大有。地雷復靜也。雷地豫動也。山附于地。外雖剛正。而內附柔邪。剝也。地中有山。外柔順中剛正。謙也。長陽少陰。歸妹也。上示以悅。下感而動。隨也。漸進也。故山上有木曰漸。蠱事也。上以剛德止節于物。從權行令。所謂有事而待能者也。故山下有風曰蠱。地中生木升也。令行于衆。而可觀望。觀也。火地晉顯也。地火明夷隱也。山下出泉。處得其地。有決導之理。養晦俟時。蒙也。水以就下爲和。居山之上。處非其地。蹇也。澤性處卑。在地之中。上以順道臨之。而下悅。臨也。澤必就地。萃也。火炎而上。山止而下。旅無容也。坤變而艮。乾變而離。剛柔相交者。道成。賁也。盛陽升而在上。助天施化。大壯也。剛德上居。威令下動。物不可妄也。木上有火。烹飪也。風自火出。由乎明內而後施教濟物于外。家人也。艮之氣既始。萬物繼之以震。皆得其養。故山雷頤也。物之生離始于艮。及其鼓動。甲坼。則雷之功顯。而艮之用隱。言其體則二陽。究其發生之迹。則雷有以過之。故雷山小過也。木進而上。澤順而下。物之分也。故澤木爲大過。柔在內而靜。剛居中而正。內靜而正。信發乎中。號令行于外。以及于物。故風澤爲中孚。風行水上。波險渙散。

也。木上水順乎上。而有水井之功也。上火下澤。睽也。澤居上。火處下。位則相易。勢則相戰。而變生。革也。君德在上。號令施于下。則物有所遇。故天風爲姤。君德未居于上。號令不及于下。則待時而發。故風天爲小畜。雷電者相須之物也。電作于上。雷動于下。有必合之理。故火雷爲噬嗑。雷電既合。威明之至。則臨照天下。故雷火爲豐。山高澤卑。山下有澤。言高必有卑。虧損之象也。澤上有山。男下于女。咸感之理也。長陽長陰。相配而成。尊卑之位正。剛柔之氣合。萬世不易乎此。恆也。風散雷動。百物鬯茂。益也。澤無水困也。水在于澤。蓄而不流。物有其節也。火水未濟。不相入也。水火既濟。相逮也。然則否屯言乎體。泰解言乎用。推之諸卦。皆可知也。蓋易以變生。而象以互立。皆體用之謂也。或曰卦之象皆用也。安可謂互見耶。曰立象者以體用。取知易者得其用。而體可忘也。

詩論

春秋論

洪範論

孟軻論 【案】以上四篇原闕。今據論略所敘。存其目於此。

荀卿論

天下之物理。其始若不可究。其終必有所歸。星之經躔。次舍合散。犯守紛錯。混亂莫得而悉。然所統者北

辰也。水之東西曲折。源長派廣。聚爲四瀆。離爲百川。蕩溢汎濫。莫得而測。然所赴者海也。途之遠邇。上下險艱。易直。或嚮秦蜀。或通吳楚。舟車人迹。莫得而窮。然所會者中國也。一言而可以盡天下之物理者。蓋知其歸也。言乎規則天下之圓者不能遺矣。言乎矩則天下之方者不能外矣。方圓者歸於規矩而已也。道德仁義者。其微發於神明。其著極於萬物。幽及于鬼神。明見于禮樂。籠絡萬世之前。馳聘千載之外。弛張變化。與天地同其歸。可得而知歟。以宗主言之。則止乎聖人也。以法度言之。則存乎皇極也。總其大分而言之。則謂之名教也。名教者。雖無知不肖之人。可以納諸其中。而賢智才能之士。不可出乎其外也。豪說侈論。又安得而過乎。仲尼嘗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其稱道前古之君。則以堯爲巍巍蕩蕩。舜爲恭己而治。禹爲無間然。衛靈公問陳。則對以俎豆。子貢欲棄信。則答以去兵。夫以天縱之聖。生知於道。則固能放言高議。恢其端於無垠。神其用於不測。謂天下之治。皆出於我矣。而乃曰以禮約文。則可以弗畔。而又推尊堯舜禹之善如此。夫以徬徨天下。欲伸其道以濟斯民之心。則固宜舉一切便利之事。求合於時。然後得奮其志矣。而乃問陳答禮。貴信賤兵。其言之不苟。則又如此。得非以道德仁義之大分。歸于名教。而不可越其外乎。名教之不可越。故博學者必約以禮。堯舜禹必爲後世之所推尊。君子之言。必無所苟也。孟子奔走戰國。開說諸侯。而善必稱堯舜。政必陳三代。養生送死。必條其詳。其迹雖類迂闊。其心則仲尼無異焉。惜乎苟卿之不出于此。而務爲豪說侈論。往往越于名教之外。而不知其歸也。爲仁義

禮樂之宗主。萬世仰而師之者聖人也。荀卿曰。堯舜蹈其性一。又曰禮義生于聖人之僞。則萬世安所師乎。爲二帝三王之法度。萬世推而倣之者皇極也。荀卿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欲觀先王之迹。則于後王。彼治而無法。不本于先王。而本于後王。則萬世安所倣乎。失其宗主。忘其法度。則必越于名教之外也。越於名教之外。則何爲而不妄哉。斯言也未足以適當時天下之用。而足以啓後世天下之害也。立說好異。誇辯太過。而不知其歸矣夫。

揚雄論

世之論太玄者多矣。是非何其異乎。或曰雄之爲玄也。得自然之數。始於一而三之故。有天地人之體。而統之曰玄。四乘之極。而至於八十一。故有方州部家之位。而名之曰首。從而三之。故有二百四十三表。又從而三之。故有七百二十九贊。以一首爲四日有半。以二贊爲晝夜。又以踦贏爲四分度之一。而周天之度。二十八宿之次舍。一晷之日。四時之氣節。盡于此矣。猶六十卦之當夫一歲。而有六日七分也。或曰玄之數可損益也。爲首者四日有半。而爲分者四百八十有七。則所謂周天之度。與夫四分度之一者。亦可以合也。其踦與贏者。不必加之也。嗚呼。雄之爲玄。止于是而已乎。曰未也。昔之作易。蓋有憂患于後世矣。深探天地之本。而得之於數。然數不可以爲教。乃畫之以卦。擬之以象。重之以爻。繫之以辭。而後見三才之用焉。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易之生也。出於數。而其

成也。數亦隱矣。聖人之所以濟乎斯民者曰道也。道之用在乎教也。彼天地五行之奇耦者。不適夫道之用也。雄之書。其爲數乎。抑爲道乎。觀其覃思于渾天。三摹而九據。索研陰陽晝夜之運。攷究節候鍾律之紀。星斗五行。既得其詳。然後定之以爲首。敍之以爲贊。以求合乎周天之度。一歲之日。則幾乎爲數而已也。至于一首之不同。則言一時之理。一贊之不同。則言一人之事。而又爲之衝錯測攢。瑩數文。捩圖告。以解剝其義。而敷釋其教。關之以休咎禍福。播之以進退動靜。其微則一身之吉凶悔吝。其巨則天下之安危治亂。亦可以推而及之。蓋爲乎道之用。而著以爲教也。亦有憂患後世之心。而不獨爲乎數也。然則說者多惑其數。少言其道。抑有由矣。蓋其說曰。與太初麻合。而又有顛頊麻。夫麻者以數推天之書也。以數而推天。則不能不差于秒忽。是故千載之後。疏密異端。而其法不可歸一。使雄之書專爲麻耶。其數雖有小差。尙可成一家之法。未必廢而無取。況雄之所爲者。寓乎數而言乎道哉。然則所謂合太初顛頊麻者。玄之體也。寓乎數而言乎道者。玄之用也。說者貴其道之有取。而不議其數之何如可也。昔王莽用之以筮。且占而遇于其贊。則一五七。蓋言以逆爲事。而終至于害身。故其贊三違。示其不可動于禍亂也。此與夫南蒯將叛。而子服惠伯謂易不可以占險之義同矣。雄爲數乎爲道乎。

### 唐虞論

人之心苟有以大受。而不爲外物之所奪。則天下之廣不足容也。履安閒逸樂之時。而常懼及乎敗亂。則

天下之物不足治也。深居高堂。運其計數。而日獲千金之利。未嘗喜形於色。乃良賈也。所畜素厚。而所享宜其博也。和鸞中節。平趨大道。而不忘銜蹶之變。乃善御也。所向雖無虞。而所思不敢怠也。授之一命。則慊然如不滿。祿之萬鍾。則泰然如已盈。必失其所守也。千日之安。則習之以爲常。一日之危。則置之而不慮。必忘其所施也。以一心之所存。而得失所關如此。世主豈可不深窮其原。而慎執其用哉。今夫巍巍乎立斯民之上。合天下之勢。以成其高。役天下之能。以給其用。罄天下之愛。以廣其惠。齊天下之長。以隆其威。而乃恬然自處。若無事乎。尊崇富盛者。是人情之所難也。而聖人者。不以爲難。其教化足以召萬物之和。其法度足以爲萬世之準。其安如磐石。其固如泰山。而乃惕然自勵。若不免乎憂虞。敝壞者。是人情之所難也。而聖人者。不以爲難。是以聖人之于天下。其視之則至輕。其待之則至重。視之至輕。故不以天下動其心。待之至重。故其心亦不易乎天下。然則四海之大。不足爲容。而萬事之多。不足爲治矣。夫昔者嘗聞堯舜之爲君。當時號爲至治之極。而後世有不可及之名。乃觀諸傳記。以求夫所爲然者。而見其行事。不過命官分職。以禮樂刑政爲之具。舉而措之。悉有條目。竊以爲堯舜之治。其迹如此而已。亦非有以大過于人者。而當時號爲至治。後世不可及。則又何哉。卽而推之。蓋凡所謂人情之所難者。其心舉能爲之焉耳。且堯自唐侯而升天子。舜以匹夫而有天下。向也處乎一國。耕于畎畝之中。今也居乎四海之上。享有生民之奉。如固有之。而未嘗少怵焉。是以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飯土銶。澆水而謂之中禮。九男二女。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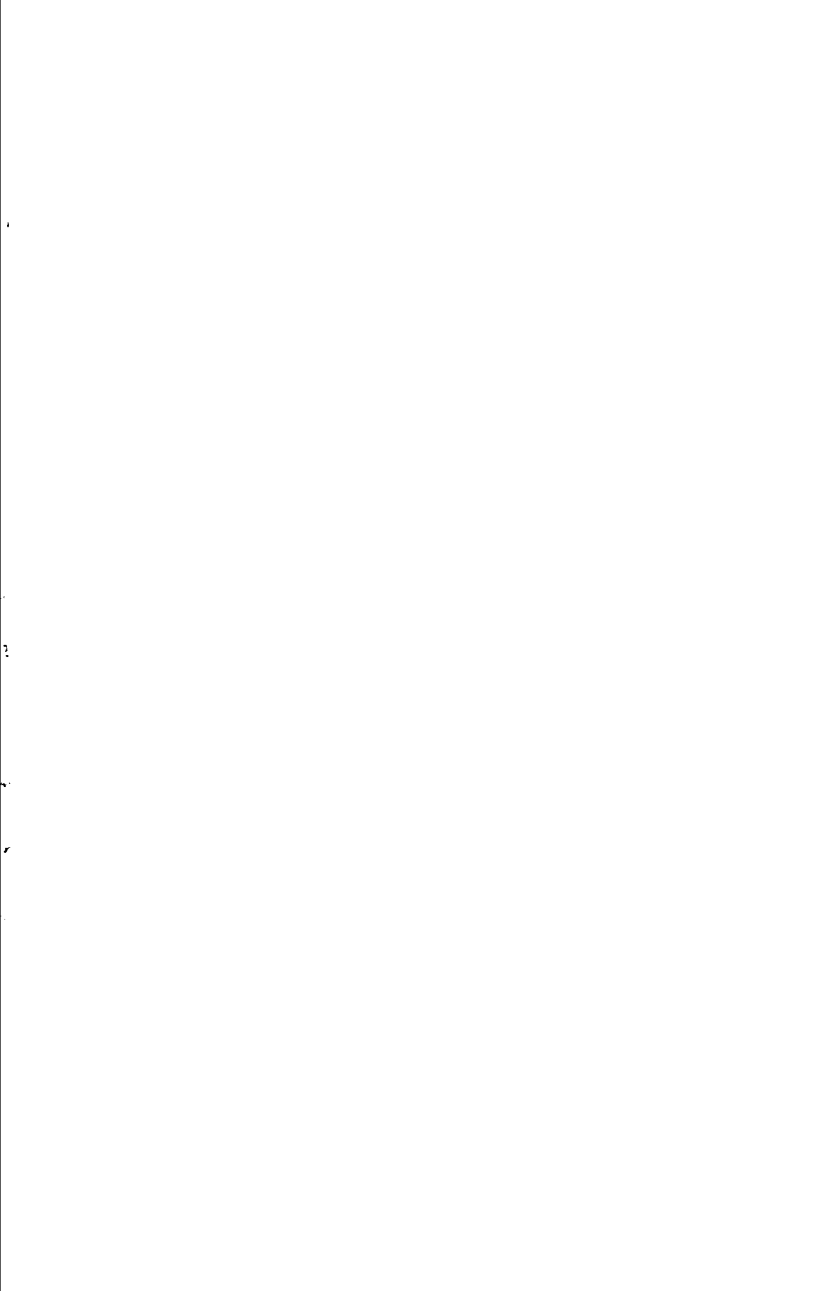
官牛羊倉廩之盛。而憂不見愛于父母。彼豈以天下動其心哉。以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德。臨可封之民。成無爲之功。而兢兢然日行其道。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與其臣下相與謀議。則吁俞訓飭。盡夫君臣之義。抑又作歌以戒。以示奉若天命。順時慎徽。安不忘危之意。彼豈以其心易乎天下哉。堯舜之所以冠百王而爲人主之師者。不在其外。而在其中也。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是堯而已。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夫既有二帝之資。行之而至。孰謂不可乎。

### 三代論

夏有天下十四世。四百餘年。而後化爲商。商有天下十七世。六百餘年。而後化爲周。周有天下三十一世。八百餘年。而後化爲秦。由秦而下。迭興迭廢。不復有如三代之永。其故何也。慮世之有深淺也。爲治之有厚薄也。體用之有大小也。迹效之有遠近也。慮世之深者。爲治必忠厚也。體用必廣大也。迹效必悠遠也。能識天下之大用者。不苟天下之小利也。能成天下之遠效者。不急天下之近功也。聖人之所爲政教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其道則仁義禮樂。其具則法制也。仁義禮樂之行于天下。如導四瀆之水。以灌良田。使之源源而流。要以千載而不可竭涸。非徼倖決溢。乃得一溉。今歲爲腴。而來歲爲瘠也。法制之立于天下。如以九牧之金。鑄爲巨鼎。本之模範而成。要以千載而不可破壞。非假借苦窳。以便其用。今日可舉。而明日不完也。是故祖宗相傳。至于子孫。循而守之。雖其材僅可以保天下。而其過惡不至播于萬民。則天

下之勢。猶盤固堅重。而未易拔。得非所慮者深。所爲者厚。體用至大。迹效至遠。而然乎。夏商周之有天下。歷二千年。而纔三易姓者。其原出乎此也。天下之先務四。曰政也。曰兵也。曰財也。曰士也。天下之政。人君莫不欲歸于一。以全其尊也。而三代之封建。使諸侯世守其疆土。家有其人民。教令自出。兵賦自奉。爲天子者。受其朝覲貢獻而已。以一時觀之。則權散于列國。王室幾乎不振。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藩屏之勢。拱衛中夏。可與之始終也。天下之兵。人君莫不欲彊其衆。以暴其威也。而三代之軍政。隱于鄉遂。卒乘馬牛。量力而出。三時務農。俟其隙。而後教戰。以一時觀之。則國之武備。疑其修講之未至。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井地之民。舉皆吾之精兵。而不可勝用也。天下之財。人君莫不欲所入之多。以足其費也。而三代之賦稅。授田于民。十取其一。以爲公利。以一時觀之。則國之用度。常若不給。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下有餘力。而易供。上有餘富。而不可勝計也。天下之士。人君莫不欲速求而驟用。以盡其材也。而三代之選舉。先以學校。養而教之。德成行立。然後量能而定位。以一時觀之。則殆非明王急賢之意。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素養之賢。其積衆多。而不可勝任也。由是推之。則三代之凡曰政教者。皆有寬緩遲久之心。而無淺暴苟簡之態。非邀功于目前。務爲利於後世。其名雖類迂闊。其實乃切于事。是故規模宏遠。德澤深厚。而子孫享國之永宜矣。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治亂之至鑒也。思慮不能極于深。施爲近于薄。法度狹隘。而功效易見。而欲希風于三代者。殆卻行而求及前也夫。

秦論〔案〕此篇原闕今據論略所敘存其目於此



# 淨德集卷十六

## 論

### 西漢論

善治天下者。必觀諸時。而不擇事之難易。蓋天下之事。有遠近大小之別。而無難易之定體。惟其時不可爲。則謂之難。時可爲之。則謂之易。昔者聰明睿聖之君。賢智才能之臣。未嘗不欲舉其遠者大者。而行於天下。惟值乎時有不可。而遂不爲之。當時深有不足之心。後世亦爲之惜。然則時者治之端。人君之所詘伸也。夫時有不可而不爲。則固足惜矣。時無有不可。而亦不爲。則仁人君子。謂之何如。嗟乎天下之事。多失于此。而莫能臻夫極致。王道所以不及於古。而生民有不幸也。秦之將亡。禍流四海。嗷嗷之民。求息肩措足之地。而舉無所容。漢高帝仗義以起。誅伐無道。援而出之于塗炭。首除苛法。約以三章。數赦罪。屢賜爵。軍事勞苦者。復其田租。郡國多賦者。減其歲獻。鄉縣爲置三老。以帥衆爲善。飢者甘糟糠。寒者利短褐。故得望之如雲霓。親之如父母。以布衣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然當此之時。去周末久。三代之宏規遠略。遺文舊制。與其民之耳目相接。疑其猶有存于天下者。以新造之天下。而乘民心之初得。苟能講求一

二少倣而用之。則愚者不以爲驚。智者不以爲迂闊。然而不能者何也。十二年間。寇難未盡平。法度未盡立。而未暇及之也。故高帝之政。不過前之數事而已。至于文景以恭儉養民。孝武以雄才大略致治。皆處大有爲之勢。而亦不能者何也。非時之有不可也。彼見高帝得天下如此之易。其所行者乃前之數事。而民之悅服亦已如此之易。則其心以爲治天下之道。不過如此而無難。惟不爲秦之所爲。而行高帝之所行。則亦足矣。蓋不察高帝之時有不可也。於是舍其遠者大者。而取其近者小者以行之。是故不立公田什一之法。而除租釋賦以勸農。不敦引年養老之教。而歲賜牛酒以示惠。不遵賢能賓興之制。而務察孝廉。不施鰥寡有養之道。而惟行賑貸。不崇鄉黨庠序之訓。而增置生員以廣學者。不書德行道藝之美。而復其孝悌以風斯民。是皆近而易行。不足以經遠。名爲治理。而曾無其實。使三代之道。邈然不可復見。政教益苟簡。風俗益偷敝。可不惜哉。是故仲舒譏其不能更化。賈誼痛經制之不立。王吉以爲未有萬世之長策者。此也。昔唐太宗與房杜議興禮樂。而曰有志不就。古人攸悲。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嘗三讀而歎之。苟易地以處。則西漢之風。豈有愧于三代乎。

東漢論

天下國家之權。不幸而爲小人所乘。則生民受敝。社稷有可憂之漸。于是忠臣義士。痛心切齒。合謀共力。犯大難而攻之。攻之而勝。則天下賴之以安。攻之不勝。則繼以死而無憾。然其勢常不勝。以及於死。天下

從而悲之。竊嘗攷求成敗之迹。爲之深思遠慮。而見其亦有可禦之策。不必犯難以攻。而使之不可勝。蓋先幾之謂也。夫小人而能竊天下之權。則安有無故得之者哉。其始也。蓋天下有不幸之事。君子不爲之辦。而小人辦之。幸而有成。以爲其功。以固結世主之意。于是氣燄熾烈。而黨與盛大。後之人君。生於深宮。溺於近習。熟聞其說。而謂斯人之足以辦吾事也。則又從而親信之。故天下之權。爲其所乘。至於喪亂。而不可解。世之君子。既有扶衰持危之心。盍先天下之憂而爲之謀。使辦事在我。而收功不在於彼。深防其源。痛遏其流。則奔衝決溢之患。不及於後世。豈有因之而遂喪天下者哉。惜乎始也不能一出力以辦其事。由是功不在我。而在彼。旣以啓其強梗之漸。以遺後世。及夫權移勢立。而乃與之力決勝敗于死生之際。多見其重不幸也。此譬如以百金之劍。授於盜賊。逮其行劫。有人焉。一旦竊不平其暴戾。敢持挺而搏之。反至于死。死之者固無愧矣。授之劍者。安可逃其責耶。東漢宦官之盛。自鄭衆始。衆之盛。以和帝幼弱。而有誅竇憲之功。其後國統遽絕。母后臨政。孫程定立順之議。曹騰參建桓之策。朝廷綱柄。盡付其黨。陳蕃何進。竇武之徒。懷憤奮發。欲清妖祲。而不免殄戮之禍。劉氏龜鼎。由此淪失。使誅憲立順建桓之事。當時將相。能收其功。而不出于三兇之手。則姦佞之勢。豈遂滋長。而至是耶。忠臣義士。亦未遽然爲之死也。唐之宦官。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其徒日益肆橫。而不可禁。然二人者。其始亦有實應定策之功。故其終乃有甘露之事。此前世安危成敗之明驗。炳然可見者矣。嗚呼。功者忠義之實也。君子之所宜有。非

小人之所可居也。小人而居功。微則利己而害物。巨則至於亂天下。豈獨宦官而然乎。有天下之大節者。然後可以任天下之大事也。幾微付畀之際。敢不慎哉。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夫處師之極。爲衆所歸。以大君之命。而有開國承家之事。豈小人而可用乎。此聖人所以深明夫治亂之大計也。

魏論

善計天下之安危者。必審其利害之兩端。而不泥于懲戒之偏說。思其所以爲利。則防其所以有害。蓋有其道可施于安。可施于危。使天下之變。不能乘間而發。是之謂知本。天下安則內足以制外。天下危則外可以禦內。此利害之所宜審也。彼徇懲戒之偏說者。見其利而不知其害。可施于安。而不可施于危也。蓋天下之變所起有二。一曰諸侯之強盛。二曰大臣之持權。強盛則爲外憂。天下所以漸亂。持權則爲內患。天下所以速亡。此二變者。有內外遲速之異。世主豈可不察哉。然則所謂更相制禦之道者何也。曰修法度。慎政教。足以杜強盛之漸。固蕃衛。完形勢。足以破持權之姦。周之始封八百餘國。有賦足用。有兵足戰。朝覲貢獻。莫敢先後而至。當此之時。未聞有不庭之國者。何也。有所服于內也。及其衰世。大邦千里。齊晉起而爲盟主。天子之尊。僅存位號。當此之時。未聞有擅命之臣者。何也。有所忌于外也。是故內有治政。則無慮諸侯之強。外有諸侯。則無慮大臣之橫。所謂相制之道也。昔之圖治者。不究于此。以爲廢諸侯則無



外憂天下可不僭亂。是安閒無事之策也。是不知諸侯之強。始于王室之不綱也。徒知外憂可弭之爲利。而不知內患無以禦之爲害也。欲去天下之僭亂。而反取天下之速亡也。其說豈不偏哉。秦懲周之所以亡。不授子弟以尺寸之土。獨收其權。以控制四海。纔歷二世。乃死于趙高之手。漢鑒七國之所以亂。推恩分國。以銷維城之勢。輕根易拔。危基易動。方百年間。乃爲王莽之所乘。世祖中興。失于遠覽。封建之制。日益陋。郡縣尸其政于外。臺閣總其務于內。宗室侯王。惟衣食租賦而已。啖孤之罽。遂爲曹氏之所窺。此三者皆外無所救。變生于內。而不能禦焉。曹魏之亡。何以異此。旣以詐力而得。又欲以詐力而守。無親疏無小大。未嘗以誠信待之。故于同姓之臣。尤爲猜貳。雖有疏封之名。曾無任爵之實。官屬則付以下才。兵衛則給其殘老。惠澤不流。科禁峻迫。貶侯削地。無歲無之。至有昆弟不得同路而出者。權輕勢弱。僅同匹夫。是故賊臣一施其謀。而魏之神器失矣。夫以任城之剛武。敢爲陳思之機慮。敏博而使之握重兵。據勝地。洎諸宗子。分列建置。以忠義同憂之心。爲膠固不拔之勢。處可以遏姦萌。出可以靖大難。則司馬氏安能遽遷其祚業哉。昔者朱虛之謀。倡于內。齊國琅邪之兵。待于外。乃能平諸呂之亂。由是而言。則利害之端。可見矣。惜乎魏之不監于此也。

### 晉論

晉之亂亡。議者談之多矣。或曰外裔盛彊。侵暴王室。劉聰石勒之徒。據有中原。兵寇乘風而起。徧滿天下。

惠懷昏庸。力所不制。乃有奔播之禍。或曰當時公卿大臣。宗尙虛曠。徇名而忘實。好清言而不可適用。姦雄之士。窺其所不能而攻之。乃底于敗壞。此二說者。皆指其已然之後。而不究其將成之前也。今夫富家巨室。多蓄貨財。父祖處之有素。子孫亦能守其所積。苟不至于慢藏。則平居終日。安見劫奪之患哉。惟失其所主。而輕其所蓄。舉希世之寶。以寄諸臧獲。舍千金之貲。以委諸通衢。則盜賊肆志而奄有之矣。勢至于此。而不窮致寇之因。而乃責家人之不能禦寇。抑亦惑歟。然則劉石足以亂晉。而晉之禍不始于劉石之盛彊。公卿雖不足以捍患。而晉之亡不繫於公卿之崇尙。蓋天下喪亂之端。何嘗不自內起。人君失道。則姦民叛羌有竊伺之意。權臣擅命。則壯夫烈士懷不平之心。此前定之理也。宣景之取天下。豈有分毫仁義以服人之心乎。索其始終。則皆天下之所不容誅也。然而得之者幸也。天下有以幸而得。無以幸而守。何則。其得以天。而其守以人也。武帝之于天下。豈非亦欲以幸而守乎。彼賣充者。魏之賊臣耳。而任託大事。與之婚姻。知惠帝之不肖。而不能處以大義。提四方新定之勢。而付授非人。則其心亦欲幸天下之苟安而已。固不暇深思遠慮。求爲千萬世之策也。旣而楊后得徇其愛。又以楊駿爲之輔翼。此數事者。足以啓竊伺之意。而激不平之心矣。亂亡之根。固已盤于朝廷也。是故自太康之初。吳人獻地。天下始一至于永平。方十餘年。三楊被誅。賈后專政。宗室諸王。自相殄戮。中外觀變。反者屢起。永寧而後。天子日有遷廢之慮。統緒之大。不絕如綫。是以元海父子。始建僭號之議。石勒之衆。繼爲寇孽。自是而下。中國之勢。四

分五裂。而天下之禍。遂至于不可解。嗚呼。有武帝之不斷。然後有惠帝之闇弱。然後有賈后楊駿之暴戾。有賈后楊駿之暴戾。然後有宗室諸王之變故。然後有劉石侵暴之禍。皆武帝有以導之也。彼武帝始爲之謀。則亦不謂其禍之至于此。惟其欲幸天下之苟安。而遂及之矣。周之王業。自后稷以來。積功累德。歷數十世。大命旣集。猶不敢遽然當之。及武王成王之際。則以周召爲之左右。聖人之欲天下之安也。豈敢有求于幸哉。經曰。慎厥終。惟其始。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晉之謂矣。嗟夫。自古喪亂之端。未嘗不起于內。得失安危之相倚伏。可少怠而不思乎。

隋論

〔案〕此篇原闕。今據論略所敘存其目于此。

唐論

隋唐之際。天厭亂久矣。高祖始受命。經營創造。天下略平。太宗宏謀遠算。以底大定。高宗昏庸。權移武周。中宗繼之。韋氏奪柄。唐之基緒。絕而後續。此二者皆起于女子之禍。而不生于天下之變。豈待擬議而後明乎。然自天寶至天祐。始終幾二百年。變故數起。而遂及于亡者何也。迹其衰喪之端。蓋有四焉。一曰方鎮。二曰四裔。三曰姦臣。四曰宦者。四患之生。則又有所從矣。方鎮之患。生于倚之過重。而養至彊大。四裔之患。生于苟其爲用。而不復禁制。姦臣之患。生于聽任之惑。宦者之患。生于危難而賴其功。其生雖異。而其迹相表裏。內有以召。則外有以應。惟其明君忠臣。或禦于外。以定內之勢。或制于內。以成外之功。是以

亂而復治。危而復安。及其內外之患。并起共攻。而上下無以制禦。則天下崩解。而不可支。此唐亡之明驗也。藩鎮諸帥。分列四方。大者千里。少者數郡。建幢授鉞。犬牙錯峙。沿邊皆置節度府。范陽朔方。兵至十萬。威武相高。暴戾相勝。一旦窺伺國釁。卷甲而前。則中原丘墟。天子播越。亂根逆萌。既無以制。然後加之王爵。以安其意。賜之金券。許其自新。姑息繼世。幸于無事。此倚之過重。而養至彊大也。肅宗之初。志在恢復。西戎嘗引軍赴難。收復二京。亦賴其力。代宗時寇孽未殄。又嘗率衆討逆。既與之和親。又待以殊禮。西戎之性。暴而無厭。及大厯之際。吐蕃侵掠。屢至近輔。卒犯京師。此苟其爲用。而不復禁制也。明皇之于國忠。林甫。代宗之于王縉。元載。德宗之于趙贊。盧杞。此聽任之惑。輔國元振。始建寶應定策之議。而宦官彊盛。此危難而賴其功也。國忠。林甫。既專政。乃有天寶之亂。縉。載。輔國。元振。既用事。乃有大厯之寇。趙贊。盧杞。既擅命。乃有奉天之危。此內召而應也。然天寶之亂。則子儀。光弼。能靖大難。再造王業。而天下不遂壞。大厯之寇。則又爲子儀。蕩平。而中原不遂失。奉天之危。則渾瑊。李晟。竭其忠力。以清妖祲。而王室不遂亡。此之謂禦于外。以定內之勢。德宗之季。以延賞之怨。罷李晟。以延齡之謀。廢陸贄。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以兵授闞尹。當此時。姦臣宦者之勢可畏矣。憲宗憤威令之不振。勇於撥亂。誅劉闢。執李錡。討王承宗。而不疑。一用裴度。則淮西之孽掃去。逆藩叛將。蓄銳喪氣。而思效順。穆宗之時。崔植。杜元穎。不知兵。朱克融之亂。復棄河朔。元稹與魏弘簡。交害國政。至于文宗。則守澄有勳。宗閔爲相。甘露之敗。京師喋血。當此時。姦

臣宦者之勢又可畏矣。武宗以雄謀勇斷，抗舉國勢，一用李德裕而誅陳行泰，破回紇，討劉稹，皆有成績。而寇孽不敢肆其暴。此之謂制于內以成外之功。僖昭之際，主德既昏，令孜復恭，擅執威柄，盧攜張濬輩爲之輔翼。既有沙陀之侵暴，又有朱溫之吞噬，則天下之勢固去矣。嗚呼！唐三百年而治亂循環如此，爲萬世之策者，安得不遠監而深慮哉。

### 五代論

甚矣天下治亂之不常，而爲君之難也。其始也，未嘗不欲爲千萬世大定之策。及夫一日失其制治之道，則喪亂之勢，如洪河之去其隄防，奔衝決溢，散漫四遠，流至百年，然後其患稍稍止息。方其安流而未潰也，可不深窮其源，而預慮他日之害乎？周之衰自昭王而下，諸侯之勢日益盛強，齊晉秦楚有國千里，以兵相攻，以地相制，大吞小滅，二百餘年，然後併而爲六國。又一而爲秦，秦不能守，纔二世而遷爲漢。天下至漢而始服。晉之衰自惠帝以來，四裔之勢日益熾烈，劉聰石勒，乘王室之多故，裂中原而處之。擅王僭帝，倡爲禍首。四方巨盜如毛之多，接迹而起。百餘年間，天下分割而爲國十六，又二百年而傳之者七代。然後合于隋。隋不能守，未三十年而遷爲唐。而天下始定。唐之衰自穆宗而後，方鎮之勢日益暴橫，兵強地大，盤結于外，亂根逆本，深不可拔。百餘年間，唐祚因之以亡。唐雖亡而其遺毒餘烈，存于天下。奸雄藉之以盜神器，是故未六十年而社稷五禪，底于喪亡，壞敗之極。聖人出而天下始安。嗟夫！此三亂者，其源

之從來甚長。故其流之所適甚遠。皆歷數世而後可以止息。夫五代干戈之事。固不足議。惟以其去唐最近。而于今不爲遠。亦可撫其既往之迹。而著爲監戒。以杜萬世之患焉。昔者唐之禍。既始于方鎮。終于盜賊。而遂爲梁之所乘。自梁以來。以亂濟亂。其覆亡之端。則與唐無異。或以將帥之跋扈。或以外裔之侵迫。繼之以驕悍之兵。滿于天下。而不知所以制禦之道。是故或變于外。或潰于內。而不復支矣。國家蕩除根芽。混一區宇。立成法制。思與萬世爲利。罷藩侯。銷武力。將帥之臣。受成于內。雖擁兵專閫。而未嘗敢擅威福。凡進退出處。惟天子之命是從。求其跋扈之狀。固無有也。然而外侮驕兵之勢。則志士仁人。竊以之爲憂焉。以後唐之亡。驗之。則悍兵可不爲之防耶。以石晉之亂。推之。則邊圉可不爲之備耶。失慮于一日者。召患于百世矣。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書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酌于酒德。夫詩書之所戒。必稽稱衰晚。假譬近事。至于賈山獻書漢帝。而又借以爲喻。其言最號明切。然則條季末之迹。爲隆盛之規。豈非聖賢之心歟。此鯢生所以畢其說于五代也。

# 淨德集卷十七

## 論

### 發蒙論

聖人之作易也。探天地萬物始終之變。而歸之於人事也。歸之於人事者。蓋示人以進退用舍吉凶得失利害安危之端。俾夫深思而遠慮。詳慎而善應。擬而後言。議而後動。不失其正而已矣。故六十四卦之相受。以用相濟。循環適變。而無窮已。一卦之設。各言一時之事。而立其宗主。以成天下之務。六爻之別。各象一人之爲。而著其善否。以示趨避之宜。是以從之則爲亨。爲利。爲吉。逆之則爲悔。爲吝。爲凶。此乃易之體要。而爻之爲大戒也。蒙之爲卦。繼於剛柔始交之後。言萬物始生而蒙穉也。物之始生而蒙穉。而無有以發之者。則性命將安歸乎。故履蒙之世。陰必求陽。闇必求明。而庶乎發之焉爾。然則求之與發之者。抑亦有道耶。曰。求之者貴其誠。發之者貴其始。求之而不以誠。則巧僞之端萌。而不足以告也。發之而不以始。則愚昧之漸長。而雖告之不諭也。初六者以陰柔之質。履一卦之初。比附於陽。近而相得。所謂以誠而求發於始者也。可以享初筮之告。而無再三之瀆矣。夫蒙之求發。而發之得其道。則善惡之變。萬事之理。可

以煥然坐照而不迷於曲直是非之分。爲衆人之所信聽也。孰謂獄訟之難而不可決乎。故曰利用刑人。用脫桎梏。雖桎梏之刑亦能斷而脫矣。夫刑之施於治道。蓋民罹於惡而後用之。豈君子之所樂者歟。或者以聰明辨察之資而專之於斷獄。則非君子之用心也。非忠厚以謀治道者也。非待民以善者也是。故蒙之用刑止於正法而已。不可以長刑也。法正則分義自明於天下。刑不可長。則治以教化爲本。且一卦之象一爻之作。而人事之取舍如此。易可謂深矣。

典獄監伯夷論

至哉。古之聖人待天下之民而制其治也。其仁且厚矣。其知本矣。爲之禮所以致中而納善也。爲之刑所以防過而懲惡也。大分別而莫不中焉。百志定而莫不善焉。則禮之教行矣。既中焉。無過可防也。既善焉。無惡可懲也。則刑之權去矣。然而其說曰。刑期于無刑。又曰。以殺正殺。則刑者果可與禮並驅爭鶩。而適於治哉。曰不然。夫禮者止邪於將然之前。而刑者禁暴於已然之後。且將然之邪。有禮以止之。則已然之暴。不待禁禦而自息矣。是刑之權寓於禮而歸於治也。聖人者。樂民之蹈於禮。而憂民之蹈於刑。以爲禮者本也。刑者末也。二者之施設。率有先後緩急。夫豈非仁厚以待吾民。而知本者歟。昔舜之命九官。在伯夷。則曰。汝作秩宗。典朕三禮。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在臯陶。則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欽哉。惟刑之恤哉。臯陶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則命



官任人而措之刑禮也。皆適其宜矣。以舜之聖。皐陶之賢。而猶兢兢懼於刑罰。勤勞於告戒。以爲可失不經。不可殺不辜。則後之求平允於刑罰者。舍皐陶其誰準繩乎。迨夫周道中衰。生民多僻。穆王嗟風俗之陵替。而懷古治之不可及也。於是裁量揆敘。以應世變。訓暢夏典。參用輕法。至於戒飭臣庶。則曰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夫伯夷典禮。而皐陶主刑。堯舜之事可見也。欲刑之平乎。莫若皐陶之職之善也。然而日司政典獄。監於伯夷者。穆王之待天下。所謂仁厚知本者也。其有意乎成康之無刑也。彼四十餘年。囹圄空虛。措而不用者。豈特傷肌膚之效歟。禮樂之隆。教化之實也。吾將遠取夏法。以濟周治。亦庶乎哀矜元元。而進之以禮義也。彼伯夷者。以禮齊民者也。禮達而分定。則是非不以獄訟而自辨。廉讓不以刑罰而自勸。與其免而無恥。孰若有恥且格之美歟。舍伯夷將誰監乎。嗟夫。後之人知刑之可以助治。而不知無刑之所以治。毅然持三尺之律。以較輕重。而欲求勝於斯民者。將告以是說。宜少愧矣。

### 聖人制富貴論

天之生斯人。而謂之靈於萬物者。蓋以有五性之動。七情之役。利欲之端。潛伏於中。而莫知其已也。然則何以稱其欲。保其生。而全其性命者。有聖人者出。欲思遠慮而爲之計。有所以養之。而又有所以節之。使之得其養。則足而不屈。使之得其節。則羣而不亂。統而言之謂之禮。散而言之謂之分。貴者安于上。賤者

適于下。尊者務于隆。卑者從于殺。而不敢以毫釐秒忽之利。汨于其間。自天下國家之大。至於閭巷閭門之微。持而守之。履而用之。晏然日以大治。而不知所以然者。皆聖人之功也。坊記曰。聖人之制富貴也。使貧不至於約。富不足以驕。貴不慊於上。三復斯言。其知禮之本然乎。夫人之情。貧則患於約。而爭奪之慮起。吾有以給之。富則失於驕。而奢侈之患生。吾有以止之。貴則有慊於上。而以爲不足。吾有以充之。使之各適其分。而中於禮。又誰憾言。以三代之制言之。則周爲最詳。周之制。天子之田千里。而諸侯之封有百里者。庶民之家。止於百畝。則免於饑寒之患。天子之居九里。而諸侯之城五雉。庶人之受田者。廬舍二畝。有半。而無風雨之虞。天子之服。以日月山龍爲飾。而卑者至於無旒之冕。一章之服。天子之食。十有二鼎。而賤者五十而後食肉。此豈非聖人所以制之之義耶。夫然故祿之天下而不爲多。養之以抱關擊柝而不爲寡。知其分義之當。不可以相雜也。荀卿子著書力言治道。至於分義之際。未嘗不丁寧焉。其說曰。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又曰。分者義之別。又曰。禮者法之大分。與戴記之說。皆相表裏。而深明夫聖人制禮之本意歟。

聖王務行禮論

聖賢之所謂治道者。蓋有本末先後之異焉。本在於此。末在於彼。先者自治。而後者治人。詳其在我者而先之。略其在彼者而後焉。則人將以我爲君子。而從之矣。春秋之世。諸侯專威。彊者凌弱。衆者暴寡。不仁

以取勝於仁。不義而求先于義。舉天下之廣。而紛紛于目前也。責以本末先後之論。而能自治者。蓋亦鮮矣。幸而有賢人君子。以我爲之先。而以人爲之後。啓導其君。而使之爲君子者。亦可貴矣。楚之敵晉也久矣。韓起叔向聘之。楚子欲恥二人者。而求爲得志焉。故蘧啓疆諫之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夫朝聘有珪。享覲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皆所以行禮也。楚子於是悟其言之是。爲之加禮於二子。而晉楚之好。遂因以隆睦。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以啓疆之一言。而救楚子之失。敦二國之好。利亦博矣。不然則晉楚之干戈。日尋於邦內。而莫之休息。此蘧啓疆之賢。能使其君之爲君子而可貴也。敢又從而廣之。以續左氏之意焉。夫中外之分。春秋所爲致嚴也。世之所謂禮義者。出於此不出於彼也。齊爲周之大國。禮義之出也。而曹伯來朝於魯。則惡而討之。故春秋書以示貶。而當時之君子亦譏其無禮。嗟夫。齊中國也。一失而經貶其非。楚南蠻也。一得而傳述其是。皆蘧啓疆有以導之矣。由是而言。則春秋之法有褒。進蠻荆而同於中國之例。說者有以七等進退之文。推廣其義者。皆不爲妄也。夫爲天下國家。而不先自治。求以治人者。未之信矣。以蘧啓疆之言監之可也。

### 君子思禮義論

人倫之大別有二而已。曰善也。曰惡也。善則謂之君子。惡則謂之小人。爲君子則天下莫不貴之。爲小人則天下莫不賤之。此無他。出於善惡而異也。世之人有能知君子之可貴。而小人之可賤。則安忍不去彼。

而取此哉。去彼而取此者，不爲小人之爲，而爲君子之爲焉耳。衆人不仁，而我獨行仁。衆人非義，而我獨履義。衆人邪，而我守者正。衆人貪，而我存者廉。此其所以取貴于天下，而謂之君子也。聖人之所謂名教者，蓋以維持人倫，而通行于天下。傳于千萬世，不可得而輒易。其大略亦不過貴君子賤小人而已。貴君子則勸之，賤小人則懲之。勸之者，彼無過矣。吾猶勤拳而告之，不欲其復有過也。則人將磨厲而求全焉。懲之者，彼有過矣。吾更著明而責之，不使雜於無過也。則人安得不畏罪而驚懼耶。春秋者，懲惡勸善之大法。以至公爲心，而深明夫君子小人之分。如權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炳然而不可欺也。故其所以賤小人而貴君子者，仲尼之經，左氏之傳，相表裏而爲之說，皆造夫名教之極矣。昔者齊豹爲大夫，殺衛侯之兄，以求其不畏彊禦之名，而春秋書之曰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竊地來奔，而春秋不沒其名。且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不誅之。則攻難之士，將實力而巳。此豹之名，所以求而不得也。彼竊邑叛君，以求容於他國，而不罪之。則貪冒之人，將奔走之不暇。此三叛之名，所以蓋而益彰也。一以求而不得，一以欲蓋而彰，則小人之惡，豈有毫釐不獲罪于名教者哉。左氏從而爲之說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夫禮義者，修性誠身，而完夫道德之具也。履而行宜而動，雖欲有過，不可得也。夫能無過而不獲罪於名教，此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而可貴矣。仲尼以小人之可賤，而書於經，所以懲惡也。左氏以君子之可貴，而發於傳，所以勸善也。非皆造乎名教之極乎。

## 教以防其失論

天之生斯人。皆可以爲善也。而有不善者。蓋中性之動。逐物于外。而心術喪于內。不知所以揉治防制之道故也。夫揉治防制之道。聖人所以成人之性。而復之于中和也。昔舜之命夔典樂以教胥子。而告之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釋者曰。正直而溫和。寬洪而莊栗。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善乎舜之所以命。夔之所以教。安國之論其義。凡養心治性之說。具于此矣。夫惻隱之心。而謂之仁。人皆有也。仁之失則狗愛而少斷。羞惡之心。而謂之義。人皆有也。義之失則多忍而寡恩。辭讓之心。而謂之禮。人皆有也。禮之失則巽懦而無立。是非之心。而謂之智。人皆有也。智之失則樂勤而好詐。誠慤之心。而謂之信。人皆有也。信之失則拘隘而懵理。由是推之。則正直者必失之嚴。嚴則不溫。寬洪者必失之慢。慢則不栗。好剛者必失之虐。務簡者必失之傲。此人性之大蔽。發而不中其節也。宜有以揉治防制之。而復于中和矣。聖人嗟天理之易滅。而謂人欲之可禦也。于是因樂以成人之性。而著之教焉。蓋樂者生于人心之和。而發于聲文金石。可以養人善心。而復于中和也。夫生于人心之和。而用之爲教。以養其善心。而復于中和。則其感必速。其藏必深。是以正聲一發。順氣旁應。悻悻邪僻之態。不奪于外。恬愉粹靜之本。油然而有得于內矣。吾見其直而溫柔。寬而莊栗。剛簡而不爲虐傲也。故曰。廟焉。而君臣上下聽之。則莫不和敬。鄉焉。而族黨閭里聽之。則莫不和順。家焉。而父子兄弟聽之。則莫不和親。者。樂以教之。防其失之謂也。

況以舜之韶、夔之職、而國之子弟烏有不率其性以歸于中和者歟。二典而下，其教存于經者，則周官以中和祇庸孝友之德教國子，其道一本于樂，抑可見虞舜周公之心一也。

有性可以爲德論

天之生斯人，均是一氣也。而人之有生，何其紛紛而不一乎。或聰明睿智而爲聖，或修慎飭勵而爲賢，或頑冒庸妄而爲愚，是三者自孔子子思孟軻荀卿揚雄韓愈皆爲之說，學者嘗聞之矣。孔子以爲性相近，習相遠也。子思以爲天命者性，率性者道，性自誠而明，教自明而誠也。孟軻以爲性之無不善，如水之無不下，人性善也。荀卿以爲待禮義然後治，待師法然後正，人性惡也。其僞也。揚雄以爲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性混善惡也。韓愈以爲上者就學而愈明，下者畏威而寡罪，中人介上下之間也。性之爲性者一，而說之如此，則學者將誰適從乎。舍孔子子思孟軻之論，亦莫之從矣。所謂性之相近，而習之相遠，命之爲性，而率之爲道者，是性之可爲善也。性之可以爲善，信乎如水之無不下矣。非孔子子思孟軻之論，將誰從耶。昔之時有以博士之學而言及於性，索求其端，而合於孔子子思孟軻之論者，可取以爲性之說也。抑詩有之曰：荏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康成釋之以爲桑木可弦爲弓，言人內有其性，可以爲德。此豈非善言性者耶。方其稟之於冲和，根之于至靜，寂然而未動也。則賢之性亦近於聖之性，愚之性亦近於賢之性。及夫天理一動，七情相交，則遂以歧分而派別矣。或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或勉而後中。思而後得。或不勉不思。而無中無得。故謂之遠也。惻隱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爲仁。羞惡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爲義。辭讓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爲禮。是非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爲智。安有性之不可爲德哉。自非聖人。必修之而後能也。康成之言。誠有合於孔孟矣。

設法以待有功論

古之聖人。以一姓之尊。而立乎四海之上。力至寡矣。而爲之用者衆。勢至危矣。而與之守者安。子孫綿綿。傳祚享國。爲世數十。歷年數百。天下可以漸壞。而不可速亡者。其慮深圖遠之意。豈不詳且密乎。其創制立法之要。豈不廣且大乎。要其歸蓋不私天下之利。而能與衆人共享之爾。此封建之事所以起也。書之所述。禮之所載。始終之際。可得而言焉。虞舜之致治也。肇十有二州。置十有二牧。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夏禹之成功也。斥大九州。弼成五服。中國之界。至于五千。其聲教之所及者。抑亦遠矣。歷夏之衰。涉商之季。而九州之境土。則已隘於前古。是以武王之初。推列五等之爵。尙循商制之舊。分土惟三。蓋以九州之地。尙狹而不足以容之故也。洎乎成王周公。旣致太平。廣大土壤。制爲禮法。以成先王之意。設五等之封爵。制之高下。而限其疆理之廣狹。是故公之地以五百里。侯之地以四百里。伯之地以三百里。子之地以二百里。男之地以百里。以七千里之廣。而王畿據有其一。則八州之大。可以封者。其多少之數。不可得而知耶。故職方氏之制曰。凡邦國千里。公五百里。則四公。侯四百里。則六侯。伯三百里。則十一伯。子二百里。則

二十五子。男百里則百男。鄭氏釋之以爲則者法也。設法以待有功。蓋地以開方爲說而知之。且明成王周公所以封建之意也。夫周盛時。天下之地必如此之廣也。天下之諸侯亦必如此之多也。天下之地。既如此之廣。而吾不以爲有餘。故用之以封天下之諸侯。雖諸侯如此之多。而吾以爲不足。故設法以待有功。而封建之地廣。而不以爲有餘。諸侯多。而以爲不足。則其不私天下之利。而能與衆人共享之意可見矣。是故盛則周召相其治。以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之共守。數世歷年。而終過其歷。豈非慮深圖遠。既詳且密。而創制立法廣大之效歟。

大賢擬聖論

聖賢之心一也。其道亦一也。其窮達出處亦一也。而天下國家之治亂。生民之幸不幸。繫焉。聖人之心。欲有爲以康世也。大賢之心亦然也。聖人之道。欲巨用以澤物也。大賢之道亦然也。苟不爲不用。則卷而藏之。以利用於千萬世之後。此聖賢之不得已也。天下國家之未治也。生民之不幸也。然則六經之作。非仲尼之本意矣。七篇之言。非孟軻之始心矣。仲尼之意。復衰周之治於二帝而已也。孟軻之心。躋戰國之政於三代而已也。然二人者。率不爲不用。而徒能載之於六經。發之於七篇。則吾道之窮甚矣。後之釋孟子者。又能推明其始終之迹而言之。以爲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刪詩定書。繫易象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然後論著其書。蓋大賢擬聖而作焉。是故衛靈公問陳。則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則對以



仁義桓黜之厄。則謂之莫如予德。臧倉之譖。則謂之不遇者天。此其爲心爲道之相擬。如符節之相合。墟  
篋之相應。而無一毫之戾矣。此趙氏之言當也。敢從而又廣之。以顯聖賢之功焉。昔者洪水之懷襄。民多  
死於墊溺。則禹決九川。陂九澤。而天下平。飛廉惡來之害。及於中國。則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賞  
罰失柄。而王道不存。則孔子修春秋。而臣子知懼。此前聖後聖之爲。雖世之相去甚遠。而成功則一。皆務  
以康世而澤民也。戰國之衰。楊墨放蕩。君父之義將絕。而禍亂之流。浸以淫及於後世。非有禹周公孔子  
之心。安能禦哉。故孟子之好辯者。所以距詖行。放淫辭。息邪說。而承於三聖也。韓愈氏深明其功。謂之不  
在禹下。信哉。擬聖之作。抑可見於斯矣。

### 崇所尙則義不虧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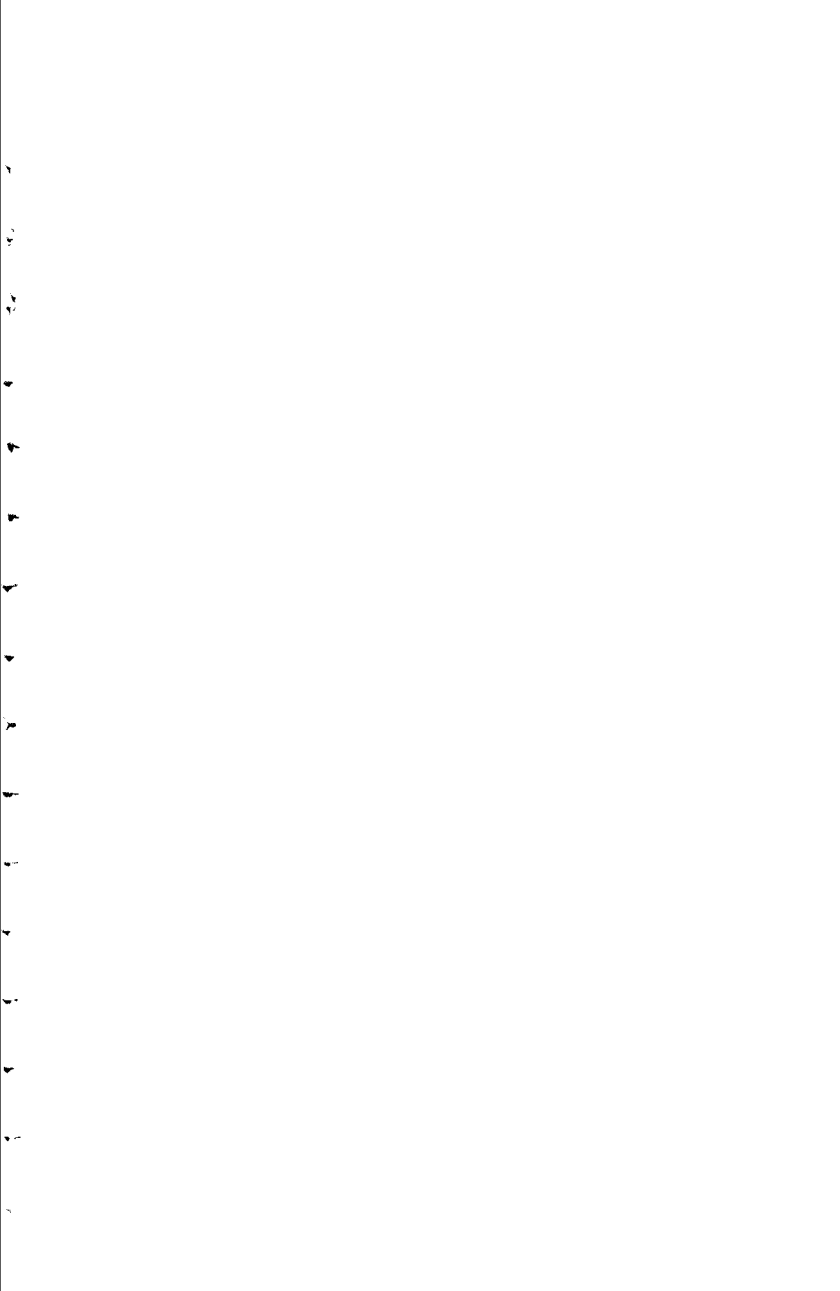
爲上而尊。居下而卑。履貴而降。處賤而殺者。事之常也。天下固有之矣。宜伸而屈。宜屈而伸。可重而輕。可  
輕而重者。事之不常也。天下亦有之矣。此二者嘗質之於君臣之際。其始若異。而終則同。蓋歸于義而已  
也。今夫萬乘之崇。九重之盛。被袞南面。人皆俯伏稽首。而願爲之臣。是其尊不可卑也。其貴不可賤也。其  
伸不可屈也。其重不可輕也。草茅之微。市井之陋。退處窮閭。而甘心藜藿者。其下不足尊也。其賤不足隆  
也。其屈不足伸也。其輕不足重也。然而人君嘗有降心損己。以致禮于巖谷之士。而不以爲愧恥者。何也。  
蓋有求于下而爲之。人臣嘗有篤守深信。以全其志。不見黜于世主。而不以爲悖慢者。何也。蓋無求于上。

而爲之。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樂其道而忘人之勢。趙氏從而釋之曰：好善忘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人之勢，富貴不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斯極致之論矣。夫聖人之所以營治天下者，以道德才智爲之用也，而彼有取焉，則雖致禮而不爲愧恥。成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文王之于呂尚，可謂好善而忘勢者矣。夫衆人之所以取適其欲者，惟爵祿寵利爲之勸也，而我無取焉，則雖自守而不爲悖慢。夷齊之于周武，四皓之于秦皇，嚴陵之于漢光，可謂樂道而忘人之勢者矣。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之設，抑亦配于斯也。要其歸則上爲好賢之君，而下不失爲守節之士，于義何損焉。

士惟義之所在論

天下之事，有是與非，其始不同，而其終則一者，固未可以一概而言也。六國彊秦之際，以兵相尚，以地相勝，朝合而爲從，暮離而爲衡。當時之士，大率揣知時變，求順物情，持巧詐權利之術，以富國足兵之計，開說諸侯，而欲爲之用。當時之君，亦皆樂聞其策，而冀有以取畏于敵人，于是信而用之，然其君臣之間，始終之變，亦可怪矣。其始也，同心合慮，委之以兵，授之以國，而不疑其終也。覺起罅開，談笑熟視，付之以死，而亦忍。豈非下之事上也，以權詐爲之始，而上之待下也，以權詐爲之終乎。商鞅之事秦也，變法度以壹民心，督耕戰以完武備。凡所以并吞六國者，皆商鞅爲之。及其功成事定，而鞅以戮死。吳起之事楚也，以

峭刻少恩爲務。雖王之貴戚。悉繩以法。凡所以齊治于楚者。皆起爲之。及其政行衆畏。而起以被誅。文種之事越也。分兵民之職。以豫計先備。陳安危之端。以深諫切謀。凡以求滅于吳者。皆種爲之。及其敵破國安。而種乃賜劍。然則三子之死。皆出于不幸焉。原其所以死之心。則各盡其分而已矣。洎乎蔡澤之說應侯。而欲奪其位也。乃舉三子之事以窮之。是以應侯皆許其死。而謂之義之至忠之節。又從而言曰。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惟義之所在。意者欲明己之事。秦雖蹈危亡禍敗之機。而亦莫之顧。將惟義之是守而死之也。夫義者合于天下之宜而已。宜而死之義也。今夫說人之君。謀人之國。而惟變詐權利是務。及功成而身戮。亦不足怪矣。故三子之死。未可以言義也。以一辯口之蔡澤。而應侯捐相君之位以與之。則以身繫安危。而擇夫去就之義。抑亦虧矣。



# 淨德集卷十八

## 論

### 文武舉大略論

古之人制爲君臣之分者。不獨全人主之尊而已。勢必相須。義必相濟。所以經綸天下國家。而措斯民于治安之域也。故比以元首股肱耳目腹心之象。明其同心合體。而成功立事。此萬世不易之道矣。然而天下治亂不常。苟值創始造端之勢。則其君臣之際。爲力難易。又可知矣。非夫上之任下者。得其道。下之事上者。盡其能。則天下之務。孰能應之哉。噫乎高祖之經營。羣臣之際會也。可謂上任之得其道。下事之盡其能也。方秦之衰。天下惴惴。困於暴刻之餘。而求其所以息肩之地。是故以布衣之資。一劍之任。始終五載。遂成帝業。鼎祚之安。傳至二百餘年。而始危者。豈獨高祖之材能所致哉。蓋亦一時之賢傑。有以後先左右。而勳業始完也。班固之論曰。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制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意盡之矣。夫庶事草創。而天下之法度不立。則何以維持民心哉。此蕭曹之文必任。而寬厚清靜。所以率下也。四方多難。而天下之勢易動。則何以保于全安哉。此良平之智必用。而出奇決勝。所以中于機會。

也。千慮則智有時而窮。此酈陸之辯。所以必騁。而開說于後也。連衽而起。被袞南嚮而接之。則人未之服。此叔孫通之儀。所以必制。而示朝廷之禮也。此四者皆聖人所以經營天下。而守之之先務。而高帝能之。則大略以舉。大功以成。乃其驗也。議者以爲知人善任使。而史臣亦言其規模宏遠。信不妄矣。

張馮近王道論

聖人之所謂至公者。情無所徇而已。故朝廷之事。君子有以一言而正之者。蓋體于至公也。體聖人之公。出君子之言。而朝廷之事得其正。推此心加于天下。乃至治之道矣。求之于古人。而見于張季馮公矣。質之以六經之義。而合于洪範之皇極矣。夫洪範之皇極。蓋統九疇之中。而立爲之法。以爲人君大用。中道以範四海。不可過之。而不可及也。故其說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且天下之治。莫尚王道。而王道之說。惟戒于黨偏。則王道豈有他乎。一本于至公而已也。以至公爲言。而適于正。則君子何慊于王道哉。犯蹕之罪。文帝欲誅之。釋之。請以贖論。爲之言曰。法者天下公共。廷尉天下之平。用法一傾。則民無所錯。旣而獲從其請。文帝引李齊之事。思得良將。馮唐爲之言曰。雖有頗牧。亦不能用。以發上意。而辨魏尚之非罪。帝悟其說。復以尚守雲中。夫釋之非私于犯蹕也。蓋能執法持平。而不奪于人君之勢也。馮唐非私于魏尚也。蓋惜有功見廢。而明于任將之術也。以釋之守法之心。措諸天下。則獄訟有不平乎。以馮唐論將之心。措諸天下。則賞罰有不當乎。求之王道。誠近之矣。此太史公所以深嘉而屢

歎也。後之議者謂天子之吏猶不可失平。而天子之身安可以失。則釋之之言未探本矣。文帝能信亞夫之能軍。何至不用頗牧。則馮唐之論爲有激矣。豈有責備賢者之意哉。然歷觀漢之名臣言切于事。而會合經訓。如二者鮮矣。書曰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其張馮之謂歟。

### 賈山與路溫舒同傳論

自春秋之法。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而褒貶重輕之義。進退是非之訓。卒不可得。而復見耶。其大權大法。幽深隱奧。則不可得而見矣。其祖述聖人之緒餘。而立爲一家之學。裁成義例。以示後世。庶幾得其髣髴者。猶可見焉。遷固之史是也。馬遷始改編年之舊。而爲紀傳之書。以帝王繼統。而謂之紀。以公侯傳國。而謂之世家。以卿大夫列位。而謂之傳。而善惡褒貶之意。寓于其中。其爲功亦勤矣。至班固則又繼其法。而成一代之史。夫二百年間。天下國家君臣事物之變。可謂廣且多矣。以八十萬字之文。可勝載耶。向非裁之以義例。則錯亂糅雜。而莫能究其體要。知其統類。烏足以稱爲良史哉。故紀言其略。而傳載其詳。而傳之先後。抑有義焉。以功之大小而次之。則韓彭之後。當繼之以衛霍也。以人之賢愚而次之。則蕭曹之後。當繼之以丙魏也。而世之遠近。殊不接矣。亦非記事之體也。故傳之所次。服虔謂不以功之大小。人之賢愚。惟以時之先後。而顏師古亦曰。又以事類相從。夫時之先後相繼。而事之義類相從。則一時之本末。衆人之是非。舉其端而可以推之矣。賈山之至言。皆借秦以爲喻。路溫舒之抗疏。則亦曰秦有十失。其一尙存。

治獄之吏是也。二人之志皆指明秦氏之亂亡。以劊切世主。而欲其除煩救弊。豈非事類之一耶。傳而同之。不爲失矣。不獨此而已也。欲觀其變詐之迹。則見於張耳陳餘。欲觀其開陳治亂之道。則見於徐樂嚴安。欲觀禦邊之策。則見於賈捐之嚴助。欲觀撫民之要。則見於龔遂召信臣。凡爲此者皆類而從之之謂也。師古之言。概舉一二以明之。信乎固之稱良史也。

湯周福祚如何論

甚矣天道之難言也。六經之說有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儒者守之以爲定論。而謂其可必也。子攷以人事。而實其福善禍淫之說。則亦未必皆然。蓋昔者司馬遷以爲伯夷叔齊以義諫周。食薇而死。顏回無遷怒貳過之失。孔子美其好學。而亦夭喪。盜跖恣行暴虐。殺千人。反以壽終。天之報施善人。信何如哉。此史遷疑而未辨。學者嘗惑矣。至于班固評張湯杜周之子孫。則又可疑焉。固之言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列于酷吏。皆有良子。德器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獨絕。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夫蕭何曹參之才。張良陳平之智。與高祖經營天下。措之又安。要其所以興利除害。功濟斯民。蓋亦深也。韋賢貢禹之學。匡衡薛宣之能。其輔導時君。有補于治。蓋亦多也。而其後子孫。或數十年而世絕。或一再傳而國除。彼持法刻深者。乃享祚悠長。有至建武而後絕者。豈報施之理。不得而知之歟。竊嘗



思之。顏子死，孔子謂之不幸。夫以德而夭，聖人以爲不幸。則德而壽者，出于幸而已。使天之禍福，家至而人論之，則審無可疑。而聖人亦不以幸不幸爲之說。而乃徧覆包含于九州之內外，爲善于此者，未必蒙祐于彼，履惡于下者，未必獲咎于上，則難以一人之報施而言天矣。以聖人幸不幸之說，而求其福善禍淫之應，則天與人兩不相廢，而教存於中。夫又何疑焉。且于公之善，聽其高門以俟顯，豈幸哉。丙吉之陰德，則傳子而不侯，蓋不幸矣。湯周之福祚，抑可明于斯也。

### 教論

因人之所能而導之，不強人之所未能，而使之自至，則天下皆知爲善之易，而不苦其難。吾之教亦不勞而成也。人之所能者，素有于內也。其所未能者，擴于外而後得也。施其素有于內者，則用力固少矣。而又擴之于外，則何行而不健，何求而不遂乎。扶掖者之目，而授以離婁之任，提聾者之耳，而訓以師曠之技，彼自知其資之不可爲也。雖早夜諄諄語之，安肯信其說而從哉。御不失其步驟，射不失其容止，而告之曰：久而不已，則五節五善，可以具焉。其人必有激昂自進之心，而無恐縮不敢之意。何則，其資可爲，而無所憚也。及其久而不已，則所謂五節五善者，亦庶幾矣。忠信廉孝者，天下之人皆目之曰善行，而欲行之也。或告之曰：如比干，乃謂之忠。如尾生，乃謂之信。如伯夷，乃謂之廉。如虞舜，乃謂之孝。則其心莫不畏其不可及，而自惰焉。倘告之曰：不欺于人，足以爲忠。不食其言，足以爲信。不苟于得，足以爲廉。不悖其親，足

以爲孝。則孰不欣然而願行之。行之而不已。安知其不盡。夫所謂忠信廉孝之道哉。古之聖人。察夫人情。而知其資之可爲。而慮其心之畏其不可及。是故爲之教也。不過其端。不拂其欲。充其所有。致其所無。引之以至易。要之以至難。昔孔子之門人弟子。皆賢明才哲。可謂造乎道者。然其問荅之語。多切身近情。而無高遠難知。勤苦難行之事。是故以敬養爲孝。以言動視聽不涉非禮爲仁。以敬鬼神而遠之爲智。以先行其言而後從爲君子。凡爲此說者。欲人爲善之易也。後世道喪而教衰。人持異論。而失其本統。以告子之賢。而猶有杞柳桮棬之喻。謂仁義戕賊其性。陳仲子許行之徒。則又叛禮義之中。立苟難之行。以惑世。噫。斯言也。斯行也。無乃窒天下之善心。而爲仁義之禍歟。故孟子之教。皆先乎人之可爲者。後乎人之畏其不可及者。先乎可爲者。蓋囚人之所能而導之也。後乎畏其不可及者。蓋不強人以所未能。而使之自至也。且其言曰。四端猶四體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如是則有惻隱之心者。可以爲仁。仁之至。則不止于惻隱也。有羞惡之心者。可以爲義。義之至。則不止于羞惡也。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悌。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夫惟徐行後長者。雞鳴而爲善。皆衆人之所不憚。而其歸乃至于堯舜。凡爲此說者。所謂引之以至易。要之以至難也。人之所未能者。可以自至。夫然後知孟子之深于教也。

學論上

治天下有大分。大分定則天下不勞而治矣。古之聖人立爲名教者。蓋道德仁義之施設。所以齊一生民。而維持萬世。與天地日月相爲始終。而無窮已也。天地之位有高卑。日月之行有明晦。此物理之大別也。是故有貴則有賤。有上則有下。有長則有幼。有大則有小。有內則有外。有近則有遠。有重則有輕。有親則有疏。有貧則有富。有隆則有殺。有衆則有寡。有強則有弱。有本則有末。有先則有後。有恩則有威。有刑則有賞。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有愛則有惡。有剛則有柔。有寬則有猛。有用則有舍。有行則有止。有治則有亂。有興則有廢。有福則有禍。有生則有殺。有與則有取。有屈則有伸。有寵則有辱。凡如此者。蓋天下之理勢。可以俱有而不偏立也。爲父主于義。爲母主于慈。爲兄主于友。爲弟主于恭。爲君主于明。爲臣主於忠。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亦不可一日忘也。仁也者以愛而濟此者也。義也者以宜而裁此者也。禮也者以體而履此者也。智也者以明而知此者也。信也者以誠而任此者也。堯以是首二帝之德。舜以是致無爲之功。禹湯文武以是隆三代之治。臯夔稷契伊尹周公以是輔導其主。綏靖其民。揭而爲法度。如日星之明。不可得而差也。施而爲教化。如江海之流。不可得而竭也。是故傳世數十。歷年累百。雖其子孫僅可承而守之。猶足以保天下。何則。大分定故也。名教存故也。詩者咏歌。此以美刺于上也。書者謀議。此以號令于下也。春秋者嚴其體。使民畏此而不敢犯也。易者神其用。使民由此而不得知也。六合之外。聖人不言。千古之上。聖人不取。其不言不取者。非不知也。爲其不足以明大分著名教也。甚矣學者之

蔽且惑也。舍乎邇而求諸遠也。違乎明而趣諸幽也。指有以言無也。借虛而論實也。三光五曜。燦然目前。曾莫之見。及其蒙冥邃黑。則熟視四方而欲辨合散之迹。寧非欺吾哉。四通八達。坦然易履。則莫之行。而乃冒險阻涉危險。或奔崖谷。或穿林莽。終日踽踽。求以適夫大道。蓋亦迂矣。胡不以名教大分爲之宗主耶。彼名教大分者。蓋與天地日月相始終而無窮已也。誰能廢之名教大分廢。則三才壞滅。生民不爲禽獸者幾希矣。學者之力。旣不能毀天地日月。又烏能廢名教絕大分哉。徒見其嘵嘵于天下。而滋聾瞽之惑也。且天下之事。有可以力奪者。有不可奪以力者。有可以勢驅者。有不可驅以勢者。有可以法齊者。有不可齊以法者。凡出于迹者。上之人可奪以力也。可驅以勢也。可齊以法也。凡藏于心者。雖其力與勢。可以死生禍福于人。而不可奪我之有。驅我之從。況能以法齊我哉。是故君子可蹈白刃。而不離中庸也。忠臣可趣鼎鑊。而不可忘大節也。昔者道之不幸。無如暴秦。焚燒詩書。坑殺學士。挾書抵禁。偶語棄市。其勢與力。固足以勝天下矣。其爲法以破毀聖人之道。亦已至矣。道果從而喪乎。及漢之興。六經百氏之書。翕然雜出。徧滿天下。老生碩學。接武于朝。文章法度。一日振起。議者謂其與三代同風。然則秦之法。固不能繩學者亦甚明矣。道不可喪。教不可廢。故也。由是而言。則天下之學。安可齊之以法。而必使從爾所好哉。

學論下

天下之學。而可齊以法。固無有也。學之興廢。繫乎時之好惡。則有焉。昔者春秋爲經。一而傳者三。師徒異

論父子異說。世主惑于其間。天下從而取舍。是以武帝好公羊。則穀梁廢。宣帝置穀梁。則公羊亦誦。左氏之書。乃不爲世用。及劉歆鄭衆賈逵陳元輩。辨析是非。折以中道。然後三家之學。並行于漢。而傳習至今不絕。方其舍而不用。與其取而立之。特一時之好惡耳。未能破碎大道。敗壞風化也。今則不然。六經之舊說。先儒之所講解。多士之所宗師。朝廷之所崇信。凡立于學官者。一切擯棄。以爲無取。而乃獨伸一己之私見。力毀萬世之公議。一夫倡于前。百夫和于後。百夫倡于前。萬夫隨而和之。雖亦出于世俗之好惡耳。而于大道有破碎。于風化有壞敗。此君子之所深憂也。夫易者生于數而成于變化。聖人所以盡三才之理也。其吉凶禍福進退得失之塗。其安危治亂否泰消長之勢。其隱則造于幾微之先。其顯則立于神用之表。烏可以七八九六之數言哉。是故劉牧以數解。不若輔嗣以用說也。詩者出于情性。因人之善惡而形之言也。日月星辰風雨雲雷霜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衣服器用。或目之所觸。或意之所寓。苟可藉之以爲言而諭人者。莫不備有。方其爲言也。何暇攷合于名數制度。而後言哉。是故康成以禮求。不若毛公以意得也。然則易以數解。詩以禮求。猶不能知其旨。而況以字說乎。字之大本莫過六書。引而伸之。觸類以長。而天下之字盡在是矣。一字不足以言事物之義。則至於數字。數字不足。則至於百十。又不足則至於千萬。句字者所以成文。文者所以言義。安有一字而能言事物之義哉。且字有體也有用也。今夫以健言乾。以順言坤。以止言艮。以動言震。以入言巽。以麗言離。以險言坎。以說言兌。則可也。凡可以一字之義。

測皆其體也。何從而爲乾。何省而爲坤。則一卦之用。六位之變。固未之盡。況乎造化之餘蘊。神明之妙用。而欲釋以一字。是猶以尋丈之竿而測滄海也。成功告神謂之頌。立政垂法謂之雅。繫其國俗謂之風。指物明事謂之比。取譬申義謂之興。兼總辭體之用。丁寧反復。務盡其情而不厭。一篇之中。屢致意焉。謂之賦。故桑柔之作。凡十六章。闕宮之一章。凡三十八句。如此者。安可以一字爲解乎。昔人說堯典數字之文。至數十萬言。班固以爲癡儒之患。蓋破碎大道。學者深蔽。今乃區區求攷于點畫從省之間。則破碎又甚。于曰若稽古之說也。且上所好惡。風化治亂。由乎此出。昔晉之公卿徇其宗尙。終日馳騁于沖寂虛曠之域。若乘輕舟以適江湖。泛泛然自得而忘歸。其于天下國家之實。不一語及焉。其視生民。蓋亦爾我而已。故姦雄伺隙而起。則無術以救。終之覆亡壞滅。流禍數世。迹其由來。蓋王衍王導輩爲罪之倡。今之解經者。不以莊則以列。不以佛則以老。浩乎其無涯。冥乎其無心。指鬼神之情狀。以言乎分義。推有無之體用。以及乎政教。三綱五常之所先。君子之所取以守。人倫之所恃以安。一切置而不議。積日持久。則安危治亂之任。其誰尸之。西晉之風。將復見矣。此君子所以深憂而不能已也。安得循理知變之士。與之言學哉。

# 淨德集卷十九

## 論

### 慮邊論一

外裔爲中國患。從古有之。雖純王極治所不免。然無如今日之盛彊者也。禦之之策。前世止言中下。雖搢紳之儒。介冑之士。偏見利害。廣論得失。或專和親。以苟一時之安。或務討伐。以洗數世之恥。然無如今日制御之失。契丹盛彊之漸。非一日而能。蓋自光啓以來。善窺中原之多故。起掠旁鄰。以廣部族。至於石晉。則又藉其兵勢。以取天下。乃割地以報之。夫十六州者。皆據宅要害。天之所設。以峻邊防。前世聚兵置帥。控扼之地。旣已棄而爲其巢穴矣。而乃割千里平廣之野。以自守禦。且藩牆不完。而戶庭易覘。則彼得奮臂以入。又安怪其有南牧之患哉。是以晉祚之末。悉衆來寇。如蹈無人之境。而得志以歸。於是有輕中原之意。國家之興。數從數叛。景德之役。氣焰大喪。始露講好之請。章聖皇帝。以休息天下爲慮。有爲民屈己之說。可其盟約。因而罷兵。而天下之武備。漸已弛廢。至寶元康定之間。西鄙不庭。王師未克。契丹觀我之釁。外自連結。以邀利於上。多張虛聲。屢出謾言。以駭惑朝廷之聽。而當時之勢。顧有未安。乃議增其金帛。

以至五十萬。今三十年矣。時獻一書。歲馳一介。設難可之求。發非常之間。以觀吾君吾相之應荅。而朝廷拳拳然若奉盟主。未嘗輒忤其意。寧忍愧恥。不敢興事。惟重賂柔辭。以固隣好。舉天下生民之膏血。劫以鞭扑。聚以錐刀。而歸于契丹者。幾千萬也。古之外裔彊盛。有如今日者乎。古之制御外裔。有如今日者乎。而乃恃以爲長久之計。竊爲執事者不取也。夫兵家之要。先據地利。不然則善屈敵人之力而勝之。故軍志曰。先處戰地。越戰者勞。又曰。以佚待勞。以飽待飢。謂之理人力。彼十六州者。古稱險固之會。而我皆失之。則地利有不及也。所恃者獨中國之富彊耳。而掎剝吾民。歲爲供饋。使之坐得厚賄。以充其力。而我之生民。日趨困敝。王師未舉。而邦本先搖動。則素所恃者。亦不足矣。始防外憂。而終召內患也。雖曰和戎爲利。又安獲其利哉。臣恐積日持久。我虛彼實。彼佚我勞。一旦乘隙而發。則勢將不可支。是和之愈久。則害愈深。而禍愈大。所謂養虎遺患也。善制之者。不若是。叛戾不率。則有戰。困窮而馴伏。然後與之和。戰亦在我。和亦在我。故彼不能得中國要領。而我常得計。今我常欲和。彼常欲戰。則彼能測我之所欲。而以戰邀利於我。乃其計之得也。要之彼之所欲者。亦未必然耳。夫如是。則中國何事於畏戰而好和哉。今日尤宜思之矣。景德之戰。彼力旣屈。而謀臣猛將。欲乘其敗以蹙之。此萬世之舉矣。貸而不戮。則固有噬臍之悔。及其以地爲請。而議者不思遠圖。乃許之以金幣。垂三十年。而請地之聲。復作於慶厓之始。則又從而增之。慶厓距今亦三十年矣。知天子之新卽位。而欲窺中國備禦之淺深彊弱。乃其謀也。向之虛聲設言而



請者。疑其旦暮聞于朝廷矣。臣雖甚愚。不知何以禦之哉。彼方窺吾之備禦。而苟失其策。則陵侮之勢。無  
休已時。將拒之以兵耶。則平日畏戰而不欲加兵矣。將益之以賂耶。則民力有限。敵心無厭。而國之大費。  
日益不給。用以制之者。適足助之也。藉以爲利者。陰受其害也。名爲惜民。而實乃戕民也。勢至於此。則莫  
若一任威斷。而不可不用兵矣。用兵之略。臣敢繼而備論焉。朝廷畏戰甚矣。天下之士。疑焉而未知其端  
也。以體言之。而謂不順乎。則中國固可鞭笞加之。而隆主威也。以義言之。而謂無覺乎。則慢求僭請。接踵  
以至。而衆心積憤也。以地言之。而謂其廣乎。則我富有四海。而彼乃一隅也。以兵言之。而謂其多乎。則我  
戍軍百萬。而彼纔什二也。中國之直且彊。契丹之曲且弱也。如此。然猶畏戰而不敢用兵。以正其罪。論者  
乃曰。兵凶器。戰危事。不可輕議而妄舉也。斯大不然。兵所以禁暴也。惟其窮兵。則受弊。戰所以殄寇也。惟  
其好戰。則取亡。國家方有外裔侵侮之患。而未嘗一議誅削之策。是以中國之氣。鬱鬱不振。而天下之心。  
不勝其憾。苟一日奮揚皇威。以申九伐之令。則豈有窮兵好戰之失哉。故持是說者。膠柱於一偏。而未能  
應變也。度今之勢。必不可不至于兵戰。惟甘言厚幣。以結其心。而致萬世之安乎。雖天下之愚夫曲士。皆知  
其不足以結之。而必至於兵戰也。知甘言厚幣之不足結。則何事竭吾力以填廬山之壑。而飽寇讎之力  
哉。知兵戰之不可免。則又何憚夫凶器危事。而不講求其具也。昔者六國并力以攻孤秦。百戰而歸于覆  
亡者。豈兵之不可勝歟。蓋以地賂秦。而不知其地盡。而兵亦弱也。今天下之勢。固萬萬異於六國。然以契

丹與我爲敵之情而言。則亦有類於秦與六國之事。彼常邀賂而無厭者。欲窮我之力也。以賂與之。而不以兵禦也。則何以息其見窮哉。然而臣之所謂用兵者。亦非大舉六師。長驅深入。輕吾民之命。犯天下之危。力決於一勝。而驟平其巢穴。蓋亦大爲之防。先嚴其備。而次絕其賂。示以必戰。而求其成功於終也。夫困則卑順。彊則驕逆者。敵之情也。有田欽祚之勝。然後有開寶之盟。有撻覽之敗。然後有景德之好。今肆其陵慢。務求於我而不已也。豈其勢必能乘中國之釁哉。蓋六十年間。狃於國家之仁治。珍藏之財。歲歲厚遺。而無窮已。壯夫猛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彼方之人。少而耳所聞。長而目所見。惟知中國貨財之可取。而不知中國威武之不可犯故也。是以彊而不困。驕慢日甚。幸今陛下續治之始。乾健離明。運照萬物。天威震怒。震驚四海。殊方異俗。深有未測。而方覘伺於我。則固宜乘此機會。而更張備禦之策。示之以無所貸忍之意。而有所必誅之道。以變易其視聽。而破壞其姦心。夫講求邊備。申嚴軍政。慎擇將帥。精練士卒。出屯要地。以爲犄角之勢。謹固封略。以全守禦之形。然後罷其歲賄。而使之無素蓄之具。則契丹之計。反覆皆窮。而不知所出。欲以賂爲請乎。則我之財不復可覬。欲以戰爲事乎。則我之兵可用而無所憚。夫內之既失於貨賄。則其力自困。外之又逼於守備。則其勢無所得。如此而部族之不微。黨與之不潰者。終古未嘗有也。不過十年。契丹必衰矣。苟非屈服於我以就命。則必逃遁亡匿於漠北寒苦無水草之域。而不之見也。夫然後乘坐勝之勢。復燕薊之地。遵祖宗前定之策。卽范陽故府。建堡置戍。以遏三路入寇之漸。

則勳高古今。而福及社廟。豈不偉哉。與夫平日委百萬之貲與人。而拱手以待寇至者。孰爲愈也。

## 慮邊論二

今天下之勢。內無疆臣。跋扈之漸。外無僭國。割裂之危。朝廷之上。早夜深憂。切計孜孜。而巳者。惟二鄙之患。臣嘗語其詳。而奏於前篇矣。乃西戎逆順之情狀。臣亦竊覘其大略焉。夫以五州之地。數萬之衆。而敢肆其豺狼之心。求犯天子之威怒。而不知懼者。其故何哉。蓋彼之部族。日以盛大。而我之制禦。失其策也。靈武之地。方廣千里。表裏山河。草木肥茂。足爲放牧耕戰之所。而一旦舍之以資彼寇。使西域諸羌。坦無隘礙。合而爲一。則其類益廣。其勢益彊。不足怪也。昔之制匈奴者。必通西域。以弱其助。今之所以不能通者。由棄靈武。而夏人安處其間。爲之障蔽也。西域不能通。則契丹有以連結。而夏人之彊梗。豈可量哉。且自國初而來。逆順固非一也。太平興國之際。繼捧旣奉朝貢。而繼遷爲寇。故端拱之詔。賜國姓。授節鉞。以羈縻之。至澠化之初。侵掠不已。是以太宗皇帝奮揚武怒。銳意誅翦。王師一舉。而俘其酋領。蕃漢之戶。來歸者八十餘族。因隳夏城。徙民於內。及至道之始。則又有五路之伐。然而諸將緩期不援。遂喪大功。資養餘孽。以遺害於後世。至今天下深惜之。泊乎章聖嗣位。遽請蕃任。朝廷雖察變詐。姑務寧息。乃有刺史功臣之拜。其後清遠靈武之役。起于咸平。而二壘陷。德明幼弱。則有景德之歸嚮。元昊狂悖。則有寶元之僭叛。此始終順逆。其情狀可見者也。賜之以國姓。授之以節鉞。封之以功臣。加之以王爵。朝廷之恩信極

於此矣。皆不足以悅來其心。而屈服其志。於是賂之以厚幣。以固結盟好。幸其不犯邊吏。而免用師之勞。豈惠中國綏四方。不戰而屈人兵之長計乎。臣故曰彼之部族日以盛大。而我之制禦失其策也。況比歲已來。服容官號。不復修習舊俗。皆竊朝廷之制而倣用之。多遣介使。以伸難塞之請。屢傳閱集。以驚近塞之耳目。招致逋逃。與之謀議。叛釁之萌。已數年矣。而朝廷不爲慮。從而養之。甚可痛也。臣計其逆戾之意。不過兩端而已。大則欲舉衆犯塞。徼倖於一勝之利。而徐圖所嚮。小則欲益吾之歲賂。而飽其貪心。就兩端而窺之。則所謂舉衆犯塞者。亦未必能爾。惟求益歲賂。則固其心焉。兵說有之。詞卑者進。詞彊者退。昔冒頓匿壯士健馬。不以示漢使。蓋有攻漢之心也。誇人以形聲者。豈必有其實哉。由此而言。則夏人爲彼不庭之態者。欲求益歲賂而已也。彼以形聲誇我。而遂益其賂。彼逆計得矣。無厭之求。何時而息乎。此天下之公議。而廟堂之所宜慎也。就使舉衆入寇。則勝敗之際。亦有兩端而已。戰而勝耶。則謂吾畏之。而必益其賂。戰而敗耶。則必曰近塞諸羌擅用兵爾。爲此說者。欲吾歲賜之不絕也。彼之得失。兩獲其利。而吾可以不計哉。內府之財。羣生之力。舍之以陷寇。則貽害益甚。孰若取之以養兵。而彊威也。事之施設。必有先後。而利亦有大小。今之所先者。莫若精武備。謹邊略。不爲形聲之所駭動。而遂自處於柔弱恐懼之地。來則禦之。去則守之。毋畏其兵。毋繼以賂。使之不測。國家臨制之術。夫然則其利雖小。可弭數十年邊鄙之患。而無旦夕之憂。苟欲謀其大者。而滌除本根之害。則必復靈武而後可也。朝廷之棄靈武。凡幾十年。

矣。議者以爲殊方絕塞，無用之地。昔漢武以英才雄略，征伐天下，舉造陽之地九百里而棄之。元帝以捐之一言，遂罷珠崖，不復討擊，皆足以垂裕後世。然則何必疲敝中國之力，而興事於彼哉？臣雖狂愚，輒謂不爾。今西邊諸郡，多與蕃戎接迹，旦夕惴惴，常有侵掠之虞者。蓋失靈武而致其境土迫於我也。況西域不能通，而北鄙無以弱乎？昔東漢之世，西羌屢擾，鄧騭欲棄涼州，虞詡以爲不可。其議乃曰：今羌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無反顧之心者，爲其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或徙其人，衆必生異志。雖太公白起爲將，恐不足禦。今靈武久棄，而西羌甚大，二鄙連結，而中國之憂不已。何以異此？故臣愚以爲必復之，則本根之患庶幾可以除也。然而臣所謂復之之策者，非經營朞月之間，而速求其效。蓋亦久而不懈，而要以成功於終。其措置之大，略有三而已。一曰：離旁隣之助。二曰：啓嚮化之心。三曰：分兵以困其力。且西鄙諸羌，族類至衆，有地可守，有兵可戰。雖疆弱大小，其勢不一，而其心不能相君臣。此固中國以敵伐敵之資也。昔景德之初，潘羅支能以部族出討，繼遷卒致敗滅。當時議臣欲加王爵，褒寵其效。今之不附于夏人者，其爲誰乎？則固宜敷導恩信，諭之禍福，厚賜金幣，重假名器，以懷結其心，而感其力。必有輸忠義而爲梗于彼者，使諸羌族類攻戰不暇，則外有所忌，而內不敢抗於中國。此之謂離旁隣之助。臣又聞夏人之性，自用而好忍，比歲以來，雖腹心之人，往往罹陷誅殺，是故爲其役屬，而處於要重者，竊有款塞効順之意。然而懼乎無見容之地，而退就刑戮，彷徨猶豫，計莫能

決。則固宜擇任土人爲之誘導。可其來歸之請。而撫存之。且以索求其左右之姦謀。則西夏之人。黨與將漸攜貳。此之謂啓嚮化之心。況今西夏之兵。不滿二十萬。其寇於我。悉衆而至。大抵長於聚而不長於散。可以獨支於一隅。而不可雜出於諸路。是故犯秦隴。則涇渭爲無虞。逼環慶。則麟府未嘗警。此虛實衆寡可見者也。儻壯吾犄角之勢。而更相援助。彼掠於東。則擊其西。彼擾於南。則迫其北。則力有不逮。而氣亦喪矣。此之謂分兵以困其力。爲是三說。而濟以久而不懈。則已失之地。庶幾必復。而西域有可通之漸。乃中國數世之利也。奈何不圖長遠之計。而過務姑息。幸朝夕之無寇。至豈不惜哉。今之所謂禁地者。吾不可徒步輒履。而彼得以放牧其間。今之所謂巡照者。吾不可張弓西嚮。而彼得縱暴於我。以國體言之。殊未壯也。苛法細禁。徒自損弱。而不敢奮然革易者。得非畏康定之失乎。昔之失也。蓋萬事弛廢。變生於倉卒。而莫能支矣。以今況昔。則邊不失備。兵已知戰。而猶甘心於欺侮者。誠亦未之思也。

慮邊論三

自周而下。外裔之勢。稍稍抗於中國。而朝廷時有遣將用師之役。其見於載籍。可得而擬議者。在詩則有采薇出車。林杜。六月。采芑。江漢。常武之類。分列二雅。而詠歌之。至於齊桓以大國之資。起爲盟主。而衛王室。其於外攘。最號有功。春秋實予之。而孔子又稱其一匡天下。大概皆務攘除驅逐。而不使之有損於中國。亦不以爲難制。漢氏初興。大亂甫定。外患屢起。故其計議雜出。於一時之不得已。而以和親爲說。於是

中外之分始交。而失其別。及乎積久。而國家旦夕。常有邊鄙之憂。是以才謀智識之士。探窮原本。而務爲經遠之策。志在力平邊鄙之難。而不欲使之一日。輒犯於中國。其思慮精密。而規模恢廣。雖時異事變。亦可做而用焉。夫欲特設一官。以主其事。使吾日理。而彼日危。然後施三表五餌。而係其頸。令千家爲一國。而處之塞外。此賈誼之術也。夫欲徒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勞。塞下之民。父子相保。而無係累之患。則與東方戍卒。不習地勞。而心畏匈奴者。功相萬矣。此鼂錯之議也。夫欲度羌人故田。及民所未墾。願罷兵分屯要害。賦以農事。益積蓄。省大費。以待寇之自敝。此趙充國之計也。夫欲令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八郡之民。罪非不赦者。皆得輸粟於公。以贖其過。且廣邊備。而爲守戰之具。此張敞之言也。今二鄙之釁。中國以爲大患。而百官不尸其責。疆場之謀。日勞於吾君。吾相之念慮。而未聞成功。天下之務。或委廢而不暇脩講。則孰若特建一官。以專其任。使之廣詢博聽。竭其智力而辦之哉。此賈誼之術。可施於今日也。二邊之地。嚴於扞敵。一夕不敢忘備。而土兵無幾。聚四方凶悍不逞之徒。坐食塞下。如寄於逆旅之中。而督以殄寇。則孰若募近塞願徙之民。及以罪而遷者。一切寬假而命之久安於彼。以爲禦衛哉。此鼂錯之議。可施於今日也。一方少警。則四海有饋餉之勞。歲培月斂。竭耗民力。以養不耕不戰之卒。而勢不可已。則孰若募人爲屯。以墾塞下之閒田。而助足兵足食之利哉。以趙充國之計。可施於今日也。不惜國家之公利。召富商入穀。而給之倍價。以官職易民之錢刀。假浮屠法。以度非類。而爲饋邊之備。則孰若貸民之輕罪。

而命之以粟贖過。且有紆於急匱哉。此張敞之言。可施於今日也。臣竊惟方今之弊。蓋危而後爲之謀。及乎暫安。則置而不議。皆苟於一時之利。而不若古人經營之久。以圖其功於永世故也。惟吾君吾相。深思極慮。參求古今之宜。而慎其施設。則四子之策。孰云無補於朝。廷乎。勿謂其區區既往之陳迹。而不之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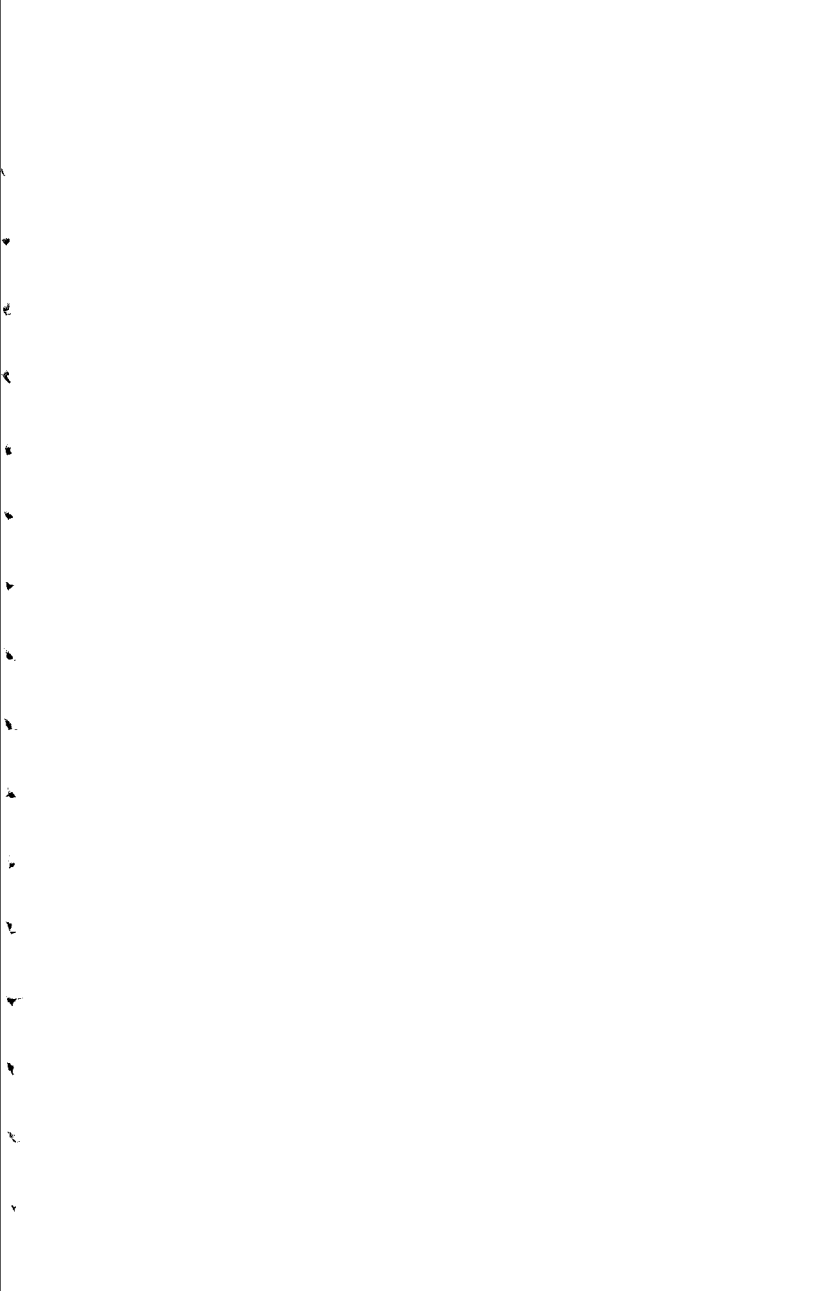
### 說

#### 呂希述字說

治心正己。爲天下國家。莫不由之曰道。與天地相始終。聖人相先後。窮幽而神。極明而化。體要功用。不可得而言乎。蓋自書契以來。發抉祕奧。示人以象。繼之勳華。擴爲典謨。三代之隆。制作完矣。覃衍方策。煥乎昭哉。萬世有傳焉。六經者。聖人述道而傳之者也。是故敍書以述政。則可以知號令之興作。刪詩以述風。則可以酌清濁之代變。定禮以述辨。則可以程事物之分義。正樂以述和。則可以通德教之端本。贊易以述神。則可以盡化育之理。修春秋以述法。則可以適經變之務。保民濟世之具。其詳如此。而曰述而不作者。蓋能訓範于後世。而不能兼善于當時云爾。周衰教敝。異端諸子之學。不極不根。散漫四出。天下隨流。四潰。孟子懼斯道之失其傳也。于是力持綱常。以起廢墜。故其書一出。仁義而會之王道。嗣孟子之業者。



荀揚王韓也。四子之言。雖所蓄有醇疵。所騁有詳略。要其歸皆祖述六經之趣。而得其傳。君之名義。取于斯矣。予以傳叟字之者。以明學之宗尙。以見君之志也。夫百家異辨。衆說殊指。交攻競驚。而不知所以折衷。君子沈潛而深思。力本而篤信。非孔孟四子之道。吾安能述而傳焉。



# 淨德集卷二十

## 策

### 究治上

臣伏思國家享有天下百餘年矣。吾君吾相同心合德。日夜孜孜營治之勤。過於前古。而太平未見其實者。弊果安在哉。好靜而惡動。喜無事。憚有爲而然也。夫靜出於動。無事本於有爲。天地之生萬物。其先莫不旋斡運變。周流不息。以極其神。而後乃收功於靜。聖人之經綸斯世。其始必剷除蕩滌。無所不施。以平天下之多難。而終乃底於無事。此物化之先後。治道之始終。其致一也。今惡動而憚有爲。則所謂靜與無事者。終不可得。而猶好之喜之。不亦惑乎。世俗之論曰。動不若靜。循仍易而興作難。是不究利害之深淺。理勢之宜如何也。是執一隅之說。不知適變之道也。是苟一朝之樂。不議千日之憂也。夫人之受疾有輕重。故醫之爲術有速緩。或一寒一暑之侵燮。發於膚腠。此其淺而易去也。則治之之術。不過安神靜氣。而自固可計日而起。至於腹心難治之疴。則不然。彼其所感者深。故所苦者甚異。既將鄰於悴亡。而吾猶使之自養以待。抑亦迂矣。是必力攻急逐於死生之際。而決其一勝。何瞑眩之足惜哉。大廈之居。莫不欲使

安而重創建。藩籬缺漏。補葺之可也。榷楨敵壞。完治之可也。若乃基構頽圯。梁腐棟橈。一大風雨。幾有摧覆之患。則又豈補葺完治之可救哉。勢至於此。而猶重創建之勞。則無以享便安之逸矣。天下之事。固不可已者而已之。非所以振起治功。而恢明國體也。方今之弊。豈非天下有不可已之事。而朝廷有不欲爲之心乎。持不欲爲之心。當不可已之事。則取適目前。而未暇於長久之計。臣恐國家之政。日苟一日。歲苟一歲。而可憂之漸。有甚於此時者矣。夫二敵盛彊。窺侮王室。兄弟之好。旣結於北。而王爵之封。已加於西。歲出金繒數十萬。分命賜與。以爲固盟之具。可謂厚矣。諸邊要地。夙昔經意。城守攻戰。非無備矣。介使屢至。謾書數上。出無厭之語。啓難塞之求。以搖動吾君吾相之聽。亦已久矣。此朝廷之公患。而天下之深不平也。然猶以勞民爲說。以好戰爲戒。未嘗一議誅伐之策。而與之正中外之分。惟默然貸忍。百計應接。而幸其不爲南牧之舉。臣竊以爲未安也。大河爲患。歲歲決溢。朔方諸郡。衝潰不常。生民之死于墊溺者。爲不少。幸得保其餘生。而力困於河者亦多矣。蒸薪之積。隄防之勞。無時而已也。大抵壅之於東。則奔於南。障之於西。則注於北。而不見其素所謂河者。果安在也。洪流之害。可謂極矣。此朝廷之所共憂。而天下之所熟聞也。然猶以開疏爲功。以遏塞爲利。募富人度釋子。以給其費。欲息尋丈之奔衝。乃致千里之漂潰。而未聞建定大議。觀水所向。徙民避患。而徐爲之謀。臣雖甚愚。亦不敢有取也。舉今之務。莫大於此兩端。皆其勢之不可已者。猶已而不爲。推此而下。則庶政之苟簡。臣不得而悉數矣。是以天下之人。激昂奮

厲之氣少。偷且怠惰之心多。事勞而治功不立。政發而王道不隆。由此其故也。惟吾君吾相。深窮利害之本。而權之以時。乘聖賢之會。而相與講磨。淬濯於廟堂之上。不惑於一偏之說。而斷之以力行。善動而不懈。大有爲而無所憚。以起天下柔弱不振之態。而完其堅壯全盛之體。可也。古所謂日中必昃。操刀必割。則機會之至。其可失乎。

### 究治下

臣聞人主欲有爲於天下。而無所憚。則天下之事。不足爲也。然而名實之辨。不可不察也。舉天下之事。而皆可以爲。則天下莫不知其善治也。後世莫不稱其難能也。天下之事。舉皆爲之者。實也。莫不知其善治。稱其難能者。名也。事有本末。名實有先後。本近於實。末近於名。實居其先。而名處其後也。好實則所務者。本也。無意於名。而名隨之。好名則所逐者。末也。未必有其實也。此名實之辨也。昔之聖人。施爲於天下者。蓋非有求於名而行之。及其功成。事立。而名自傳。舜舉十六相。誅四凶。所以去天下之害。而興其利也。然後有進善黜惡之名。禹乘四載。決九川。導九河。驅洪流而放之海。所以保斯民之命。而粒其生也。然後有捍災禦患之名。三代君天下。耕以井田。稅以什一。教以學校。罰以肉刑。所以援斯人而納之仁壽也。然後有至治之名。然則名者。豈在好而求之哉。王政之弊。莫大於好名。而不爲其實。好名而不爲其實。則事失本始。而所逐者。末也。後世不知聖人有得名之實。徒見其名之甚美。竊好而欲求之。乃獵取其近似者。而

行焉。及索其實。蓋闕如也。今日之弊。信有類此矣。國家嘗詔司農條三歲之出納。命執政議其入計者。豈非古所謂冢宰以通法制。用於歲杪乎。然而取之過藝極。而橫斂數下。積之非有餘。而浮費無窮。不可量入以爲出也。耕三年者。未有一年之畜也。旱乾水溢。則多菜色之民也。又嘗詔羣吏勉修厥職。毋以簿書期會畢事者。豈非古所謂興教化以厚風俗乎。然而朝廷所擬議。制令所布告者。類多賦役獄訟米鹽貨幣之情。乃俗吏之爲。而未見其可使天下回心嚮道之具也。又嘗詔中外臣屬。以密封論時政者。豈非古所謂明主好道而求諫。百官箴王闕乎。然而公車不召對。尙書不問言。未聞燕見紬繹而覽章引咎也。凡爲此者。得非先名而後實歟。誠能均節財用。寬裕黎元矣。可以命計司制國之經費也。誠能導民以德。動民以行矣。可以責羣吏於簿書之外也。誠能求善無厭。改過不吝矣。可以來天下之上封論政也。凡爲此者。爲先實而後名也。天下方患名之浮。而不見朝廷勤治之效。苟人主一旦奮然揭其實而示之。以聳動天下之耳目。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若雷霆之震。日月之臨照。威聲光耀。窮極天地之表。而著見萬世矣。所得之名。豈若向之近似者哉。臣敢遂道前世有爲之君。殊勳懿烈。已驗于往者。以取必於睿斷。昔漢宣帝勵精親政。綜核真僞。信必刑賞。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無苟且之意。於是生民安業。而單于慕義來享。議者以爲效優於孝文。而德侔於商周之賢主。唐憲宗決策定議。明抗國威。以平數十年方鎮僭叛之勢。則亂階逆本。誅削幾盡。而唐之紀律復振。齊威王小國之諸侯也。委政不治。疆鄰交侵。及其封卽墨大

夫烹阿大夫。發兵四出。則趙魏衛之君請和。國人震懼。無敢飾非者。此皆爲之有其實也。況以國家大定久安之勢。究其實而不奪於名。則何施而不可。何爲而不立。豈特漢唐之比耶。惟陛下留神攷察。

明任上

古之聖人。制爲君臣。以立於朝廷者。豈獨辨上下之體。全人主之尊而已乎。其勢必相須。其義必相濟。將以辦天下之事也。然而君臣之際。常患乎責之非其任。待之失其心。無相與之情。以固相須之勢。無相信之實。以伸相濟之義。是以賢智才能之士。不獲自盡於上。而治道有未至焉。此其故非他。蓋人主以細務爲先。而不留神於天下之大計。以猜疑爲術。而不思憂患之誰與處也。夫天下之事。固有大小矣。治亂安危之機。政教威福之具。所謂大者也。舉而責之大臣。則當矣。大臣之責既重。而天子待之又深。不以崇高富貴自處。而薄其願遇之禮。不以盈成閒暇爲足恃。而與之計及存亡休戚之外。相接以情。相交以道。上無疑貳之隙。而下無猜嫌之端。則固能竭忠致力。盡其得爲之分。而天下之事。不足辦矣。此易所謂泰。而劉向以爲通而治也。永惟堯舜之盛。九官分職。禮樂刑政。任得其人。而朝廷之上。咨嗟都兪。君有以諭於臣。而臣有以告於君。其言皆出於懇誠。而其道各務於訓戒。昌明之化。基於此歟。漢高帝唐太宗。皆以英豪蓋世之才。經營天下。奇謀密畫。則責之蕭張。典章禮樂。則求之房杜。其君臣之間。相與論議。則丁寧反覆。切究事情。密如朋友。此聖君賢主。善任大臣。而能盡其心。以崇王道之大略也。二府者。所謂經邦論道。

之官與天子維持天下而圖安危者其智慮之所存其才業之所及豈止於除吏斷獄之間而不出金穀律令之外乎生民未乂必有以安也四方未寧必有以禦也教化未至必有以導也紀綱未備必有以完也朝廷之所責者其重如此則所待宜何如哉昔我祖宗皆深明大臣之任而明職任以待當時之輔相可謂至矣或諭以撫中外和陰陽爲效或戒以進賢退不肖爲職或命以簿書之外極言時務或賜以詔旨問扞圉之策或給以筆札俾疏陳利病其於君臣之義豈不篤哉此真忠大節之所以感奮而嘉猷至計之所以不可默也天下之務不患其不能盡矣今垂拱坐朝邇英召對奏白之餘清閒燕處其亦暇及於此乎其未暇及乎臣實疏賤莫得而知也及于此矣則聖賢之交萬政畢舉天下之大福也若猶未也則上下之情疏而君臣之義有未至朝廷庶務失於講之無素重貽他日之悔矣固非臣之私愛過計也然好議者竊謂陛下嗣政之始天威赫然容略雄斷如高明之不可窺而度左右大臣雖有遠謀奇策可以盡天下之利害猶深思極慮而不敢輒發則亦非朝廷之光懿伏惟明主以社稷生民爲心敦厚恩義於君臣之際示之以至誠結之以不隱降意垂聽從容終日以咨訪詢求於二府之臣使之言當世大務而與之圖其取舍則處無遺策舉無過事治道日隆而盛德新矣

明任下

天子待大臣以不疑則上下之情相通此治化之所由起也而大臣之報於天子豈可少愧於心三公之



官不以一職而名者。蓋天下之事。靡所不統。而未嘗專於一也。是故與天子論道於朝廷。而參六官之政。與六卿之教焉。且論道經邦。而六官六卿之政教。皆有所與。則天下之事。安有不責於己乎。然而理勢有本末。體用有大小。務其本不務其末。爲其大不爲其小。此所以持其宏綱。聽其治要。而不若百官之屑屑也。古謂宰相不親小事者如此而已。後世惑陳平一時之言。而爲之說曰。決獄以廷尉。治財以司農。禮樂有奉常。軍旅有將帥。宰相者任人授職。享其成功而已。至於施爲興作。皆莫得而與也。爲是說者。知末務而不知本。可襲常而未可應變矣。何則。天子容保四海。臨制萬事。而與之共政者。乃七八大臣耳。方其天下無事。朝廷清明。刑訟衰少。財用富積。禮樂大備。兵革不試。則大臣無與彼事。而享成功可也。若乃法令不一。而刑罰濫。國費不給。而民力困。禮荒樂淫。而教化流弊。軍旅不足用。而四方未寧。則安可無與其施爲興作之間哉。今天下號爲治安。然非無事之時也。元勳舊德。謀議廟堂。非無致君援世之術也。而天下之人。有未喻者三。臣是以不敢默也。夫是非異論。成敗異勢。則處之以與奪。乃可以成天下之利。然而功過隨之。行有得失。政有可否。則補之以獻替。乃可以全人主之美。然而榮辱繼之。賢不肖混淆。升黜謬戾。則辨之以進退。乃可以用天下之君子。然而毀譽應之。不處以與奪。則不能息天下之謗。而何以成其利。不補以獻替。則不能救人主之失。而何以全其美。不辨以進退。則不能除天下之小人。而何以用其君子。是故大臣之於君。必息天下之謗。而不計其功過。必救人主之失。而不慮其榮辱。必除天下之小人。而不

恤其毀譽。此所以成其利。全其美。而用其君子也。漢欲擊匈奴。右地。魏相以爲不可。報怨於遠夷。願罷其兵。旣而三世稱藩。無敢入寇。唐欲赦吳元濟。以悅方鎮。裴度謂不與賊俱全。請自督諸將以討。乃能平蔡之亂。此處以與奪者也。今天下之事。或急於邊。或切於國。或未宜於民。而羣臣有以更張廢置之議。聞於廟堂。則少爲之裁決。而多委之有司。且要以不可有失。上指者何也。王嘉在位。數務諫諍。陳蕃楊震。疏佞邪。列災異。語皆切直。魏徵指陳善否。多至數十萬言。此補以獻替者也。今朝廷之政。未必無失。或繫於睿德。或關於聖教。或動於天變。惟諫官御史。敢語其端。而未聞謀猷入告。彌縫衰闕者何也。傅遷奸政。則孔光勇於罷黜。楊彤在朝。則王商爲之奏免。此辨以進退者也。今天下之士。上自朝廷之吏。而下至山林之匹夫。修潔操行。苟有所立。則大臣嘗收其器而用之矣。至於宿惡巨愆。足以殘民黷化。幸而未投於罪罟。則未聞顯白其狀而廢。放之以激清下流。而感起昏俗。而猶使之貧爵冒位。以居人上者何也。凡爲此者。豈非以人君之權不敢侵。而功名貴其全歟。惟明主深察夫爲臣之難。與得君之不易。旣待之不疑。以通其情。又亮其不侵。以責所報。則庶乎能釋天下之所未喻矣。

議官上

天下承平旣久。任官之弊。極於今日矣。仕路益寬。紛紜壅塞。而朝多侍位也。吏員愈衆。國費益廣。而生民困窮也。郡縣之重。牧以匪人。而德澤不宣也。日月爲勞。職業不厲。而萬事墮廢也。人人競進。苟覬祿利。而

廉恥銷亡也。積數十年之弊。而欲一朝革之。不窮其源。而決之於橫法。未見其可以澄清也。弊固有源矣。入仕之法不精。用人之制不慎也。臣不敢遠摭古訓。立爲迂疏之論。以取高於衆。惟列述祖宗成憲。參以近事。願朝廷揆酌其宜。而用焉可也。貢舉之數。雜流之選。昔歲議之熟矣。獨任子之恩。雖加裁節。而猶或疏焉。臣故曰入仕之法不精也。建隆之制。歲補有定員。而重以試覆。試不如。奏者坐之也。祥符之詔。入學習經。限年課試。對於廷而授之職。公卿子弟。有以術業不明而罷歸也。夫定員入學之制。固未易復於今。而習經試覆。可少倣而行矣。臣愚以爲凡應奏者。可著籍而未命。詔以一藝爲能。若經史。若兵刑。惟習之聽。嚴其科格。而覈其能否。能者官之。而未能者使之退。而復習。要其成而復命之。則上有考實之功。下無增年之詐。恩補之數。頗損於舊。而不患於濫矣。夫州縣之吏。爲攷六七舉者。一二人。則亦可以治縣。治縣者。攷六七舉者。五六人。則可以爲京秩。而治京縣。門資而京秩者。攷六七舉者。一二人。則亦可以治京縣。治京縣者。六歲舉者。又二人。則可以爲治中。爲治中者。五歲舉者。又三人。則可以爲郡守。以國家斂才旌善之深術。使人樂爲之用而不已也。然而法制一定。循襲既久。泥不知變。則進退在下。而與奪不出于上。反爲用人之大弊。甚可歎也。且天子之尊。人皆畏信。而不敢慢者。惟取舍在我。而不徇於衆人也。今責攷其任如此。限其舉者。又如此。苟有合於式度。則選吏而上。至郡守。皆可計日而得。是下有必取之勢。而上無必不與之理。安敢議其賢愚而進退哉。所謂人主之威柄者。猶不得而持之也。夫不議賢愚。而惟式度。

之從。則黑白雜糅。而官政壞不足怪矣。臣故曰。用人之制不慎也。臣聞祖宗之時。州縣之吏。陞見而改秩。其陞黜可否。一出於人主之意。而無必得者矣。凡以私弊被坐於決獄。而失於深故者。屢對而不遷矣。自擇能吏。分治方州。而責以秦彭之效矣。選治中以佐武人之爲牧者矣。錄外官功過。而閱於禁中矣。以名召對。而旌擢者二十四人矣。凡此者。皆以明威斷而示獎勸也。今陞見之吏。未嘗不遷。向之不遷者。惟增歲放而益薦員也。郡守治中之舉。歲無常數。而塞詔者衆。惟有司第其先後而授之也。外官之功過。天子未嘗盡知也。召對而旌擢者。未見其人也。爲法如此。而求任使之當。將可得乎。臣愚以爲凡吏有陞見而改秩者。莫若循按故事。差次功過。而特可否之。增放益薦之令。輒廢而不用。凡京秩而上。素所謂舉而升者。自今以往。悉宜罷去。時詔大臣。部使者二千石。慎擇良吏而薦。如近日尤異之比。歲不過幾人。命有司與左右之臣。詳攷行能。傲用資格。如比歲政府除選之類。任以守宰郡丞之職。明主周詢廣采。而寵榮其卓然者。則與奪在式度之外。而進退出於威柄。天下之吏。孰不淬濯奮厲。而求聞於朝廷哉。其衰懦猥闕。自知不能有立於斯世者。必亦退避縮藏。而不敢覬幸矣。任官之大弊。庶幾可以革也。

議官中

救弊之術。如治水。旣澄其源。而不疏其流。以就潔清。則必散漫四出。漸漬汙濁之地。而復爲向時之患。臣前所論者。宜爲之先。可以澄其源矣。繼而有潔流之議。則安敢默哉。夫精其入仕。慎其用人者。所以進天

下之賢而退不肖也。以一日之法制。施於千萬人之間。而救數十年之弊。則天下之賢。豈能盡進。而不肖者。豈能盡退耶。蓋亦大爲之防。而徐導之。磨以歲月。而期於成也。夫天下之吏。非盡賢。而亦非皆不肖。其勢相雜。而未一。則導之之術。莫若明趣尙。嚴責任。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君子小人之分。不可少亂。而朝廷懲勸之道。詳審別白。則賢者安其是。而不肖者易其非。何弊之不可去哉。今日之患。蓋趣尙不明。責任不嚴。君子小人之分亂。而所導非所勸故也。趣尙者。義利之辨。責任者。勤怠之分也。厲之趨義。而不誘之以就利。所以明趣尙也。而趨義者多矣。督之勤勞。而不開之以怠惰。所以嚴責任也。而怠惰者少矣。趨義則廉。就利則貪。勤勞則稱職。怠惰則廢事。此人情之所同。而天下之所共知也。朝廷之於百官。貴其廉而賤其貪者。欲天下之吏皆廉也。而或誘之以就利。則安能勸天下之廉乎。樂其稱職。而惡其廢事者。欲天下之吏皆稱職也。而或開之以怠惰。則安能勸天下之稱職乎。且仕而受田者。所以旌圭潔之行。而養之。非計其歲入之豐。而設爲高爵重位也。守以長千里。丞以佐郡。而令以治縣。名器之辨。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圭田之任。皆躡而授之。不復議名器。而惟歲入之辨。守或俛而爲丞。丞或詘而爲令矣。爲之者。豈皆妄庸而無知哉。世所謂善人。能吏者。往往流入其中。而無甚愧之色。謂法令許我以然也。趣尙之不明如此。則仕者何利而不就乎。此貪冒之風。所以起也。夫張官置吏。而分以職者。欲舉吾事也。事而不舉。則職廢。雖罪之亦無憾矣。生民之疾苦未蠲。賦稅之重輕未壹。監司守宰之過也。可責之矣。朝廷嘗欲恤其疾苦。均

其重輕而不責於可責之官。乃特遣吏以辦之。臣不知高爵厚祿而素養之。命曰與我共理者。將安用耶。責任之不嚴如此。則居官者何事而不怠乎。此廢弛之患。所以成也。二者非獨吏之不肖。皆朝廷有以導之而不勸矣。臣故曰所導非所勸也。嗟夫。圭田之躡授。足以起天下之貪冒矣。況姦賊有復用而無永黜哉。祖宗之禁。不如是之疏。開寶以來。有棄市者也。恤民均稅之特遣吏。足以容天下之廢弛矣。況不職聞于上。而無失舊物者哉。祖宗之恩。不如是之濫。滄化中有處以州佐者也。臣故曰莫若明趣尙嚴責任。趣尙明責任嚴。則吏勸而政舉也。

議官下

夫古之循吏。布宣德澤。設爲條教。使民宜之深而信之篤。所居稱治。所去見思。風迹炳然。垂休千載。而後世莫能及之者。何也。非古之人皆賢。而後世之吏多不肖也。非風俗之醇漓代變。而治體不可復也。意者朝廷之於君子。待之不適其分。用之不盡其材。而遂有所不爲乎。尊賢而退不肖者。人倫之大別也。尊賢所以勸不肖。退不肖所以任賢。此乃使天下之士求爲之用。而務有所立也。今智愚混亂。而失其別。用舍重輕。惟式度之聽。是故雖有卓然之才。雜處其中。而無所辨異。則其心必亦自惰。而不欲有爲矣。此所謂待之不適其分也。法令者。禁非防過之具。爲小人而設也。君子不幸而過。猶議賢能而釋之。則用之於君子。可疏而不可密也。可疏而不可密者。使才勝於法。而足以適用。不使法勝於才。而無能施也。舉今之法。

蓋密於君子而使之不能施其才矣。科條詳悉，網羅備具，大至於生殺與奪之間，小及於出入起居之際，一不可離於法。是故雖有傑然之士，願發所存，以盡行己之道，回環四顧，而皆爲法之所繩，則其心憤懣沮怯，而不敢復議。安肯觸罪冒禁，以求驚世駭俗之名乎？是以其勤勞止於簿書刀筆，其思慮不出於規矩繩墨矣。此所謂用之不盡其材也。夫君子始仕，則未嘗不以濟時及物爲先務，安有不欲不甘之心哉？及乎既從事於其間，觀其勢之如此，而與志願相違也。於是抑而不振，晦而不彰，潛而不流，藏而不試。惟明主思致天下之力，而輔成治道，豈不惜於此乎？昔之賢君待循吏者可見矣。拜刺史守相，輒親問觀其所由，不數變易，使民服從教化，有治效者，勉以璽書，賜金增秩，公卿缺則以次選用，今皆不可得而有也。民政之重，宜莫如守宰，一官而共之者三人，羣趨於有司，閱籍而聽命，計以歲月，輒復代去，雖百職曠惰，而未至於受任，則澄按所不及，其治尤無狀，則碌碌罷退，而合爲一，又羣趨而聽命矣。其所得之分，則分毫無損益也。昔之賢臣爲循吏者，亦可見矣。使郵亭鄉官養鰥寡貧窮，而又爲之制喪祭之具也。擅發倉廩，以賑餘縣流民，而得全活也。減少府用度，齋刀布遣諸生詣學京師也。以守相賦斂違法，而邊解印綬也。以孝婦冤獄不理，而謝病求去也。今皆不可得而有也。於法無有，而人不可以行也。一郡之廣，坐視斯民將斃，而不能輒濟者，朝廷有未報也。一邑之大，熟察斯民之所勞，而不能輒革者，州郡有未從也。不慮乎此，而遽爲之，則姍笑其近名，貶駁其興事，甚者至於罪廢而不錄也。昔之人恢闔曠闊，多出於繩檢之

外。以望其成功。今之吏委曲遜避。以趨於法禁之中。而求其無過也。嗟夫。上之所任者。既如彼之輕。下之所畏者。又如此之重。則尤異之效。循良之政。何時而及於古哉。待之有別。而使進退出於威柄。則臣嘗議其略於前矣。嘉祐之詔。有察守宰治行。而命以久安者。何中道而止也。惟明主既先之以擇才授任。而不取必於式度。又繼之以循率先憲。而戒其屢易。褒賞其不欲之節。而使之磨礪。凡天下之吏。有以宜民使國而抵罪。可特議其過。而時亦宥之。勿拘深文。遂至廢斥。以振動不敢之氣。而使之馳騁。則賢者無自惰。而有所施。古之循吏出矣。昔漢臣有言。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過。差宜可闕。略俾盡力者有所勸。可爲今日道也。

### 策問

問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也。觀其時。窮其變。隨之以吉凶。推之以進退。天道人事。其相參乎。何則。周公履而不處。仲尼需而不進。明夷之六五。利箕子之貞。既濟之九三。見高宗之伐。文王之德。居升之四。仲淹之志。當革之初。索求義象。而質以聖賢之迹。茲有望於彊博也。

問六月宣王北伐之詩也。歷序小雅廢缺爲變之始。則厲王之詩。不列於小雅明矣。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幽王。鄭康成以爲刺厲王之詩。學者惑焉。夫康成之於詩。造其蘊奧也。其說非妄也。諸君宜



辯之。

問三代之政。各有所尚。故忠質文循環爲用。以救其弊。推其損益。而百世可知矣。然則盛王之垂統御極。必鑒觀物理。參驗勢數。量揆鉞以建治體。使元元之生。歸於中和之域。而後已也。豈可泥於循仍。而昧於適變哉。國家刻五季亂本。造四海大業。百餘年間。號安平矣。教化所漸摩。法度所處制。其所尚者何也。遠稽三王之道。近撫當世之務。則所損益者。又宜何如。而可以濟於時耶。諸儒固嘗極慮於此也。敢問其略。無讓焉。

問經者所以載道。而道者適治之路也。士之窮經探道。而有志於從政者。豈區區章句而已乎。必能推明聖奧。而適於用也。且禮有九經。書有八政。皆治道之要務。施之於今。無不可也。請條其目。而陳其效焉。問堯湯水旱。必推之數也。洪範休咎。必歸之數也。推之數則災異生於自然也。歸之數則精禋兆於有象也。國家仁厚之化。蒙被動植。太和之氣。充塞方外。然而水旱有時。而作。豈數之然耶。抑休咎亦有其象也。卻衆沴而來諸福。得無術乎。昔董仲舒。劉向。父子。夏侯勝。谷永。李尋之徒。皆以經術推陰陽爲儒宗。今之經明行修者。豈宜自謝古人。而不言也。

問四裔爲中國患。雖三代之盛。亦所不免。故禦外備邊之策。興焉。議者必曰。重任將。勤訓兵。厚其儲蓄。此其大略也。然則將以何道而任。使之必勝。兵以何術而訓。使之不驕。儲蓄以何法而積。使之不困於民。願

淨德集 卷二十

畢其說可也。

# 淨德集卷二十一

## 墓誌銘

### 樞密劉公墓誌銘

元祐元年三月某日。樞密學士。朝議大夫。充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管內勸農使。彭城郡開國侯。食邑若干戶。食實封若干戶。劉公以疾薨于位。驛奏至。朝廷悼之。遣內侍護喪以歸。賜贈加等。凡所以賙卹其家者甚厚。詔贈太中大夫。越明年七月某日。乃葬于潁昌府某縣某里。循禮攷吉。務其稱也。公諱庠。字希道。世爲彭城人。其先蓋漢楚元王交之後。曾祖諱某。祖諱某。皆恬於隱晦。爵祿不及。考諱某。博學知道。爲世大儒。有器業。可巨用。不幸仕齟齬。終青州觀察推官。門人考其德義。謚明道先生。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妣李氏。生顯家。有賢行。治家教子。如古烈婦。以公貴。累封某郡太君。公少孤。八歲能詩。爲石曼卿所器。年十四。以文謁明道先生之友蔡文忠公。公奇而壻之。以文忠遺奏。試將作監主簿。調宋城縣主簿。用程文公薦。改陳州司戶參軍。移鄭州鄭縣令。治塘水溉民田數千頃。嘉祐二年。擢進士第。六年。遷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陽縣。遇英宗踐阼。遷祕書丞。修奉昭陵百貨之須。動輒千萬。公應之。

有序。邑人不告病。而官亦足用。轉太常博士。充高密廣平兩縣教授。是時詔兩制舉御史知制誥。蔡杭薦公可任。會英宗以災求言。公卽上書論世務十餘條。英宗嘉歎。以書示宰相韓忠獻公。且問所以。韓以不識對。上益重之。遣內侍宣旨。有甚知才美之語。遂用杭薦。除監察御史裏行。及對。英宗曰。欲用卿久矣。有大臣言卿與蔡杭親。朕蒼以內舉不避。雖親何害。搢紳士大夫咸以爲用公之當。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未數日。陳張幄具後苑。以待宴幸。公言去日食太近。非畏天之威。恐懼修省也。乃爲罷宴。會聖宮創仁宗神御殿。宏麗過制。費鉅萬。公謂天子之孝。不在宮廟之奢靡。在繼先志。隆大業。今營建甚盛。非所以昭先帝儉德。英宗爲損其制。襄陽郡王允良郊祀不陪祠。久罷朝謁。公陳其桀傲慢上帝。無人臣禮。奉宸庫失盜。公劾巨闈領皇城司職事者。以嚴宮城之禁。願陛下不以近習撓天下法。英宗曰。法令之設。內外一體。翌日。都知以下皆論罪。李珣犯銷金。開封府以中旨輒釋。公累言乞正國典。請對又陳之。英宗曰。朕豈私一李珣耶。乃仁宗外家。若行之。天下謂朕如何。更不須言。公知上意如此。方已其論。又嘗言命令失。名器濫。則知制誥還詞頭。門下封駁。願申飭臣子。舉職如故事。諫官御史。皆所以補闕失。柅違謬。宜增其員。呂誨等旣去位。公累疏乞留。又求對。奏誨等忠正敢言。意在愛君。陛下奈何輕斥之。以累盛德。上曰。朕本不貶誨。自是誨等不肯留爾。公懇請召還。詞不少屈。時論韙之。英宗不豫。公力陳日食星變。宜崇儉納諫。布惠澤以解天意。則轉災爲祥。聖體當享無疆之休。久之。朝政多自中出。皇嗣未立。人心尤不安。公獨拜疏。

謂太子天下本。漢文帝唐太宗皆於即位元年。預建太子。爲宗社無窮計。穎王長且賢。願陛下亟立爲皇太子。上感悟。大位遂定。又請穎王侍禁中。閱天下奏報。降付如平時。俟康復乃罷。則聖躬便於頤養。而機務不壅。幸臣韓琦樞密使文彥博。宜夜直以安人心。英宗崩。百官臨福寧殿。大官給肉食。公謂先帝棄四海。臣子豈知肉味。請給素食。庶近禮。州郡遣子弟納貢賀即位。恩補過幸。宜罷去。事雖不行。識者以爲是。以神宗登極。恩補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未幾遷右司諫。兼提舉國子監。一日神宗語及漢武事。公對曰。王者當上法堯舜之德。下迹成康文景之治。漢武不足爲陛下道。神宗悅其忠。時邊臣有邀功致寇者。本非朝廷意。公疏其姦謀。請寘於法。以謝天下。及下二府大臣措置邊事之宜。定以公罪。庶幾不苟。簡誤國事。又陳中國禦外之體。守信爲上。武帝深入爲下策。昔寶元時。元昊叛。五來五背。天下爲之困敝。今莫若崇大信。舍近功。爲國家長利。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出。請詔二府議大計。京師久不雨。蝗害稼。公引王弼京房說。以爲陰不能固陽。故不雨。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請黜臣下不勝任。安祿無德蔽惡爲孽者。則雨以時降。蝗不爲災。又乞賈孫琪留馬默以來直言。優容王陶以全恩舊。公之啓沃獻替。正紀綱。糾姦佞。著聞於人者如此。其秘詞切論。未嘗語於私者。則莫得而知也。是年秋奉使大遼。故事兩朝國忌。不相避。公將還。度以正月八日至白溝。宴用樂。然是日英宗小祥也。公具以告。願於涿州插宴。則八日達雄州。且行香。得遂臣子之志。遼主歎美。從公言。使還。除集賢殿修撰。充河東轉運使。蓋公論議剛果。權貴

忌之而利其去也。時晉地旱饑，軍費日廣，公計一道之產，惟鐵利爲饒，請復舊冶鑄，通隰州溫泉鹽磬，博易以濟用。又請募民入粟塞下，預爲足食計，悉聽之。俄遷起居舍人，除天章閣待制，改河北都轉運使。契丹入侵，霸州土場爲己地，集兵疑我，河東亦奏契丹徙帳西京，朝廷爲之動，詔公驗狀。公曰：雲朔去歲饑荒，孰便於屯聚？今往西京者，不過集部族數萬人，西脅乘常，南疑中國爾。安肯舍定州平易之塗，趨并晉險阨之地而入寇乎？又以五說料其必不能有爲，宜安靜持重以待，可遂無事。後果如公言。二股河之役，興兵無餘力，邊城遂不完，公謂城壘之設，俯瞰敵境，勢不在河防後，請輟二股役，兵備霸州等城，以嚴守禦。黃河起春夫，御河繼之，凡十七萬九千人，期以朞月罷。公謂今年河始東流，其南北岸創隄防千餘里，以夫役爭土，功力不足用，雖責以速成，未見實益，願減半先治其急，而徐其他，則無枉費勞民之患。詔約二股北流口，以拔水勢。公言河方東流，而遽遏其北，則澶滑以下，將有潰溢之虞。儻以歲月分殺其勢，漸議閉塞，乃得治河之策。宦者程昉乞益兵助御河之役，欲以奏功，公謂督工於盛夏，則暍死者衆，乃奏緩之。又請銷開塘口泄水勢，外示設險之方，而內不失蒲葦樵蘇之利。朝廷皆信其說。青苗令始下，公謂不可行，奏願罷之。歲餘，差知成都府，以親年高不拜，得知真定府。屬并晉用兵之後，民疲不聊生，上以安輯之旨諭公，又除河東都轉運使。至則寬力役，蠲逋負，賑流散，以稱上意。凡三閱月，乃召還，知開封府。前此議者置廂官分治府事，凡輕罪聽決遣，公謂京師多豪右，廂官體輕人不畏，或緣而寬縱有罪，且政出

多門。非所以肅清浩穰之術。昔趙廣漢嘗患二輔亂其治。猶欲兼之。况廂事之末乎。請罷蔡確沈振。願殫力公事。以報萬一。是時宰相王安石用事。與公異論。確主於安石。見公不庭參。公謂朝廷之儀。安可以私廢。上疏辨之。由是上失宰相意。神宗亦嘗諭之曰。卿奈何不與一二大臣協心濟治乎。公對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知附王安石。不數月。除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蓋朝廷以二鄙爲慮。謂公深知西北事。故以閫制付之也。前帥嘗建惹凌議。不足示威武。公奏罷之。夏國降羌數千人。公慮其爲患。請遣詣境上。召其酋歸之。有不去者。乃留外以示大體。內以消姦萌。兩得其策。事未報。果有謀歸者。中旨亟令徙內郡。公謂降羌遷則生變。宜假宴犒。漸移徙至太原。並邊旣無虞。比次區析於華人之中。久則吾民矣。從之。塞外以寧。累請復憲州以重形勢。還置惠寧肅定神木三堡。以備應援。又請募兵民子弟之彊勁者。爲勇敢以壯軍聲。如漢謫民戍邊故事。下流非巨蠹積姦者。擇少壯貫罪徙河外。以實邊徼。皆可其奏。契丹議侵疆。諜者謂有稱兵意。朝廷問公以爲未必然。岢嵐雁門求濟師。皆不應。契丹主駐雲州。遣數騎涉吾境。邏者得之。契丹馳檄紛辯不已。公奏曰。契丹意在疆場。持此爲端爾。臣刺知雲州無兵。朔應艱食。願朝廷緩荅而峻拒之。方盛夏。兵未必至。惟以有備待非常。乃得計。願遣劉忱等至境上。姑以理論。臣俾將佐飭兵觀釁而動。此事機也。時朝廷以契丹使言順禮恭。及持敦睦和好之說。乃錄契丹主書付公。諭以地界。且通商。公復奏曰。臣竊疑契丹此舉非本心。蓋見朝廷尙未克復河湟。不

得不爲脣齒之計。故以此嘗我爾。今欲爭辨積年已定之疆界。曲固不在中國而在彼。則泛使之來。禮宜偃蹇。而反恭順。辭宜高抗。而反卑遜。臣竊恐其意別有所在也。敵意無厭。朝得寸。暮求尺。必又有僥倖之請。宜直以拒。或與以不當得之地。既杜其姦。未必不疑中國有謀。用此以餌之者。若妄意於我。背盟伺隙。恐非歲月可解也。公爭之既不能得。會遭太夫人喪去位。後竟以黃嵬山分水嶺地與之。公常以爲恨。士大夫爲國遠慮者。至今惜焉。郡邑酒戶。月以課入供河外。遠或至千里。公請以季易月。麟府州漢戶之單丁。與蕃族之內附而遇歎者。傲有司蠲其役。且著爲令。晉俗尙焚骸。貧不克葬者。遂委不視。爲竊四穴以藏之。公在晉二年。治兵與民。皆得其心。以靜制寇。不勞而服。父老至今猶能稱道。感歎之不已。喪既除。又差知成都府。蜀久安無事。朝廷以德惠撫之。官吏或縱情忘分守。公一切齊以法度。上下宜之。細民競利。以高直占坊場。破產不能償。相繼箠死。或自殺。公請蠲所負。以惠遠人。乞推之諸路。天子可其奏。獲免者凡數十萬計。文州蕃族有復讎者。當以蕃法論。朝廷欲加誅。請赦之。以寧邊圉。緣罪徙內郡者。願復之。以示恩信。西山六州。與漢人爲婚姻者。請禁之。以防後患。悉從公奏。至于治石室。疊舍。增置學官。廣朝廷教育之意。又新乖崖張公祠。爲書韓忠獻公碑。立祠下。慰蜀人之思。皆有助於治體也。遷禮部郎中。知秦州。充秦鳳經略安撫使。以失舉降秩一等。改號州。及葦。知江寧府。官制行。易朝請大夫。未踰年。又坐失舉降秩。知滁州。甫三月。特起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又徙知永興軍。時征西戎無功。調發恟駭。關右騷然。



天子震怒。大臣無敢議也。公過闕。賜對。言虛內事。外恐動搖根本。邊隅之患。特手足之疥。聖德宜涵容置之度外。天下幸甚。上嘉納焉。陝右保甲行團教法。州邑擾動。公奏曰。軍旅之後。年饑人勞。正當完養其力。宜權罷教。俾之少休。乃得罷一年。稅租苗役之逋。薦饑不能償。請倚閣以紓其乏。流徙漢南者。請依富弼青州賑濟術。俾京西安集之。移稅往他州。民不堪其勞。請寬下戶。詔皆納可。南山逃卒僅百人。依聚山谷。時出剽近縣。或殺官吏。厚遣山民爲耳目。因保甲團教。掠兵器。驅村落馬騾。乘以遁。捕者雖勇銳。終莫能遏。長安大恐。公於是徙山中居民入保。奏罷並山團教。令斂外馬。悉歸州縣。乃發兵驅之。未幾賊勢自蹙。遂殲凶渠。而支黨亦潰矣。是年十二月。拜樞密直學士。旋除知渭州。時轉運使辦軍儲非其術。按版籍強民以供。公揭榜罷之。增物價而民來願輸者衆。廩計大實。邊吏請發防春兵。公謂疆圉無事。遂不遣。卒無他虞。弓箭手屢以戍廢耕。公下番休之令。凡旬有五日而罷。邊戶便之。朝廷方與民休息。有懷柔四裔之意。公亦以綏邊弭寇爲先務。不幸在鎮三月而卒。故宏規遠略。未施一二也。初公感疾。有大星隕于正寢。人咸異之。及其沒也。華人羌族。皆慟哭。訃至京師。太皇太后嗟悼之深。且謂如劉庠輩。不過數人。方將召用。而命不少假。搢紳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之。嗚呼。公剛方直諒。學造本統。通古今治亂安危之變。積深而蓄厚。親逢睿明。被遇隆眷。發爲愛君憂國之謀。推爲澤民恤物之利。賢者事業。蓋無愧負。惟屢忤權貴。不忍一俯己徇合。悠然四方。遂至終老。此可悲也。太皇太后爲宗社萬世計。保祐嗣皇。裁決大政。圖倚

舊德共底治安而公不及見焉。此重可悲也。公娶蔡氏。封安康郡君。男六人。端夫。鳳翔府觀察判官。先公五年卒。次三人早亡。次敦夫。承奉郎。次寬夫。承務郎。女一人。適定州北平縣主簿朱師略。孫男二人。沔假承務郎。浩。早夭。女一人。尚幼。公享年六十四。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三十卷。藏於家。雅不喜治生。祿廩所入。均以贍族人。使契丹得金幣。則以葬宗黨之貧者。凡二十餘喪。兄之子互以恩補。故捐館之日。寬夫猶未仕。此人所難能也。儲宮之議。公尤晦密。終神宗一朝。無知者。此又難能也。視古君子。何愧耶。蜀茶之初禁。某知彭州。輒條其害以聞。朝廷委公與部使審議。公以某言爲然。某旣罪廢。公又累疏辨之。知我可謂厚矣。後八年。見公於涓。從容語議。慨然有憂天下之心。至明年而亡矣。其德業始終大概。某可得而知也。重以諸孤之勤請。敢哭而銘曰。彭城之劉。實繼楚元。奕世有顯。又生公賢。惟公之賢。以剛濟忠。獻告二后。靡言不從。治平之末。獨建大議。天人合符。傳以神器。始終一朝。公晦不言。方之古人。孰爲後先。公忠自將。義不附會。天子倚信。用公於外。公之在外。十有八年。威揚惠浹。卒老於邊。離明坤載。協德而治。黃髮在廷。惟公已矣。生有大節。沒有重名。敢告無窮。勒之斯銘。

太中大夫武昌程公墓誌銘

通義郡西禮泉山之陽。有巨冢焉。山隆而盤。水悠而澄。松檟叢鬱。以深。門闕崇廣。以嚴。乃有宋太中大夫武昌程公葬於此也。維程氏爲眉大姓。世有令德。曾祖諱沼。祖諱仁霸。值時季亂。爵祿不及。考諱文應。以

公故累封大理寺丞。贈官光祿大夫。妣宋氏封長安縣君。公諱濬字治之。天稟方厚。少有大志。力學舉進士。時輩推其才。天聖五年。賜同學究出身。選河中府猗氏縣尉。戎州司戶參軍。鳳翔府節度推官。用薦者言。授大理寺丞。再舉進士。中乙科。通判彭州。遷殿中丞。又通判梓嘉二州。改太常博士。賜五品服。歷屯田都官員外郎。遭長安君洎光祿公憂。服除。知開封府太康縣。遷職知歸州。移遂州。爲屯田都官職方郎中。提點荆湖南路刑獄。除太常少卿。賜五品服。徙夔州路轉運使。熙寧三年。年七十。乃謝事。公儒者。讀書知名。教大旨。鑒古今治亂之迹。其取舍進退。未嘗違道。以徇所欲。其治事通果敏密。先體要濟以忠厚。其庇民恤物。所至可紀。在鳳翔。有盜五人者。法皆宜死。會公至自外邑。吏抱案請書之。守丞以爲不疑。見促甚遽。公審情閱法。謂四人不當死。指以示吏。吏驚且拜。公曰。吾豈乘人不逮。少覬勞獎。第慮殺之誤爾。卒如其說。一府大服。又有誣執盜者。所司考驗無得。欲以藏禁物處罪。公力爭不可。乃以狀議。且曰。始則信其厚誣。旣非實狀。終則求其別坐。率寘嚴科。古之浮刑。無甚於此。衆不能奪。遂勿論。然爲守者自爾忌公。而欲疎之。未幾出權岐山轉運使。段公少連一見。謂曰。軍興事劇。小邑非君所處。卽日移公長安。是時正獻杜祁公以德望臨鎮。開府待士。賢俊鱗集。得公甚悅。會萬年令謝病去。請公暫治。仍檄他官將代之。公聽決有方。嘉聲翕然。一日祁公見而言曰。依稀似曲無易君矣。蓋喜公之政務修舉有漸。故引古詩以相褒譽。於是委公領治如故。而如遇深矣。詔下籍民爲鄉兵。羣情震恐。多走南山以避。上之人欲遮道止之。公

曰民方如駭獸。過之適足激也。大不可。乃指他事。集里胥條其鄉之丁壯。且開以籍而爲兵之意。亦無足避。雖遁將安歸。宜以某日與爲兵者至。民素信服。聞公言無他憂。如期而集。遂籍之。不浹旬事定。議者嘆其神速。陝西治軍器以牛革數十萬。須於郡縣。期會尤急。民多屠殺以輸。公謂轉運使蜀之筋革積於荆渚。數不勝計。儻由襄鄧致於陝雍。不閱月可足用。行之乃免暴賦。舊制蜀人官近鄉。止再任。公旣通判彭梓。以親高年乞便官。朝廷推異恩。俞其請。又通判嘉州。僚友稱其孝。鄉閭榮其歸。或板輿迎養。或持檄還省。始終十餘年。庭闈歡然。得盡人子之心。太康隸畿甸。民素驕橫。官政尙姑息。幸無事以去。至有擊尉弓手。掩不問者。曾豪子縱奴毆平民。深竄遠匿。公搜擿必得之。痛繩以法。自是彊猾戢畏。境內大治。朝廷議弛六路茶禁。擇良吏往究利病。公當詣二浙。三司承風旨以定論諭諸君。公獨不從。乃遂巡白中書曰。朝廷所以遣官者。欲察利害爾。今旣付之成法。則雖有可否。安敢陳。恐非遣官之本意。願飭不往。遂以羅拯代焉。由六路者。後多顯用。則公之守道難進可知矣。梓夔兩道兵爲鈐轄者素專其事。遂州雖兼總之。實則無所與奪。至公不然。凡軍政邊防。必議而後定。涪井監有言雲南鬼主將請道來貢。人皆疑其與儂賊入寇。專其事者請移兵嚴備。部使亦以爲憂。公曰。雲南於中國。道路梗絕之久。彼自衛巢穴不暇。安能遠來。吾屬當慎所舉。以寧人心。兵乃不移。寇亦不至。遂人賴公鎮重。以鐵塔號之。仁皇帝遇密時。潭州巡檢與客飲酒。輒謳歌。卒有告者。仍以貿易爲說。究其實。貿易不當坐。公欲懲卒之妄。而他不復責。轉運使謂

非忠臣孝子所爲。必論以法。公曰。彼武人爾。逢敵值寇。不用命報國。乃非忠孝。至於醉飽不思之過。何足深咎。況自下告上。安可啓其端。遂無異論。乃釋之。衡韶二州。間有凶黨七八百人。縱火掠黃幹坑戶。一道駭然。公巡部撫遏。不張賊勢。以希功賞。下令捕首惡。諭誘脅者使潰去。民得安堵。事訖以聞。朝廷嘉之。道州有父子毆人至死。子當伏誅。以尸壞獄疑爲請。委公審覆處之。公詢察情狀。子願死無他辭。猶疑不忍。決奏得免死。湖外二稅。率經五六歲。斂入不已。胥吏緣爲姦。窳弱重困。公請量戶衆寡。每歲緩以期限。畢則州爲鈎攷。有逋負督於邑吏。從之。著爲令。民甚被惠。茶陵縣擅增役戶七十有八。循仍久之。公按劾罷去。頗紓衆力。邵州歲運淮鹽凡六十舟。舟萬斤。自潭之益陽。泝險而上。風濤屢溺。主吏二十有四。往往耗產。兵三百多還糧於官。終身不能已。公請置倉於永之祁陽。去邵纔六舍。以所役兵隸。九鋪運致如舊。簡費蠲害。迹效甚白。言雖不報。識者服其是。忠州臨江縣鹽井五。以吏十四人與居民主之。彊弱勢不一。汲訟日起。吏苦劇役。民亦罹敝。公奏專委之民。兩獲其利。至今不能易。渝州李光吉輩三族旁夷落。憑阻逞暴。納亡命。聚邊雜。殺擄剽奪。郡縣不能禁。公請出師治其罪。訓兵蓄糧。事將舉而代去。來者用其謀。蕩平之。以功遷官至貴仕。公不言勞。賞亦不及。時論惜焉。薦屬官無慮二百人。或以過將得罪。未嘗陳其不當。薦亦未嘗有累之者。匪惟能知人。抑可以敦流薄。尤惡淫祀。力禁之。彭人有爲灌口神娶婦者。潭人有祭張太保神者。皆訛作亂俗。一懲以法。邪風爲之變。旣得謝而歸。卽其居爲林下軒。日會賓侶。以詩酒自適。

而氣韻清壯。笑談高爽。俯視俗罟。有超然不可慕之勢。凡如此者。又十三年。以子登朝。封光祿卿。遷秘書監。易中大夫。元豐三年。天子祀明堂。又當進秩。于時方議官制。留恩未下。五年十一月戊子。無疾而卒。春秋八十有二。明年四月。始降太中大夫誥。娶宋氏。封長壽縣君。雅有賢行。先公十六年卒。公以六年十一月庚申。葬同長壽君之塋。禮也。子男五人。之才。朝奉郎。嘗爲司農寺丞。歷梓利夔三路轉運判官。瀘蠻犯邊。王師西伐。朝廷賴其才。復還梓州路。之元。奉議郎。嘗從使者治涪并叛夷。遂知瀘州江安縣。以功通判本州。又從辟渝南平寇。有異效。除夔州路轉運判官。歲滿請便郡。得知嘉州之邵。奉議郎。嘗爲三司磨勘官。辟勾當公事。又從使者按視江廣鹽筴。還對如旨。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之祥。宣德郎。之儀。未仕。女二人。適通直郎句洙。承奉郎史敏。孫男十人。庾。成都府郫縣尉。庚。早卒。度。廊序雍唐廡。廉。廩。皆稟訓不怠。孫女十四人。適前進士史厚。簡州司理參軍李葵。太廟齋郎黎倬。進士史器。孫宗彝。餘未嫁。公之康寧也。子以才能出使。孫以進士中第。出使者蓋三人。中第者已三世。士林景慕宜矣。初仲兄湜有氣節。善治產。光祿分財置第與之。使自滋殖。湜亡其妻。又能嗣守。資計益豐。光祿公嘗許以其所積爲之分。已而諸姪議將均之。公曰。士人所以異於編氓者。蓋有孝義廉恥也。治命在耳。慎勿言。嫂之積。秋毫不可覬。未數年。湜之子縱侈無賴。蕩去生業。反訟財之不均。公自引咎。惟有司是聽。而猶子有獲。嫂氏所自具資產之數。乃向日稟於光祿公。而許以爲分者。蓋倍於衆人所有也。官得之。信訟於是息。人皆服公之義。又嘗念仲弟

沿亡而嗣未祿。乃以一子恩薦其子之奇。故終公之身。之儀猶未仕。族屬貧者聚而衣食。養孤女寡婦而嫁之者凡六人。此皆鄉黨所矜法也。平生所爲詩。醅深閒易。有唐人風。凡五百餘篇。藏於家。篤信莊老。造達理致。其將終也。神氣凝靜。視死生如寤寐。非有得孰能至此。然傳者謂公之初生。羣鳥大集。其第三日乃去。其復然。里人以爲佳祥。泊將終之二日。集噪如昔。又三日乃去。其祥不可得而知。某亦不敢略也。銘曰。

允矣程公。實材之良。起仕於朝。克循大方。乃牧千里。惠孚以滂。乃使一道。其爲典常。歸有林泉。錫之壽康。韜我器業。以詠以觴。德久則茂。慶流而長。旣穫于菑。亦構于堂。令猷不隕。奕世用光。銘以傳永。故書其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淨德集卷二十二

## 墓誌銘

### 朝請大夫知邛州常君墓誌銘

元豐七年七月初六日。朝請大夫知邛州事常君卒于官。享年六十一。其孤卜以元祐二年某月葬于華陽縣某鄉某里。以君之行狀來求銘。予與君同郡。而家世往還最舊。自慶歷中。天下興學。君爲石室生。予亦肄業其間。始與君相從。及宦遊四方。多與君接。今四十年。知君可謂詳矣。敢不銘。按君之先居長安。六代祖有任唐安掾者。卒葬江原。子孫寓焉。曾祖延昱。以氣節自任。所與游皆一時豪俠。然於財未嘗苟得也。方是時。宣徽使雷公入蜀平寇。思得奇特不羈之士。以備其用。得見甚喜。凡捍禦術略。多從之謀。旣而雷公守成都。以書招致。遂爲成都人。祖思齊。性孝友。能竭力事親。雖亂離不失其樂。考禱好事。喜儒。善擇師友。以教子。故君起家入仕。生有榮養。沒有寵賁。贈至中大夫。封母袁氏華陽縣太君。卒成其志也。君諱珙。字君璧。性穎悟。初就學誦書。雖數百言。一閱遂記。稍長。泛觀羣籍。好周官戴氏禮。凡先儒注釋。異同微顯。錯出互見。悉能通之。尤精於名數制度。以至圭幣冠服。車符樂舞。牢鼎齋尊之類。用於禮者。其規範之

巨狹容色之丹黝。先後之序繁簡之差。皆能條別指數。聽其言如視諸圖。作爲聲律。曲折中度。慶歷六年南宮試進士。孫文懿公夢得與今少保張公安道實司文柄。以獮日祀祊爲題。君之辭章。詳實華潤。攷爲第一。二公於是勉君以遠到。士人始知君力學而文。旣擢第。調合州軍事推官。徙華州節度掌書記。用薦者言。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江陵府公安縣。遷祕書丞。移福州之閩。以親年高乞使官。得洋州之西鄉。未行。丁中大夫憂。服除。轉太常博士。知三泉縣。歷尙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賜五品服。通判忻州。遭太夫人喪。終制。又通判漢遂二州。爲屯田都官郎中。移知資州。官制行。易朝散大夫。知果州。又遷朝請知邛州。君敏於吏治。濟以彊力。事不擇巨細。必究極底裏。然後行之。人多以爲宜。在公安承廢案之政。民苦無聊。凡賦徭訟訴。處決以平。遂號無事。會歲歉。釋圭田之租。以賑流殍。三泉邑陋俗野。初不知學。君治之。有餘裕。乃作庠序。擇吏民子弟可教者。躬爲課試。人用嚮儒。君之力也。懷安軍三江堰。以侵競致訟。歷四十年不能已。君時在漢州。兩蜀使者委之按治。君鉤索本末。得其情。歸所侵田。而復其堰。溉潤之利。凡四千頃。果州瀕嘉陵。歲歲水患。君審視形勢。爲長堤捍其衝。民得不魚。至今賴之。君襟度疎簡。不競矜式。見善必褒。愛作意引汲。見不善。輒暴揚挫折。若仇怨然。交游視此或少之。徐究其中無他也。嗚呼。君少勵學。博覽彊記。爲文字。就科舉。一試禮部。遂能先衆人。聲華翕然。苟有攀援憑藉。將之緣飾。則仕可以顯。已而汲汲吏檢。老於郡。不失爲良二千石。蓋無愧也。娶孟氏。封永安縣君。子三人。景修。宣德郎。景仁。昌州大足縣尉。

景儒舉進士。三女適懷州武陟縣主簿劉舜臣。管勾成都路帳司文字。袁平簡州陽安縣尉。何宗師。孫男六人。女三人。銘曰。

少也務學。求以發身。壯而從政。思以與民。六品之位。其志亦伸。三郡之治。有顯厥聞。慕崇于岡。銘堅于珉。告其子孫。敢忘其親。

中大夫致仕石公墓誌銘

有宋名卿。蜀之純德君子。中大夫致仕石公。享年九十有三。以元祐六年十月某日。終于眉州私第之正寢。八年十月某日。葬于眉山縣懷德鄉先塋之次。禮也。維石氏出萬石君之後。唐有仲覽者。仕至兵部郎。又六世曰藏用。大歷中爲羽林大將軍。善星緯之學。當朱泚未亂時。已告老。嘗謂家人曰。天下將有變。惟蜀稍安。乃攜孥而西。依其親眉州刺史李瀉。遂家焉。至公七世矣。曾祖瑋隱居守道。爵祿不及。祖昌齡累贈屯田員外郎。考待舉。贈至開府儀同三司。公諱洵。直字居正。幼有志操。彊學力文。爲辭章。清贍尙理。舉進士。聲稱翕然。中景祐元年甲科。釋褐。知涇州保定縣。又知并之祁縣。通判遂并二州。守鳳歸成陵。彭五郡。分司南京。遂謝事。自祕書省校書郎。五轉至太常博士。又八遷爲光祿卿。官制行。易中大夫。累封開國侯。積勳上柱國。以三品服終。此出處之大槩也。始蜀人去五代。亂俗未嚮儒。屯田君卽其居。構層臺以儲書。以經術教子弟。里人化之。絃誦日聞。號書臺石家。有子待聞。卒其業。咸平中及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

科志大言高。與世多忤。仕竟不顯。終檢校水部員外郎。乃公之季父也。公以性質之美。家法之良。深潛厚養。完就德器。剛不暴於容貌。柔不混於履趣。平居恂恂然。卽之甚溫。及其遇事決可否。則賁育莫亢其勇。在成州時。寬恤民力之詔下。部使遣官行郡。有楊士元者。持檄而至。作氣勢。事求索。重爲民病。公以狀白轉運使。卽召之還。李元瑜者。天資儉刻人也。知彭州永昌縣。爲公屬吏。忽就領常平事。輒依法逞其私。傲上凌下。無愧恥。銳意戕剝。公以理解警使之。馴伏卒無所施。一郡不被其毒。陵之醫挾其技。犯分抵禁。詐爲疾。幸恩霈以免。公一日引而榜之。彭之巫訴於郡僚。構淫祠。誑俗以禍福。公收而置之。法其敏決舉類。此識者畏其勇力。其少時能安貧重義。不求苟得。旣貴益堅如初。在我者約。故於物不擾。穉歸漆林之饒。官吏多爲髣器。以廣資用。耗地產。奪民利。上下習以成俗。公一切罷去。邦人蒙其惠。殿中御史張唐英。因撰漆民語。刻石紀之。陵陽圭田之入。素號優腆。不問歲美惡。倚辦較吏。務登其贏。公盡革之。後人遵以爲常。君子服其廉。夫勇則識者畏。廉則君子服。然皆公之小者。近者。其大且遠者。蓋未嘗發也。竊嘗論之。公少而博學。舉進士爲天下第六。風度清懿。從政知治體。苟少露餘蘊。以示衆。或有資地可憑藉。則推志及物。利澤滋廣。功名將赫然。豈特數郡而已。惟其信道甚篤。處己甚重。待外物甚輕。安晦靜默。寶其所有。以爲高世。所謂進取榮利者。未嘗萌於心。出於口。是故人無知者。卒不巨用。亦未嘗有毫髮不滿之意。其高標令節。足以立懦夫敦薄俗。鄉黨賴以主風教。多士仰以爲師式。其顧視悻義喪恥。以僥倖鏘銖之進者。

如糞土也。公既退休。終日闔門泊然。無所營。不與俗子交。卽城南舊圃。爲亭沼。植名花異卉。每乘輿往遊。其間以詩酒爲娛。其詩尤平暢閒澹。無一語及榮辱。時太中大夫程公濬。史公瑜。亦已引年。龐眉鶴髮。安車相還往。燕喜廣唱。里人敬之。號三卿。凡如此者二十年。此又非世俗之所能享也。與夫馳騁於名利之場。一絀世網。終身不復出。回首故鄉如逆旅。心欲奮飛。而迹不能者。楚樂蓋異矣。所得孰爲輕重哉。進退豈不裕哉。公娶蘇氏。累封仁壽郡君。先卒幾年。子二人。長景修。宣義郎。知嘉州洪雅縣。次詠。嘉州軍事推官。監蜀州陶壩鎮。皆亡。女一人。適朝奉郎郭子皋。孫三人。順之。承務郎。延之。太廟齋郎。元之。尙幼。孫女六人。長適進士程興。次適蜀州永康縣尉蘇某。餘未字。水部有三子。伯與。季皆早世。公既貴。各官其一子。田疇室廬。均而畀之。尤見其雍睦也。元祐初。某爲諫官。論事及權貴。得請補外。公之從孫朝奉君嗣慶。具以本末告公。公曰。士之所養有素。動而得一善足矣。安俟其餘。斯言其知我哉。及公將葬。朝奉君狀公平生行業。求誌其墓。其敢辭乎。銘曰。

十尋之木。或植于荒。所立不高。視以爲常。我固不競。誰其度量。不剖而尊彝。不削而棟梁。不弊于刻剜。不罹于斧斨。根堅幹老。惟日之長。彼自曰勝。此庸何傷。所貴在德。久而不忘。

### 朝議大夫黎公墓誌銘

春秋事出於史。而法與義生於筆削。雖游夏不敢措辭其間。及夫微言寂絕。大旨畔散。傳注解詁之家。全

並而起。各持其說。以誇異。騁高於人。蓋自左丘明而下。五傳殊歸。歷漢晉及唐之盛。而祕府所藏。至六十餘家。千餘卷。嗟乎。春秋之難知。而學者之難論。亦已甚矣。渠江黎希聲。專經而信道。常謂春秋緣舊史之文。假聖師之筆。行王者之事。其文坦易。其法簡嚴。思之不必太深。求之不必太過。則有得。乃探索蘊奧。敷暢厥旨。著春秋經解十卷。大率以經爲主。不汨於異家曲說之紛紜。傳諸士林。信之深從之衆。熙寧初。丞相韓魏公。上其書於朝。謂可置文館。翰林王禹玉輩。援之甚力。會貢舉更制。春秋不爲科。議乃寢。公亦浩然有歸意。遂老於蜀。今天子嚮儒重道。謂一經不可輒廢。爲置博士。用以取人。則公之亡久矣。嗚呼。道之難明也。有至是乎。狗一時之好惡。而經術用舍繫焉。亦儒者之不幸矣。此所以古之人著書立說。或藏之山巖屋壁。或投之煨燼。而不欲傳於後世。蓋有謂也。按黎氏之先出北正。其後子孫散處四方。建隆中有曰嵩者。初自雲安徙居潼川。今爲廣安人。嵩生元祐。元祐生德穎。乃公考也。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王氏。贈太原郡夫人。公諱澆。字希聲。幼務學。旣冠。與仲兄洵游京師。當時儒宗石守道。孫明復。皆美其才。韓忠獻公。召置門下。譽望益顯。第慶歷六年進士。調利州節度推官。以父憂罷。終制除成德軍觀察推官。監延州折博務。轉大理寺丞。改殿中丞。知閬州南部縣。以母喪去職。服除。監在京鑄鑄務。遷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歐陽文忠公。吳長文。薦爲學官。得國子監直講。是時太學生凡千數。諸博士講解。先日撰口義。升座徐讀而退。無復辨析旨要。公獨不然。置經于前。按文釋義。聽者樂聞其說。咸宗向之。公凡守雅蜀眉簡四

郡皆先德後刑。務存治體。不汲汲簿書期會。君子喜其勸。小人畏其懲。有古循吏之風。在唐安乘歲饑。募民完堤堰。兩得其利。不殍而稔。此治狀尤炳然者。元豐七年。以朝請大夫致仕。哲宗卽位。加朝議。元祐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享年七十九。天聖四年十二月十日。葬于渠江縣敦義鄉書臺里書臺山下。公娶安氏。再娶周氏。封仙居壽安皆縣君。一男。儵。太廟齋郎。早卒。女四人。長適朝請大夫蒲宗閔。次適朝奉大夫楊諮。次早夭。次又適宗閔孫男二人。暹昇皆郊社齋郎。公善學。知原本。窮經立言。雖皓首不倦。六卿薦于朝。將用。已而棄不錄。然能以教于鄉。其臨政必重民。所至有可紀。舒而廓之。豈特沾滲四郡乎。世所謂鄉先生良二千石。公無愧也。銘曰。

言可以垂世。屈伸存乎時。或布于廊廟。雍泮震發斯文之光輝。或委之重巖。餘燼來者莫得而知。志可以澤物。廣狹繫乎用。或彌塞海宇。鼓舞萬靈之動。或踧踏遐陋。敵耗米鹽之冗。名在彼孰先。義在我孰重。欲識公懷。銘于高冢。

### 朝奉大夫知洋州楊府君墓誌銘

漢太尉楊震。以忠義剛方之節。扶危持顛。王室倚之。雖亂不忘。功德及四海。深且大矣。天與令善。子孫盛多。歷九百九十年。爵祿猶不絕。間有賢者出焉。蓋二十四世生漢公。在唐宣宗時。領宣武天平二節度。居靖恭里。光顯一時。又二世生珂。任金堂縣令。生國子祭酒瞻。因葬金堂於縣竹。遂爲縣竹人。祭酒生穎。仕

孟蜀爲漢州別駕。別駕生曠懷道。自晦不願仕。族黨尊爲隱君。祥符天禧間。大臣表論行義。授國子監主簿。隱君有二子。長曰至。爲尙書郎。故累贈太常少卿。次曰塾。乃君考也。趣識超邁。有君子長者稱。鄉人之善者。皆師式其行。贈朝請郎。君諱宗惠。字敦夫。孩提時。已莊謹不妄笑言。旣長。能學以干祿。擢嘉祐八年進士第。初授眉州司法。以親嫌徙陵州。視條格有未安。輒論奏。往往如請。著爲令。遷遂州青石令。改著作佐郎。知絳州巴西縣。是時苗役之令初下。遠方郡邑。行之或過與不及。獨君能體法意。推廣以序。民得不擾。使者請君齋奏而上。謂可遷進。君以親年高辭不行。就辟監成都商稅。前此有司幸賞。征斂無名。求溢常課。多至遷二官。君罷太甚者。羨入遂寡。疇其勞。惟可減歲進秩。丁母憂去位。服除。改祕書丞。君居喪。逢郊霈。未封其親。乃敝前勞於朝。丐一命。以及父。部使亦爲之言。皆不報。君自是不復語減歲之賞。朝請公旣沒。終喪踰年。顧松檟不忍去。殆無仕進意。親友強之。久而後行。今天子卽位。詔天下實封言事。君獻十議。一任宰相。二選將帥。三省冗官。四薄賦斂。五慎名器。六安邊鄙。七廣言路。八重法令。九節浮費。十議科舉。其言有補於治。嘗通判衡州。歲大水。民饑且溺。郡守坐視不卹。君盡假官舟以濟。發廩貸之。然後白使者。全活甚衆。湖南郡縣。凡追集吏。以文書鬻於皂隸。謂之賣帖。得者藉以斂賄。公肆掙擾。上下不爲怪。民甚病之。君嚴治之。立禁條。以上聞。朝廷因作法頒天下。又嘗知洋州。爲勸學文諭。郡人朔望率諸生釋菜於先聖。退而環坐。執經講論。課試能否。於是舊俗一變。學者數倍。爭訟爲之衰息。紹聖元年十二月十二



日卒于官。既閱月，朝奉大夫命始下。享年五十六。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先塋之次。母張氏，封廣德。王氏，封靖安。皆縣太君。妻黎氏，壽安縣君。子六人，緜、縝、細、縵、絳、緝。縵，瀘州司戶參軍。縝，早卒。餘皆力學求舉。女三人，長適宇文綱，次適李際，季適奉議郎張及。君孝友廉靜，貴義而賤利，事親能養志，惟恐一毫違其欲。愛人惜物甚勤，不及汲於榮祿。朝請公長女，既適朝散郎宇文時度，愛之留於家，與君共居三十年。內外無間言。泊析產爲二君，乃占瘠土，故伏臘冠婚之費，有不給，而終身猶貧。親黨無以葬，與孤女不能嫁，則出力資之。壬申歲，縣竹水災，君率里人，瘞溺尸凡千數。其在官，亦以爲切務。元祐中，大臣有喜君者，欲援以進，君不趨合，乃已。或勉之，則曰：「用舍在道，通塞在命，求無益也。平居不倦學，有文集二十卷，晚讀釋老書，常戒殺，間不茹葷，旬至四五日，非賓客盡晝默坐，將捐館之數日，呼緜讀司馬承禎坐忘論，既而嘆曰：『人之處世，要在如是。於物我始終之理，其有得乎？及其亡也，親友或謂君常苦脾疾，蔬食損氣，以及大故，蓋惜君不幸而云爾。』有王從古者，持術攷數，或以奇中，嘗告君曰：『異時有同祖考名者，位己之上，宜慮以避禍。』君既在洋，會朝奉郎張塾爲利州路轉運通判，適與朝請公同諱，未幾君乃卒。嗚呼！天下之事，不可致詰。豈一端者？元豐初，予始識君，一日與客偕至，客詫其親侈縱聲色，以自奉，真得富貴之樂。君愀然顧予曰：『審如是，何以示子孫？』予嘗研味此語，愛君之清識云。銘曰：

其質也良，其守也方。外舒其華，中斂其光。富兮非吾樂，嗟悖義而多藏。貴兮非吾好，敢枉己以自戕。予迹

孰從。泰然不競之場。予心安歸。漠然無何有之鄉。令名不忘。終焉允臧。

# 淨德集卷二十三

## 墓誌銘

### 朝散大夫致仕陳公墓誌銘

某先妣樂壽縣君陳夫人。本眉州眉山之巨姓。其再從姪仕至都官郎中。以行義聞於鄉。事業見於時者。乃公也。諱習。字傳正。曾祖諱德念。祖諱贊。值時季亂。爵祿不及。考諱位。有器識。讀書知世務。以氣節自任。重義好施。急人患難。如不及。鄉閭推爲豪傑。累贈工部侍郎。妣楊氏。早卒。贈華陽縣太君。公少鞠於外氏。能抗志從學。爲辭章。舉進士。聲名赫然。中慶歷二年甲科。調武昌軍節度推官。掌永興軍書記。改著作佐郎。勾當開封府檄校庫。轉祕書丞。遭工部公憂。服除。授太常博士。通判慶州永康軍。歷尙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爲屯田郎中。監齊州新孫耿鎮鹽酒稅。知處州。不赴。改渝州。遷都官郎中。歲滿還朝。年六十有五。遂告老。元豐初。官制行。易朝散大夫。公剛簡靜重。氣守完固。博學通古今。治已應務。正而不苟。雖貴權豪勢。不能少屈。故相劉公沆守鄂州。政任彊果。凡所可否。賓佐不復議。有未安者。公與之辨。則從。嘗謂之曰。異時立朝。宜不遷此志。今北都留守馮公。亦嘗移書稱公在武昌時論議操守。古有道君子也。翰林

侍讀楊公察治長安。幕中皆名輩。蕃總之務。悉以委公。深加禮敬。期以遠到。神宗初卽位。詔百官轉對。公以十事聞。其大者謂。裴度有大勳德。爲李逢吉元稹輩毀沮。得韋處厚論奏。時君警悟。今宰相韓琦於嘉祐中。乞立先帝爲皇嗣。定策兩朝。功施社稷。不可置散地。願陛下下一閱裴度傳。乃見情僞是非。又謂自陶穀失對。參知政事。遂下宰相一等。不敢當筆。可否事。非朝廷任用。輔弼意。願陛下諭趙抃唐介。政有未便。宜指陳得失。又謂自古人君。昵信宦官。盜弄威柄。多致敗亂。始東漢距唐。簡策歷歷可鑒。願陛下深以爲戒。又謂自昔乘喪亂。據有坤維。僭名號者。自公孫述至孟知祥。皆非西南人。今承平百餘年。海宇混一。【案】此下有脫文。慮囚得免。王吉之死。王吉者扶溝民。吉妻之姪貧無依。爲吉所養。夜聞吉語。其妻以發家事。乃以告鄰父。捕繫具獄。吉罪當死。公歎曰。同財共居。於律聽容隱。妻之姪素養於吉。而冒法。【原缺】

朝請郎新知嘉州家府君墓誌銘

眉陽士人之盛。甲兩蜀。蓋耆儒宿學。能以德行道義。勵風俗。訓子孫。使人人有所宗仰。而趨於善。故其後裔。晚生循率風範。求爲君子。以至承家從仕。譽望有立者衆。家氏之族。乃其一也。自周衰。大夫家父之後。遷於晉。至唐德宗時。有爲職方員外郎者。從乘輿幸山南。因入蜀遊。青衣訪故人。路眉愛樂風土。遂居眉山。今十一世矣。曾祖光不仕。祖正贈大理評事。考某隱居鄉里。有善人長者稱。累贈左朝議大夫。母楊氏。累封長壽縣太君。君諱定國。字退翁。六歲知聲律。朝議君嘗與客飲。客以對句試之。曰。笙歌陪酒聖。卽應

之曰。桃李從花王。客大驚。聞者以爲奇童子。方冠舉進士。聲華翕然。慶歷中詔天下興學。時歐陽文忠公友人張公應之爲治中。課試羣士。善君詞業純茂。與俱來京師。旣擢第。除雅州名山尉。居朝議憂。執喪不違禮。將葬舍墓次。晝夜哭不已。有甘露之祥。見者以爲孝報。服除調永康軍司法。韓康公帥蜀。欲治西山道。至威茂。建玉壘關。君謂蜀近夷。惟恃險以安。昔唐中衰。吐蕃三入寇。一出汶川。今鑿石平塹爲坦塗。將貽蜀之憂。康公信其言。捐工役之半。再調澧州司理。提點刑獄。賈宜言囚部吏饒瑄。欲誣以巨罪。君不從。賈怒。屢摺以事。卒莫能得。識者嘉其持守。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嘉州洪雅縣。歲大旱。詔減民賦。轉運使韓琦好稟聚。官屬畏之。不敢告以實。君曰。歲凶民甚病。朝廷以爲憂。而使者不卹郡縣。又相附會。誠何心哉。苟不負於民。雖得罪無憾。是歲獨洪雅田賦十減七八。就差僉書蜀州判官事。二川田稅。舊有折變絲絛者。估才十之一。監司猶欲加以耗。君謂旣變而斂。則與正稅異。豈復有耗耶。乃以辨析得免。又嘗增損邛蜀水平之制。均二渠水利。鬪訟止息。人至今以爲宜。歲滿通判瀘州。夷羅狗村責言于寨主馬仲通。與之戰。旣敗。夷人將執而歸。吏以急告。君遽往曉譬。招撫給牌示信。有降附者矣。議者請討之。朝廷遣韓存實經制夷事。君具以本末白。轉運經制司請戒于軍。凡降而給牌者。勿妄殺以爲功。雖行之終莫如其言也。烏蠻乞弟先使其弟一毛遣江安令馬旣不納。遣去。又陰諭羅筒牟村夷襲殺之。乞弟怒甚。藏怨未發。間輒以兵往來境上。一日率衆次江安。聲言將不利于令。人情大恐。郡將欲挈牙兵以禦。君曰。彼衆我寡。

而從以兵。是速寇也。乃止。遂以檄。君卽馳至納溪。俾招安將。以利害鑄告。乞弟亦從命。歸所掠貨畜而去。會轉運判官許安世。欲以弭兵懷遠爲事。遣介與議。打誓。移文瀘州行之。元豐三年。瀘守喬敘及乞弟盟于納溪。旣而報怨。羅箇牟。大縱攻掠。路分都監王宣戰死。朝廷謂乞弟降不以誠。凡議誓與行之者皆得罪。君方知渠州。亦罷歸。久之。知懷安軍。其政皆有惠愛。長壽君旣去世。君年已六十。哀慕殆不能勝。終喪還朝。氣貌減平昔。得知嘉州。未行。時大疫。從弟樸在太學病甚。君遷置於家。朝夕視藥食。不少避。及其死。哭之慟。因感疾不起。紹聖元年五月朔也。享年六十四。二年之二月二十二日甲申。葬于眉山縣德義鄉積玉山。娶楊氏。封仙源縣君。一子彬。奉議郎。太學博士。有學行。爲士林所高。女三人。長嫁武昌程卞。次未嫁而卒。次適故左承議郎。監在京綾錦院王君鄉。孫男二人。餘慶昌。祖孫女四人。長適廬江何恂。次適承務郎范洪。餘尙幼。君姿韻恭粹。務自修飭。燕處無惰容。縱談無謔語。慎於事。勉於政。論交接物。未嘗少忤。尤工於詩。古律凡三十卷。雜文十卷。體格清懿。如其爲人。蘇公子由嘗送以詩曰。鶴鷺性本靜。芝蘭深自馨。知者以爲紀實。初君欲葬先塋之右。嘗植木誌其穴。及將葬。以地理驗而果得之吉。皆如其言。死生之分。豈偶然哉。嗚呼。瀘夷作禍。蓋小人銳進行險。以覬萬一。勇夫乘其後。急功趨死。凶焰旣不可撲禦。經制顛紊。遠方爲之騷然。朝廷再遣將剽蕩巢穴。乃班師。歷三四年然後定。君始終其間。與事居多。平江安之變。則無功。行納溪之議。則有罪。時無爲君言者。君亦不言。亦古人之不伐歟。銘曰。

有行在躬。靜恪而文。有政在物。和聞而仁。瀘夷復仇。貽憂爾民。往諭以言。亦懷而賓。旣盟則渝。有功莫伸。隱德顯報。期于後人。

承事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出姬姓。其先居太原。自唐僖宗幸蜀。有從而西者。遂爲華陽人。至先生五世矣。曾祖某。祖某。考某。皆樂隱晦。不仕進。先生諱某。字仲符。性篤孝。事親能養。志讀書。務窮大指。不溺章句學。文章純明簡重。一與道合。尤好爲詩。每遇事感物。輒賦詠以自適。有唐人格趣。與人交。推本誠慤。終身不失其歡。或卽之謀。必曲折詳盡以告。急其患難。若已有居。鄉恂恂然。無少長疎戚。接之皆以禮。家窮於貲。不恤生事。客至如歸。士有貧而就學者。衣食而教焉。嘗舉進士。與計偕。一試未第。遂歸岷山之下。安退自若。後二十五年。詔許赴禮部。將恩其遺滯。則不復起。識者高之。趙清獻公鎮成都。最加厚遇。卽其居與之田。以資隱計。先生樂道人善。職言過缺。至于斷否臧。明利害。則勇不可奪。有永康軍守郡某者。淫刑刻深。轉運使彭公思永將按劾之。見先生問其詳。乃以官吏能否。非士子所與聞爲對。彭公嘆其長者。導江令吳太元。剛廉少與。小人忌之。部使不能察。欲緹以罪。先生於是移書清獻公。謂太元履尙堅正。不當以小過廢。且曰。某愛出於公。每思所以報。公苟以某言爲是。辨太元而薦之。非獨免今日過。抑可爲他日用。則其報公之責塞矣。清獻信其然。待太元益厚。小人不能勝。太元竟爲朝廷所擢。先生所娶李氏。封長安縣君。先卒。男四人。長曰

穀嘗貢於鄉。次日穀亦善辭業皆早亡。次日任有志操。好學力文。熙寧六年上策試進士。能以經對。拔爲天下第二。累遷奉議郎。成都教授。季曰价。克勉家學。女二人。長適某人。早卒。次適某人。孫男幾人。女幾人。先生有岷編凡十卷。元祐三年正月某日。衣冠燕坐。與族人飲酒而教飭之。若將訣別然。其夕遂終。卽以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里。舉長安君之喪以祔焉。初先生從學於舅氏端明殿學士蜀郡范公。故其行與文得爲君子。進趨祿仕。聲名翕然。人皆期其顯矣。已而止塞不進。終遯丘園。則又能委已順命。不露欣戚。及其嗣子。果以器業奮起。承家而光大之。今天子祀明堂。乃以承事郎封先生。其道德之報歟。銘曰。公有隱居。岷山之陽。山間之雲。卷舒何常。或畜不雨。或需以澍。有如公懷。惟行與藏。溫溫未試。自韜其光。有子克家。積之博疆。起踐亨輒。坦如康莊。乃公緒餘。而能顯揚。公其無憾。寧止崇岡。

知渝州王叔重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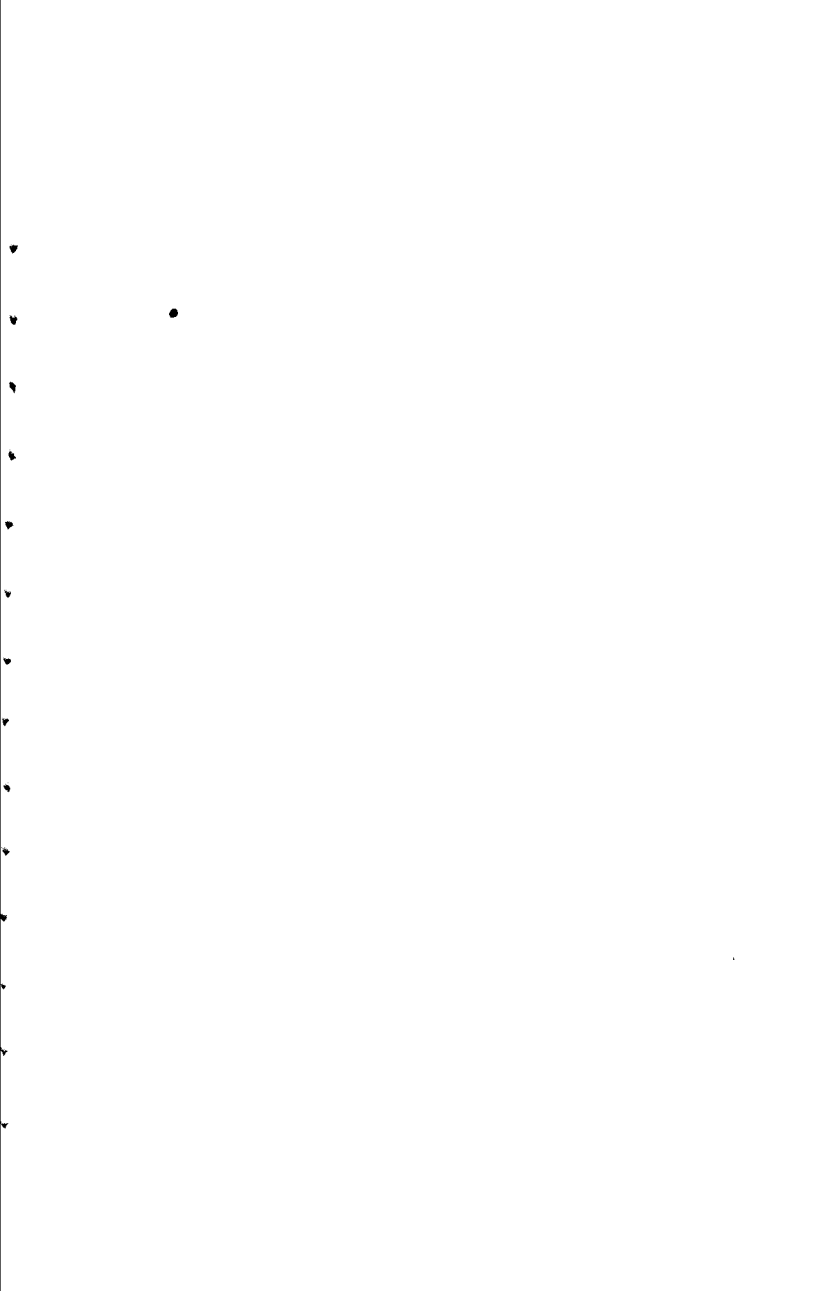
元祐戊辰歲。子嘗銘王君承事仲符之墓。述其性質之粹。履尙之安。問學之正。惜乎不幸而不踐高位。以充行其志。不享遐齡。以崇養其德。幸而有良子曰任。克承厥家。博學多文。早自振起。士林推先。天下共仰。意謂必能展布餘蘊。爲朝廷用。庶幾仲符之幽光。垂耀不朽。後十三年。則亦卒矣。嗟夫。善惡報施之際。禍福始終之迹。竟何如哉。或可索而質其是非乎。或不可得而知。一歸於偶然乎。或合一舛二。參差不齊。徒滋惑於人乎。此聖賢所以有幸不幸之說。而古今莫能廢也。君字叔重。承事之次子。弱不好弄。勵志在學。



讀書務究大旨。得治己及物之原本。不汲汲於章句。爲文雅健純贍。先體用。後華采。熙寧六年。神宗以馭吏務農訓兵之要策進士。君條析治道。傅經義以對。擢爲天下第二。方唱第之初。有司誤贊其名。君亦不辯。少頃上訝無應者。覺其誤。始正之。君乃徐進焉。在廷識者。伏君安重有遠量。調邛州軍事判官。遷宣義郎。知漢州什邡縣。用薦格。充成都教授。遭二親憂去位。泊終喪。中丞蘇公轍辟主臺簿。蘇公旣登用。鄭公雍。李公之純相繼執法。皆薦君材。得太學博士。李公謂爲下遷。卽復疏論之。遂除祕書省正字。又改校書郎。會朝廷還日。歷於省。乃以著作佐郎典修之。凡五年。爲朝奉郎。知渝州。君聞道而篤信。守己甚重。視外物甚輕。語默出處。惟義命是安。要之無怍而已。旣以高文陟上第。跬步可貴顯。而一切晦靜。如不居之。遷宣義時。詣審官求爲鄉邑。安公燾方主此選。謂君曰。故事。凡巍科皆不次用。奈何俛首就選乎。將以君請于朝。姑少待之。君辭以親老在蜀。不可官京師。安公不能強。益重君所守。呂公著亦嘗諷君自陳。可得美官。君退謂范醅夫曰。較文場屋。緣一日之長得上第。又銜以媒進。廉恥喪矣。日歷之還省也。權臣欲私其親舊。以君等可修者三人上之。其二則所欲私者也。哲宗以君素少援。遂命之。儒館上下。公議翕然。謂君不求而得。可以抑躁進。警流薄。君在省五年。沖淡自養。終日讀書爲樂。不與外事。如林棲谷隱之深。公卿大臣之門。或累月不造。倘知之。則不趨合以求悅。不知則愈密。不露言色。未嘗輒愠。然竟爲異趣者所疾。故有渝南之行。初君讀書。知治身及物之用。雖以文藻光輝一時。而涖官從政。不敢少忽。苟可濟物。勇而

力行。蓋嘗懇部使求罷什邡之市易。衆安其業。請增成都學田以養士。詔可之。達州斷獄。謂縣令李傳失入奪官。傳以寃告。事下御史府。君爲辯直。竟無累。在渝州。不夷陋其俗。葺鄉校。集諸生。躬自課試。以補不學。少儒之葬。置醫生。審方劑。督察診療。以救尙鬼不藥之死。議七郡貧瘠。非蜀他地比。願弛茶禁。卒如其說。峽人深德之。其明達不撓率類此。元祐紹聖間。天下之事再變。士大夫奔溺勢利。視時可否。從而離合。雖姻戚僚友。閒輒向背。甚者至自相魚肉。以取寵邀遇。苟得毫髮。則悻悻市權。有厭飽充滿之色。不啻商儻然。君於是時獨立坦履。了無避就。凡十餘年。完潔而去。亦明哲保身之效歟。彼從而離合者。聞君之風。宜少愧矣。今天子嗣位。推原本末。講修治具。別忠邪而進退之。海宇生聚。濡滲厚德。如脫陰霾。覩白日。如出險窞。步通衢。公卿大夫。非罪廢逐者。悉與之滌蕩。且召用焉。蓋所以承天心而又皇業也。惜乎君不及見。豈非重不幸者哉。竊嘗論之。天下之治亂。生於風俗之厚薄。風俗之厚薄。繫於士大夫之出處。若夫棄維常。逞利欲。覬幸朝夕之得。一唱百和。競爲喧闐。積習逾久。散漫四出。一旦如洪流決潰。無以禦塞。則將有不勝憂者。仁人志士。其可不遠謀極慮。而慎所取舍乎。如君之氣守志尙。可謂能慎取舍也。君娶李氏。封壽光縣君子五人。曰鑄。曰鐸。曰鉉。曰銓。曰梁。鑄前開封府扶溝縣主簿。鐸嘗預鄉貢。鉉銓梁早卒。一女未嫁。君有文集三十卷。享年五十。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渝州之正寢。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處。予表其墓而銘曰。

士於周秦。生質何殊。或重而千鈞。或輕而鎰銖。乃曰貴賤。緣其所趨。乃曰否泰。出由此塗。智者見微。詳研疾徐。違險從夷。誠哉覆車。君有良守。明晦弗渝。君有宏業。終卷莫舒。遐望古人。並軫齊驅。撫實以書。斯銘不誣。



# 淨德集卷二十四

## 墓誌銘

### 都官員外郎趙君墓誌銘

熙寧十年三月。都官員外郎趙君。旣守榮州。乃建悅老堂。日奉二親。盡所以樂親者。君爲州已大治。親方壽考。而能極恭致養。適其歡心。雖天下之至樂。無若此也。於是搢紳士大夫。多爲歌詩。褒譽德美。鄉閭族屬。指以爲榮。且愛慕之不及。越明年閏正月某日。喪其父太子中允祐。二月某日。又喪其母。萬年縣君張氏。君哀毀屢絕。僅能扶喪歸。晝夜哭如禮。又時強飲食。凡四十九日而病。又五十一日而卒。實元豐改元四年辛亥。哀哉。君子孝愛其親。終繼以死。可謂不幸矣。君諱薦。字賓興。邛州依政縣人。曾祖翺。祖文。皆隱民籍。至中允君。以君立朝。始有封。君少嚮學。善詞章。旣冠。舉進士。一試登乙科。調緜州司法。以陟狀遷鳳翔府虢縣令。縣介岐雍間。民以豪悍相勝。抵禁自若。君設爲規範。諭以可不可。民信之。刑省五六。巨盜伏境中。捕吏畏罪。執非辜以告。舊令傳致之獄。具如實。君審辨詐僞。縱去不問。乃任謀下令。搜擿黨與。未踰月。果獲真盜。有司以功上。遷安化軍節度推官。知河中府河西縣。君曰。爲縣不能使無盜。誠可愧。捕之職。

也。安可藉以苟賞。辭不拜。識者高其廉。當塗交薦之。後三年。改著作佐郎。知汾州西河縣。縣劇於號。處治益辦。今天子踐阼。授祕書丞。未幾轉太常博士。歲滿。監成都府軍資庫。是時天章閣待制趙公帥延安。乃以賓佐請君。卽僉書彰武軍節度判官。改屯田員外郎。洎公被命南伐交趾。又辟君以行。君懷親思歸。不敢往。公入見上。言君父母留遠方皆老矣。不當久在邊。當使之歸養。且言君才可用。願用焉。上乃許。君不俟秩滿而還。踰年。除知榮州轉都官員外郎。方將大用之。命未下而君卒。春秋四十有八。故交親知者莫不悲也。君襟度夷暢。無少凝塞。接人無賢不肖。皆得其歡。至于判析是否。則中甚皎然。尤好爲詩。觸物感意。有得輒書。凡一十八卷。四千三百首。或多至數百言。雖贍不冗。或止於二韻。雖淺不俗。遠探近拾。率有理致。君先娶黃氏。封蓬萊縣君。再娶楊氏。封仁和縣君。男六人。曰穀。曰彊。曰曠。曰某。曰某。一女未嫁。始君從宦游。未嘗治產。世貴家帑。委其兄莊。廩俸之入。往往歸諸書畫。旣不幸。諸孤甚貧。乃丐田於莊。爲謀葬養生之具。遂以二年十月某甲子。葬君於蒲陰鄉山泉里飯巖山之側。某與君進士同時。旣銘其墓。乃請於太常吳公爲之書。又請於紫微李公爲之題。蓋二公西南望人。皆惻然見從。則君之爲人。又可知也。銘曰。

人皆傷君之亡。又憂孤弱之重不幸。及予見君之長子。而問其家之有無。則曰乞田於伯父。可以葬以養。問其諸弟之長稚。則曰與之謀婚姻而訓以學。予於是有感焉。嗟夫。寄死託孤之風壤。而愚夫肆行不義。

此君子之深悲也。以君有行有文與政，而獨不克壽，要之報施，則子孫當有立者，理勢宜爾。君其無憾歟。

朝請郎潼川府路提點刑獄杜公墓誌銘

吾友杜公諱敏求，字趣翁。其先出於唐杜氏。歷世有顯人。蓋西漢御史大夫曰周，東漢諫議大夫曰穰。晉有恕有預，皆名臣也。洎唐之盛，爲宰相者十一人。子孫又以文章顯者，有曰審言，審言生閑，閑生甫，字子美。肅宗時，以右拾遺論事忤旨，出爲華州司功，會關陝凶歉，棄官流落劍南。居成都西郊，嚴武待之甚厚。表爲節度參謀。久之，崔旰亂，甫往來二蜀。至大歷初，南下沅湘，卒於耒陽。甫初娶司農少卿楊怡女，生二子，及下江陵，留二子守成都籍。楊子琳之亂，避患奔眉之東山大塚，因家焉。其後族屬蕃衍，遂爲郡大姓。後有葬青神者，遂爲青神人。公之曾大父光期，隱晦不仕。大父允昇，以文行推高於衆，爲鄉先生。父萬靜，默守道，篤好經史。由公貴，贈朝散大夫。妣宋氏，贈昌國縣太君。公幼稟穎秀，不與羣兒類。在襁褓時，每見字書，輒喜動于色。或指而道之，幼教以班固史，遂能記。七歲嘗賦閔雨詩，有農夫苦相問，變理是何人之句。年十八，問學該贍，嘗應進士試，眉素多士，試者二千人，能合於式度中選者，數止二十。由是人人競銜所蘊，以爭能決勝於一時。有司深慎去取，莫不搜索隱奧，標而爲題。明經中選，或於題有所不知者，公凡兩試，每臨爲一詞，則詳盡意謂，賁以辭藻。選在甲乙，乃登嘉祐六年進士第。授簡州司理參軍，徙緜州西昌判州事。尋而丁大夫公憂，除服，知漢州什邡縣。嘉州犍爲樂驤激入江，有羅護灘，據險奔激，屢爲患。公

導而通之。至今民賴以濟。賴田寨控羌夷。率以武弁領之。公至未期月。主者數以夷人相侵擾爲告。意在開邊隙以要賞。公揣知其情。不答。而告至不已。公曰。某雖不肖。來臨此邦。羌人未必我欺。他日苟有患。吾自任其責。已而終公之去。竟無他警。邑人孫熙祖。險猾慢上。縣官稍不假借。輒造作飛語。欲中傷之。前後來者。往往悅以美言。幸無事。公將抉剔其惡而誅鋤之。終公之去。更不敢涉縣境。以昌國君憂去職。旣除喪。屏處里舍。愼然有不願仕之意。部使薦之。就監成都商稅。成都市征歲多羨入。至者往往苛斂以覬賞。公獨不然。務職舉以辦事。恥削民以希進。於是上下兩得。民甚樂之。元祐中以十科進。擢天下士。命近臣薦而後用。時薦公者十數人。旣還闕。未嘗一言聞於人。乃詣吏部。擬潤州通判以歸。或告之曰。公德望之重。十科所薦尤多。儻詣丞相。當得美仕。何不審爲計。而遽歸乎。公曰。富貴窮達固有命。吾讀書聞道。踰四十年。未嘗求知於人。苟有知者。皆自相知耳。何暇修辭令。俛顏色。汲汲自媒。以取辱哉。執政惜其所守如此。不得已。除公成都府教授。公聞命喜甚。促裝而西。官滿執政見其姓名。問同列曰。是嘗除成都學官。欣然而去。而未嘗識之者。若人安恬靜退。豈須識其面目而後用之乎。卽日除太學博士。自熙寧元豐以來。士專一經。或略去文學。及委公撰堂試策目。乃條析班馬之學以詢之。自是諸生稍稍習史傳。未幾罷詞賦。復以經術取士。公曰。吾昔以詩賦舉進士。故在此選。今用非所長。安能屑屑務向背以徇合於人乎。卽請於朝求罷去。改差通判定州。在韓公師樸幕府。事無巨細。多以委公。公率以仁恕忠厚補之。韓公嘗謂



同僚曰。吾與治中君性相若。氣相投。無異兄弟。但姓不同耳。有掾曹以母疾赴官淹緩。衆皆難之。公爲出力必爭。毅然不可奪。徐詰之。乃故右轄胡公壻也。公告韓公曰。萬里從官。以母疾後期。不失爲孝子。又況胡公壻乎。某素受胡公之知深。儻不一言。他日泉下何面目見之。竟使就職。韓公嘆曰。篤於風義至如此。可爲薄俗戒。元符初除廣漢太守。京居僅二年。掩關讀書。未嘗妄與人交一言。士論偉之。今上卽位。覃霈遷朝請郎。除梓州路轉運判官。就移提點刑獄。識者謂朝廷將大用。俄感疾。乞致仕。卒於官。享年六十有三。實建中靖國元年八月二十日也。公初娶太原王氏。崇德縣君。再娶郭氏。旌德縣君。又娶郭氏。長安縣君。二子長曰端方。博學孝友。公篤愛之。先公十五年卒。次曰續。今纔六歲。女三人。長適進士孫元。次適新授成都郫縣主簿張澈。季適進士郭琛而先亡。孫男一人。曰嗣老。將以崇寧某年二月二十三日葬於玉臺鄉敦教里。舉長安君及端方之喪而耐焉。有文集三十卷。藏於家。公仕宦四十年。未嘗植產。或勸之。則曰。君獨不聞蕭相國所謂。令後世賢師吾儉乎。使沒於利者聞之。當足以自警。故今西南指士大夫廉潔者。必推以爲先。旣喪。梓人哀其貧。闕以贈。孀婦諸孤號且訴曰。先君子昔以禮義自持。終身未嘗一毫取於人。今不幸至大故。雖貧甚。寧寒餓以死。敢納人之遺。以累其清白耶。辭不受。聞者深嘉之。以爲非公廉潔自處。素信於其家。安能至是。嗚呼。子從公最久。知公最詳。方少時。學有原本。文辭純明。博瞻。謂其可以標範後來。故愛之。旣壯而仕。則聞其治有體要。重民貴義。謂其可以擴而充之。以及遠大。非特區區郡

縣耳。故畏之。及見其信道守己。愈老益堅。不以一毫屈於物。而覬尺寸之苟獲。然亦竟不爲時用。故惜之。又悲其平生患難。死亡憔悴。歲月相繼。將卒而子尙幼。已死而家尤貧。諸孤尙不忍苟得。以累其素履。可謂賢矣。天地之報施善人。吉士果可知耶。果不可知耶。予又聞昔者孔子論死生之際。則曰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至朋友之喪。則亦弔于寢門之外。斯皆要以恩義而歸諸禮也。予於公旣弔而又傷之。哭於寢門之外。而又銘之。孰謂非禮歟。銘曰。終始從公。可得而知。義操於我。從容典彝。德愛在物。涵濡詠嘻。弔且傷矣。曷窮予悲。大山之壘。青江之湄。著信以銘。云乎庶幾。

尙書屯田郎中致仕常公墓誌銘

尙書屯田郎中致仕常公。享年七十有八。熙寧丁巳歲正月朔日。卒于成都孫男安民之官舍。卽以三月壬申葬于大邑縣多融鄉安寧里先塋之次。從大夫禮也。公諱溥。字周用。其先居長安。自唐季有爲唐安掾者。子孫因家焉。至高祖某。則又徙臨邛。曾祖某。祖某。遂爲邛大姓。父某。以信義著鄉里。澆化盜起。能與衆捍之。盜不敢犯。又能率士軍迎王師。以從。討活汙染者千人。蜀半議賞。不願仕。君子知其有後。洎公之貴。累贈工部侍郎。追封母杜氏。長安縣太君。繼母費氏。永康縣太君。公天資純愿。少力學。旣冠。從鄉舉。輒先諸進士。景祐五年。始登第。調陝府陝縣主簿。母喪。父繼歿。服除。授成州南溪縣尉。旁邑有地訟。指七木堰暮露灘爲說。凡十七年不決。部使者委公聽之。公考驗圖券。詳辨訛誤。所謂漆木墓路者。以折分爭。人

伏其明官滿調鄂州節度掌書記。炭場吏私貸官緡。將陷重辟。公愍其非大惡。偶不知法。遂至是。諭以償之。免九人死。改著作佐郎。知濠州定遠縣。縣素多訟。吏積習爲姦。號難治。公以簡處劇。以嚴濟恕。綱開條舉。乃至無事。於是修孔子祠。會諸生躬爲課試。時旱蝗相仍。公禱之必應。獨一縣沾洽。蝗亦及境而斃。誠忱感格。如古循吏之效。轉祕書丞。太常博士。通判彭州。屬縣鶴鳴堰歲冲潰。大破民產。公度視岸勢。因水之性。鑿高就下。得以不決。民蒙其利。乃用常公爲堰之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寧州。遇英皇踐祚。恩遷都官員外郎。亦以雩祀獲報。郡人愛之。有號都官雨者。猶前世以御史稱也。改職方員外郎。審官攷其課在異等。薦爲御史。不報。今天子卽位。授屯田郎中。通判海州。提舉楚海漣水鹽綱。時年六十八矣。彊明無恙。滿歲賞勞。當自宰府除便郡。一日登景疏樓。感物賦詩。浩然有歸意。或勸之俟從心而去。公曰。吾起白屋。位郎曹。於素志何負。士之進退。惟以義。必曰七十而謝。則非出於誠。出於法也。吾老矣。其西歸乎。歲時奉土隴。旦暮會朋戚。嘯歌觴詠。以佚吾生。其樂與宦遊孰勝耶。旣得請。乃還臨邛。號鶴峯歸老。安車野服。惟所欲往。燕吟諧笑。終日歡然。凡如此者十年而沒。公謙懿和裕。不忤於物。接人無少長貴賤。一以禮處。事無艱易。巨細一以誠。真樂易君子也。凡平生所著雜文歌詩若干篇。爲一集。傳於家。今樞密馮公之未仕。公嘗以台輔期之。旣而貴顯。則亦報公之德。議者謂公有知人之明。而馮公厚於義。莫不韙之。公娶何氏。有婦德。封仁和縣君。春秋七十七。後公二十六日而終。舉祔焉。子二人。檝黎州軍事。推官。構嘗舉進士。

已而退處樂於名教。女六人。長適廖世卿。次適杜修輔。次適徐鈞。次適宿松尉李寅。次適漢陽尉張伯遵。次適崔君平。孫男十人。長安道預太學薦早卒。次安義。次安石。遂州節度推官。次安民。成都府府學教授。次安雅安。中安政。安節。安世。安術。皆務家學。孫女五人。重孫亦如之。公之葬也。教授君狀其行來求銘。某竊謂世之士大夫。或役於祿利。往往癯老未謝去。或謝而歸。失素所嗜。則沮鬱有悶容。或後裔慢於送往。以至暴棺累歲。不得卽藏。如公之勇退。退而能自得。及其亡也。子孫又能時而葬之。亦可以警昏薄。勸篤厚矣。敢不爲之銘。銘曰。

仕而知止。請老以歸。老而有終。葬不踰時。惟義保躬。公能履之。惟禮篤親。子孫從之。吁嗟公乎。無憾於斯。

朝散郎費君墓誌銘

元豐三年正月某日。朝散郎費君以疾卒于渝州白崖舟中。享年五十四。寓喪於合州之扶山。十四年矣。欲歸成都。貧不能。其配袁氏與子伯高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石照縣某鄉某里。遂家焉。伯高書君之行。來求銘。予三讀而悲之。君與子同郡。又同爲皇祐中進士。諱琦字孝琰。成都人。曾高以來。皆隱民籍。考諱某。累贈殿中丞。妣魏氏。封仙居縣太君。殿中君早亡。有五子。君處幼。家甚貧。能力學。爲辭章。聲名聞閩里。舉鄉進士在第一。遂中科。得祿養母。以及諸兄。人推其孝悌。初仕與元府戶曹參軍。遷合州赤水縣令。有治狀。用薦格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定州安喜縣。民有婦自經。父母謂夫家殺之。君驗謂無他。覆視

者既異。訟辯不已。州將置疑有司。皆傳會連逮數十輩。淹繫累月。竟不能奪君議。黍苗將熟。匹夫蔭其下。邏者執爲寇。誣以巨罪。君索其情。輒釋之。郡欲深治。君不忍致之法。未幾。旁邑果獲真盜。衆服其明。於是部使劉公庠。呂公大防。張公問。皆薦君才。請以治無極。朝廷從之。縣接契丹境。一日。民訛言相驚。謂北兵來侵。皆閉戶自匿。市井不相通。君不爲之動。有以慰諭其心。凡三日。復業如故。兵亦不至。保州民集衆數百。搥登聞鼓。訴屯田水利事。久不決。郡邑患之。安撫使委君按視。卽條利害以圖上。其說行。公私以爲宜。熙寧中。差通判蜀州。遭仙居君憂。服除。又通判絳州。元豐二年。瀘州夷擾邊。朝廷出師討罪。調民夫數萬。饋輓以進。轉運使辟君都大提舉夫糧。數入瘴鄉。因感疾。將歸合州之寓居。至渝南不起。君自著作佐郎。五遷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官制行。易朝散郎。娶袁氏。封永壽縣君。子一人。伯高。女四人。長適周鼎。次適袁鈞。次適袁錫。皆舉進士。次尙幼。始君從學力養。起家享祿。凡晨昏伏臘之費。諸兄皆仰給焉。以至辦其嫁娶。賙其死喪。收恤其孤惻。如此者三十年。未嘗一日間薄。泊君之亡。則斂無新衣。祭無豐俎。自合距成。都纔六百里。旅殯佛寺。久之不能歸。歸則無族屬可依。無田可耕。無室可處。其謀葬於合者。死生之際。宜其慊也。悲夫。瀘南之役。斯民蓋不幸矣。君之提舉夫糧。區處以宜。知會以信。其聚不急。其散不緩。然而死於病者十猶二三。明年再用兵。夫糧之任非其人。顛暗乖紊。無復統紀。先期不戒。以集。訖事不釋。以歸。萬衆暴露。瘴癘大起。相枕藉而死者十凡八九。或強而歸。則疫及其家。血屬皆亡。又不知幾千人耳。至今東

蜀父老語及是事。則必惜君之沒云。銘曰。

厚於其兄。以悅其親。兄衣未完。子裘不溫。兄食未充。子炊不晨。救恤死喪。畢其婚姻。艱勤一世。竟卒子貧。客殯無歸。葬爲旅人。士之行已。蓋後其身。君乎何憾。於以寧神。

# 淨德集卷二十五

## 墓誌銘

著作佐郎李府君墓誌銘

祕書省著作佐郎眉州丹稜縣事李君熙寧乙卯歲四月某日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幾元豐乙丑歲某月某日葬于晉原縣某鄉某里從先塋也君諱逢字承之唐安人曾祖勤祖園考平皆晦德不仕君爲兒童時超然有志氣憤其家世不耀願學以起之資穎力勤居數歲遂能博強下筆爲文辭雅有理趣流輩畏伏搢紳先生褒譽之里人度支郎閻公仲孚以道德自任名重一時於後進少許與每稱君才嘉祐二年擢進士第授陵州仁壽縣尉捕強寇獲七人于格當遷官太守趙公敏達亦以功賞諭之君謂子弟曰士君子進退通塞固有義命吾將遷乎雖不戮此孰禦之將不遷如命何藉七人之死以幸進不忍爲也乃削去強迹皆可不死獄具趙公愕然問之以前說對公嘉其識量且曰餘慶之報遠矣再調歸州司理參軍商人有撐舟夜泛以避關征者津吏縛弓警之誤中輒死羣欲以故殺論君持議不可乃請于朝卒從輕罪徙利州縣谷縣令改某軍節度推官知遂寧縣是時轉運使急功利不復恤困窮小人好承迎議

置鎮市稅局。以圖羨入。主者委君按視。銳意必行。君以爲村落細民。間日而集。有無相易。苟營朝晡之費。一旦設官置局。限其稅課。則瘡痍何時而愈。理不當置。主者雖不悅。亦不敢行。歲滿。以薦格改秩。得知丹稜。東館僧持悔過懺罪之說。率其徒。早夜講佛書。聽者踰百數。浮士造飛語。指爲妖。訛以亂上之人。聰明且以媒進。提點刑獄者信其言。移文委君急捕。連逮坐繫者將衆。人情大駭。君曰。此豈有巨惡。不過以其教誘民。而從者偶多爾。安足深咎。遂寬其獄。蒙宥頗衆。縣郊多棄水。散漫流溢。君命引以溉鄰田之荒。易瘠而腴。凡數百頃。初。母畢氏旣亡。君晝夜哭不已。遂夢焉。乃思所夢而刻之以木。形色肖類。終身奉事不敢懈。鄉閭稱之。尤善篆隸。知書者以爲自成一家之法。嗚呼。君少力學。有文。聞譽彰著。時旣從政。又能不忍削民以媚權勢。其治獄務求之生。有古仁厚之風矣。而用不適于顯。享不及于耆。良可悲夫。娶楊氏。男六人。駸未仕。驤陵井監司理參軍。騏嘗得試禮部。駿邛州臨邛縣令。駒知漢州綿竹縣。駢舉進士。女二人。嫁楊籍。費霖。皆進士也。孫男九人。孫女十二人。並幼。銘曰。

古人治獄多陰德。子孫當有顯者。于公之報明矣。君不忍以七人之命易一官。津吏得不死。東館之罔無所寃。視古人何愧哉。諸子森然有美才。可以光大。迹其慶驗。又非若湯周福祚之幸也。

秭歸縣令李君墓誌銘

西南士大夫言善教子者。以李君希聖爲先。希聖有五子。學者四。方五六歲時。卽使誦詩書。日須數百字。



雖携抱玩戲。不以他習眩其耳目。稍長不復出戶外。至于飲食動止。一語一笑。皆不離文字間。凡風俗遨遊。奔集之盛。如燈夕藥市者。去其居不遠。未嘗聞知也。早夜訓飭。月攷歲練。積之數稔。術業用成。慎修年十六。慎交十四。乃能以辭童求舉。同時擢第。皇祐初。慎微亦中科甲。其後君又繼之。此所以見稱於士大夫。而謂之善教也。君諱慎思。字敬中。於諸子爲季。孩提而孤。聞先君之餘訓。抗志勵學。欲與諸兄相上下。探索研味。實詣有餘。華藻煥發。能就楷度。既中第。調遂州小溪主簿。遷青石尉。部使郡守知其才。屢委以事。裁宜處正。咸適其意。交章慰薦。惟恐在後。未幾移歸州秭歸縣令。縣僻民野。舉不知法禁。君治以誠。視之如一家。期會聽決。諄諄戒諭。雖極冗微。悉使曉信。新灘在境內。官舟饋運。間有毀溺。皇祐中。使者建議。鑄崖拓江。以紓湍怒。歲役萬夫。芻薪數十萬。三邑之民。困于費不能已。君以爲灘雖險暴。惟春冬之交。水涸石露。厄于沿泝。方是時難之。上下官舟。畏而不進者。倘易陸載而往。則皆可遠險。兩獲其利。當塗行其說。乃罷修灘之役。歸人深德之。歲滿代還。父老涕泣惜其去。薦者如格。吏部以課最上。嘉祐八年。當陞見。泛江而東。七月二十四日。次雲安軍。感疾遂不起。享年三十有八。君資稟樂易。力學有美名。與人交。多風議。朋友愛之。既仕。不廢書。好易春秋。每多論述。著治策五十篇。講明世務。欲獻之朝。庶奉大對。卒不伸其志。按君之先京兆萬年人。自唐廣明西狩時。有爲晉原令者。留居溫江。後遷于郫。晉原四世生承粲。承粲生洪慶。洪慶生章甫。乃君考。字希聖也。以長子故。贈中大夫。妣文氏。贈仙源縣君。君娶張氏。治家訓子。動

有準的。子五人。紹卿彥卿某晉卿皆舉進士。且緝嘗薦于鄉。二女適范祖修張寅。君沒十九年未葬。諸子待祿以祀而未能也。乃以元豐七年二月庚午朔葬于新津縣修覺山依仁鄉曷伏里。然則未葬而有待者出于義。而待而葬之者禮也。嗚呼。君少而學。壯而仕。策發磨勵。所志者遠。去爲古人。今則久矣。此可悲也。予與君皆皇祐四年進士。成都同籍。凡十一人。三十年間。存三人焉。榮謝合離。不常如此。此又可悲也。世之人有以錙銖得喪。或競于秋毫之末。而不究其終者。豈知覆載爲逆旅。而吾游其間哉。所以遺生齊物之論起。而覺其未喻也。銘曰。

有文矣。藻繪其傳。不發之危言。有位矣。撫字而安。不尸之大權。天嗇以年。志莫究宣。巨山崇原。卜云新阡。墓松森然。人知其賢。

李太博墓誌銘

君諱彤。字周伯。姓李氏。其先京兆人。八世祖遠。從唐僖宗幸蜀。調晉原令。因家焉。高祖臻。仕孟氏朝。爲永平軍節度推官。曾祖某。亦任太子司議郎。祖某。不願仕。父某。以君登朝。贈大理寺丞。母黎氏。贈成都縣太君。君少篤學。頗穎秀。時鄉先生職方員外郎張公中行守岳陽。君往就正。得易與春秋大旨。朋友畏其博聞。又嘗撫前世忠邪事。以類相從。爲史斷十二篇。以監治亂。慶曆六年。中進士第。調眉州青神尉。言者謂蜀人官近鄉非所宜。於是近皆徙遠。移萬州司理參軍。歲滿用陟。狀遷江陵府松滋令。丁寺丞君憂。終喪。

授隴州判官。吏部上其課。轉著作佐郎。知太原府平晉縣。今天子踐阼。改祕書丞。尋遷太常博士。知華州鄭縣。以疾分司西京。卒于盤屋之寓。止享年五十四。實熙寧五年春二月某日也。既沒七年。貧不克葬。至元豐元年三月某日。乃葬于某鄉某里先隴之次。君彊明喜節廉。自處素高。待交游如少所與。然不廢於義。休戚可以同。於政事知大略。而未嘗以忿恚任刑。聽斷適其理。大率剛而不撓。恥爲流俗態度也。在萬州有篋人之脉者。提點刑獄視之。疑且怒。欲以骨折論。太守畏不敢辯。君提傷者以告曰。折則上下不相屬。今舉其上。而下不少曲。非折明矣。使者無以勝。卒輕之。又有三人謀殺一人者。君方攝督郵。當議法。卽白守曰。一人死。安可戮三人。坐謀首可也。守不聽。有詬責言。君持之益堅。請於提點刑獄。且曰。某寧解印綬去。安忍妄殺人。求順太守意耶。得聞之朝。止報一人。萬州帑失緡錢數千萬。俾君驗之。君以爲貫朽鐵壞。不知幾十載。一旦指爲盜。疑或刻深。請飭吏共償。無煩構獄。守從之。免數輩刑。竄松滋產茗。歲輸府千斤。春未社。牧遣校至。督所有。君曰。今未知茗之芽否。可偕往視。卽斲根株。俾校持以歸。願牧植之後園。俟其芽可責輸矣。牧始不懌。旣而從之。植者旣芽。則謂同僚曰。李松滋以芽爲期。今可取乎。校復至。具言。君乃戒茗戶以五日集。如其令。無一毫私撓。民深德之。有宿寇數十。結山民聚境上。往往害捕吏。累歲莫獲。君開以威信。許其歸首。乃至無盜。功當賞。君不言賞。亦不及。隴之汧源號難治。凡閱歲定籍。則吏民相因爲姦。歷十數年。官不敢輒易其舊。君權洩未幾。遂定籍。高下適當。人伏其平。平晉民冒居公地。而縣隸爲

輸租緣此以斂剝。習久縱不問。君使冒者自陳。盡得其實。免代輸之患。又嘗爲增隄以捍汾流。以軍事未報。君已解去。旣而大水。一城蕩然。識者稱其先見。鄭縣之西。舊以石隄水過守居。洎他官池圃。以及富彊。治榭。君始來。方諭民得取以溉。水旣不至。爲總管者謾其詞。移檄於縣。覬水以禦火。符下凡四五。君悉不應。時都官員外郎郭君源明。以方靜爲州。君具白所以然。信之。民甚賴其利。洎引疾而去。有卹君之貧者。告曰。願一日留。則終月祿入可享。乃笑而謝之。卽日不視事。君先娶包氏。在萬州時。遇君之疾。以憂卒。再娶郭氏。封壽安縣君。包氏生子覲。孝友力學。自二曲護喪歸葬靈泉。不違治命。長女適瀘州司戶文朝光。郭氏生子規。治經力學。從舉。嘗薦於鄉。必能世其家。次女適鄉貢進士李葆光。二孫曰暘曰晏。嗚呼。君平生施爲如此。剛矣哉。苟遭時得志。盡發胸中蘊。則軒騰馳驟。立事致功。卓然有奇節。可必也。惜乎仁不顯。而見於用者止此耳。予少從君遊。洎官晉陽。又與之同。竊思仲尼未見剛者之說。信剛者之難見。愛君氣節舊矣。覲來請銘。敢爲銘曰。

剛近於仁。亦鮮克舉。剛生於氣。充則執禦。申棖徇欲。義所不取。孟子養浩。以是爲主。家山之東。喬松之隴。嗚呼剛者。李君之墓。

光祿寺丞致仕何君墓誌銘

何氏之先。蓋晉之卿佐。封于韓者。子孫因以爲氏。秦滅韓。其後流散四方。或謂韓爲何。故漢魏以來始著。

何氏有居于閩者。至瓚乃顯。卽君六世祖也。仕後唐。歷太原留守。除西川副使。會孟氏僭竊。恥屈其下。飲恨以死。子柔不能東。乃家青城。遂爲青城人。柔生令昕。令昕生繕。不幸逢亂離。無復振起。繕生中。卽君考也。任道晦處。無意官祿。以聚書爲能。以賦詩爲樂。蜀之耆儒李旼。渭卿。戈澗。仲顏。皆與之友。子四人。君其季也。諱敏。字希顏。簡慤莊重。克承厥家。貧而能力生。以養親奉祀。至于撫養百口。靡有不給。富而能好善。以訓其子孫。至于起家從仕。翹然有聞。旁支外屬之無歸。則倍仰而濟。鄉閭識者。以吉人君子稱焉。熙寧初。今天子祀南郊。以君之子大章登朝。封大理評事。四年。明堂大饗。遷光祿寺丞。六年十一月某日。終于家。享年七十二。八年十月某日。葬于縣之某鄉某里。君娶李氏。今封仁壽縣君。生三子。大章。皇祐四年中進士第。五遷太常博士。通判漢州。大臨。某皆飭行不墜先訓。孫四人。宗元。榮州榮德縣令。宗範。合州巴川縣令。某某悉志于學。期以自立。惟何氏來蜀。中葉不耀。至博士君始以學文得祿。而榮德。巴川二君。又能同時取科第。士議榮之。君可謂有後矣。某與博士君同進士籍。且爲姻家。君之葬也。敢誌而銘。銘曰。何遷于岷。五世至君。旣永以年。再光以恩。山之阿。江之濱。祇厥祀。傳後昆。

奉議郎何君墓誌銘

余嘗銘光祿寺丞岷山何公之墓。攷論世次。及其里居。詳矣。君乃光祿仲子也。諱大臨。字才叔。少讀書。知名教。以修潔治身。以恭愿事親。鄉黨以善稱。閨門以孝聞。通詩騷之學。做約大致。作爲篇章。適情寓物。平

暢純澹。有昔人風格。或告以釋氏之說。當虔敬崇奉。乃享令報。則曰。廣慈心。卽佛。不妄語。卽經。若乃禍福之應。惟修其在我者。而順以聽命。吾知此而已。晚從道家之教。信尙清寂。求以養心治氣。歸之虛靜。故能委置世紛。無競于物。漠然自得。有方外之趣。尤長于教子。擇師取友。必以賢。飭勵以經術。欲其慎行而寡過。誘掖以辭章。欲其資身而得祿。凡朝夕所肄習。而謂之課試者。每與之講解。切劘不倦。若朋友然。由是起家中第。孟仲接武。西南士大夫。舉義方之訓。皆推君爲先。君娶倪氏。累封安仁縣君。卒十年矣。子五人。宗範。朝散郎眉州教授。宗爽。早亡。宗誨。以學求舉。宗韓。資州磐石縣令。宗哲。果州相如縣尉。孫男十二人。元豐三年。神宗祀明堂。封君承事郎。其後五遷。至奉議郎。宗範又嘗得五品服。請以賜君。不著于令。詔特可之。議者以爲榮。君享年六十三。元祐五年三月十五日卒于家。八年正月四日。葬于青城縣之懷仁鄉赤木里先塋之北。初倪氏之葬也。君爲壽冢其旁。弔以詩曰。我來同穴知何日。石火光中更十年。已而其言驗。嗟夫。始終生死之變。豈偶然哉。銘曰。

每讀五代忠義傳。至明宗命何瓚入蜀制孟知祥事。未嘗不廢卷而嘆也。夫以明宗區區賤弱之唐。任一何瓚。而欲禦權彊僭叛之蜀。豈不難哉。瓚意不屈。繼以死。何其易也。自瓚至君六世。而子孫之盛如此。究觀前人之大節。推驗後嗣之吉報。則福祿之來。抑有由矣。

# 淨德集卷二十六

## 墓誌銘

### 故光祿寺丞致仕張君墓誌銘

某年某月甲子。張君元老以疾卒于邛州安仁縣之居第。享年七十四。凡三族之親。及其鄉之士大夫。聞而哭曰。義士死矣。今而後吾屬有患難。誰其恤。里巷之耆叟。耄婦與其孤童弱女。聞而哭曰。仁者亡矣。今而後吾家有窘困。誰其濟。至某年某月甲子。將葬于縣之某里。則向之哭者。又往弔而哭焉。君諱某。字元老。而三蜀之士。識與不識。皆稱曰。元老者。愛之也。蓋君天稟仁惠。而樂於義。與人交。同其休戚。施與不吝。以急難告。不擇險易。必竭誠拯之。以貧賈請。不間疏密。必極力賙之。友人黃子山。客死合陽。子幼且窶。寓櫬未還。謀於鄉。無肯出力者。君奔走數百里。護其喪歸郡。文學張之翰。父亡二十載。未遑窆。窆之事。莆陽范遷卒於安仁。諸孤無託。君皆給田使之葬。樊氏女大歸。父母繼沒。貧甚。君擇良家子妻之。其勇義好施。率如此。於親屬尤篤愛。雖淪沒不忍欺。仲父惟一女。早失怙恃。君撫養勤至。爲納贅壻。分產與之。如昆弟。或謂在律不然。給之田太多。君曰。吾仲父不幸無子。幸而有壻。吾與之田。奉歲時血食。安忍計多寡哉。按

君之先居南陽。值唐季亂。避地入蜀。今爲臨邛人。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君娶黃氏。生二子。長曰某。早卒。次曰某。皇祐中舉進士。爲天府高第。累遷朝奉郎。君以子立朝。封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孫男幾人。曰某某。君少力學。善詞章。一時名士多師友之。晚歲安閒。惟詩酒自適。其生平氣節。好出於仁義。故書其大者。以示來世。銘曰。

仁及鄉閭。義加朋友。懿行之最。君安而有。儻或得位。力行其志。擴而充之。人蒙其利。惜也不達。用於退藏。勒銘墓隧。顯發幽光。

著作佐郎致仕宋府君墓誌銘

宋氏之先居京兆。唐僖宗時爲屯田郎中。隨乘輿入蜀。任彭眉二州刺史。諱挺者。乃君七世祖也。卒官葬武陽。因家焉。其後有五宗。次昌殷。始遷邛之蒲陽。遂爲邛大姓。昌殷生賢。賢生珂。珂生皓。皓生平。卽君考也。君諱慎。交字葆初。七歲失所恃。執喪如成人。族屬異之。旣長。剛方厚重。若少緣飾。然有識度。不以賤貧榮富。動懷無一語及非義。談說慷慨。歷歷可聽。多與名教合。其治家有範。約而中禮。恥徇浮侈之俗。其教子有術。嚴不傷愛。從學者諭以修身礪行。効官者勉以急吏緩民。其待物甚恕。蓋雖有怨不復。里人伏其量。熙寧元年。上親祀昊天。以子炤登朝。封大理評事。累遷光祿寺丞。著作佐郎。享年七十八。十年九月某日。卒于成都之別第。卜以元豐二年正月戊子。葬于依政縣某鄉某里四公山先壠之次。君娶李氏。封仁



壽縣君生四子。煒早亡。煥舉進士。炤爲屯田員外郎。燿嘗貢於鄉。孫男十二人也。自君之喪。屯田君哀毀骨立。早夜惟寤。夢是謀。日月先其吉。宅兆貴其安。衣衾棺槨。悉以度數。弔者不宥。挽者不諱。既祖於庭。雖親朋猶有未知者。君子謂宋氏之葬。得其所。以葬。初。刺史君葬武陽後。葬四公。至昌殷遷蒲陽。則葬昇平。君常愛四公有佳山水。已而葬焉。亦遵平昔之志。且不違其祖也。銘曰。

質直好義。犯而不校。二者聖賢。著以爲教。君有是德。匪習而樂。聽言則厲。人可法效。愛子則嚴。納于忠孝。族別而五。疎矣情好。墓析而三。異矣祠報。四公之岡。祖始之兆。君歸於斯。夙昔所詔。斯百千年。銘此以告。

### 長樂馮先生墓誌銘

蜀之有道君子馮先生諱某。字損之。其先蓋長樂郡著姓。自五代祖儔仕孟氏。任眉州司戶參軍。卒官因家焉。曾祖少連。祖承諒。父知禮。皆爲彭山人。先生生而聰穎。與他兒異。纔五歲。聞鄰人誦書。輒喜。稍長。遂好學。讀五經。尤專詩書。探深抉奧。志其本統。泛閱古史百氏。該綜得失。舉進士不第。退而講學。誨人。每正席橫經。演明大旨。凡訓傳之殊聘。及其膚說。則判別是否。歸于至當。學者多信嚮之。往往化而博彊。先生常曰。學所以治性修身。而充吾之所有。非特誇論辯要利祿爲也。能積乎中。發而粹乎外。則無媿爲君子。若夫貴賤榮辱。通塞險易。當以義命。委之世俗。所謂厄窮憔悴者。安足累吾靈臺。是以抗志礪行。愈困愈篤。口不出柔言。目不顧令色。不枉己以徇物。不違義以求人。簞瓢藜藿。裕然白首。乃貧無詔怨。飯疏飲水。

曲肱而樂之徒歟。娶唐氏。亡九年矣。二子長曰敢。靜默有文。登進士科。累遷彭州軍事判官。得祿就養。里人榮之。次曰敏。力學慎檢操。蓋隱德不位。而慶流於後也。三女皆嫁良族。孫男三人。女五人。先生享年九十一。熙寧八年五月某日卒于天彭之官舍。十月某日葬于彭山安鎮鄉祖塋之次。舉唐氏之喪以祔焉。禮也。其平生所著歌詩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壽考康寧。好德終命。此四者先生兼享之。不富以利。而富以道。洪範之五福亦具矣。昔太史公以顏跖之分。求天道之是非。蓋疑焉而未之得。今先生積學慎行。而所享如此。其嗣子又能承家顯榮。則報施善人。誠當其理。於先生何疑哉。

隴西李君墓誌銘

皇祐甲午正月二十六日。隴西李君以疾終于家。享年七十。貧不克葬。熙寧壬子十二月二十二日。其子著作佐郎逢始。以君及夫人畢氏之喪。葬于大邑縣依仁鄉臨江里。循宜攷吉。務中禮也。君諱平字仲和。世居唐安郡。有髙行三。皆衆人所難能。菑化中。蜀寇起。大擾州邑。雖父子或不相攜持。以遯。母劉氏方娠。君纔十歲。侍而往。俱匿野澤中。既生子。病且不粒。君晝夜望天號泣。若以危難訴之。求完其生。已而採蔬如藥者。爨以飼。疾乃愈。會有盜過。又得所棄米。以具饘粥。盜稍息。扶以還舍。父老驚異歎服。謂其篤孝。爲神靈陰助。雖漢江次翁。唐支叔才。殆不能過。既長。莊謹自律。鄙絕翫好。善治家。不爲米鹽斗筲之計。而田

至數頃。貲數萬。諸弟欲析其產。君一毫不忍私。罄所有與之。里人稱其友愛。自是不復營產。惟聚書延賢師友以教子。或告之宜少蓄藏。庸昇後裔。君曰。吾子苟力學。他日能大吾門。其得失豈潤屋比耶。畢氏性懿淑。能盡婦道於內。外仁而好施。常閱書善誨。諸子往往執經問其大旨。聞絃誦吟諷之聲。則喜見容色。子與朋友歸。必親饋饌。雖貧不敢廢禮。享年五十有一。至和庚寅六月二十七日卒。故李氏家範。最號雍睦。蓋夫人有助於君也。君之先世多隱晦鄉閭。曾祖充祖勤。父園皆不仕進。至君以高行飭齊其家。而逢遂以顯。得非慶善之報歟。子四人。其長乃著佐君也。字承之。曰適。曰遷。曰遘。適從承之官秬歸死。年三十。四。今祔葬于親之墓。遷繼天。遘舉進士未第。三女早亡。予早從度支閫公禹學。公材高識明。於人物少許可。常器獎承之。予因與之交。承之有文而敏於政。君子也。將葬其親。來求銘。予其敢辭。銘曰。孝其親。友其弟。訓其子。三德備。宜熾而昌。驗於後世。

周居士墓誌銘

居士諱原。字德祖。姓周氏。錢塘人。少居鄉黨。自好。慈祥易感。勇於赴人之急。家有藏書。清晨必焚香發其覆拜之。有笑者。輒曰。聖賢之道。盡在是。敢不拜耶。晚習導引衛生之經。頗能察脉治病。人有疾。聞而藥之。輒愈。嘗遭異人。得祕訣。以奇草化水。銀爲銀而諱之。焚其方。戒子孫不得學。四世祖仕錢氏。卒。錢氏納國。大父仁禮尙幼。隨流散遷徙。遂迷其墳墓。父維翰受遺言求之。及其將死。又以屬居士曰。吾嘗問墳而祖。

當於何所求之。若祖疾甚。語已艱難。屢稱曰黃。今終吾身求之而不得。豈嘗須臾忘此也。居士因野服往來里社間。陰訪其地。距城五十餘里。偶入微徑。漸見牛羊廬舍。問其地。則曰黃山。居士乃伴與父老狎。爲無町畦。真若其儕者。徐詢周氏前世。有翁九十餘。嘻嘆久之曰。周氏名某者。昔爲某官。死葬於此。兒孫每欲夷之。輒見變怪。墳今具在此。其域也。居士矍然起曰。我周氏後。求此墳三世矣。乃今得之。及見其家古券。又驗於封其故壠之誌。曰。雖卽死無恨矣。春秋五十有二。熙寧丙辰四月辛亥。以疾卒。居士頃嘗感夢。覺去初有使者呼召。遽甚。闔中行數里。然後有白光圓如規。尋光又行數里。忽大明。見二道士。有童子執象齒授之曰。弟子未至。應此令賦詩爲盟。詩成使人導還。曰。後二紀當復會此。旣寤。猶能記其詩。皆非世間語。迨今亡。果二紀也。娶張陳二氏。女適里人陶漑。男曰邦直。鎮邦彥。鎮早世。邦彥有軼才。在太學久。獻賦闕下。天子嘉之。命以太學正。諸生莫不榮願焉。將以元豐八年二月壬辰葬居士於錢塘縣黃山之原。於是問余以銘。余聞之也。人無顯晦。道在則爲尊。故雖生芻一束。益可想見君子。詩曰。其人如玉是也。若居士者。雖隱約之中。而能自好。雖微吾言。譬如藏香匿光。其將自聞自見。雖然不銘。無以慰其孤之思。銘曰。

嗟若人兮。無爵齒兮。天職爲之。曷其爾兮。匪天不庸。睠言子兮。耆定厥家。相在此兮。

吳府君墓誌銘

蜀有吳氏。其先京兆櫟陽人。自唐中世有名祥者。宦於唐安。愛其土俗風物之美。遂占籍華陽。後四世生處謙。仕本朝。爲膳部員外郎。膳部生傳紹。任涇陽縣令。涇陽生季回。授郊社齋郎。乃府君考也。府君諱拱之。字宗象。性孝友。事親盡其道。既長。從學讀書。通義理。當彼時蜀去亂未久。俗未甚盛。仁人志士多以退靜相高。於榮利無所慕。府君雖嚮學。亦無仕進意。治身守道。恬晦自如。居鄉里。善惡甚明。不妄許可。納交以義。患難則出力。恤物以仁。貧而樂施。好談算數推步之術。以禍福諭人。使之修省戒懼。常閱書。曉方論。以疾告者。爲治之。中年以來。擇親朋之厚者而告曰。吾儕生太平日。無事閒居。盡遂所樂。以適吾情乎。於是結爲棊酒之社。而謂之太平棊酒友。縱談高談。連日無倦色。蓋優游於此者三十年。元豐六年。忽謂其侶曰。明年春予乘厄限。殆將終乎。七年正月感疾。二月二日果不起。享年八十三。悉如其說。既卒。卽以其年十月乙酉。葬于華陽縣居賢鄉先兆之次。娶張氏。先卒十三年。男三人。師兪檢已無過。師益舉進士。有聲名。累上末第。師臯亦與計偕。早卒。女三人。適進士史珪。前萬州南浦縣令郭由儀。進士宇文遘。孫男女各六人。予於吳氏有世舊。知府君爲詳。其孤乃以朝議公所述仲父平生履行之狀示予。求銘其墓。予以爲莊生有言。人之生除疾病。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不過四五日。不能悅志意。養壽命。非通道也。若府君者。生逢治安。傳襲祿仕。而能遠世紛薄。外累以顯晦榮悴爲一。悲愁死憤。不汨於中。三十年間。寓於棊酒。一月之笑。豈止四五日而已。乃能全天眞。享高壽。其達人之徒歟。銘曰。

進榮退辱。率非己欲。貴富賤貧。莫非吾真。忽然而勝。歡然而競。飲酒而醉。默然如靜。雖曰形器。吾不刻鏤。古之達者。宜其永年。

醫博古府君墓誌銘

予謫官懷安。得古太素與之游。太素知道者。寓于醫。以自晦。始卽之。如不能言。謂其魯人也。徐而叩之。或及于治病。謂其良醫也。久而親之。知其通物理。能自得也。蓋少時嘗遇河南李君。傳以丹訣。戒以素書。晚又得隱者趙君。付以金丹二故。練藏養氣。皆有深術。所謂丹訣者。蓋順天地陰陽造化自然之理。受之以神。持之以心。所謂素書者。蓋言保生之要。本于內真。知之必修。修之必不息。所謂金丹者。燦然有晶輝。圓而粒也。太素既語予以丹訣。其二物皆得而見之。若李趙二君。則不得而見。不知其何如人也。太素又嘗謂予曰。趙君既以金丹見遺。且言修道有三限之別。上者享年百有二十九。次之七十。又次之。予至七十有疾。將解去。卽服金丹以固性。涉歷三世。乃超離形器之外。予聞是說。至元豐七年。太素年七十。忽感疾。如趙君之言。餌其金丹。後二日而卒。實某月某日也。嗟夫道家之說。天地與人以生。不與之死。戕伐其生而死者。舉世皆是也。知有神仙之道。從而學之者。欲保其生也。如趙君之言。必涉三世。而後得其難如此乎。豈塵埃網罟之內。罪垢汗濁。纏結塗漬。必洗滌刮磨。經數百載。然後完潔。乃可以保天地之所與者乎。抑定于中者不亂。累於外者可忘。水火刀劍之來。尙委而去。況疾病乎。天下之事。有不可致詰者。今趙

君之論太素之亡亦其一端乎。太素諱世澆。曾祖諱某。祖諱某。皆占籍金水。太素好恤孤賙急。人多賴其力。亦濟世之意也。家藏道書五千卷。著禪頌千餘首。述五運六氣圖。六十年氣候訣。皆有理趣。子三人。公輔。公述。先卒。成之舉進士。女四人。悉嫁良族。八年九月某日。乃葬于柏廟鄉羅曲里西山之陽。銘曰。君常攝生。宜壽且祺。乃以疾終。莫得而知。仙說有夫。生兮可遺。或寓而正。或委而馳。爲君作銘。縱言及斯。君如不昧。尙亦笑之。





# 淨德集卷二十七

## 墓誌銘

### 夫人文氏墓誌銘

瀘州判官蕭君叔獻之母夫人文氏。世居遂州之青巖。父寶龜。母孫氏。皆早亡。溘化咸平間。蜀寇亂。郡邑擾蕩。夫人既失怙恃。復遭時多故。與昆弟徙居合德。以完其生。既長。適蕭氏。事舅姑以孝。事夫以順。訓子治家。愛而有法。性喜儒學。尤好施。天禧中。老儒唐恕善談合理。郡人推爲有道。每過蕭氏。必從容語及飭身臨事之要。夫人嘗誌其言。謂其子曰。兒終身能如唐翁語。吾門當大。夫某卒。叔獻未中科。夫人戒之曰。爲子貴能樹立。使父母存沒無慊。乃可。汝無怠。終吾老。期汝得祿。酬平昔意。其判別善否。措之母道如是。豈古所謂賢母者歟。親黨內外。泊里閭之衆。貧不能自濟。則賙贍存給。俾之有賴。未嘗以遠邇厚薄形諸意。以是無餘藏於家。子男二人。長曰允昭。先卒。次叔獻也。一女嫁陳紀。慶厯六年。叔獻既以進士第。詔許蜀人初仕于鄉。遂佐寧武幕。秩滿當遷北地。以夫人老。請便官歸養。乃除武信從事。又除瀘州。始終十餘年。以祿爲養。鄉閭榮之。夫人嘉祐三年某月某日卒于里舍。享年八十二。五年某月某日葬石照縣某里。

叔獻字師元。志行和謹。接朋友間言不入。歷官多有能名。予愛而與之厚。故于其葬母也。來求銘。銘曰。少也艱危。已而有歸。母以壽考終。子以藝學顯于時。可謂有後矣。

仁壽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熙寧七年十月某日。仁壽縣太君魏氏。以疾卒于普州大鑪鎮王誼家。享年八十。明年其子護喪而歸。卜以十二月某日葬于華陽縣晉安鄉先塋之次。禮也。夫人世居成都。曾祖某仕孟蜀。補東頭供奉官。將兵戍普慈。因家焉。祖淵。父昭。迺遂爲普人。夫人年十五歸于故贈大理寺丞費君諱文字正。生五子。曰珍。珣。今亡矣。曰珪。璋。祇。慎。寡過。曰琦。以孝行稱鄉里。皇祐中登進士第。累遷屯田員外郎。通判蜀州。四女長適李惟吉。次適楊士賢。次適張鐸。次適王誼。皆良族也。夫人仁孝敏惠。得自天稟。聞前世賢婦烈女事。歷歷誌記。以自規飭。好佛書。知緣報大略。特加崇信。闡法愛而嚴。雖壯子長婦。侍之每有畏色。寺丞君舊豪舍財。不屑屑治產。惟好賢樂善。宴衍自適。夫人罄奩中物及父母所與之田。以資其用。至于匱竭。曾不少慊。寺丞君之亡。屯田君之幼也。名聲未聞。生事困約。夫人殊無他憂。務擇師友。磨礪其業。至于起家得祿。板輿就養。士論推以爲榮。宗親黨巷。指以爲楷範。治平中屯田君之官河朔。夫人年踰七十。歡然願行。熙寧元年。上初郊祀。乃享今封。四年大饗。請進以邑。則曰。吾婦人一受命足矣。在河朔七年而歸。涉深登險。水陸僅萬里。康寧喜樂。未嘗一日不豫。然起居語默。惟王氏女之在念。欲往見焉。凡如此者。將一年。子孫

固留不可。會誼亦來。迓卽與之行。至則浹日而逝。王氏女哀。夫人離闕之遠。而會合之近。遽及于大變也。自是毀頓骨立。誓以死殉。後五月而亡。其將亡也。語不及他。亦惟夫人之念。嗚呼。始終存沒之際。果何如耶。夫人與其子官于他方。凡二十年無恙。一旦歸而卒于女之家。豈冥理素定。不可輒徙耶。人之生聚散休戚。何常之有。惟是母子之愛。遂繼以死。得非鞠養大賜。雖終天莫能以報稱。而至是耶。臨夫人之喪者。旣弔而又傷之也。銘曰。享年于耄。惟德之施。受封于朝。惟母之儀。祿以養。裕于私。禮以葬。得其歸。滔滔生此。固有合離。惟此合離。喜樂憂悲。夫人之懷。吾女是思。往卒其家。女亦繼之。理涉茫昧。尸者云誰。抑亦偶然。莫得而知。勒銘幽石。以顯孝慈。

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李氏。封壽光縣君。故尙書屯田郎中常公諱溥之婦。宣義郎致仕構之妻。左朝奉郎安民之母。其先蓋唐之宗室。爲鹽鐵判官。從僖宗西幸。遂居邛州。之依政者曾祖也。好施不吝。調及凍餒者。祖元熙也。以文學名鄉里。爲詩尤工者。父奐也。郎中公家範嚴整。太夫人雅好賓客。夫人夙夕事奉。周盡敬禮。諸姑悅其恭。娣姒服其和。宣義君少從學。不治產。不恤有無。夫人能成其志。不累以家事。凡嫁娶伏臘問遺之具。一切處辦。莫不中禮。享年六十有六。元祐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卒。子六人。長安石。衛尉寺丞。早亡。次卽安民。志尙清壯。學行治最。推高一時。次安序。安節。安稷。皆舉進士。季安時。尙幼。女二人。長適左承議郎宿州

州學教授梅貢。次適左承奉郎大理評事滕友孫男四人。女七人。惟常氏世守廉約。族屬衆。資費寡。自夫人之來歸。勤儉以修婦職。慈恤以敦母道。損口體之奉。以豐滌髓。完繪緼之敝。以備袿襦。養足于老。愛隆于幼。三十年間。閨闈雍睦。人無間言。可謂賢矣。既而二子得祿。安輿潔膳。始有可樂之意。則感疾攣瘳。凡十餘年。不能痊。朝奉君嘗由太常丞除江西轉運判官。懇請留京師。力謀療治。朝廷從之。改宗正丞。遷開封府推官。國醫高手。診視殆徧。竟不起。得非命乎。自郎中公而上。皆葬臨邛。至夫人之喪。貧不可以歸。乃以八年三月甲申。葬于陳州某縣受節鄉三河村之原。蓋亦不悖于禮也。銘曰。祿以養。何報之涼。禮以葬。孰爲之鄉。有宛惟丘。蓋得其藏。孝乎親乎。要之不忘。

夫人呂氏墓誌銘

鄉先生光祿寺丞任君遵聖。有賢配曰夫人呂氏。眉州眉山之著姓。祖考皆以好善稱鄉里。夫人年十七。歸于任。以孝敬奉舅姑。以禮義事夫。以節行教子。遵聖之考。居家嚴整。子孫侍左右。未嘗少假以容色。惟夫人能盡婦道。朝夕承養。順適其意。終身無不樂之語。遵聖趣尙高。篤學力文。得聖賢指歸。處已從政。恥枉道。不與流俗合。仕宦多齟齬。飄寓四方。幾至憔悴。夫人輔助艱勤。雖衣食不足。終日裕然。所以遵聖得遂剛簡之志。而不隕溺于困窮者。夫人能成之也。子一人。伯雨。學有本原。彊明重氣節。擢進士第。今爲宣德郎某王宮教授。士林多推之。異時在朝廷。必有立。夫人能教之也。遵聖治郴縣。會王師討儂寇。道過境。

窘于餉餽。議斂來歲賦入。貸民財以濟之。守將難其說。遵聖又從往議。夫人止之曰。竟不從。可遂已乎。莫若專達以辦事。雖得罪何愧。其善慮而斷。又非婦人之所能也。伯雨未第時。以祿養爲憂。忽忽感恨。夫人戒之曰。取舍在人。通塞在命。吾豈強汝以人力所不能致者哉。旣釋褐。則又戒之曰。堂構不墜。吾無嫌斗升之祿。非歡戚所繫。不義之富貴。不可以悅親。惟求汝父之志。慎所履。不獲罪于名教。則子道盡矣。是故遵聖去世二十年。終有良子。乃夫人始卒之訓也。晚歲好佛書。知緣果大略。怡然若有得。紹聖元年四月壬子。忽感疾。閉目誦金剛經。凡二卷。無一字舛謬。翌日乃卒。享年七十有八。明年某月某甲子。葬縣某鄉。女四人。長適里人孫伯宗。次適朝奉郎師規。次適黃裳。次適史喬年。皆進士。孫男二人。祖構。祖福。孫女一人。曾孫二人。予交遵聖父子。間以夫人之志之德。攷驗前載。蓋鮮倫擬。昔孟軻之母。擇鄰教子。卒爲大儒。然其父之行業。不傳于後世。梁鴻之妻。甘樂隱遯。並著高節。然其子之聲名。不耀于當日。豈傳記有所略乎。抑亦無足述者。推彼校此。孰爲全懿。則夫人之墓。可不銘哉。銘曰。

有夫而賢。涉世孔艱。惟其助之。困節以完。有子而才。持守莫遷。惟其訓之。克承厥先。茂矣令德。錫之永年。著之銘辭。爰信而傳。

長安縣君祝氏墓誌銘

祕書監濟陰祝君正辭。在嘉祐治平間。守密深衛襄四州。皆有治效。朝廷嘉其才。嘗降詔賜金以褒顯之。

蓋當時良二千石也。其女嫁同郡人奉議郎致仕董君綬生四子。曰丕朝。請郎知閬州。曰萃。未仕。曰平。竟州。瑕。仁令。曰中。渭州。平涼尉。孫十一人。曰耕。隰州。隰川尉。早卒。餘皆從學。舉進士。夫人以丕登朝。封長安縣君。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終于家。春秋六十有八。紹聖三年十月庚午。葬濟陰縣安平鄉南十里。存榮沒哀。皆中禮也。董氏與祝皆爲良族。以純約治家。以雍睦聞鄉黨。自夫人之歸。奉其姑以孝。從其夫以禮。友其夫之妹以和。教其子以立己之大方。糾紉組綴之事。雖勞必親。蘋蘩筐篚之薦。雖老必勤。女功婦道。兼脩兩得。由是閨闔之內。益治而明。至于不誦佛書。不講淫祀。惟儒者禮法是從。皆婦人之所難能者。諸子旣仕。則告之曰。凡不欺于心。不害于物。謂之君子。反是謂之小人。窮達異分。貴賤殊轍。惟不悖于義。則無愧爲君子。不爲小人。雖五斗之奉。吾不憾也。爲小人不爲君子。雖萬鍾之養。吾不悅也。爾等勉之。慈訓所及。率有令懿。予嘗與朝請君爲同僚。愛其趣操方靜。多文而敏于政。則夫人之賢。從可知矣。銘曰。祝氏之慶。克昌子孫。夫人鍾之。德慈行溫。董氏之法。有嚴閨門。夫人守之。禮隆教存。致養以祿。惟義乃尊。享封以邑。惟善乃聞。刻銘幽石。貽範後昆。

靜安縣君蒲氏墓誌銘

夫人蒲氏。世爲閬中人。贈太子少保諱穎士之曾孫。贈太子少傅諱伸之孫。贈太師衛國公諱師道之女。資政殿學士諱宗孟之姊。贈太中大夫蘇公諱渙之冢婦。太子中舍不欺之妻。慶厯中。太中公任閬倅。與

衛國公善。結爲姻家。夫人年十九。歸于蘇。資稟慈和。勤女功。循婦道。亦喜讀書。娣姒族屬無間言。舅姑繼沒。有季女未嫁。夫人撫愛愈厚。迨其有行。出匱中物以資之。族人或以此譽美。則曰。先姑卽世。新婦當任其責。安敢銜以爲能。尤敬于祀先。凡歲時薦獻與忌日之奉。其炮燔烹飪之具。雖老矣。不以付子孫。必擇平時之所嗜而羞之。旣享。則怵惕齋慄。終日愀然。如見所祭。蓋得孝子所以饗親之義。中舍君之亡。夫人持諸孤而哭曰。汝父棄汝。不待年。今壯者未有立。幼者尙可保耶。訓飭教戒。益嚴且勤。旣了嫁娶。則又告曰。吾事而父畢矣。汝曹惟勉學慎行。庶幾成就。以顯爾親。則吾無憾。昔馬援聞人之過。如父母之名。吾自幼至老。不敢言人之非。小子識之。可以寡尤也。某年天子旣郊。夫人當封邑。資政公以其性行靜專。動有法度。事父母奉舅姑。皆盡敬愛。請以靜安封之。又嘗丐于朝。乃賜以帔。紹聖某年七月某日。以疾終于眉山之所居。享年六十有八。明年十一月某日。祔于中舍君之墓。次子五人。千乘。千之。某官。千能。千秋。千鈞。皆舉進士。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任忠弼。次適承奉郎監杭州洞霄宮蒲澈。次適進士雍緝。孫男十三人。孫女八人。銘曰。

閨闈肅肅兮德之宗。子孫誥誥兮慶之隆。美封貴服兮恩以崇。高丘深邃兮禮以終。婦則母儀兮傳素風。庶幾陵谷之無窮。





# 淨德集卷二十八

## 墓表

### 贈大理評事張府君墓表

南榮有道之士。清河張君。旣以皇祐初元三月己亥疾卒于家。春秋四十有九。三年十一月庚午葬于榮德縣榮川鄉歸政里先隴之次。後二十五年。君之子復爲丞祕書。天子大享霈赦。贈君大理寺丞。均慶賚。賁潛德也。太博君擢進士第。與子同時。每懼先烈之不耀。思得推敘大略。著示後世。乃求予文表諸墓。按君譜系由來最遠。蓋晉司空華。唐曲江公九齡後。天寶中有從明皇西幸者。占南榮爲鉅姓。曾祖諱儼。建隆時王師伐蜀。率土兵導所嚮。補先鋒將。力戰有功。祖諱讓。亦以智能補和義縣令。考諱文煥。攝州司馬。君諱惟德。字輔之。幼以孝謹聞。執親喪不忘禮。讀書先經術。務窮大旨。尤好春秋孟子。凡雜家駁說未嘗顧。一試于鄉不薦。遂無仕進意。訓子孫以雍睦清慎爲先。平居擇交游。惡苟合。閒或賦詩見志以誨人。語純格整。與朋友言多援前史得失否臧。以相警勵。鄉人善者好焉。君袁氏壻。僚凡壻七人。袁富族也。爲之壻者。或私其貲幣以豪。君獨不爾。袁父母嘗厭他壻之求。欲以餘積委君。則再拜避謝。卒不以一金自汙。

此其衆人所難。而君子所貴者也。子男七人。曰綸。曰衍。曰復。曰衡。曰紀。曰繹。曰侃。復卽太博君。今知陵井監。履向敦懿。居官有能名。衡猶未仕。餘則亡。女四人。長適勾僑。次適袁綬。次未嫁而卒。季適袁璠。孫男六人。希逸。希道。已夭。希聖。希孟。希簡。希古。皆建侯賓王。暨暨嚮學。克承厥家。孫女五人。歸孫誥。賈麟。袁晦。句龜年。句師皋。曾孫男十人。女六人。並幼。予嘗閱史載。見昔人出處大致。若司空在晉。曲江公在唐。其德操義烈。皆社稷臣。雖百千年。猶使人仰望不已。今攷君譜系。原究本始。則二公之苗裔。固可書也。況嘉行有足紀乎。銘曰。

人之生無窮。達顯晦。儻有一節異于衆。可以憲子孫。風流俗。則謂之不朽。非必高爵重位。乃取貴後世也。女有歸矣。父母愛之。而私以金幣。雖受之。未爲大過。君獨無取。豈臨財不苟其得歟。彼求而惟日不足者。聞君行誼。可愧矣。嗚呼廉哉。

## 行狀

### 沖退處士章簪行狀

蜀有知道君子章簪。先本閩人。五世祖練。唐廣明中。從僖宗西幸。有官守。家乘闕而不載。高祖父垂裔。始居眉之鼓山。曾祖曰璉。祖曰道。方徙居成都之雙流縣。考曰惠。妣蹇氏。三子孟曰忠。仲曰亮。季卽府君。字

隱之生三年考歿。七歲母氏亡。既孤。鞠于兄嫂。以所以事父母之道。悌而報焉。未冠治經術。往來成都。求師質問大義。鄉先生任維翰若釋中古。皆通經善講解。悉從之游。得其要旨妙論。階之以踐古人之闕。故其志修其行懋。與人言。古今人事物理之變。所謂索而難至者。皆探抉窺奧。務得其極而後已。尤好揚子雲太玄經。知玄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著發隱三篇。講疏四十五卷。太玄圖卦氣圖各一。雖前世陸績宋衷王涯輩通太玄學者。殆有不及也。慶歷四年。樞密直學士蔣公堂。以其書薦諸朝。皇祐三年。仁宗祀明堂。賜粟帛。四年。端門殿學士楊公察又薦之。除本州助教。懇避不拜。至和二年。宣徽使張公方平奏請以處士號旌之。不報。嘉祐四年。天章閣待制何公郟陞對。以疏論列。詔委轉運使詳定其實。時殿中侍御史趙公抃兼按一道。卽以學行之懿條悉聞。上乃賜今號。翰林侍讀學士王公素方。牧是郡。遂命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沖退。由是浩然以聖賢之道自裕。憂喜無累形。是非無撓中者。十年。非其趣之高遠。德之精微。疇能爾。娶魏氏。生二子。長曰禕。舉進士。應嘉祐詔。以行懿敦遺。今爲著作佐郎。守漢州縣行縣事。次稷業。文未仕。孫男四人。曰正。曰遷。曰益。曰宣。方治經求進。處士嘗爲歌詩雜文二十卷行于世。卦氣圖以石刻於府學之西。太玄經圖并文集刻於中興寺子雲祠堂。熙寧元年四月未病。先辟穀六十日。嘗言以氣治之。六月九日卒于沖退坊所居之第。享年七十六。明年九月壬申。葬于華陽縣普安鄉白土里。嗚呼。處士道義充于身。文章傳於世。惜乎固高節。隱居不仕。今朝廷方修一代之史。則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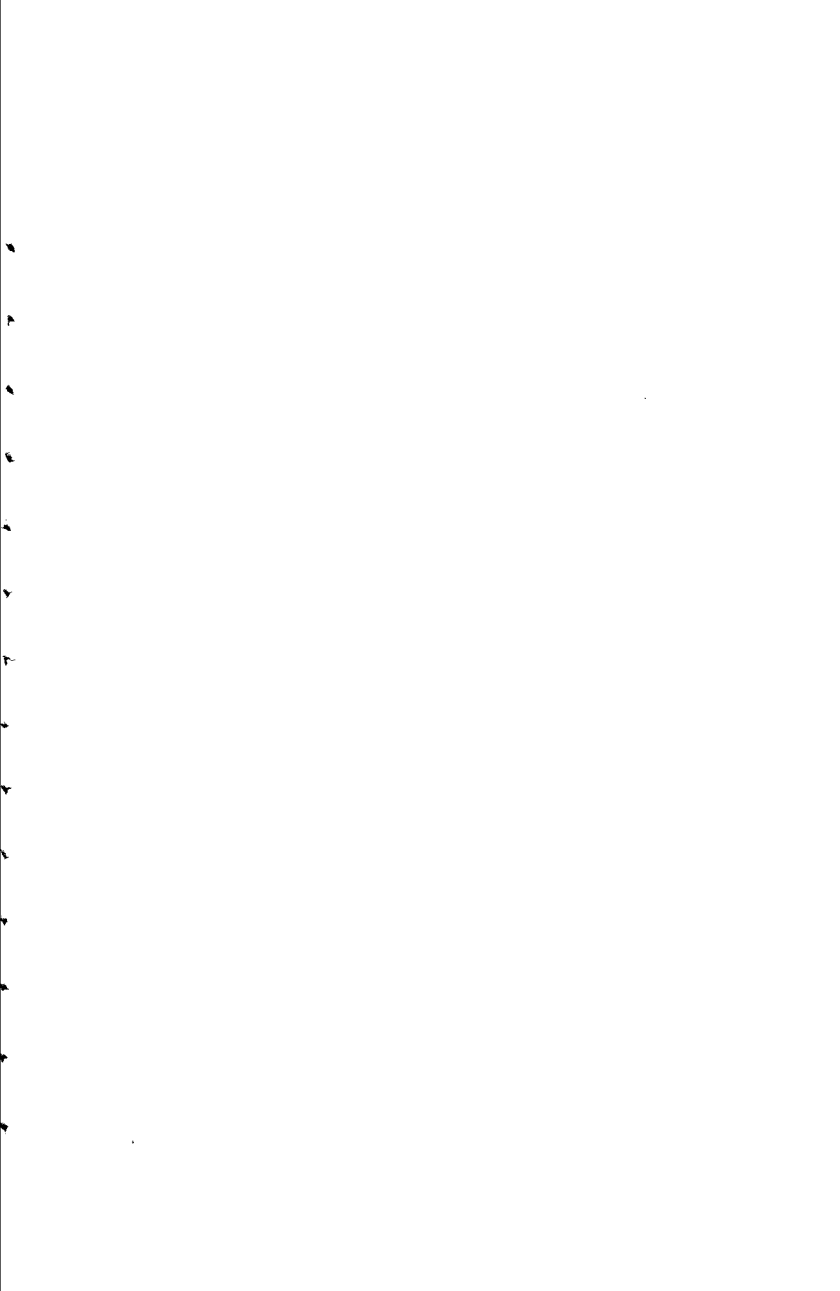
士之清名皆可書也。某既得其詳，敢序大略，以備史館之載錄云。

### 雜著

#### 書術

易之道神矣。其源出于天地陰陽，其流入于著龜卜筮。其大極于三才造化之精微，其小該于一物動息之形象。事之隱晦而未究，雖聖智不可得而知者，必有以告焉。非謂之神乎？卜筮之書，既本于易，岐分派別，散漫繁衍于天下，觸類而長，沿波而適。其名號種品之多，幾不可悉數。而至于閭閻畎畝之賤夫，亦有通其說者。或擲錢擊瓦，無知之物，而可以攷吉凶禍福。蓋我以術窺彼，以神告。安怪其影響之密哉？世所謂壬課者，尤可信驗。始予之楚，悵然以松檟爲念，遲遲不忍去。有匪人焉，力于斗筭而進，委者方籠利以合，而索然無所得。乃欲擠之巖壑，以充虎狼之求。予憂而占之，術言卦爲彈射。夫射者平心正志，循禮而後發。君子之求也，非幸其中，以戕彼之命，而鬻我之能也。挾彈而射，非禮甚矣。伏險賊之心，用非禮之具，龍斷之態，穿窬之謀也。安能爲物之害乎？已而果然。居楚累年，闔戶終日，不與異類接。又有匪人焉，飽于芻豢，而襟裾者，既憑邪以逞，而覲然無所獻。乃欲納之網罟，以資庖鼎之味。予懼而問之，術者曰：在卦爲蒿矢。夫矢者貴其直而不枉，先王之創制，謂之利品。巨用則威天下，小用則去害而全己。非徇我之欲，傷

彼之生。淆亂否臧。悖壞典憲。一切以忿暴昏虐爲務。覬覦一售。而蒙搜捕之賞也。以蒿爲矢。豈正直不枉之意歟。不稟於法度而發。狗鼠之盜。蹄齧之勇也。何恙之及哉。已而亦然。嗚呼。卜筮非惑予也。茲二事者。地之相去僅萬里。晦明之相遠乃千五百日。而所告者如符節然。不特吉凶之明驗。乃善惡之深戒。誅賞之大端也。夫禍福者。天所以賞善罰惡。非私快喜怒而加于人也。小人而私快喜怒。欲以禍福加于人。則爲善或不能徼福。逆天理矣。逆天理而逞人欲。照臨在上。其可使之欺乎。昔者左丘明解春秋。好言卜筮。司馬遷作史記。傳龜策。漢志載雜占。唐史述卜相。大率可以明吉凶著善惡。爲小人之深戒。有輔于教也。予感二卦之說。作書術。



# 淨德集卷二十九

## 五言古詩

### 雜詩

夕陰斂層空。素月出西海。寥寥俯仰間。杳不見纖靄。清光信可掬。璀璨掌握內。虛庭縱遠目。中夜如有待。念我金石交。輕別已十載。德音響球琳。道味芬蘭茝。悠然阻聲容。況復接言誨。幽懷願一寫。四顧多泛愛。迴頭自珍惜。欲顯不如晦。賴此秋蟾魄。千里共光彩。思賢搖去意。對景慕良會。此夕雖圓明。清賞君何在。

### 化阿

子奇昔稚齒。得官化阿城。齊君疑其幼。且悔寄任輕。同車載白首。教告力奉行。一日鑄劍戟。二日促農耕。官倉不積粟。武庫皆無兵。魏人錯料事。來戰欲蕩平。阿俗且感義。子弟從父兄。小邑抗大國。魏敗齊以寧。千年陵谷變。猶有化阿聲。乃知謀人國。自古須老成。

### 河津女

河津女娟者。可與壯士儔。簡子欲南渡。誰人爲撐舟。娟奮紅袂起。姿容盛優柔。長篙與風快。大翼如雲浮。

頃刻易千里。恬然濟中流。心情忽感慨。爲子發清謳。波濤激無際。駭畏事禱求。杳冥若影響。自爾蒙神休。交龍助其維。歸權勿夷猶。聞之意飽滿。春風滿華旂。禕榆響環佩。蘋藻奉薦羞。豈獨女子事。可況公與侯。一言固有合。半策或見收。惟其遇不遇。通塞難相謀。旬月取漢相。安怪田千秋。

送周茂叔殿丞 井序

君子能信道。不能必信于人。能自知。不能必知于人。得乎中。不奪于外。環視天下。而輕重在己。死生貴賤。否泰休戚。未嘗少遷。其思索。以戾其趨向。故能也。人則分睽于義利。取舍好惡。交攻競鶩。而莫知合於至當。故不能也。予嘗持是說。以觀世俗情僞。而憤君子之所不能。反而求諸傳記。至仲尼稱伯夷。柳下惠。荀卿氏。推尊子弓。揚子雲。珍君平。畏仲元。而乃知君子之道。雖晦必明。雖屈必伸。蓋聖人之待天下。必推之以至公。而教存焉。然則道人之善。而有警于世。非佞也。公天下而爲言也。春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學博。讀易春秋。探其原文。簡潔有制。其政撫而不柔。與人交。平居若泛愛。及其判忠諛。拯憂患。雖賁育之力。莫亢其勇。濬之深流。必長。趨之端適。必遠。擴而充之。斯民有望焉。然而常自誦曰。俯仰不作。用舍惟道。行將遯去山林。以全吾志。其信道篤而自知明歟。或知之。或不知之。其君子之所不能歟。以君子之所不能。于君子何損益焉。惟知者可與言其然。惟不知者。亦可與辨其不然。亦庶乎道人之善。而不爲佞歟。今年夏六月。官滿南歸。士



大夫皆爲文送之。某既序又繼以詩。

高帆颺漢水。六月南風溫。下流乘漲怒。一日千里奔。湍威雷霆擊。石勢龍虎蹲。漂搖波濤際。渺漫天地昏。君心浩溟渤。目笑衆水煩。外任安濟德。中養澄靜源。青雲露三峽。寄傲開琴樽。白日滿平楚。放懷清夢魂。夷險旣一致。卷舒惟義存。未易泛滄浪。時平斯道尊。

百合

盛夏衆芳息。景物殊寂寥。庭前有百合。穎然學春嬌。數枝已聳茂。百朵尤富饒。擁蔽因巨葉。紛敷假長條。吐秀偏得地。爭妍欲干霄。素粉間瓔珞。輕黃染瓊瑤。靜若寶幢植。動如鳴佩搖。盡向杲日麗。不畏炎風飄。太守雅好事。得之詫朋僚。綺思入新句。彩圖上輕綃。衆目遂賞翫。英華不虛凋。此物旣異常。論議有以招。人情愛惡閒。輕重何其遼。或謂花之祥。或譏草木妖。嗟予豈博物。智慮隨日消。欲窮造化理。茫昧增無聊。疑此亦偶然。發之自根苗。莫議妖與祥。爲公續長謠。

韓子定嘉雪應祈二首

晉地素瘠塉。所憂冬氣差。明神享其誠。瑞霰飄爲花。輕絲瞥已沒。散漫撲水涯。大片殊易積。髣髴填巨壑。飢鷹健欲擊。伏虎凍不拏。北響少鳴鴈。南飛絕驚鴉。肅然天地中。靡聞一聲譁。樓觀動曉色。江湖壓晴沙。度曲宜鼓琴。卷葉難吹笳。顧此勤儉俗。趨時務耕畬。三冬苟失望。二麥將不芽。造化善從欲。沾滋罔遺遐。

須爲盈尺喜。勿興祁寒嗟。清威儼開府。和氣方當衙。餘潤匝千里。歡聲同一家。天人報應間。其速如馳車。我公心在民。致禱誠乃加。康衢有歌詠。繼者慚餘哇。

天道孰云遠。未嘗毫釐差。鑒此金石心。報之瓊瑰花。早氛滌已去。豐歲來何涯。高能累岌業。卑亦蒙汗漉。密布氣晃蕩。急飄勢奔拏。掘地得寶馬。集庭瞻白鷗。歲功助發洩。民口騰譁譁。高原有瑤塵。絕漠無黃沙。山夫喜執耒。戍卒愁聞笳。鐵甲彼固凝。石田吾將畬。霧霧旣霑足。陳根其動芽。霏霏幸還反。歸路曾忘遐。待詔一何寒。映書誰肯嗟。鳴弓壯暮獵。凍鼓咽朝衙。羨君詩筆雄。退之昔名家。染翰動成集。卷軸可載車。矧此古琴操。應和無以加。雅鄭本末殊。中正蒙多哇。

朝陰

朝陰晝多雨。少見日有光。四顧天地慘。萬物皆茫茫。占書久不讀。何暇推雨暘。試以人事說。訝此非吉祥。日者人君象。照臨及遐荒。豈容一物掩。有若自晦藏。明主躬聽斷。萬事付紀綱。賞罰信且必。威令非不強。天人報應間。安得陰侵陽。疑是蠻寇起。勢力殊猖狂。王師僅四萬。靈旗指邊疆。州郡少羨卒。饋挽須丁黃。父子罷斂穫。女妻急縫裳。老母哭不忍。癡兒亦徬徨。將行痛訣別。意謂趨死鄉。小憂止竄匿。大患在殺傷。蜀人不慣此。聞者皆倉惶。所以作霾霧。終日爭飄颺。秋毫與天地。自古不比方。中國及夷獠。何足校短長。帷幄已坐勝。虎貔誰可當。天威一掃蕩。不使存微芒。何時捷書至。喜聲復鏘鏘。霄漢忽開霽。金烏欲飛翔。

登高賦常武。注目瞻扶桑。此願殊未適。百憂滿羈腸。

和陳長蘅休致二首

惜君有高才。舒卷莫非道。趨時忽倦游。謝事不待老。私謀惟恐晚。公論歎其早。平生恬淡懷。憂恨未嘗抱。白日由此閒。紅塵灑然少。鼓棹勿遲遲。湘川秋色好。進取雖繫時。退藏亦在道。儻與志不會。須惜流年老。不知笑君拙。知者羨君早。知與不知間。惡在愜予抱。得無鈞石重。失乃錙銖少。明鏡洗無心。向誰論醜好。

送劉希道龍圖赴秦亭

君子異衆人。所繫惟大節。著見在功業。何嘗一毫缺。幽能動金石。明可貫日月。其間有用舍。舒卷不同轍。言之尺與尋。輕重自區別。公以道德進。義操非子子。早歲在言路。屢補袞衣闕。一語定大計。永祚慶縣。西來委重鎮。遠業粗施設。岷峨固不動。江漢亦澄澈。譬如公輸木。巨細歸櫟括。又如后夔首。合止付控楬。爾其遂生成。吾豈任响沫。愚者多競利。破產營酒蘖。官緡逋數萬。私計鮮毫髮。雖云鬻兒女。未免就縲紲。巨械壓羸頸。重箠困流血。亦有凍餒斃。枯骸不藏穴。茲事關進退。聞之宜結舌。壯哉仁者勇。拜疏爲論列。詔書卽日下。蠲除允公說。皇慈極滂霑。治體非眇末。推此不忍心。疲瘵庶全活。方將秦川命。又仗元帥鉞。何時歸廊廟。民望甚飢渴。天網舉無外。海勢包有截。威德廣所被。神武專不殺。兩階虞舜舞。六月宣王伐。

梯航走琛賚。早夜畏鞭撻。相因太倉粟。紅腐以時發。已朽外府貫。浩蕩流不竭。乘此全盛力。萬事易裁割。泰山可轉徙。巨浸可壅遏。深惟漢唐治。承輔次臬鹵。弱翁知故事。論議頗諄切。開府善守文。規模亦宏闊。敢告天子聖。邦基繫明哲。斯言得之公。非以爲容悅。

送范希聲歸洛

策馬太行道。西風動微涼。之子去意遠。南望嵩洛鄉。日馳百里足。急歸拜高堂。天倫喜會合。親侍生輝光。惜此暫闕別。送君乏詞章。早晚揖回馭。秋深籬菊黃。

雲頂山

崎嶇上層山。十里到巍頂。天形露空闊。物態蓄深靜。羣峯峙其旁。儼若挈裘領。廣野闢於下。誰爲畫廬井。殿閣聳盛觀。松檜富清景。蕭然古佛界。邈矣真仙境。枯株吐芽蘗。晴雲發祥慶。盡手矜妙逸。詩毫事奔騁。乘高縱閒目。幽意適遐迥。班班見髣髴。歷歷可窮省。茲山介兩蜀。鎮壓猶巨屏。南連三峨巔。北距雙劍嶺。東西數萬里。高下幾千頃。地產號充盈。天時與康靖。民間豐歲樂。事外化日永。攬轡一登臨。茲焉聊賦詠。

見雲頂山

朝見雲頂明。暮見雲頂暗。陰見雲頂濃。晴見雲頂淡。雲頂乃一物。百態異舒慘。朝暮不相失。陰晴可先探。于吾如有緣。靜景供遠瞰。搜求入風騷。刻琢費鉛槧。一語小如意。讀之惟自領。深惟出處途。兩得亦誰敢。

雲霄有達士。豐祿侈飲啗。終身落世網。塵垢漬衡紬。雖逢物境勝。何暇縱遊覽。丘壑有幽人。俗繩不可纜。茂林適性情。清泉滌肝膽。野飯止一盂。往往乏藜糝。予生安拙計。萬事恥浮濫。宦遊苦不樂。進退殊壞坎。廩俸纒數斛。憂責如舍擔。飽食坐看山。閒心復何憾。

三亭詩

【原註】清虛治己味道

三亭何爲者。吾友所繕營。亭前有標榜。雅意異俗生。治己已孰治。清慮慮孰清。吾道固可味。未易貫至誠。惟天于斯人。一槩授五行。生質本澆靜。外誘徒縱橫。心術儻茅塞。耳目將聾盲。上聖貴復本。大賢猶性情。況其可上下。安得不勵精。四端匪外鑠。語默無自輕。百行皆吾分。積漸日有成。稂莠荒我懷。去之如鋤萌。波瀾擾我源。止之如澄泓。浩然滌萬慮。粹矣讀六經。不趨楊墨塗。將造周孔庭。出井見仁義。仰天瞻日星。甘若飲醇酎。珍若享太羹。清若餌芝朮。和若聞咸莖。積中而恬愉。發外而光亨。窮不失素守。達不孤羣氓。生不陷非義。死不忘英聲。道味固如此。身規從可明。本原何所來。慮之深以閱。欲知君子心。吾請觀亭名。

贈蔡山王潛

王生性高閒。了不掛塵網。家居蔡山下。景物盡幽爽。山松何年植。老幹已增長。山雲終日飛。秀氣自飄蕩。山泉涓涓流。落澗有餘響。山月隱隱出。澄輝透林莽。生嘗坐巖石。寂爾遺萬想。橫琴試一弄。意外忽忘象。千年幾興亡。六合一俯仰。惟傳太古聲。猶在五絃上。純皇與聖帝。作樂理和暢。志士及幽人。寄情多感愴。

於焉得深趣。不返而遂往。銖石莫重輕。尺尋奚直枉。清哉此標節。抑可勸鄉黨。予生本靜默。意味欲恬養。偶然從宦遊。百態殊鞅掌。既無移時術。力軟不能強。亦有超世心。倦足欲焉往。案此作詩持贈生。厚顏尤惘憒。

送吳龍圖歸闕

蜀山千尋立。奇勢凌穹蒼。岷水萬里走。怒流吞滄浪。南連楚越腹。北際秦隴亢。乾坤所造作。險固天下彊。四境高與深。沃野蟠中央。天時少凶旱。地力宜耕桑。生齒萬億計。貨貨豐且穰。運載實內府。重車不停箱。公廩已腐粟。私家始餘糧。恬然禮義俗。若在無何鄉。王澤或壅閉。土風亦悲涼。所以二僭僞。草木罹凋傷。繼有三盜起。氛埃屢飛颺。耳目殊未遠。本末猶可詳。朝廷任連帥。指顧寧一方。聖造爾莫測。恩波但流長。我公來息蕃。琴瑟更而張。至誠極愷悌。大事費忖量。澄撓執清濁。中和匪柔剛。蜀人自荷戴。頌口殊鏘洋。仰公若梁棟。愛公比琳琅。謂宜立大廈。豈特爲圭璋。願公保遐福。堅厚如陵岡。期公享眉壽。歲月過綺黃。或吐藥石論。百脈除膏肓。或執陶冶柄。四序時雨陽。歌德動金石。書勳滿旂常。興意信如此。惟公協行藏。清風聳朝野。闊步由康莊。昔爲御史時。率先問豺狼。及其按河患。巨姦縮鋒鏑。邊兵好犄角。公令無出疆。獄奏或反汗。公嗟爲飛章。斯事最卓犖。輝耀日月旁。平生寶大節。安肯差毫芒。都兪旣會合。事業尤輝光。蓋以大臣道。施之輔虞唐。雅意有餘裕。玩占得黃裳。此語知者重。不惟談否臧。稽首告天子。高賢民所望。

三黜詩〔原註〕已酉歲送呂公  
出守南陽也。○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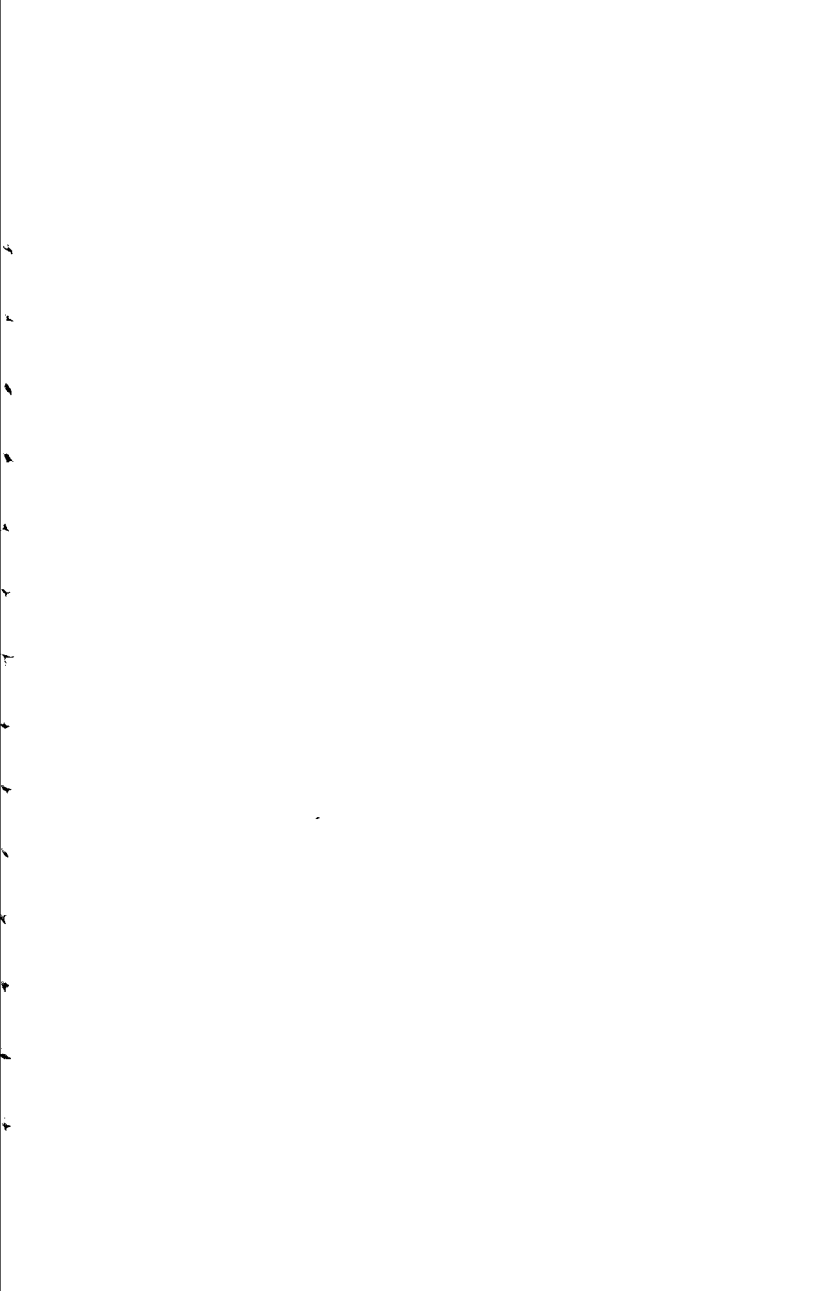
某今年寓闕下。一日聞除書。宣猷王公守南都。翰林鄭公餘杭。紫微錢公金陵。又聞法有殊議。度歲未能決。又聞狂人上書。語及宗黨。羣論匈匈。咸以爲非是。獨公懇到爲上言。疏至八九。條剖十失。旣而出治鄧。士大夫相顧失色。深惜其去。公三黜也。視古人何愧耶。某用是爲詩以述公行。

下惠爲士師。子文乃令尹。仕也固不喜。黜之何嘗慍。直道宜少合。高風諒難泯。大抵君子心。惟義素藏韞。進非爲私謀。退亦爲道隱。顧彼榮與辱。於吾不加損。我公天下賢。許國以誠悃。危言屢啓納。大事費量忖。審如秦和醫。良劑起疾疢。工如魯匠斲。鉅木赴繩準。昔嘗遷九江。誰謂去逋窘。又嘗謫蘄水。恬然泛驚瀆。于今已三黜。去就決不混。遠視前世賢。並驅而齊軫。大敵衆所畏。未戰勢自殞。惟公鼓而前。萬旅悚兵楯。晚節人所重。半道或凋隕。惟公久益壯。千古激忠憤。大明方乘離。元老反遇遯。得喪未易言。所繫在邦本。

和毅甫惠梅竹茶麪

春前識寒梅。雨裏見脩竹。一水白浮花。六神休搗麪。清惠非塵埃。佳章亦金玉。毫髮無重輕。此意可勵俗。卽席送堯夫。

行行重行行。千里秦蜀道。落日飛孤雲。秋風蕩衰草。極望快歸目。深思感幽抱。吾俗有謠言。公還一何早。





# 淨德集卷三十

## 五言古詩

### 說學送句輔元赴普慈

六經聖人心。言以寓微意。著示萬世教。大略歸簡易。先儒事研覃。傳注發奧祕。其間豈無失。十數纔一二。沿波而討源。自可見極致。學者不務此。紛紛競非是。所得方一毫。已謂盡千里。譬如就寸管。窺覘九清位。又如持小蠹。測度巨浸水。近年經術興。衆說尤鼎沸。或沿老佛解。或取鬼神議。或以對偶求。或用點畫治。往往勤萬言。區區釋數字。茫昧超洪荒。高闊等天地。幽欲根死生。明欲混愚智。五常孰爲常。百氏孰爲氏。古今名家學。一旦盡委棄。老生分退縮。鉗口深有畏。晚輩互馳騁。銳力不少避。茲事繁風化。賢者慎措置。吾鄉句夫子。天稟最純粹。事親存至行。執卷考精理。平生耽道腴。大嚼得鼎味。使之典胄席。琢玉成貴器。不爾坐泮宮。好音變惡類。頭白顏已蒼。猶從一麾寄。普慈實名郡。良俗先禮義。斯文久磨淬。浮筆恥誦記。有心欲聞韶。作樂慮滂濫。有道欲適遠。驅車患軒輊。茲焉遇儒師。于學有統帥。公若舜權舉。明若軒鑑視。珍若太羹飽。快若醕酎醉。詩書文翁治。教育孟軻志。雖則憩甘棠。清風似槐市。

答宇文公南

少年從君游。于今已頭白。逡巡三十載。光景如昨日。追懷當時事。感慨橫胷臆。賢侯在泮水。多士凡數百。探道先淵源。學文重氣格。君常露華采。流品推第一。西南有豪俊。自此貴名出。天池可直上。中減扶搖力。不免逐鷓鴣。搶榆暫棲息。北窻換五斗。輕重固不敵。況當念赤子。安忍負愧色。歸來林下泉。屢把麈衣滌。南溟徒爾慕。腐鼠莫我嚇。清樽及黃卷。兩與聖賢覲。伊予最不肖。厚幸蒙賁飾。歸田尙無計。苟祿惟自責。因循得瘖病。放蕩成笑疾。持此答長謠。慚無雙白璧。

西風起高原一首奉送應之太博東歸

西風起高原。萬象動秋色。渺瀰潔寒流。慘淡升杲日。嚶嚶雲端雁。所嚮知自擇。豈獨順寒暑。行將避矰弋。蕭蕭林間葉。早暮見疏密。危梢怯搖撼。懷若遇彊敵。騷人與志士。趨向在幽寂。悲歌節物變。浩歎歲月失。遠憂積不解。難以斗酒滌。中夜撫鳴琴。餘聲寫沈鬱。竊嘗窮天運。舒慘固其職。胡爲世網中。情態異休戚。達觀殊不爾。曠懷居自適。偉歟當世賢。明爽照今昔。孤高松柏操。肯與雪霜易。磊落鷹隼拳。何憚狐兔擊。天涯共一笑。肝膽露纖悉。相從恨不早。此別重嗟惜。夷途快覽望。還馭忘涉歷。悲哉宋玉賦。安可贈行客。

仁智亭夜集

明月有深意。輝光滿層臺。佳景豈易得。對此持酒杯。坐久轉清曠。雄風爲時來。夜闌興未倦。歸步猶徘徊。

答梁子美召食

湘中佳山水。使指重他部。高賢駐行節。儒雅飾治具。雖云八郡廣。曾不假多慮。一扇清微風。融和及生聚。川原發陽和。草木均雨露。疎網悉舉綱。和聲已載路。時登華遠亭。每與勝景遇。秀巖極南峻。碧江爭北注。回環如戶庭。髣髴若繪素。彌望快遐目。縱吟盡幽趣。雍容接諸生。謙屈存異顧。飲食出誠眷。上下捐禮數。賤子慚不肖。萬里困飄寓。屢嘗造賓除。幸此聽談緒。斐然無所裁。安可繼大句。

送蔣熙州

昔登蔣公門。忽忽五十載。于今見猶子。省記似前代。慶源得餘波。家範稟性誨。筆下吐雄文。滔滔湧江海。胷中抱英氣。落落等嵩岱。十嘗試一二。卓犖已稱最。還朝纔幾時。何時又補外。河湟復古地。形勢壯且大。冊府圖籍存。充國城壘在。臨洮建都府。節制中機會。守之扼喉吭。動則攻腹背。西羌輒犯順。種落異向背。吁嗟秦雍間。氛祲恐未艾。連年困飛輓。何日貯倉廩。一病費調養。已甚其可再。綏懷與剪蕩。黑白燦利害。吾君鑑勤遠。靜制六合內。仁如天地心。萬類悉容貸。不矜靈旗伐。未奏短簫凱。一旦春風來。生意入窮塞。載瞻將軍鉞。猶識使者旆。治邊信有術。豈徒威克愛。【原註】慶歷中蔣公希魯侍郎守成都。某蒙賴數載。今五十年矣。觀熙州之爲人。邈裕清敏。蓋得其家法。

送張子公

康定用兵日。府谷尤孤危。屬當治安久。多事盡廢墮。三面枕賊境。平易如通遼。重城輒議葺。浮論多背馳。賢哉光祿公。定慮先本基。百堵大興作。據險成藩籬。城完賊已至。善守莫敢窺。泉源衆所汲。公爲親解圍。兵勢弱不振。公能屢張威。賊退城可處。生聚始有歸。于今三十年。功勳書鼎彝。邊人每記憶。言者感涕揮。近日羽書至。討伐加羌夷。廟算出帷幄。王師整熊羆。壯夫思報國。志士竊憂時。寒日朝慘淡。淒風夜號悲。昔人何卓犖。往事可追維。夫君實賢嗣。仕宦圖奮飛。家聲貴不墜。儒學當有爲。歸歟自磨礪。門閥增光輝。

送唐君益

朝家設賢科。留意在豪彥。三道詢天人。萬言極貫變。國論庶有補。謀身非自薦。昧者鮮知此。榮祿生貪羨。討論遺本原。文采事藻綯。假之爲捷塗。得以步華選。亦有附羣和。藉以肆綺辯。心迹旣自異。事業安可見。遂令權貴人。待物少明辨。概謂天下材。皆同秦士賤。夫君非好名。力學久忘倦。天資固彊直。道業益豐羨。純如后夔音。發若老羿箭。深有啓沃誠。恬無寵榮戀。時事方艱虞。乾心屢告譴。遠憂何時已。長策殊未獻。期君爲國醫。起疾須瞑眩。

送杜翁東行

我爲懷安官。君作什邡令。封疆苦不遠。音驛稍頻併。乘閒強吟詩。寄去同賦詠。其言類諧諠。閒或有譏病。蒙君屢酬答。往問復來聘。長謠頗壯贍。短語亦清勁。大率如爲人。圭璋有餘瑩。得之每急讀。醉魄時便醒。

方從文字樂。忽爾報成政。秋風飄行色。萬里去意迴。知君最留滯。文價早馳騁。策名二十載。位未立朝廷。一官奚足論。百態委前定。自古有通塞。誰與造物爭。任此不繫舟。所至遂游泳。西山白雲起。回首念溫清。恭聞陞前語。歸拜堂上慶。僕馭倦遊否。塵中多捷徑。

寄題丹稜李令野亭

前山翠光凝。後圃穠秀合。惜此衆景會。聊以一亭納。地勢得高爽。人情遠囂雜。縱懷百慮清。極望四遠匝。風行訟牒簡。晝永縣扉闔。居常玩文史。閒亦理杯榼。雅趣適安靜。嘉草屬酬答。門外有通衢。華輪正騰踏。

南山有嘉木一首贈友人

南山有嘉木。秀拔何亭亭。盤根蓋得地。直幹自挺生。朝爲杲日照。暮得甘雨零。氣敵雪霜勁。勢凌雲霄青。豈同澗下材。獨賦輪囷形。屬當構大廈。量度審重輕。彼尺我已丈。一柱支百楹。夫君承顯家。累世公與卿。天質由慶稟。湛然寶純明。膏梁莫能遷。志操務潔清。紛華未易勝。仁義思力行。學殖固原本。詞章露葩英。早夜勤琢磨。日望貴器成。間歲下明詔。時哉會光亨。遙遙萬里塗。思君如戶庭。

和巖起負暄

淒風苦朝寒。愛日惜影短。翹首望餘照。曝背希一暖。溫如襲裘褐。美若悅芻豢。在陽頗舒暢。適性易飽滿。支頤殆忘形。縮手豈執版。卻笑假春衣。無乃求之晚。

感髮白

少年事辛勤。老大涉憂患。撫時感零落。髮白亦已慣。每思初白時。黑者尙千萬。晨梳滿一握。中有素絲間。及其白已甚。色勢頗滋蔓。種種漸無幾。星星忽太半。常情惡衰颯。不欲姿容變。持鑷屢剪摘。煮藥勤點換。久之反自笑。遂事固不諫。萬物入形器。盛衰有期限。葩英乘春芳。凋滅向秋晚。人生止百歲。稚耄如早晏。茲陰白駒走。安得常總艸。形骸任驅役。膂力資治辦。其間得與喪。大率皆夢幻。既老遂休佚。萬態無足盼。方當齊椿菌。未暇語鵬鷄。霜雪華滿頭。長吟又何怨。

送翰林范侍郎

進退爲大節。君子貴其全。獻替實大事。良臣所宜先。二者苟一失。胡得稱至賢。況乃勢利誘。中性殊易遷。趨時或勇銳。顧義少慙堅。崑山有良玉。烈燄不敢燔。太華有蒼松。嚴霜豈能干。公以學行起。華塗三十年。器業飽夔高。文章富雲淵。徐行自廊廟。羣望難陶甄。適會薰風琴。爲民更五絃。潔情思恤物。有道當危言。一旦謝簪紱。易若忘蹄筌。冥鴻颺雲霄。老鶴得芝田。天真適曠蕩。世網脫拘牽。安居返故里。盛事光塵寰。父老相歎詫。謂公乃神仙。士林素矜式。仰公如綺園。試閱前代史。昔人難比肩。嘗聞喬與固。精誠動皇乾。願仗至忠力。區區塞奔川。不幸遭戮辱。何由老林泉。徒使國士淚。至今爲之漣。又聞廣與受。知止皆求還。都門祖帳盛。鄉里千金捐。貴以大論議。寂寞空簡編。猶有繪畫手。屢將丹青傳。四士所出處。得之皆一偏。

惟公逢聖明。雍容卷舒間。任職思補報。乞身享安閒。素履瑩如玉。貴名重于山。知公享壽考。歲月方遐延。壯容換老骨。綠髮藏華顛。諒公保福祚。子孫慶縣縣。高門納駟馬。舊物還青氈。令德終報驗。化工可推研。小智泥畛域。通懷究淵源。方爾泥物我。其誰計寒暄。超遙誠自得。局縮亦徒然。再拜遠門下。長吟歌此篇。

奉和胡右丞視學所賦

成都學最古。肇自西漢時。寥寥千餘載。間或有盛衰。慶歷始下詔。四方如響隨。良哉樂安伯。【原註】蔣公

賢與封爵也。治體由本基。遠模類文翁。故事循魯僖。課試月爲度。講解日有規。教育猶父兄。片言不邇遺。學子

五百人。絃誦何儀儀。陶成禮義俗。大變西南維。距此已一世。繼者賢其誰。胡公廟堂老。天子深倚毗。下車

急先務。勸學爲之師。時異心則同。兩哲吹壘篋。作詩遺諸生。字字皆典彝。近欲美材成。遠使純風熙。礪石

建巨堂。豎柱不復欹。九經滿四壁。高下相支持。首尾傳注完。粲然日星垂。斯經與斯堂。天下難等夷。【原

洛雍雖有石經。若蜀木注釋之完。度地得勝勢。西隅敞高扉。氣象自宏顯。出門見通達。嘉木種千本。敷陰接春暉。人將不

剪伐。異日甘棠枝。賤子昔在泮。執經趨絳帷。嘗聞先生訓。敢告多士知。讀書有本統。宜先窮是非。微言率

簡易。衆說殊支離。詳觀聖賢迹。於我猶著龜。不獨事辭章。華葩競葳蕤。豈徒換爵祿。稱謂生光輝。立己如

遠游。縱橫亦多岐。取舍各異轍。義利難兩馳。一足少踳躓。終身陷污卑。君子與小人。古今不同歸。勉哉篤

志操。行副公所期。

再和胡右丞視學

士有幸不幸。所逢皆一時。道隆學自正。文敝俗亦衰。匪惟古今異。況復好惡隨。觀詩不觀政。爭議毓與基。  
【原註】詩有孫毓王基之學。窮經不窮法。區區論桓億。必得大匠誨。然後圓中規。譬欲攷躔度。亦先由渾儀。所以君子教。衆材無棄遺。公來鎮西州。爲民張四維。且曰化未孚。執咎歸之誰。醇醲造禮義。偷薄生夸毗。予其本庠序。動以經爲師。善道易牖進。應和如壘篲。自此石室生。處躬無匪彝。勤誠戒挑達。美頌贊緝熙。屢聞講鼓集。不見儒冠敝。遠或千里至。篋笥相攜持。公堂坐無地。布滿東西垂。學殖務栽培。心茅悉芟夷。前瞻數仞牆。競欲趨公扉。謂公富經術。執卷將問逵。誦公勤學篇。華柔鄙玄暉。杏壇乘春風。一日千萬枝。昔公長烏臺。奏囊成殿帷。樂石盡晦密。世人罕聞知。今公倡儒教。羣情革其非。道勝逢大壯。文明契重離。繼有巨篇作。拜祝如受龜。咸韶奏清廟。音中夾與蕤。琳琅聚寶肆。亘夜騰晶輝。蛙鼓畏不鳴。鼠璞羞路岐。信矣蜀政美。聲聞已四馳。海宇翹首望。天高終聽卑。行聞十行詔。匪朝促公歸。雖欲在泮飲。盛事安可期。

戲作客從中州來

客從中州來。有旨譎嶺外。道由長沙郡。行李極狼狽。地主惡遷客。不許宿閭闔。驅逐使之出。威勢如下礮。我嗟伏蒲君。力小忠謬大。一言犯雷霆。萬里竄江海。方當困羈旅。復爾招咎悔。誰爲守者謀。義理亦甚昧。人道異邪正。天時分否泰。外物慎取舍。中扃權利善。小人銜迎合。君子恥附會。如何鄙流放。輒欲登善最。



所持況輕貨。安可遷重賄。惡名被諸身。巨衾不可蓋。羞色睜於面。洪水安能醜。嘗聞賢人生。希闊須異代。聲華無今昔。趣尙一進退。李唐距聖宋。乃有二徐晦。

送李鎮北歸

昔爲并晉游。識子十數載。當時鄉曲譽。學行已可愛。公卿察廉孝。一命果霑霈。飄然從宦游。萬里適劍外。標操本孤直。鋒稜苦磨淬。研味冰蘖間。規爲準繩內。素節雖有常。往往駭流輩。遠順旣殊途。指此作瑕類。好惡貴必察。丁寧昔賢誨。羣言徒爾爲。終有公議在。北歸太行道。極頂見嵩岱。下視丘與阜。岌屹殊瑣碎。洪河天外來。勢欲浮大塊。吁嗟衆流小。奔走爭合匯。長吟助超軼。壯氣增感慨。善惡忌太明。與奪宜少晦。此語所繫重。非特論進退。數路盛得人。期君赴亭會。

勇烈侯廟

唐衰中原亂。賊據西南疆。號令不出畿。疇能禦彊梁。楊侯仗直忠。寶劍凌穹蒼。誓將埽妖祲。得以完金湯。嘗膽過勾踐。食羹如樂羊。嚴顏頸未斷。霽雲指何傷。衆寡固不敵。歲月亦已長。孤城屹然峙。鋒銳莫可當。譬如泛巨海。難以一葦航。天心未厭悔。人意忽蒼黃。百口同穴瘞。悲雲慘朝陽。寰區旣澄靜。往事極淒涼。封爵加美諡。幽明知寵章。近世修舊史。筆削嚴否臧。書曰侯死之一。喪踰繡裳。〔原註〕近修唐史。書五月丙子王建陷彭州。楊某死之。彭人念侯德。廟食慕之傍。水旱每致禱。豐年屢倉箱。父老或有言。夜漏猶未央。見侯出自廟。凜然坐黃

堂。此理實晦昧。有無何渺茫。子厚羅池神。海俗專祈禳。乖崖宛丘殯。醉者取滅亡。【原註】乖崖殯于私第。過其門者必步有軍校。醉至門不下。輒委轡以死。陳人到今言之。英靈果不泯。猶足威一方。予嘗假州紱。秉笏趨侯墻。爲侯記諱日。一奠歲率常。出令避侯名。示民以虔莊。【原註】彭入傳云。五月二十二日城陷。某嘗于是日率官屬具祭。仍作佛事。自是歲以爲常。又嘗諭郡人不得名侯之名。又欲建高碑。始終載其詳。俄以罪戾去。慊然視縑紉。幸此續大句。安能發幽光。持以遺彭人。庶幾予不忘。

答任師中

石城山下居。草草已經歲。終日對山吟。何嘗問陰霽。自知有義命。百事安拙計。每蒙親朋念。尺書來者繼。豈徒問寒溫。亦或慰窮滯。惟公見愛心。不逐時情替。親迂老匠筆。特枉長吟惠。良金豈雕刻。文錦自燦麗。太羹充餒腸。靈藥去昏翳。所得適所懷。拜賜敢不勵。詩騷久寂寞。俗士鮮緝綴。公常得之深。豪贍有規制。頃聞湖州禍。文字倦且廢。朝廷極仁恕。風俗當訓厲。終令服寬典。不忍投四裔。吾儕今唱酬。正可頌治世。況當導情性。無自取罪戾。敢于韶濩前。率爾獻鄭衛。【原註】時蘇子瞻以詩得罪。貶黃州。其詞云。黜置方州。以勵風俗。往服寬典。勿忘自新。故及之。

和孔毅甫州名五首

毅甫生江南。蘊有洙泗質。雄文極古今。通鑑盡疏密。瀛山繡衣使。高步尙屈屈。河水潤畎畝。隨珠照圭臬。仁風信樂易。治體本誠一。昌時政多暇。豐歲民甚佚。撫琴得遺音。開卷終舊帙。天和內自保。萬事皆外物。我生木蒿萊。豈合顧簪紱。南遷至此處。惠養殊不失。傷心屈原棹。掩耳湘靈瑟。罪大敢放懷。恩深已淪骨。

幸常從公遊。談笑度永日。我吟續郢唱。緘封彌戰栗。

衡陽古勝郡。齊民頗淳質。富饒幾維揚。樸靜類高密。易將誠心感。難以威勢屈。水宿亦安枕。巖扉不施幕。太平得良守。條教盡歸一。人方樂簡治。自爲宜老佚。窮通有定數。舒卷猶古帙。深思已詣理。達觀豈言物。屢嘗登賓階。每許脫朝絨。共談海鵬志。不道塞馬失。金聲發鏘鏘。寶肆容瑟瑟。遂回岷山眼。未委瘴江骨。賡詠酬真樂。聊以歌化日。玳珠難重陳。黃玉似蒸栗。

謫官寓湖南。憔悴變容質。老懷極孤窮。益友最親密。高軒喜陪從。雅會煩揖屈。馨香襲芝蘭。文采輝陋蕞。談辯雖縱橫。儀範甚專一。每聞陽春曲。欽誦不敢佚。遂將蜀溪紙。連寫漸成帙。慚非高尚者。思古感事物。當時郢楚士。英秀盡簪紱。池臺今何在。冠劍久淪失。我憂復遼遠。試聽暮鳴瑟。何時還敝廬。一奠九泉骨。此心實虔望。昭昭有如日。未嘗果山柑。且饌湘江粟。

平生知求道。冀保養朽質。金闕勞仰望。玉經探祕密。嘗聞造化理。虛靜乃不屈。又聞棲真士。幽遜處荆蕞。深藏雖混同。安養自誠一。廣采與博訪。未遇敢懷佚。誦經期萬遍。掩卷復開帙。纔能簡思慮。了不見象物。誰將林泉履。易取塵土紱。渠意良有得。吾曹又何失。愛君氣容和。忻樂不在瑟。得鼎必全神。逢丹可換骨。方蓬達去路。寰海空白日。願開循循誨。靈臺非緝栗。

羨君詩格雄。非謂文勝質。長篇自博雅。短語亦溫密。筆端時一揮。鋒利不少屈。高情寓祥雲。幽意及踈蕞。

豪縱嘆李賀。難以憲度一窮愁。傷孟郊。不欲懷抱佚。鋪陳黃堂上。一案凡幾帙。先倡乃前輩。形容何以物。  
瑁圭施華藻。錦段副朱紱。測海至千仞。穿楊無一失。寶器藏巨劍。古聲發瓊瑟。鳳羽翔德輝。龍種搜駿骨。  
嗟予澤畔吟。繼唱輒連日。果榜誤收采。小棹齊大栗。

# 淨德集卷三十一

## 七言古詩

### 雪意

淒風向晚來何頻。潛與嘉雪爲塗津。重雲固結慘不動。六幕莽蕩空無塵。信哉北帝舉冬令。肅清萬類猶時巡。人思沾被率土濱。有若渴者欲飲醇。儻施餘潤及芽蘖。寸草亦望繁如茵。嘗聞洛陽縱高臥。抑有郢客歌陽春。何如酒陣與之敵。卻退寒色其威振。天心安肯靳一灑。化力自可周羣倫。黎明忽見已盈尺。良瑞豈止山溢銀。預知豐年此足賀。十空九室皆斯民。

### 苦寒

朔風屢起聲驅雷。濃霜不許晨暉開。天高地遠囊籥動。凝然一氣從中來。坤靈至靜體堅厚。大罅忽裂如翦裁。河流迅疾猛如箭。一朝冰合鋪瓊瑰。山川色勢尙慘沮。安恨草木遭衰摧。羣陰交盛固如此。均被和煦何時哉。傳聞西徼有積雪。平地數尺光皚皚。賊兵夜凍多死者。萬衆已望穹廡迴。

### 有感

春秋二百四十年。彗星三見。書簡編。當時災異豈止此。無乃舊史失其傳。咸平距今十八載。數出妖象垂。經躔。聖君憂勞畏天戒。責躬下詔殊惻然。吏之不良民失職。思得讜論繩諸愆。太平日久德澤厚。濟濟多士追昔賢。窮幽極遠盡聞命。愛君虛國誰敢先。開陳藥石宜有補。勿謂綸綍爲虛言。

焦夫子畫

予不見夫子之身。不知夫子何如人。但見蘊之爲之贊。與可筆其神。二公規鑒少許與。獨于夫子何勤勤。意是抱道者。有志不得伸。潔操蜀江泉。棲心岷嶺雲。野飯有藜糝。濁杯無醜醇。平居不荷蓀。來者莫問津。笑歌千古已白日。睥睨六合皆紅塵。氣貌特怪陋。意味尤酸辛。破褐聊被體。如敝履之安貧。爬癢頗適興。如捫虱之自珍。五六十載一邑間。安寧寇亂昏復晨。世累不我及。浩然保天真。嘗聞西南維。自古多隱淪。令伯純好任公賢。風範皆是師吾民。仲元高明君平晦。聲迹長共日月新。當時傳公議。後世仰嘉聞。夫子雖不達。見于繪像詩與文。清標可想味。素節難等倫。從此千萬年。焜燿寂寞濱。

貽草萊章晉

漢焰中熄哀平微。子雲有道不有時。立言盡括二儀數。八十一首淵而微。至神不形復不見。玄道固非人易知。劉歆嘗恐覆醬瓿。切憤學者斯言垂。桓譚亦謂傳必久。賤近貴遠可逆推。史臣俗筆擬僭號。數字豈免萬世譏。侯芭英骨久沒地。千鈞難用一髮維。幸且緜緜未歇絕。果與後代揚雄期。環中先生悟達者。力

舉雄道潛其思。著圖課見歷象運。發隱扣達乾坤機。深嗟范望用心苦。意與測異將奚歸。乃覃精義述講疏。直論雄心非詭隨。愚聞是書百日就。瀝懇再拜求觀之。先生訓我有大略。筆端粗可言毫釐。在玄曰首易曰卦。玄準易數不準詞。方州部家雖列位。非類六爻高與卑。第當縱橫以算計。豈可連缺如象爲。夜詞多凶晝多吉。陽家貴偶陰家奇。謹持此理讀九贊。人事相可詳其宜。餘他三極蘊奧妙。一朝未許以意窺。我從誨言日勉勉。始若得濟終無涯。性庸才下道悠遠。策發未進吁可悲。願從諸生北面請。庶幾一釋終身疑。

以茶寄宋君儀有詩見荅和之

九峯之民多種茶。山村櫛比千萬家。朝晡伏臘皆仰此。累世憑恃爲生涯。一朝使者忽禁榷。振舉法令搖三巴。錐刀盡毫髮。鞭朴過網罟。悲哉西南人。生長逢勳華。垂髫以來至白首。未識此事徒憂嗟。議欲伐茗薺。不如植禾麻。一花五出最爲早。焙戶常于火前造。春來畏罪不敢言。芽甲任隨黃葉老。安得仙崖凝露膏。寄與交朋敍勤好。廣平先生風格清。坐忘萬事心無營。日高睡覺懶慵起。不欲世態昏瞳睛。誠宜玉筍摘佳品。或向武夷搜早英。汲將楚谷水。就取石鼎烹。可以助君瀟深幽寂之道味。高古平淡之詩情。小方片甲泊紫翼。凡下不足論芳馨。西湖所採者。抑亦傳虛名。不執符移往。不由關市征。而乃輒贈遺。豈非于典刑。高賢接物自無間。野夫得以芹爲誠。長謠三百言。重報不稱輕。文錦方能致。珠琲木瓜安敢邀。瑰瓌。

再拜捧嘉貺。讀之如寵驚。感君裁詩誤。題品勸君避。患宜詳審。平日視世塗。孤心已寒凜。坐逢俗客不須管。亦恐持之爲冒禁。

和蒙軒

蒙軒高占山之埏。其上五頂皆生茶。仙崖雲霧不復見。上峯紫筍今爲嘉。地宜物產種植廣。疲民所恃如禾麻。朝晡衣食足生計。賦稅力役供王家。頃者儉人獻權議。百弊滋長多蘖芽。川馳陸走窮歲月。泣血無告天之涯。近從吾蜀遠秦陝。生意凋落成咨嗟。天高聽卑詔令下。欲使德澤沾荒遐。使節西來善詢度。剗削弊蠹除網罟。山翁野老盡欣悅。市井歌舞尤誼譁。憑軒一望快遠目。滿山和氣凝丹霞。聖君仁政賢臣布。信矣原隰生光華。

遊文水壽寧院【原註】武后母葬院側

重巖一水源何長。下浸十頃同江鄉。環堤數里植垂柳。綠陰交蓋西風涼。危橋迤邐渡前岸。古寺直枕山之岡。門闌闕邃戶庭闊。金碧間闐皆煌煌。并人事佛素已謹。挾以富力尤輝光。三朝宸札舊所賜。奎文寶蹟人間藏。有如方嶽處厚地。鎮壓萬衆傳無疆。西園嘉卉不知數。春暉盡許開琳琅。東偏小池亦足愛。秋色未老芙蓉香。寺旁有曰武陵者。高碑大字言其詳。武周一旦改唐祚。天傾地轉無乾綱。容皇書碑李嶠記。當時氣餒安可量。神功距此四百載。孤墳雖在郊原荒。年年秋潦過墳側。枯盡白草空斜陽。且憐景物



爲一飲。誰暇對酒論興亡。

送程彝仲赴東川教授

與君同縣又同甲。家世相同學爲業。陪從最舊今老矣。四十餘年如一霎。吁嗟先德去已久。後嗣皆能守家法。君之一第得稍晚。更向小官勤檢押。鄉閭執友在詞禁。奉詔親題薦賢劄。美材猶未立朝廷。歸馭依然走川峽。文章近歲頗頽靡。庠序得人須鎮壓。欲疎密網在提綱。思遏狂瀾當下插。由來文黨俗寢盛。定見子昂才不乏。羨君高堂有慈母。日侍歡顏問單袂。寶牋銀絡累年封。他日恩書應滿匣。聖君文母切求治。數路招來不爲狹。讀書到老必有用。一發胸中補熙洽。喬松千丈雪中青。肯向西風感衰颯。

次伯通雲頂山長句韻

金淵地界東西州。諺云錦擔垂兩頭。中間石城最佳勝。二十餘年嘗再遊。奇峯雖向郡城見。好景半是僧家收。松蘿四面圍絕頂。九夏不暑長如秋。東隅忽值海日出。下照巖壑無深幽。羣陰破散宿霧斂。萬象開闢晴雲浮。軒窗高處氣勢別。縱欲極望誠難周。藍凝後嶂遠更秀。雪壑前溪寒不流。軟草將春鹿麋覺。濃林未暝蟬啾啾。禪僧上堂演佛理。鏗然鐘韻喧層樓。問之浮世輒不語。應笑世人多謬悠。下山儻有頓悟者。直須作意無遲留。

贈平羌狄尉

梁公沒世五百年。殊勳茂烈存簡編。我懷忠義不復見。讀至舊史嘗喟然。窮山老尉有狄氏。問之乃曰公其先。誥書家牒盡炳炳。照出往事如目前。念公英節不見矣。見公遠孫良可賢。況公遠孫實賢者。本未越尙疇能肩。昔從五季衰亂來。簪組飄墜歸農廛。平時下詔繼絕世。霑以一命聊褒甄。天資忠孝遂奮激。報祖許國惟勤拳。胸中已有霜雪在。飲冰食蘗甘如飴。嘗云起迹自畎畝。幸得寸祿因賞延。語言動靜苟一失。辱及吾祖爲欺天。信哉清白與剛毅。異代猶有芳風傳。如何十載走塵坌。綠髮減盡成華顛。青雲岐路苦悠遠。誰借跬步爲階緣。當途達者尙在念。一顧可使羽翼軒。不惟廉操足敦勸。抑見祖德光緜緜。嗟予之意止如此。感憤爲君書此篇。

送曾尉

前年到官殊未久。君亦東來爲我友。握手一笑萬愁寬。平日語言期白首。山深縣僻庶事荒。雖植嘉苗半稂莠。我無長術剗芽蘗。坐見斯民顏甚厚。君有豪才生顯家。未涉要津甘五斗。已將客意同休戚。復視世途均好醜。咄嗟吾尉皆壯年。當學古人無所苟。勞生險易固多岐。未必功名垂不朽。自知物理難揆量。惟勵身規務持守。丈夫實蘊四方志。況度君命方趨走。崎嶇一邑勿云遠。赤子歡迎如父母。銅梁春晚亦開花。猛駕歸軒會文酒。

和運判孫聖微遊大慈

西州都會坤之維。地產豐羨人熙熙。朝廷念遠勤撫養。欲壯心腹強四肢。精求守臣擇使者。故有賢業堪依毗。導宣德澤廣流派。講舉政教先本基。不容蠹弊長芽蘖。直欲赤子皆充肥。泰然一道遂無事。犴獄衰止文符稀。燕閒何以度歲月。憑仗文酒相追隨。過從僧舍盡幽邃。閱徧畫手多神奇。因嗟唐人值喪亂。奔走至此常懷歸。韜藏絕藝鬱不發。壁間一掃窮精微。試登高閣凝望久。欲將遠眼窮天涯。山扃水遠氣象好。雲晴日暖光陰移。信哉浮生巨舸上。鼎勢曾以一足支。〔原註〕薛許昌登大慈寺閣詩云。一足曾支鼎。浮生半在舟。方今文軌慶混合。帝力何有民何知。長廊廣廈數百載。留得風景資遊嬉。清罇豈特具酬獻。高論不廢評是非。宦游此會亦難得。投筆一笑毫無疑。又爲歌詩載盛事。更唱迭和猶墮篋。鄙夫幸爾陪雅集。懷抱芬馥蘭與芝。天闈九重勞夢想。回首鄉國空遲遲。

### 青蠅

去年十月青蠅藏。不見一點臨盤觴。高堂小會頗清潔。肴有餘味酒有香。今年四月青蠅出。競逐腥羶誇羽翼。纔能擾擾上罇俎。又欲營營汚圭璧。四月盛陽羣物秀。十月積陰寒氣候。天時于爾本無私。爾自知時能避就。畏途榮悴如寒暄。流俗早夜趨貴權。一朝勢去卽消散。可與青蠅同日言。

### 蜥蜴

前年詔書褒蜥蜴。爲與生民致膏澤。聖君虔禱享嘉應。其功似共乾坤敵。載之令甲告天下。郡縣奉承誰

敢易大臣作詩紀盛事。更唱迭酬盈卷帙。去冬不雪春不雨。雲在西郊尙凝密。頓來熒惑犯太陽。曜靈無光如血色。九重焦勞念凶旱。細札數行殊怛惻。庶官羣吏各奔走。欲以精誠干化力。佛宮老廟皆懇叩。龍宇鵝壇競搜索。又令中使持御香。岳瀆遍祈猶未獲。首種不入最大事。而況三農方失職。傳聞九路已蠲稅。應是田疇少禾麥。吁嗟蜥蜴厚顏否。造化至幽非爾責。青童柳枝宛如故。何事威靈滅當日。蒼生若望爾爲霖。安用廟堂賢輔弼。

謝惠酒

山徑雪深樵未歸。茅簷煙冷午未炊。黃精無苗菜甲沒。筠籃竹箬冰淋漓。松煙細火養晝坐。瓶笙妙音兒女嬉。窗下凍雞聲喔咿。誰家酒香入疎籬。

和思道招晦甫飲

酒如仙藥應有靈。達士飲之不欲醒。花如浮榮易彫落。貪榮何似貪樽酌。青雲塗轍競奔走。富貴幾人能入手。朝遊赤墀暮丹禁。高懷未必常高枕。豈如良朋皆盡歡。而況又爲文字飲。

貽寬恤聞人太博

治平日久法制寬。遠方民力尤衰殘。昔之陸海號富庶。今也樂歲嗟饑寒。不惟淺夫事苟簡。抑有能吏爭彫剗。天涯僻陋九重阻。自棄溝壑甘長嘆。咄嗟蚩蚩乃邦本。基本堅厚邦如磐。吾君仁聖重恤此。擇才將

命圖全安。諸云詢訪民疾苦。可以革弊而更端。士之蓄蘊貴及物。鉷基智慧乘時難。惟君措置有大略。高談所吐皆琅玕。力蠲積祲少顧避。深體上意思保完。網維修舉有條目。源流澄潔無波瀾。遲聞王澤得下究。淪浸骨髓其聲歎。

席上詠金橘

江南種橘繁如秬。爾兮獨以金爲名。豈非彼俗甚珍惜。謂其可比百鍊精。千頭盡帶秋色老。一腹皆飽晨霜清。初筵持此獻磊落。滿座不覺窺光晶。寶肆豪華競相勝。瑪瑙散入雕盤盈。珠庭變化望已久。仙丹忽向洪鑪成。試侵香潤擘圓粒。齒牙滴瀝沾冰瓊。自憐孤根出遠土。得並衆果親杯觥。赤心可恥不嗤棗。虛表無用安須橙。辛酸甘苦各存味。賴有知者加題評。

奉寄單州太守王聖欽

【原註】詩中所敘皆聖欽來書之意。

昔嘗請郡歸東川。衰遲幸會使者賢。開誠論議簡條目。一境草木沾春妍。公齋清暇弄詩筆。更唱迭和多長篇。歲豐民樂尙蠶市。撼轡鬪鼓殊喧闐。東山西寺頗壯觀。飲帳或在山之巔。踏青摸石循故事。浣花亦做成都船。相從對酒每一笑。聊與遠俗同欣然。北巖石穴廣似洞。疑是古昔棲神仙。火雲燒空赤日猛。及到此地如冰淵。清風滿懷興未盡。四望晚景增留連。平生宦遊此最適。不覺弦晦相推遷。郵筒忽報謫書至。君命嚴重敢不虔。試思衡嶽詢遠近。里堠去蜀凡八千。蒼黃去郡別我友。一意調琴中斷絃。回首鄉邦

止數驛。欲傾血淚辭松阡。藩侯迫逐倉使促。爭向墜羽誇鳴弦。天恩曠蕩置不問。投放裔土懲其愆。闔門良賤三百指。孤舟一葉何翩翩。瞿唐滌瀨遍涉歷。內訟過咎歸之天。洞庭阻淺輒三夕。怒風急雨聲相喧。此身恐污盜賊刃。不爾定沾蛟鱷涎。偶逢漁艇相援濟。稍覺神觀來歸還。長沙既下尤怪駭。半夜雷雹如烹煎。桅傾纜斷船脊折。四十餘里中流漩。舟人恐懼難致力。兒孫顧我皆淚漣。嘗聞死生有定所。頃刻由此歸重泉。東方漸明浪漸息。忽造平岸逃危顛。胸中悲愁雖未艾。分外歲月疑少延。寓居衡陽味亦惡。地接炎荒風氣偏。每逢三伏如坐甑。突焰已熾猶吹煽。是時回祿得乘便。取次薰灼須及椽。回環四顧求避計。往往啜食不下咽。深冬屢見溫瘴起。灑作昏霧飄爲煙。勇夫壯士尙抱疾。嗟我衰憊何由痊。雀羅當門人迹少。賓榻不解塵生氈。難希杜甫遣秋興。易學邊韶貪晝眠。碧湘萬頃望不盡。青岳數峰高莫攀。江山信不與人事。日送佳景來目前。長腰縮項兼二美。早晚嘗稻時羞編。浮生一飽亦已足。下筮何必求腥羶。親朋書問寂絕久。杳似隔世憑誰傳。平居分義重膠漆。一旦爭敢通寒暄。匪惟物態尙流薄。抑恐罪戾相攀緣。古之交情貴賤見。而況利害生其間。君乎存守異于是。特特萬里郵華賤。窮通儻來極慰勉。疾疢愈否深哀憐。高標豈爲霜雪減。雅操誠如金石堅。羨君高堂有慈母。壽髮鬢膩猶垂肩。綵衣趨庭奉燕喜。玉盤潔膳羅珍鮮。復有佳兒富文史。闊步直登英俊躔。行聞清廟獻雅樂。伯仲交奏箎與壎。事親教子兩如意。此外紛紛烏足言。君在山東我劍外。一書往返須經年。餘生再會諒難必。我往應在君之先。作詩寄君

重感慨。交道多闕。君能全。子孫他日有顯者。勿以衰門相棄捐。

1000

27



# 淨德集卷三十二

## 五言律詩

和成都道中

溝畎清穿道。禾麻綠蔭疇。地形從此坦。山勢爲誰收。使指星言駕。皇恩雨旣優。愛吟吟不盡。目斷錦江頭。

嘉州陸氏涵秀樓

勝地林泉近。層楹物象閒。野平秋嶂列。天闊暮雲還。快目登臨外。棲心嘯傲間。羨君談雅槩。持語寄江山。

范才元參議求酒於延平使君邀予同賦謹次其韻

桑落冷筍玉。菊衰霜滿天。飄零河朔飲。悵望竹林賢。烏有防前轍。青州貴下田。使君能遣騎。端爲喚漁船。

二月一日郡郊賞花得郊字

春仲方迎朔。花穠已滿郊。曉園香散路。晴樹錦垂梢。耽勝爲高會。通歡有淡交。芳時去尤速。吟賞莫輕拋。

寄句輔元

普州公事少。太守讀書多。見得是非盡。無如今古何。老懷驚歲月。冷夢到雲蘿。郡下有佳士。幾人陪詠歌。

送李公擇同年赴嘉倅

極目三峨頂。濃嵐切杳冥。宦心甘似水。親髮已如星。壽几陪春罽。吟齋息晝鈴。何須二千石。旗隼銜丹青。

過羅氏園亭

官暇無多事。春深偶一來。溪隨芳榭轉。門入翠嵐開。有得供吟筆。將閒付酒盃。暫遊殊草草。空趁夕陽迴。

西郊

西郊村落好。歲月甚優游。野性每自適。倦心何所求。鼓鐘催永晝。砧杵報新秋。若遇延形術。猶能換白頭。

思道同晦甫春日過李氏園亭次思道韻

官暇頻遊覽。春闌勿嘆嗟。閒情寓文酒。好景付鶯花。笑語留長日。園林訪幾家。歸途最喧塞。紅燭數行斜。

和思道招晦甫

相親未多時。相別已旬日。詩筒須奉招。棋手欲求敵。三春有餘閒。一醉安足惜。此樂真無涯。交情重金石。

金竹

【原註】渠江有竹其色深黃里人曰爲金竹

修竹已可愛。況復如黃金。天地與正色。雪霜堅此心。雲芝生有節。栗玉種成林。回首渭川遠。山間饒翠陰。

送楊日卿移任潘原

謫宦成流落。移官自寵恩。窮通雖異迹。得喪盡忘言。車馬動行色。江山勞別魂。關西三十世。祠下見雲孫。

歲除前五日獨往黎氏園見梅花盛發

慘淡歲將暮。煙村忽見梅。年光背我去。春色爲誰開。半日憑軒檻。無人共酒盃。芳標深可惜。聊作看花回。

和賞梅

何處爲眞賞。芳園白玉英。春前挺仙質。物外得花名。雪月資閒淡。風霜與潔清。偏宜文字飲。嘉客盡詩成。

和聞蛩有感二首

志士感幽寂。杜門臨晚晴。流年無奈老。永夜有餘清。秋夏欲交處。古今皆此聲。羈愁與離恨。爲爾忽相并。思婦感離別。夕霖殊未晴。九秋消息近。千里夢魂清。續縷有深意。促機無緩聲。寒衣遠須寄。人去在幽并。

送杜常

壯士軒昂早。窮塗蹭蹬多。直將天命說。其奈客愁何。晚歲饒歸興。青春亦浩歌。舊溪如可守。應便掛漁蓑。

送榮咨道

并府最多士。朋游皆喜君。小官雖困俗。秀氣自凌雲。道遠車方軋。風高酒未醺。親闌極西望。薄靄似秋汾。

送王侍禁

塞上青雲暗。天涯碧草微。人情殊念遠。客意自懷歸。孤宦甘循默。亨塗會奮飛。田游如入蜀。首構亦庭闈。

毛太君挽詞

善慶平生積。康寧忽考終。人間爲上壽。閨內有清風。祿在蘭羞徹。恩深綵詔空。惟餘九原淚。灑恨到無窮。

和黃夷仲雅安雜詩

地產行將竭。人言信不訛。錐刀名已甚。骨髓病尤多。〔原註〕夷仲嘗言若法之害。自秦雍得皮。至蜀道得肉。過邛雅得骨。遍諸山場得髓。其受弊之詳如此。漢詔十行札。湯仁三面羅。山翁也歡喜。屢舞欲婆娑。

贈張迪山人

解玉溪頭坐。于今四十年。塵埃晦閒迹。日月改華顛。反覆談幽數。丁寧索贈篇。誰爲朱有傳。君合附前賢。〔原註〕有成都人祥符天禧中隱於卜。

奉詔決獄過左縣。見民間禱雨甚勤。次龍安夜聞霈灑。黎明測潤及五六寸。詢諸父老未滿其意。馬上口占。

雨氣收未盡。山巔雲又飛。一犁猶有望。十日莫相違。野壠忙耕耨。粵壇罷禱祈。誰知好生德。歲歲及圓扉。〔原註〕朝廷每以稍旱爲憂。降詔臨決。遣御史按畿內。委使者行所部。促治留繫仁德至矣。和氣應焉。

張允中挽詞

道業隱君子。恩榮鄉大夫。骨雖藏吉地。名不沒幽塗。夢兆飛蝴蝶。年華過白駒。千車來弔者。應有奠生芻。

和毅甫惠茶相別

茶新詩亦新。垂貺及羈客。有味皆清真。無瑕可指摘。隴西飄何依。湘水流自北。別後誦高吟。料公猶相憶。  
長江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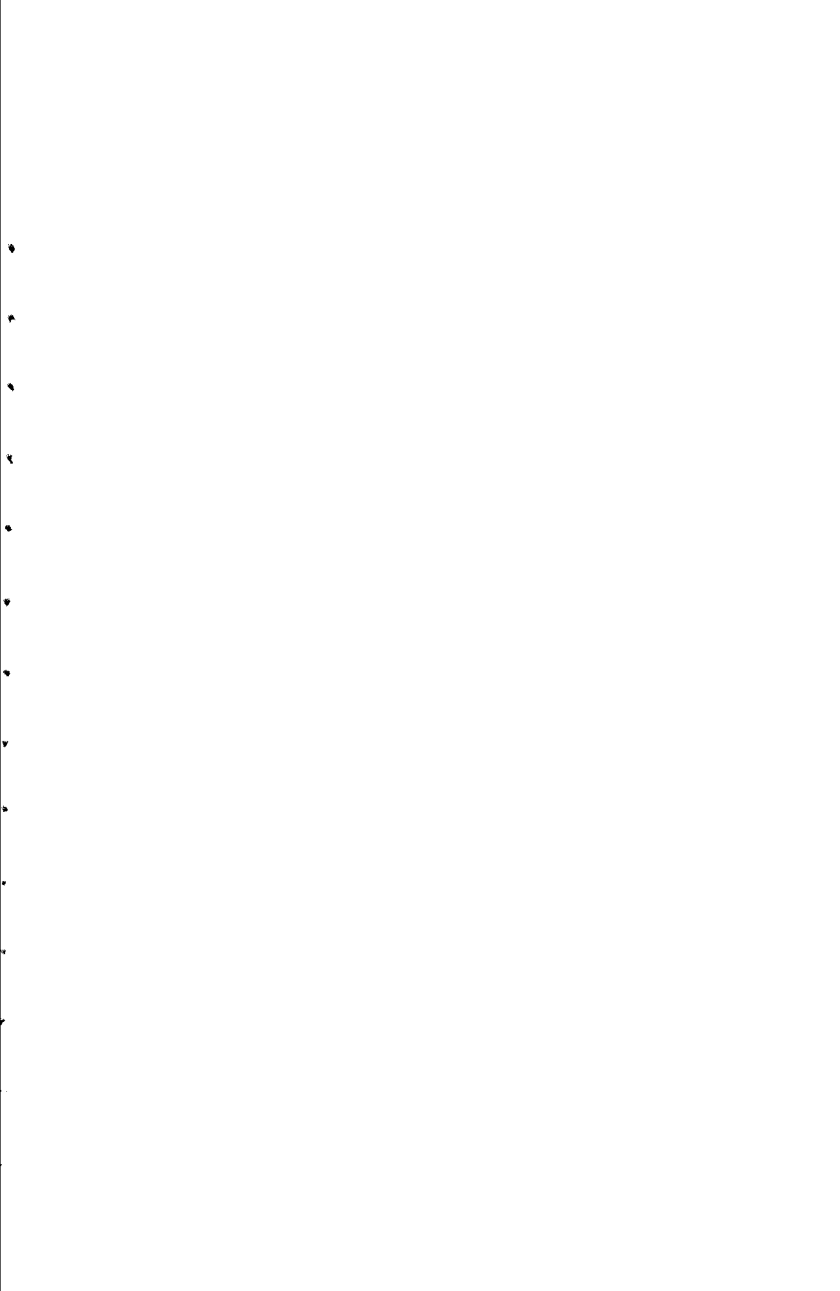
春晝長江道。行人倦阻長。山花雜紅白。壠麥半青黃。灘外郵亭出。松間縣舍藏。簿書聊寓目。回轡已斜陽。  
宋太傅挽詞

福壽無餘恨。哀榮莫擬倫。素風傳幾世。純行見終身。簪紱方優禮。星霜已古人。舊松高百尺。歸祔想寧神。  
趙府君挽詞

養德輝光煜。傳家訓範成。九泉無愧色。一子有清名。壽域高風在。天心福報明。他年霈醴渥。褒贈極哀榮。  
楊寺丞挽詞

祿養平時失。人情重慘傷。千車來弔客。五鼎過前喪。章斷新培壠。雲低舊隱堂。終天猶飲恨。誰爲問蒼蒼。  
喻延平挽詞

雍睦傳家本。詩書教子心。平生潛德在。他日漏泉深。往事銘幽石。新阡長茂林。孝思何以慰。章句盡悲音。



# 淨德集卷三十三

## 五言長律詩

### 和春雪

歲改春將半。春寒雪又飛。積陰殊未散。生氣一何微。忽墜千尋險。偏增百仞巍。密難沾煖席。冷易襲征衣。憑仗淒風助。遲留煦景歸。聚來雖得勢。消去乃知幾。衆喜勾萌潤。私憂氣候違。方當乘太蔭。慎勿掩靈威。尺地惟書異。豐年可免饑。持言問真宰。天道是耶非。

### 再和初春微雪

治有春陽感。和無月律差。濃雲方聚鶴。凍柳亦飄花。瑞應來如響。羣情喜溢涯。縱觀天勢淡。俄失地形窳。素月交輝耀。狂風助擊拏。一斑迷隱豹。三尺晦祥鷗。塞上威尤凜。軍中語敢譁。漢兵同被練。朔地訝吹沙。冷焰侵殘燧。寒聲入舊笳。飛紈安用裂。種玉豈須畬。清潔山川景。微茫草木芽。墾田因澤及。望歲已心遐。共荷沾濡力。應忘早歉嗟。詩豪夜傳卷。賀客曉趨衙。滲漉元侯德。生成赤子家。指期三日耜。拭目萬箱車。況賴深仁恤。曾蠲重賦加。願廣稱頌句。豈肯匿咬哇。

和喜雪

向夕層雲結。黎明漫漫飛。山川都變色。松竹倍生輝。共喜飄方密。翻憂落漸稀。陰功施黑律。寒候應璿璣。右席延文客。先塗奉玉妃。二儀清景混。四野遠光圍。愛日因藏照。狂飈間作威。三冬茲有得。一穀敢言饑。渴望於時久。華心在物微。霈然蒙大潤。化力少知歸。

和對雪

嚴冬飛朔雪。此景望中嘉。雲暗垂天幕。江平壓浪花。翅寒低獨雁。枝重折叢葭。冷甲窮邊戍。凝煙野叟家。聚來風有助。消去日難遮。爐煖頻烘獸。盃濃不飲蛇。謝吟殊可愛。郢唱又何加。好盡登臨興。搜題徹四遐。

上韓端明

要道根皇極。純王攬懿綱。域中洪造廣。天下大形彊。臣主同千載。藩宣奠四方。乾文耀參井。地鎮聳岷梁。景谷餘波迴。靈關古塞荒。限蠻唐節制。析部漢封疆。石穴延通道。山扃設巨防。利源充內帑。兵勢壓巴羌。付畀關休戚。權宜任弛張。紫封傳墨敕。金印坐黃堂。自昔都兪重。其誰德業彰。乖崖施遠略。忠獻紹前良。樂得中和職。人躋富庶鄉。含生知化力。永日載春陽。滲漉淵源在。醲醇骨髓藏。深和流耳目。盛事載縑緗。歲月徒爲久。風猷信不忘。恩褒賈逵祀。人愛召公棠。檜有喬枝茂。蘭宜後葉芳。惟公眞輔翼。與世會明昌。間發乾坤秀。親逢日月光。國華增黼黻。地寶獻琳琅。尹道存先覺。軻心蘊至剛。朝廷尊閎闕。士黨貴文章。



高視雲霄路。遐飛翰墨場。鵬圖指溟渤。驥步得康莊。落會初關決。仙瀛已踐揚。本元游祕府。侍從陟清廂。偉望全康濟。周才歷浩穰。中天承帝選。南國撫民傷。使範資勤恤。君言務肅將。繡衣新燦燦。大旆遠皇皇。賑惠常聞黯。澄清乃識滂。疲羸起溝壑。暴濫去豺狼。大節堅持守。純忠自激昂。還登文石陛。頻上諫書囊。人鑑分今古。神龜憲否臧。斯猷三接告。至理一言詳。柱下尊良史。螭頭立左郎。纂修該七法。注錄擅三長。午夜星垣迴。南風省戶涼。揮毫綸彩爛。垂佩玉聲鏘。春老常聯萼。雲晴雁綴行。雄名出蘇李。公論美常陽。睿倚隆矜式。諮詢行贊襄。得人居內相。有道輔明王。大手憑才識。深謀協典常。五花曾執判。七寶屢登牀。燕見趨東閣。優容對未央。儀刑真審審。謨訓極洋洋。重委臺綱正。終圖國體康。至誠頻啓導。大事費裁量。多僻消芽孽。羣邪潔肺腸。諄諄聞藥石。凜凜畏冰霜。論議他奚恤。猷爲己所當。安危一身繫。出處萬民望。蔡俗嗟延哺。堯心慮納隍。建侯崇屏翰。選德庇災殃。異政乘時立。清飈與惠翔。界中生穰穀。境上散飛蝗。儒將能專閫。神兵豈頓鉞。十連循節鉞。四面固金湯。拓地歸充國。謀軍得子房。天威神臂指。戎氣窒喉吭。屬國恬懷撫。函書恥謾狂。具瞻宜廟幄。遐福合陵岡。迺顧西南遠。明如左右旁。大門堪世守。輿頌願時颺。命策榮千矢。封圭判二璋。物傳家乃舊。刀應夢爲祥。善事知弓冶。奇毛識鳳凰。百尋標落落。萬頃信汪汪。廟瑟餘音靜。庖刀發刃鋼。閻難求畛域。微不誤毫芒。雅意儒爲寶。宏規沼象璜。魯公先詣學。高耿力崇庠。教化惟敦獎。衣冠敢怠遑。七經登講舍。數仞企師牆。樂善無遺芥。懲非易去稂。百城捐博塞。萬井絕貪攘。

牧廐寬收斂。【原註】許牧芻之種罷斂一歲窮閭飽歲糧。【原註】歲窮發廩以貸周及貧寒。吏姦藏爪吻。人瘼愈膏肓。昔謂庖廚侈。徒於口體膏。愛心加俎豆。和氣落壺觴。郛屋晴曦燭。枯荻湛露瀼。盛時逢召杜。奕世見龔黃。至矣紆宵旰。熙然協雨暘。里閭敦悌讓。原野競農桑。指顧寧陬落。生成及稻梁。邊聲息金鼓。民室富囷倉。共樂親煖座。僉期輔峻廊。定登賢相器。行促舍人裝。奕奕驅軺傳。喈喈飾鏤錫。矢謨勤翼舜。納誨永隆商。鄭武高風盛。韋成懿跡相。洪鍾專鼓鑄。大鼎薦烹飴。浩蕩躋民域。安平援世航。詩人褒繡袞。坤道吉黃裳。歌舞眞賢進。光華至治香。欲知能事畢。四海處陶唐。

和質夫運使大夫久旱喜雨長句

六月陽初亢。三農否忽傾。應祈由化力。蒙惠得歡聲。草木英華動。山川氣象清。石間看燕舞。池上覺蛙鳴。水闊江尤渺。雲濃夜未明。遂巡煩暑薄。時序好風輕。喜意知餘潤。憂心恐易晴。秀園吟際適。豐野望中平。勤有賢侯志。霖非舊史評。不須窮造物。土俗但犁耕。

又和喜雨

壇宇嚴封築。牲羞薦潔鮮。精誠宜有感。惠澤果無愆。暑氣沈虛谷。濃雲布滿天。雷霆馳勢力。河漢動經躔。農作方勞甚。人情忽泰然。春渠慙訟水。夜鼓促芸田。優足過三日。豐登又一年。隨車循吏事。應可繼前賢。

雲頂山次韻

地峻山形壯。周遭盡勝遊。抱巖如拱手。轉嶺似回頭。老木凌空迴。濃雲覆石幽。朝陽千里快。暮雨數峯愁。澗底猿隨鹿。松顛鶴勝鷗。香花開靜宇。煙火認他州。寶翰中朝錫。神燈半夜留。勢容逋客戀。景許化工偷。雪色連年貯。嵐光幾院收。仙葩多躑躅。野果號獼猴。法印傳無礙。禪機問卽酬。叢林分徑路。蓮社得朋儔。眼遠層霄闊。心澄外物浮。登臨豁塵抱。今古信悠悠。

送俞漕

積有儒林望。聊從使節行。高文自經緯。壯志欲澄清。地鎮三峨重。江波萬里平。關難求畛域。深不爲功名。吉象光圖籍。祥風卷旆旌。巢阿瞻鳳彩。連海見鵬程。事外神鋒晦。胸中寶鑑明。淵源千慮極。肝膽一言傾。德業期康濟。諮詢屬老成。定知前席對。有以澤羣生。

送人爲郡回

當世勳賢後。嶄然器業高。劍鋒天際倚。虹氣玉中韜。列乘提藩總。雙旌署郡曹。至精憑寶鑑。大割見庖刀。曠闕非私物。周流不失毫。霜威摧吏爪。春煦起民膏。治世須醫國。亨塗合擁旄。蜀人懷舊德。涪漢共滔滔。

送楊祕丞赴戎南倅

萬里南溪水。滔滔逼郡城。四時多雨氣。終日是江聲。巒市煙中合。山疇火後耕。孤村隨漑斷。絕嶂與雲平。甲冷三冬戍。烽高半夜驚。盛朝咨鎮守。別乘委才明。愛日迎舟楫。春風卷旆旌。蘭陔新膳潔。【原註】迎侍太夫人之官。

花縣舊陰成。【原註】君嘗佐邑或南。荔子瓊瑤破。藤梢琥珀傾。羈懷休念遠。淺醉易忘情。宦況如郵傳。年華似送迎。笑談聊布政。閒暇亦論兵。僻地非通轍。層霄有去程。行聞海沂詠。流入竹枝清。

送王昌州屯田

百里鄰疆宇。詳聞懿迹多。本原由簡厚。論議必中和。平日春陽愛。斯民德澤歌。藩宣聊息偃。名教足逶迤。遠業今猶鬱。亨塗去若何。蓬仙終到海。軒鳳必巢阿。裁割神鋒舉。光輝國鑑磨。公乎難隱讓。忠義貴無他。

送張景元并序

天下之勢。如腹心手足之相須而成。求其所以安靜於中者。必少休其外也。勞敝四體。則歡寧愉悅之氣化。而形色槁瘁。孰謂四方之地。可不暫紓其力。以養中國之用乎。天子恭己於上。萬官任職於下。廟堂權其謀。方部維其紀綱。郡邑赴嚮其事。雖付畀之迹異。而愛念元元之心均焉。以一道處之。重任也。舉天下財賦之出蜀最多焉。正朔始歸中原時。爲生豐贍。物估擬今。率十之一。司租庸者。闡經遠之慮。沿其時直。以限王賦。賦雖重矣。而他求未及。民不告勞。數十年間。供億日益繁。泉幣日益輕。物估日益湧。而乃務足經費者。以半價市繒帛。按戶而斂。歲無慮四十萬。康定中。兵興於西。饋軍之費。又三十餘萬。地產有常。而賦重於昔。物值日湧。而半價之斂。增齊民無聊。竊自憤歎。間或乘以饑旱。則溝壑之委。可爲寒心。嗚呼。天下一體也。治天下一道也。西民之勞如此。

其極也。而議者曾不顧恤。乃曰殖財具事。則於吾何歎。豈朝廷所以待遠方之意耶。豈君子所以均愛物之心耶。比歲臺雜趙公。以漕節出按。閱蜀困匱。乃列上利病。得減康定之數。疲羸延頸。庶幾休息。今明公臨部未幾。惻然有撫恤之心。計當道繪帛所積。凡半價之入。爲罷一歲。夫豈非君子憑其所存於中者。以度物制宜。而濟其德業乎。固不能遷度於外。而與之疾徐也。既而上召公以副大計。士有惜公之去之速。而謂吾蜀不能深被其賜者。此安知天下之治。戒乎遺遠。而君子之德業。惟其有加於民之爲貴。奚遲速遐邇之間乎。用是推公之心。則吾蜀被賜非特今而已。某敢第其說以爲序。而繼之詩。

方域提權重。朝廷擇士尊。網疎因正紀。流潔爲澄源。寒日風威靜。熙陽氣序溫。人知廉使體。物荷聖皇恩。清轡纒周境。歸途已駕轅。光華三節瑞。邃密九重關。詔集丹山鳳。雲升北海鯤。聞公難避讓。天下盡元元。

### 送馮樞密

帥領來全蜀。掄魁祇一人。〔原註〕由進士狀元領蜀者惟公一人。崧高雪山勢。清徹錦江津。旒冕思長策。機衡屬老臣。部中方拜賜。天下又迴春。出處無非道。安危繫此身。巖瞻殊慶快。塗說敢開陳。聖運重熙久。皇威萬里振。勒兵充宇宙。按劍待煙塵。權術輕三表。韜鈴貴五申。招懷及蠻徼。指顧下洮岷。文誥傳荒服。天聲壓外鄰。捷書連歲上。故壤一朝新。計費千金易。論功百勝頻。征衣空杼軸。戰骨委荆榛。水旱乾坤慘。錐刀畎畝貧。人情

危欲鎮。帝澤壅難均。幸會公歸國。相歡物在鈞。華心生草野。和氣滿楓宸。士論歸依切。風謠禱頌真。嘉謨憑獻納。大事費經綸。治術關休戚。規模有革因。號寒思挾纊。引哺願嘗珍。圖治雖更化。封侯漫富民。高明深鑒照。密勿定諮詢。悟主言稱舜。論兵論借秦。無爲羣動悅。不陳四夷賓。寶鼎千鈞重。薰琴九奏純。放懷留化日。反掌絃彝倫。邦體還清靜。王綱務率循。太平勳業就。寰海被堯仁。

送師厚

毳冕登車後。薰琴易柱時。遐方新視聽。赤子繫安危。羅網難投足。錐刀漸削肌。激昂忠論發。絡繹奏封馳。有意同休戚。無心計險夷。海傾身亦禦。山轉力須支。沸鼎憂魚爛。沈疴待藥治。正邪雙辯起。義利兩塗知。帝德終柔遠。天聰善聽卑。丁寧詢使指。勞來及坤維。大法圖公共。儉言惡詭隨。弊從經歲積。恩許一朝釐。治體今殊昔。仁聲喜換悲。方期講原本。何暇語毫釐。虎噬猶吾怯。蠅營漫爾爲。陰功符監佑。直道擁祥禧。行色青雲棧。英游白玉墀。是非都一笑。歸旆卷晴曦。

送范堯夫并序

自改作之議興。士大夫有以言獲罪者。罪之愈多。而言之愈不已。天下之事。其是乎。其非乎。公由諫員。謫守蒲津。領漕於蜀。察民重困。不忍以厚斂加之。凡朝廷詢問可否。則述利病以對。毅然不可少奪。其於天下國家。始終無毫髮愧負也。世之人平居以端良自處。或慷慨論議。決不爲得喪

所遷。一旦紛華悅於前。困阻脅於後。則顧望縮伏。務以求容於衆。向所謂志尙操履者。棄置若長物然。仰聽下風。亦厚顏矣。公之去。蜀人思焉。某於是序而又爲之詩。

欲賦旋歸樂。翻成感遇篇。盛時惟道在。輿誦自民傳。伊昔更張議。於今造化權。綱條籠宇宙。號令震山川。大略先農穡。餘波及貨泉。俊豪爭援世。忠亮欲回天。暮對青蒲側。朝留赭案前。堪憂逐江海。猶許治蕃宣。此地勞飛輓。何人念瘠捐。壯心摧更激。高節困尤堅。晚歲松方茂。洪爐燄不燃。迂從鄒叟得。【原註】前史有謂孟子爲鄒叟。勇在孟賁先。坦若王良轍。端如后羿弦。一毫無畏惜。千慮極哀憐。定論予張膽。游辭彼脅肩。尺尋難枉直。鑿柄自方圓。止沸愁烘鼎。調音恥絕絃。漢緡寬酒榷。唐賦舍庸錢。睿智期開允。生靈懼削腴。弊端殊皎皎。物望甚拳拳。白日功名久。浮雲富貴遷。萬鍾均廩祿。一品漫貂蟬。儻爲升沈動。誰能事業全。寄言天下士。無愧屬真賢。

送蔡帥赴平涼

劍外開三蜀。回中宿萬兵。召還宜北覲。賜鉞又西征。體貌均先後。權綱一重輕。淵衷尤慎簡。輿意向難平。伊昔藩條振。於今治體成。有爲終簡易。無迹但恢闔。筆下銷頑弊。樽前得隱情。快如長劍立。通若巨河傾。闕刃從虛落。醇源及物情。山川增氣象。草木遂勾萌。煖褐三冬足。豐疇百室盈。詠歌今父母。畏服古神明。方幸華輪柅。俄聞瑞節迎。渴心猶借寇。翹望欲還瓊。況復盤關路。常瞻部使旌。十連依玉帳。一道固金城。

後詔光前出。新棠似舊榮。于宜推德業。所至盡功名。塞馬寧非福。冥鵬豈問程。惟期末溫席。歸去慕家聲。

郊祀禮成詩

皇極恢臨照。嘉時屬盛隆。八年登至治。大祀答圓穹。並報知坤道。推尊見祖功。先期齊廣殿。將日謁真宮。杲日迎鑾皎。祥雲遶蓋紅。衣冠開祕寢。幢節下層空。東嚮經途近。前瞻太室崇。過門遵往德。降輅屈清躬。【原註】臣聞嚮者先帝入太廟。望見神室。即降輅步至齋殿。此盛德也。陛下循而行之。尊神重禮。孝敬之至。八聖威神在。三牲薦品豐。奉璋人左右。進俎序西東。上意精純至。英靈顧享同。念深堯八彩。感切舜重瞳。【原註】臣聞唐韓愈作元和聖德詩。美憲宗功德。有薦享新官淚落入俎之句。恭惟陛下大賚仁孝。親享祖宗。至神考之室。必有永懷之感。臣愚敢輒形容之。地勝龍灣闊。【原註】近郊壇地名。塵清輦路通。綵城齊北闕。天仗轉南風。旂動三辰麗。儼玉琬。禮惟三獻具。樂以六成終。燔燎交神聽。高明鑒睿衷。岡陵均委積。箕翼等光融。海沸歡聲振。天旋瑞氣充。呼嵩喧宇宙。迎仗抃華戎。盛典千春備。洪恩庶彙蒙。山河皆戶牖。寰海一旂幟。獨運陶鈞術。齊驅造化工。令行雷洊震。澤及雨其濛。苛密寬三面。幽潛達四聰。華心歸茂草。蟄戶啓昆蟲。六合澄清外。羣生富壽中。願廣成命頌。垂裕播無窮。

送吳龍圖仲庶赴江寧

方域開全晉。權綱委巨公。深仁吾所導。實惠爾常蒙。曠闊歸儒術。周流見治功。蠡生無不贍。豪利豈須籠。



金穀邊屯銳。濃桑漢地豐。頌聲如響答。和氣與春融。天下殊庸冠。朝廷偉望隆。咨詢懷舊德。付畀出清衷。禁直圖書近。龐恩屏翰崇。鄉衣新粲錦。郡軾再憑熊。自昔金陵盛。於今玉節雄。江山三國勢。臺殿六朝風。地勝名區在。時移往事空。貢先淮甸入。化接海隅同。封宇綏安外。煙波賦詠中。民瞻深繫屬。國論素探窮。此日留藩鎮。何時補上聰。鈞衡須遠業。藥石仰真忠。孰謂勞申伯。前知用弱翁。南歸勿遲久。登弼代天工。

送江巨源奉議

吳會儒林勝。坤維使節雄。人誰攀景躅。物自得清風。縑玉塵埃外。冰壺愷悌中。教源資濬導。治具費磨礱。舉向權衡見。難相畛域窮。章傳青瑣闥。夢徹紫真宮。自昔文章手。能成造化功。夷途方闊步。公論況僉同。晝永朝紳接。天高奏牘通。平生先遠業。有以助堯聰。

送聞人夷庚太博

邑有循良政。人持介潔心。庖刀發虛刃。廟瑟鼓遺音。閒草豐春野。修篁茂晚林。恤民中詔遠。及物上恩深。歲月吳江夢。山川蜀道吟。歸歟清議在。直筆待君簪。

送茹世美少卿

切慕真仙理。能收至靜心。紛華雖爾共。勢利莫吾侵。造化歸三鼎。逍遙託五禽。一言平物我。萬事委浮沈。研味經翻玉。吁嗟礫變金。太霞方夢想。流水漫光陰。得郡情應樂。休官志已深。遐飛脫塵網。高視笑蹄涔。

舊德淹卿寺。清風聳士林。却憂公議在。未易解朝簪。

和提舉遊上方南禪十韻

宿約遊雲谷。晨興過寺扉。雨聲隨步急。暑氣逐風微。正午逢晴照。層霄斂夕霏。江濤千里湧。城郭萬山圍。清集同揮麈。高談及轉璣。虛涼河朔飲。蕭散道家衣。適意朋簪盛。回頭世網非。碁休誇小勝。禪莫問餘機。對景聊行樂。因吟欲賦歸。高人應笑我。白首戀輕肥。

答王仲高

從政宜師古。爲儒貴席珍。承流仰循吏。慮患屬孤臣。休戚同千里。輕肥止一身。虛名稱有士。慙色見斯民。羅網甘投足。波瀾恥問津。狂言干重辟。冷笑待憮人。琴瑟方調節。芻蕘願采詢。閉關聊度日。開卷易經春。地煖畦蔬足。年豐甕粟陳。惟持三不愧。通塞任天鈞。

# 淨德集卷三十四

## 七言律詩

### 和正月二日遊碑堂寺二首

農事初興欲及時。東城風物又春熙。出郊開燕始今日。迎馬獻花纔幾枝。萬室遊人方雜遝。三竿煦景漸  
舒遲。乖崖真得綏懷術。八十年間俗不知。  
綵旗連道過重圍。卻訪僧居暫柅輪。平野一朝鋪秀色。輕風十里散香塵。此時燕賞須從俗。昨日陽和已  
發春。自古成都稱美酒。細傾聊以度良辰。

### 觀打春牛和韻

塊然形質本何殊。似爲春來出舊墟。以色配年疑未可。與耕爲候信非虛。升陽蓋自寅正始。取類還當丑  
位初。但得碎身資穡事。豈須功效載農書。

### 浣花泛舟和韻

野店村橋迤邐通。蜀江深處茂林中。花潭遠漾春波綠。綵閣相迎畫舫紅。脩岸幾朝經密雨。芳樽盡日得

清風詩翁舊隱知何在。且事嬉遊與俗同。

寒食

新火乘時焰已燃。寒雲收盡晚晴天。欣逢佳節遊花圃。獨欠詩人泛酒船。南畝如雲鋪秀色。西樓照日起祥煙。傳聞里巷嬉游俗。盡說豐年勝去年。

和重九遊柳溪

西溪景物似江鄉。無賴秋容到岸傍。勝事可懷樽酒樂。淒風渾減路塵香。半凋柳色猶垂帶。欲凍泉源祇濫觴。會向明春重遊覽。春暉依舊倍舒長。

晚過西溪

煩暑襟懷倦客情。西湖虛爽暫閒行。林間聞雨未爲鬧。池上得風尤覺清。斜日漸因山隔闕。斷雲應與月逢迎。牧之才調誰能繼。一爲憑高賦晚晴。

多日牽俗闕西溪之遊和友人來韻

西溪流水正涓涓。髣髴江村種稻田。弱柳依風徒自困。晚花經雨更誰憐。已知榮謝椿如槿。莫問飛潛魚與鳶。結得勝遊須盡興。醉鄉岐路在傍邊。

赴官唐安益帥吳公以詩寵行次韻爲謝

二十年前許進趨。【原註】公赴官南六科重忝薦論書。獻言悟主慙明詔。乞祿還家得副車。此日詩章形黼黻。當時匠手器輪輿。恩知最厚難圖報。有意高賢一挽裾。

送劉儀甫職方東歸二首

藍田良玉古稱珍。品屬瓊瑤異砒珉。純有英華爲國寶。貴無雕琢是天眞。連城享價千金重。垂纜承光五采新。羣后在廷皆執瑞。大圭終得奉嚴宸。

南山蒼柏白森森。長就喬枝出茂林。肅政臺中思直幹。孔明祠下得清陰。【原註】君嘗有御史之薦。會使節西指。尙稽除命。風雲每助孤高勢。霜雪難移勁挺心。大廈有成梁棟在。平時燕雀望皆深。

題府廨清素軒

蘭麝香濃玉少塵。開軒相對似交親。臘寒庭院春將近。晚吹簾櫳月又新。憑檻雅宜題雪女。銜盃俱是咏花人。【原註】古詩云。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碧瓜故事標圖記。從此嘉名亦等倫。【原註】乖崖種瓜後園田。宣簡登軒賦詩以記之。

懷鶴鳴

棣華曾到翠微中。一別仙宮入泮宮。眞景望如雲在上。年光去似水流東。青霄得志雖榮已。白髮多情亦念公。若許他時遂休逸。山翁携手有詩翁。

偕友人遊上方南禪

出郭行行數里村。石梯盤曲到禪門。亭開高檻侵山脚。水過方池斷竹根。城市塵埃終日遠。煙嵐氣象四時存。約公乘興重來此。延納清風盡一樽。

麻舍之北有海棠二本。惜非其地。移植庭前。呈晦甫同年博士。

何事當庭植海棠。欲乘生氣待春光。恰逢輕雨渾如意。若得和風定吐芳。籬下不堪藏秀質。眼前從此識清香。一樽曾與嘉賓賞。屈指紅英在豔陽。

寄花廣漢守倅

地產名花敢自珍。百枝聊且寄強鄰。分將雨後千金色。添得罇前一日春。檀板屢歌憑侍女。玉簪齊插奉嘉賓。明年紅爛還馳去。惟恐流光老卻人。

答高進賢南歸見別

春波萬里已魂銷。況是分攜過蜀橋。吏隱有心終濟物。他山無術可除妖。好將醒醉迷千日。莫爲興亡感六朝。南望襄山何處是。悵然懷抱更無聊。

答晦甫

花往詩來報禮優。不慙蕪累願賡酬。青春易去何妨賞。白髮相欺未足羞。萬事放懷閒歲月。一樽高笑好朋儔。公堂訟簡心情在。莫對風光取次休。

次韻思道同晦甫春日過李氏園亭

二賢談笑共爲州。深惜青春爛漫遊。吟到醉鄉須一飲。步回芳徑亦三休。風前幾點見蚊蝶。雨後數聲聞栗留。人望使旌應喜樂。此心於爾亦何羞。

和晦甫答思道

策馬悠悠倦往還。竹邊林下舉吟鞭。忙中對酒成閒客。老去逢春憶少年。三島月來清入牖。十洲波淨碧涵天。歸歟且共良朋賞。花未飄紅柳未眠。

次韻周思道喜正孺過廣漢二首

霜臺御史迥名藩。氣象光陰動故山。此日郡中誇盛事。明朝堂上拜慈顏。御香持去仍輕別。天詔飛來卽召還。南北唱酬皆勝絕。一窺方識豹文斑。雁樓南畔報來期。遠俗駢闐望錦衣。官府奉迎因直指。家庭喜樂是榮歸。款憑罇酌延談議。密獻囊封中事機。莫嘆宦遊多闊別。九重深待弼子違。

送東方子春歸廣漢

閒上層樓賦式微。暮雲重疊雁南飛。三秋已有還鄉念。十日那堪送客歸。世路最宜心似水。年華休嘆露沾衣。一官擬得知何處。回首風標又闊違。

送周思道郎中通理益昌

閩兒冤魄久艱伸。吾以仁心濟不仁。十室苟能全一子。萬家無慮活千人。于公治獄門生相。韓厥成功世有民。陰德所施陽報在。莫嘆孤宦老朝紳。

和寄周郎中

省郎華髮倦遊時。却憶當年一布衣。仕路更勞何足戀。家山可愛不如歸。吟中斗絕紅塵味。靜裏能延白日輝。某水某丘真舊物。春來贏得掩重扉。

寄廣漢周思道

雁橋古郡誠佳絕。熊軾名郎暫鎮臨。雨滿郊原千里潤。春歸臺榭百花深。將迎意味煩清燕。閒暇工夫屬靜吟。若詫湖亭風物好。西鄰猶有不平心。

和陳圖南州學石柱題名之作三首

方柱鐫題誰厭頻。三年還見一翻新。姓名已載推前達。行列猶虛待後人。清世雲霄如坦道。壯夫思慮惜青春。瓊瑤定得連城價。至鑒從來不貴珉。鴈塔題名故事存。泮宮鐫柱又增新。十行詔下方求士。千佛經中定有人。錦繡鱗斌涪水畫。風雷變化集英春。公卿皆向此途出。豈待區區佩璫珉。



匠氏磨礪用力勤。先生序引亦清新。尺書已報泥金帖。〔原註〕唐人登第以泥金帖字報其家。丹字仍題衣錦人。桂籍共誇亨有路。泮林無倦誦於春。東川素與西川敵。又見榮名上翠珉。〔原註〕父老謂東川不在西川下。事同四刺進士登科者勝曰榮名。今郡學之柱亦其類也。

和陳圖南安昌巖避暑詩二首

石穴虛深宛似房。石形方穩亦如牀。千年知是誰人隱。一郡除非此地涼。山外雨來煙色暝。林間風過藥苗香。塵埃已斷尤清寂。今日禪僧不上堂。

巖前數步到幽房。巖裏聊安息。偃牀已得清風極。瀟灑休彈白雪恐。淒涼平時地籟乘。空發何日天花墜。雨香三伏屢來君莫厭。流年背我去堂堂。

和再遊二首

仙居殊不類樊籠。瀟灑清涼皆可封。〔原註〕古詩松竹可封瀟灑。侯又云。便須封向清涼國。寒溜恰如揚子水。脩筠應有稚川龍。雲深況是門無客。人去惟聞鶴在松。〔原註〕古詩只應松鶴便是洞中人。向此卻疑推律法。應鍾何事代林鍾。

石門高下兩相通。冰屋初開不復封。睡穩好欹方水玉。味清須試密雲龍。詩筒迭和難親筆。談柄閒搖屢折松。便寫姓名鐫翠壁。休論功烈刻華鍾。

和三月二十一日遊海雲

玉節重來鎮此州。暫驅千騎上峯頭。春闌好爲良辰惜。俗樂誰知急景流。山色也疑今日盛。物情渾勝昔年遊。登臨賦詠知難再。持語鄉人早借留。

南充縣野翁亭

勢利紛紛萬慮侵。縣亭聊可一登臨。目前不近將迎路。塵外能消富貴心。燕處自知如隱遯。縱談誰更及浮沈。時平樂得常棲地。且向幽閒寄楚吟。

和義夫出文谷

羸馬駸駸不厭驅。望中天勢接晴蕪。一朝偶適林泉興。十里誰開水墨圖。柳綫漸看金弄色。雪花猶見玉爲村。登臨自得詩家路。寄語紅塵莫訝迂。

雲頂寺

秀巘層層一徑通。秋來更植萬株松。閒中日永宜禪性。望處雲平見物容。半夜起風喧地籟。何年說佛響天鐘。塵埃滿馬遊從隔。寄恨煙蘿第幾重。

雲頂寺盛雲軒

寺枕山巔擁翠峯。幽棲更與白雲通。半空欄檻千尋外。兩蜀風煙一望中。晨霧最宜天浩蕩。夕陰先覺雨冥濛。頻年曾坐盤陀石。不到軒前目未窮。

送唐誠老祕丞

越溪千里碧滔滔。匹馬西遊豈憚勞。文牘甚稀如吏隱。江山有助作詩豪。和風盡日生眉宇。白髮何年上鬢毛。好向堯庭露華彩。韶音方奏德輝高。

和紅蕉二首

嫩青叢裏色何如。猩血雖紅莫奪朱。曉薦赤璋開纈藉。夜燃絳蠟照珊瑚。穠華如璧霞光紙。芳價堪酬明月珠。欲識此花堅與否。願將眞偈叩文殊。  
綺窗開處畫堂西。紅綠相參數尺低。種得青琳生寶焰。裁將丹錦護封題。染因乘露皆鮮翠。舞爲交竿少整齊。惆悵夜來經暮雨。妝痕幾點帶嬌啼。

有惠詩求酒者和答二首贈以兩榼

閒居偏向酒中閒。已把人間比夢間。飲量欲希江海納。醉鄉應有路岐還。高談好對清樽樂。屢舞猶嫌數斗慳。信有金船少風浪。莫乘輕舸下深灣。

愁腸思得濁醪澆。渾似春苗早欲焦。洗甕已於坊禁礙。〔原註〕洗甕。先知醒酒期。見韓致光詩。典琴誰向息錢饒。〔原註〕村見柳仲塗詩。醒心未免嗟牢落。醉眼偏宜望泐寥。酩酊到來須晝寢。信知畢卓勝邊韶。

次韻劉希道龍圖鹿鳴燕進士

賢能書上鹿鳴時。欲步丹梯別釣磯。名世公卿加寵薦。故鄉親友待榮歸。通經豈比籛金價。成器難藏璞玉輝。威鳳有雛鵬有路。相將盡向九霄飛。

和知府右丞秋貢燕士席上所賦

應書羣彥稱旁求。勸駕賢公禮數優。名出士林當赫赫。詩歌鹿野自呦呦。雲霄去路皆皆遠。杞梓良材幹幹盡。脩。登。卻。龍。門。須。變。化。奪。標。人。已。在。船。頭。

和鹿鳴燕進士二首

石室宏開化二川。文場今歲不遺賢。鸞。憑。暖。律。方。遷。木。鶴。遇。祥。雲。必。到。天。隨。貢。充。庭。知。有。路。乘。風。破。浪。去。如。船。龍。擘。唱。第。程。塗。近。應。在。春。餘。數。日。前。里。有。賓。興。方。啓。燕。詩。稱。樂。育。願。升。歌。英。才。盡。向。師。門。出。貴。器。須。憑。匠。手。磋。澤。射。定。誇。楊。葉。箭。鄉。衣。便。促。錦。機。梭。諸。生。大。捷。諸。公。賜。先。紀。王。勳。後。戰。多。

和八日登高

八日登高九日同。拒霜寧有兩般紅。流陰漸老三秋後。嘉客相歡一醉中。塵裏仙官應混俗。坐間談麈自生風。龍山故事今辰會。雖欠笙歌不是空。

重陽登城

上得層城暫倚欄。況逢佳節萬愁寬。山青水綠等閒好。酒白花黃隨分歡。一月放懷能幾許。九秋生感又多端。龍山勝事今何在。空使騷人賦蕙蘭。

和十月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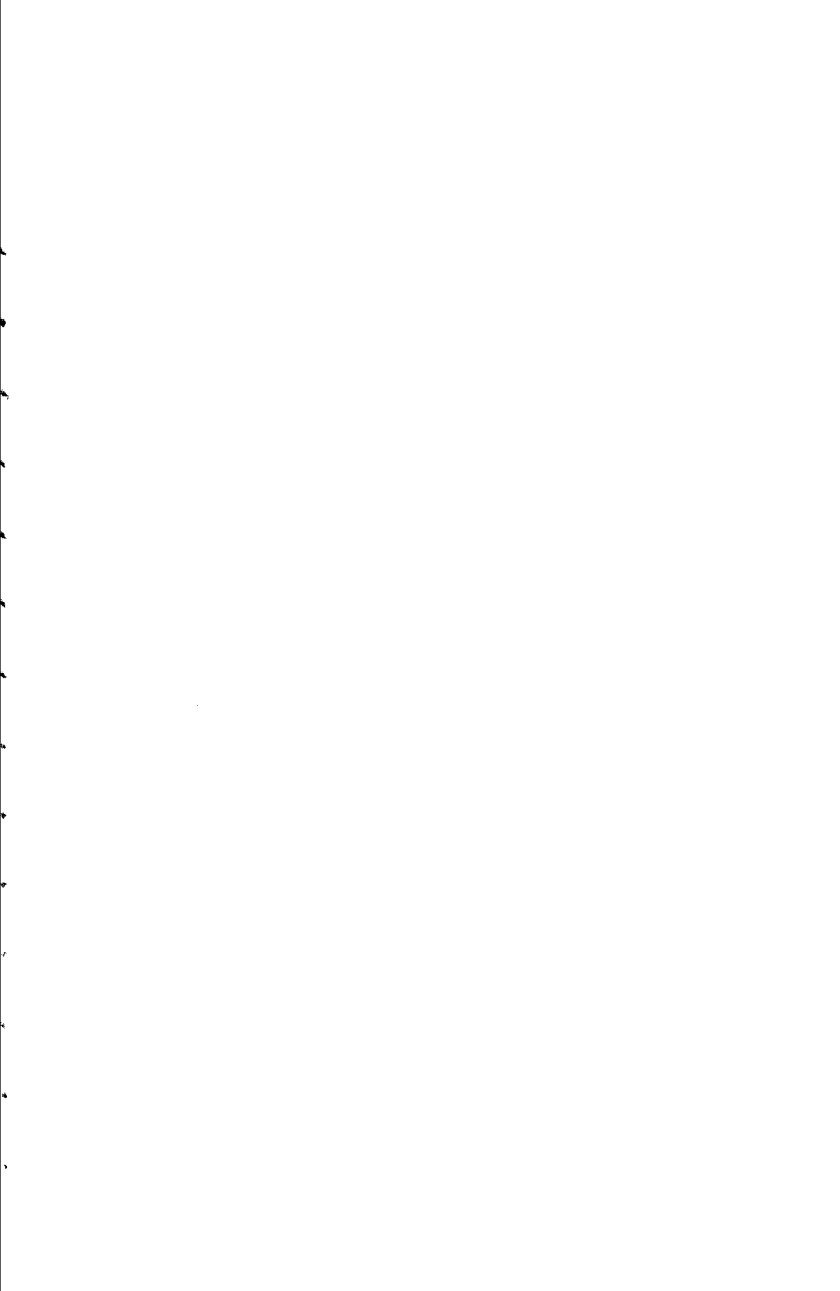
今辰誰道此花衰。更倚欄干把酒卮。白眼漫生秋後意。黃金不減夜來枝。化工應已均開落。心賞何須問速遲。歲歲樽前鎮相似。風光千萬莫差池。

和郡齋卽事

表裏山河久鎮綏。府無留事縱懷時。自將遠業更中外。不向榮塗計速遲。沖淡本從天理得。安閒常有道心知。元元未盡躋仁壽。日望登庸爲審思。

郡齋春暮

自覺勞生萬事非。宦心從此更遲遲。淒涼好飲悲春酒。閒暇猶吟送老詩。軒冕去來皆外物。雲山早晚是歸期。懷民報國終無術。空負慙顏對一麾。



# 淨德集卷三十五

## 七言律詩

### 次韻張懷安題雲頂浴室院

山門漸近少凡塵。佛子長棲物外身。款戶多因遊寺客。倚欄時有羨魚人。祥雲結蓋應非霧。法雨飄花別是春。數刻盤桓覺蕭散。回頭官事又勞神。

### 次韻張懷安喜雨詩

雲密西郊未作霖。暫憑精禱快羣心。望如至寶難搜索。來似嘉賓忽訪臨。古廟有靈惟響答。洪鈞於物已恩深。春膏直待沾濡足。不使狂風取次侵。

### 過金堂偶記舊詩因贈宇文縣宰

嘗聞縣古槐根出。最愛官清馬骨高。前輩有詩談事實。今辰此景入風騷。飛雲幾處籠山頂。密雨連宵發土膏。公事稀疏吏歸去。不妨歡侍對春醪。

### 和野軒答李著作見寄

公居何事蒼幽軒。客味蕭條稱養閒。人笑規模猶物外。我憐風景勝花間。禮林鬪影舒帷幕。淺溜餘聲雜佩環。欲把郡圖傳向此。座中常得見岷山。

登攬秀亭

亭在西山積翠中。煙嵐氣象一重重。芟開簷際偏高竹。見得雲間最後峯。野色爲誰長鬱茂。物情於我似從容。年來已有林泉興。倚著闌干興轉濃。

次輔元韻

山嵐穠秀望中青。路轉松陰步步迎。十里晴郊供野意。萬家和氣發歡聲。春臺不覺殘春景。樂國偏知衆樂情。公向蜀人深有意。更憐風物暫閒行。

鍾陽道中和酬輔元

忽捧瓊瑰俗眼驚。荷君深照舊交情。歸心自喜雙親壽。拙計難酬厚祿榮。十舍路岐平野闊。幾重村落霽烟生。羈遊每憶家山樂。況是花時到錦城。

送任遵聖之官富順二首

千丈蒼松出故林。喬枝成就古根深。棟梁須負平生用。霜雪難移此日心。月白曾經丹鳳宿。風悲定有老龍吟。重巖複澗何緣幸。一旦家家得茂陰。



野鶴孤高舊羽儀。超然殊不事卑飛。有心雲路翱翔去。迴首芝田迤邐歸。白日漫教羅網密。紅塵堪笑稻梁肥。仙家自有千年約。應許先生學令威。

竹枕

不誇雕琢略磨礪。溪叟持來贈野翁。冰雪易侵毛髮際。塵埃難到夢魂中。消除暑愠宜無價。安養慵閒似有功。富貴人家應笑我。水晶新樣極玲瓏。

次韻家渠州承議春陰

春工用意本華鮮。氣候陰沈未逞妍。風色送寒無甚雨。雲容垂遠又非煙。遷延鶯舌應嫌巧。抑遏花心恐占先。稍待新晴織翳廓。穠芳齊媚豔陽天。

官舍東偏海棠開最晚落亦後時以詩嘲之

花到春深半已過。此花猶見滿枝柯。傳來芳信雖爲晚。占得韶光卻是多。愛惜錦文愁雨急。留連妝臉笑風和。後先榮謝人休問。且伴樽前一醉歌。

送秦漕歸淮南

襲得芝蘭一室薰。更將三美向誰論。【原註】公與某同時中第在瀘川嘗共事暨岷蜀執政又得繼踵宦遊之美有此三者亦罕也光輝自可誇僚友。契愛猶能及子孫。金節暫求康爾俗。錦衣歸去大吾門。西南終是天涯遠。卻羨鸞鳳集九關。

寄新甯黎叔舊

平日論交重久要。每懷高誼寸心搖。君恩最是憂民社。吏隱偏宜遠市朝。諄誨佇聞流尺素。嘉篇頻爲寄瓊瑤。笑言契闊勞生甚。別後堪嗟壯氣消。

寄周才叔

天涯羈宦落蓬蒿。漫說平時器業高。寒煖所逢皆物理。悲歡相較只秋毫。徒嗟壯士難行已。懶學風人便著騷。樂道養閒俱可羨。念君清誼甚魂勞。

和周簡州寄范蜀公三章

禁林元老忽西歸。衆謂西州此事奇。矰繳漫勞鴻去後。桑田未變鶴來時。一鄉金帛皆沾惠。千載松楸得奉祠。預想年前至京國。子孫持酒獻春祺。

春深歸到錦江頭。笑傲光陰已晚秋。內相貴名雖烜赫。山翁行李甚優游。詩中氣格超摩詰。方外情懷類子休。【原註】莊叟字南下有期風月爽。鄉人從此望仙舟。

法從深嚴寵祿榮。清標素節兩難并。有心報國雖謀國。無意求名又得名。道服豈煩垂寶帶。安居何用飾華纓。秋風一夜喬林減。惟見松篁不變更。

昨日

昨日文書插羽毛。征夫連夜整弓刀。雲如野色隨時慘。風作邊聲特地號。八陣威靈今可託。六州形勢古稱高。西南久不聞金鼓。莫遣人人著戰袍。

又賦二首

千里征蠻向不毛。坐籌先勝自三刀。井中蛙力狂雖躍。弓下猿聲怯便號。草白見城羌地淺。月明聞角漢天高。將軍幾日當雄捷。速把功書上赭袍。

忠膽輕生甚一毛。奇謀破賊銳於刀。橫行容易平馬合。面縛須臾作犬號。霜甲共輝軍帳冷。煙烽齊出戍樓高。羌酋若也投降早。定得君王瑞錦袍。

雪

白金鋪野玉堆簷。獨上危亭喜再瞻。多積豈能填澗底。已高猶未累山尖。碎聲著物飄來急。寒色侵人霧後添。時節霏霏未還役。賊平消息願重占。

岷峨王高士。賚車中祕墨帖來求。跋自言能護真氣。鍊大丹。罹兵禍而輟。同輩有志於斯事者。皆然。又言老人村凡二三百歲者。亦皆死於兵。嗟夫。兵之禍生靈甚矣。禍蜀則尤慘。禍及高士。更不輕矣。遂爲之賦詩。

道人少日鍊神形。兵禍俄乘竟不成。欠爲黃庭判一死。所酬丹事又三生。眼看殘盡雞窠老。膽破寧寒犬

舐盟豹養虎攻嗟爾似。卻求翰墨作虛名。

石泉道中和縣州通判李朝散見寄

深僻崎危不厭過。欲將涓滴助恩波。躡雲高步三休在。踏雪清寒一倍多。依約度溪投野店。逡巡拄杖歷新坡。【原註】山有極險如不可登者。里人謂之新坡。初春此去纔旬日。屈指流年奈老何。

有觸

三十餘年齒士林。青綸一命鬢霜侵。策名雖動遲留嘆。行已常存少壯心。月滿漲潭清遠夢。春歸平野付長吟。前溪況亦稱南浦。惜別情悰幾倍深。

城西龍祠二首

市橋官柳翠陰垂。路嚮西郊駐彩旂。故事每從遐俗尙。清歡又送晚春歸。留連野色遲遲去。珍惜年華冉冉飛。老杜有詩殊有味。風光流轉莫相違。

林密溪寒錦浦西。十年靈宇舊憑依。竹村迎路堪行樂。麥壘連雲已應祈。詩將早從吟社去。遊人暮到醉鄉歸。集旃莫倦徘徊久。化日舒長未夕暉。

和賞申氏園海棠

誰裁錦段碎文章。憑借春工便吐芳。自是多花宜少葉。【原註】蜀人以花多葉少爲海棠。花葉相間而開者非也。肯教仙格有凡香。妝

容試酒偏增麗。舞興迎春擬作狂。使幕縣庭雖甲乙。更饒鄰圃借餘光。【原註】舊記云：成都使院海棠第一。成都縣庭第二。今申園所植乃其類也。

### 和姚提舉賞海棠

曉霧籠花暖漸收。萬枝難盡數花頭。胭脂半爲傷春淡。錦帶翻因拂地羞。園飲舊風傳樂國。【原註】田宣海棠而飲。乃蜀故事。縱吟清味屬詩流。西園韶景真無價。紅滿池臺月滿樓。

### 和蜀守道中書事

天恩流布下天津。沴氣消除生氣淳。昔慮旱饑農失職。今逢賑惠澤如春。綏懷有術推儒者。全活爲功類古人。賢傑一心溝壑起。翕然歌頌在生民。

### 題友人西行雜詩

一官一集古稱賢。未似西征五十篇。雅頌純音流管磬。風騷餘味到林泉。光生曉岫刊岷石。價踴春溪費錦牋。愧幸師門舊承教。得爲家寶子孫傳。

### 讀黜邪詔

天詔丁寧逐佞柔。不須請劍復持矛。平生邪膽君前落。後世汙名紙上留。寶鑑乍開消魍魅。正聲纔作罷離兜。便爲菹醢何嗟及。貪得浮榮似食鈎。

晚倚南樓

野情無限物無窮。一凭危樓又晚空。過雨郊原渾積翠。送春亭樹尙餘紅。煙光已屬綰圖上。湖影初歸寶鑑中。飛鳥潛魚應自得。倚欄小憩豁雙瞳。

送張穎達屯田

西風獵獵馬駸駸。極目歸途寄靜吟。美玉自藏圭璧用。寒松偏有雪霜心。皆知舊德淹郎署。合寵耆儒鎮士林。勢利競馳孤介少。爲懷清誼動離襟。

和寄治之少卿

築路層層滿眼開。家山在望懶徘徊。霜侵客鬢須歸去。塵拂朝冠是儻來。一棹綠波遊不厭。三竿紅日夢初回。更聞觴詠同幽趣。應少閒人可預陪。

送張靜之少卿東歸

禮寺居卿寵措紳。若求清議尙沈淪。三千里外甘投足。四十年前已化鱗。何必萬鍾如己欲。好將一笑寓天真。當時共獻藏珠賦。壽考康寧有幾人。

象碁二首

咫尺楸枰計慮深。偶緣嬉戲便交侵。縱橫各有往來道。勝負豈無名利心。終局漫誇兵得地。在宮渾倚士

如林安危成敗何殊此。付與閒人爲討尋。  
星布重重陣腳深。不須輕敵事相侵。渡河雖藉奇兵勢。對壘難知老將心。酬酢巨杯宜燕席。消磨永日稱  
山林。呼盧格五前賢有。莫笑年來共講尋。

送楊聖愈郎中赴益倅

畫轅曾記到西州。莫爲題輿厭滯留。官況優如支郡樂。風光渾似昔年游。日無餘事知閒暇。時有清吟競  
唱酬。政績易成恩典在。天涯不覺兩經秋。

寓意

夕陽芳草自天涯。倦客何須感物華。無計可能逃世網。有心剛欲慕詩家。將烹誰惜能鳴雁。安足翻成強  
畫蛇。白髮漸多瞳漸翳。少年相見莫揄擲。

秋郊

西風蕭瑟動年華。村望猶將景物誇。山色半隨雲勢斷。浮光多被竹陰遮。社前歸興雙飛燕。雨後新聲幾  
處蛙。萬里橋南亦如此。十分有意作農家。

寄唐君益

秋日晴如春日遲。山間水際盡光輝。江湖頓減騷人詠。父老爭誇太守歸。歲晚莫驚松易葉。時來又見錦

爲衣門前行馬雖崇峻。應許衰翁一叩扉。



# 淨德集卷三十六

## 七言律詩

### 廣安鹿鳴燕送諸進士

文章得雋自雄飛。平地青雲有路岐。勸駕寂寥慙漢詔。升歌髣髴見周詩。九秋煙雨登臨日。三月風雷變化時。回首不須題競渡。錦標爭勝已先知。

### 次韻李才元舍人二首

求閒得請信賢哉。曾歷星垣侍從來。標節向人清似玉。紛華於己冷如灰。仙壇露重吟懷爽。禪榻風輕睡眼開。昨日尋梅奉談笑。竹軒松塢共徘徊。當年累疏徹堯廷。不爲虛名自得名。霜雪盛來松秀茂。風波散後水澄清。紅塵漸與高情隔。綠髮應隨喜氣生。否泰卷舒公自悟。不須端筴問君平。

### 致政侍郎知郡學士廣和詩凡數篇謹用元韻寄呈知郡學士

玉色諸兒馥若蘭。綵衣想見日承顏。塵纓遠濯滄浪水。燕几深居畏壘山。俗眼漫譏身察察。人情方喜志

閒閒夕陽歸興隨飛鳥。真意無人語此還。

遊交城石壁寺二首

十里縈紆路轉山。山城深入翠微間。何年勝地雲霞老。終日清風歲月閒。池上蟄龍方隱伏。巖前遊客暫躋攀。卻嗟鸞綽遺居在。難向空塔一叩關。  
山僧何事下山迎。步徹山腰到寺庭。清梵一聲沈夕籟。碧嵐千幅展春屏。自慙韞鎖非眞賞。乍見林泉似獨醒。回首暮鐘留恨處。斷煙層靄倍青青。

題信相院林亭

深靜禪門秋復春。不知門外是紅塵。滿庭修竹有君子。終日好風如故人。曲徑最宜巢翠羽。澄潭猶足養纖鱗。年年寓泊知閒味。每謝林泉作四鄰。

按視麋棗堰次韻

郊原氣象欲迎春。祠下喬林秀色勻。數里舊防能禦患。二江流水不迷津。輿言此日蒙深利。惠政當時念遠人。公意勤勤議增築。又逢賢傑繼芳塵。

麋棗道中

藩政雍容慮在民。暫行千騎按江津。寒侵客袂逢輕雨。翠拂林梢覺淺春。極望風光迷綠野。縱吟懷抱脫

紅塵願公改作劉公堰。留得嘉名諭蜀人。

松

游人何事種芳菲。試把庭松較盛衰。得地不將天質改。有心惟與歲寒期。一軒野色栽培後。十月霜華秀茂時。造化果能周及物。亦須千丈引喬枝。

遣興

每嗟無計遠紅塵。願讀仙書學養真。收得寸心清似水。放教雙鬢白於銀。功名見誤回頭晚。風物相驚滿眼新。一卷黃庭有深趣。誦持聊以愛吾身。

和李寶文紫庭玉節花

雲枝玉蘂兩難加。應是殊庭種此花。地產有時呈秀異。仙標無意競繁華。已持寶瑞傳君命。更擁香幢送道家。若預景文方物志。定先羣卉贊祥葩。【原註】皇祐中。宋景文誌蜀中方物。凡數十種。物爲之贊。惜乎時無此花。

送李寶文還朝

使華西指主恩深。又見驚頭此鎮臨。十載星霜皆化日。【原註】公領漕鎮蜀。凡十年。厚德及物多矣。百城桃李盡穠陰。層霄自得翺翔路。止水難搖淡靜心。全蜀蒼黔共傾耳。卽聞和氣入薰琴。

古松館

大字新題重古松。標題不與衆人同。何年直幹藏山驛。半夜寒聲滿道宮。並秀雅宜雲壑外。相逢最愛雪霜中。秋深縱使喬林滅。未許堅姿墜晚風。

和郟仲輔開化寺三首

寺在西山第幾重。山僧相遇喜相容。寂無塵慮到禪室。警有秋聲來野松。已恨夕陽催返轡。又過危磴聽殘鐘。烟霞更約他時望。未必高懷負翠峯。目前塵盆最重重。乍見名山喜動容。選勝道裝堪著屐。談禪塵柄亦揮松。千尋急欲攀秋徑。十里猶聞擊午鐘。下得巒林又牽俗。特書歸恨寄晴峯。煙嵐深處幾千重。難向丹青寫物容。層閣試憑窺百里。函經慵讀倚雙松。喬林乍響因秋籟。棲鳥頻驚爲晚鐘。莫笑下山猶悵望。浪仙平昔愛三峯。

送錢端履歸二曲

君去金淵十五春。暫歸翻是客中身。千年丘壘勝當日。兩世親朋無幾人。塵尾幸能銷白晝。馬蹄還厭踏紅塵。錦衣會有重來約。應笑衰翁漉酒巾。

晚飲

霽景宜將遠眼看。綠陰垂地已春闌。山巔日出方乘暖。峽口風來又作寒。老去心情非往事。閒中談笑有

餘歡玉盤四照江如練。忍對澄輝不倚闌。

送文達甫贊善

洪河一曲晉溪濱。自有餘波及四隣。循吏風聲今慕昔。淡交情味故如新。江山極目登臨遠。歲月驚心聚散頻。無限名園費吟賞。化工偏與洛陽春。

和成都轉運判官孫聖微見寄

文章平昔擅才名。使指於今總列城。甲乙常聯榜中第。東西俱作劍南行。清吟愈覺交朋厚。老別難堪歲月驚。惟喜歸途近霄漢。吾鄉留得是嘉聲。

和重己晚菊三首

衆菊爭開此獨遲。已過重九見新枝。自甘化力均先後。不與春芳較盛衰。秀蘂漸繁微雨夜。清香終在早霜時。詩人未便移青眼。會有金樽是已知。

花開雖晚莫嗟遲。落盡千葩發幾枝。清露有恩殊未報。寒風無賴不能衰。幽芳自占三秋景。眞賞堪同九日時。蝶少蜂愁人事別。餐英獨有屈平知。

仙翁培種一何遲。點綴黃金更滿枝。秋色已高方秀茂。物華皆老未凋衰。幾多俗客慵留意。無限妖花笑後時。獨向風霜對松竹。潔清標格自相知。

聞說一首寄與可爲堯夫作

聞說蓬仙作小麾。湛恩從此破羣疑。平生直道宜三黜。自古周防用四知。松竹何嘗凋晚秀。稻粱應且續朝飢。不須利口歸豺虎。皎皎清穹未易欺。

次韻贈陳季常

一塵殊不掛胷中。標韻高閒辯論雄。詩得江山深有助。道因囊籥易爲功。平生擬效漆園吏。何日相逢黃石公。可惜壯年長策在。卻陪明月與清風。

伏日池上二首

塵氛不到此池亭。庚伏長來駐旆旌。波蕩畫船衝岸急。露明翠蓋遇風傾。一先有得棋頻勝。衆樂無嫌酒屢行。紅日漸低鐘鼓近。路人歌笑望專城。

南風時起有餘溫。暑影炎炎勢欲焚。堤上遊人皆樂俗。坐中豪客少將軍。深思闊沼生冰色。尤畏晴霞散錦紋。待得清涼到襟袖。斷煙重疊送西曛。

題致仕袁成均燕申亭

掛冠歸後愛林泉。擇地爲亭欲看山。清晝絕無塵坌到。白雲常與性情閒。詩書教子雍容外。琴酒娛賓笑傲間。堂構不墮門有慶。綵衣終約錦衣還。

送李寶之

流落文場晚得名。十年猶未脫銓衡。軒昂本爲太平起。憤歎却因多難成。方略滿懷期樹立。塵埃蒙袂且將迎。由來不遇須臾器。豈是伴愚學甯生。

送修孺歸通泉用陳圖南韻

猿鶴皆飛昔日聲。安車歸去路岐平。高懷無累能知止。半祿雖微亦代耕。林下光陰尤覺永。環中氣象有餘清。塵埃滿抱華顛客。笑指泉山羨此行。

次韻送人有感

三月山城送客時。山頭芳草又離離。紅塵道路今猶古。清酒罇壘樂勝悲。鄉外忽搖懷遠意。坐中聊賦惜春詩。洛陽風景別來久。應屬少年游俠兒。

送交代茹安禮二首

平日陽和已浹民。浪馳幽迹紹芳塵。芝蘭秀品推前輩。桃李清陰及後人。諄誨有聞知契厚。縱談無間覺情親。去思從此憑何慰。待刻銘詞上翠珉。〔原註〕安禮新縣獄記且銘之當爲刻石以久其傳。

越溪春水碧迢迢。岷岫晴嵐翠欲飄。故國風光頻夢斷。殊鄉景物易魂銷。何時執友無睽索。此日長亭倍寂寥。把酒送君同一醉。羨君東去客心搖。

送曹憲州

山頭紅日照紅旌。祖席仍歌塞上行。慷慨有心終破敵。燕閒無事暫專城。朔風動色驂驄健。秋水澄光寶劍輕。萬一羽書飛到郡。定煩方略取功名。

送范庠博

十載閒經紫塞秋。辟書連上得君留。一身已共冰壺潔。八法堪同墨寶收。壽几歡心憐綵服。詩庭虛席待良籌。古今京洛風埃甚。去有亨塗莫倦遊。

再和送李大夫

莫聽灘前漲水聲。少遲樽酒話平生。堪嘉祁老初辭位。卻笑樊須欲問耕。落日望君三舍遠。西風惠我一襟清。江流自在悠哉興。得得回船十里行。

送永康司理張思純束歸

曾把叢書叩大鈞。少逢升漸屢逢屯。平生道在惟藏器。今日途窮恥問津。萬事感懷歸白髮。九衢欺客是紅塵。何須便作林泉計。未必文章誤此身。

送秭歸胡宜甫

京洛前年困客塵。孤舟今去楚江濱。位無高下在行己。邑有政刑宜福民。人子歡心憐白髮。壯夫幽抱感



青春絃歌已治庭闈樂。休說窮通問大鈞。

送溲于温其

五陵豪客攬歸鞍。行矣休嗟蜀道難。世治不須事將闔。才雄自可陟詩壇。虎符金印亨塗在。夜笛秋琴逸氣安。至寶投人猶按劍。慎將騷雅載毫端。

送道粹

泛交如面頗紛紛。珍重賢豪有所存。高論向人須藥石。壯心於俗不寒温。已懷忠孝歸儒術。誓取功勳襲將門。蜀道阻長秦塞關。夕陽芳草最銷魂。

大享肆赦府帥賦詩次其韻

運際重熙講克禋。祖宗嚴配答慈仁。典章備物該三代。殿寶殊名應五辰。早歲侍祠曾受嘏。外方留鎮屢頒春。皇恩更遠皆宣布。自此祥風起八垠。

答文通卽席見及

春華穠處客心闌。俗事勞勞近萬端。嘉景良朋豈常遇。清詩濁酒暫相歡。飄零宦況誠非欲。烜赫名途未易干。惜別戀游深意在。寄聲絃上約誰彈。

喜文通西歸

每記江頭舉別觴。別來如昨幾炎涼。年華莫問當時水。鬢髮皆添近日霜。伏櫪已甘常蹭蹬。凌雲猶滯遠  
翱翔。羨君標韻終蕭灑。恰是花開到故鄉。

喻明仲自成都憲使領漕湖北

荆楚旬宣盛事誇。十年重復賦皇華。【原註】公頃年嘗提點湖北刑獄。今復將漕。更絃已見調疏越。切玉猶須試鑿鄒。隨手春

風飄塞下。【原註】渠陽飛輓公是任焉。迴頭膏雨潤天涯。親聞父老慙勸說。溝壑沾恩數百家。【原註】四州盜醜之獄。沒產甚衆。公推舉法令。

多所還給。憔悴更生。無慮十數人。父老能談其詳。予熟聞之。

寄眉守黎希聲

千騎駸駸出錦城。鄉人翹首望先生。二年爲郡應須樂。數日遊山已快晴。泉石有誰陪道話。雲霞無限愜  
詩情。紅塵拂袂良朋少。時向西風願寄聲。

送戴正仲大夫歸玉局

請得琳宮別未央。西行行色重增光。官曹冷淡如逋客。風物鮮明類故鄉。歸去林泉謀已定。閒中詩酒味  
偏長。市橋側畔鄰居日。應許過從亦道裝。

送陳正臣遊昌元

三月狂風不惜春。客愁千斛付行人。平生操履由吾道。何日安閒遂此身。陌上紛華空白晝。山中氣味少

紅塵歸來必遇求賢詔。莫向窮途苦問津。

答趙賓與同年見寄

羨君方寸最澄清。何必滄浪更濯纓。玉塵縱談聊入幕。錦衣歸養自專城。交情久似喬松茂。詩興濃如皎月明。閱味來章佩勤好。卻慙塵耳聽咸莖。

和子瞻寄希聲二首

通江山水甲岷川。和氣融融滿四邊。儒者易成千里政。鄉人近得兩重天。金壘淺飲雖歌舞。玉塵高談盡聖賢。不是春秋爲冷學。借留何計及三年。海勢茫茫會百川。一麾正在海西邊。鴻收迅翮方棲渚。鶴吐清音自徹天。落筆盡降詩裏將。放懷常對酒中賢。及鋒急用應非晚。畱滯紅塵已數年。

和信夫屯田疾間偶作二首

安居無事莫興嗟。聊放高情喜溢涯。攬照不驚頭染雪。讀書未信眼生花。謳吟罷後詩筒減。方論搜來藥劑加。見說道心從此壯。幾因清夢到仙家。仕路浮沈不足嗟。到頭何處是津涯。庭中度日多無事。湖上經年各有花。熟焙春芽香不散。輕澄臘醕味偏加。憑君莫賦思歸引。一郡相歡似一家。

和王霽太博見寄

惜別心情彼此難。想君歸去自能安。輕舟盪槳依平岸。快水流冰下險灘。夢到親闈方歲晚。路迎江國少春寒。牡丹時節西園醉。不得相同一倚闌。

送皇甫秉彝殿丞

征車千里極關河。特遣離懷賦綠波。晚節不隨華髮變。歸裝還載異書多。雲霄有約增攀望。文酒相逢異嘯歌。若相清朝許投筆。生平孤劍願重磨。

# 淨德集卷三十七

## 七言律詩

### 戢武堂書事和韻

永日華堂靜掩扉。道腴深味敵珍肥。一軒有景詩求勝。十邑無塵寇懾威。雅性自高閒去樂。汛交難合信來稀。誦君清句知君意。祇任天真不任機。

### 和董奉議喜雨

需雲甘澤爲時來。間作雄風鼓迅雷。信有威靈周闔境。應無偏黨限枯荄。滿山和氣卷舒易。〔原註〕六月有登清風閣者。見白崖煙霧如練。騰空而起。疑其欲雨。午間果大雨。詢之里人云。字惠行雨。先有雲氣起於廟上。一夜豐年消息迴。愆亢霖霖皆吏責。幸憑神力庇凡材。

### 提舉道祖監丞愛靈隱泉之景因廣其地可置坐席賦詩見貺極有雅味次韻奉謝

巖溜涓涓在目前。更開餘地助賓筵。方池可鑑無深淺。罇酒相逢有聖賢。每爲野情貪勝概。暫憑清味滌塵緣。何時學得琴書趣。一寫林間石上泉。

登兜率寺閣次薛道祖韻

乘閒極望興悠哉。遠眼宜於此處開。危磴直穿脩竹徑。虛窗深占白雲堆。江湖有景侵平野。棟宇何年倚巨材。自是登高乃能賦。誰嗟古往與今來。

道祖訪趙太賓舊居惜其荒毀慨然賦詩有懷賢念往之深意次韻

經濟書成祕府收。依然蓬華在巖丘。淒涼往事慵開卷。想像高風合倚樓。山色無言終日見。泉聲有恨爲誰留。懷賢訪古閒中味。宜與詩人作勝遊。

道祖示及遠祖刻像及唱和佳什次韻

山深縣古蜀江濱。往哲聲華尙未湮。物外低昂應絕品。榜間瘦硬亦通神。名稱三鳳古爲瑞。書做二家今有人。首唱繼酬皆盛事。通泉從此識陽春。

清風閣晚景

晚際閒將景物看。郡人休笑苦憑欄。遠山露色知晨霽。素月籠光報夜寒。野燒順風穿絕頂。漁舟隨浪轉長灘。故鄉回首七百里。歸去不辭行路難。

伏承原伯安撫侍郎爲江雨所阻未卽會見遠寄雅章深敘勤眷次韻奉答

憑高日日望交遊。方寸飄如一葉舟。文酒相從定期賦。詠江山何事尙遲留。洲中橘熟輝晴晝。【原註】潭有橘洲。潭

上花繁送暮秋。

〔原註〕鄧有菊洲。

南路士民應有語。旌麾早晚到吾州。

和寄景仁致政侍郎

文章道德有源流。進退恬然信自由。身在禁林方倚望。年侵老景便歸休。素雲收雨還層岫。勁柏凌霜茂晚秋。何日家山縱吟賞。閒中情味更優游。

榴花

十分紅色占亭臺。不恨東風不許開。摺疊梁成隨日麗。芳菲過後爲時來。賦詩多是題千葉。釀酒誰能飲百杯。翠萼丹鬚無計學。佳人屢把絳紗裁。

殘葉和韻

秋光何事易陵侵。不許芳條展茂陰。曉色向風生別意。夜聲隨雨入愁吟。已嗟禽鳥幽棲淺。漸失園林幾處深。榮謝循環都物理。肯將零落動予心。

和禮部孔經甫齋宮三首

試思離合數光陰。日月消磨世累侵。晚歲心懷如止水。舊交情分敵兼金。相從不厭春壇遠。共話誰知夜漏深。頻閱來章諭勤意。愧無青玉報珍珠。

讀書到老應成癖。了事他人莫笑癡。敲印舊曹煩夜直。看花新句感春熙。已聞騏驥騰千里。應許鷓鴣附

一枝薦牘屢交虛席久。墮篋應喜共君吹。  
嘗馳別乘走龍沙。過盡春寒始到家。已置功名如外物。只憑詩酒作生涯。迴頭忽上青雲路。洗眼重看紫禁花。百日絲綸君定掌。文章從此燦朝霞。

瑞聖園齋宮

花鑰重開不禁闌。眼前芳景未凋殘。仙花笑日欲爭媚。禁柳受風疑怯寒。詩興似春多麗藻。齋心如水自澄瀾。憑君賦盡園中景。免向綃圖指點看。

致齋北園因記舊遊書呈經甫

齋館深沈舊苑開。嘗從祀事偶參陪。故人已步青雲去。倦客還尋紫陌來。清景暫將塵慮滌。流年長恨物華催。唱酬不講詩情懶。獨對風光彊剪裁。

與臺中同飲答諫院王明叟

休沐無多款聚難。暫留佳客解朝冠。鰕頭泛酒罇前樂。麈尾生風席上寒。陪集敢誇言路盛。談諧漸覺醉鄉寬。敲門又報青蒲信。捧得新詩似執桓。

再和

溫風一袖已薰然。燕坐何須更整冠。沈李杯盤聊避暑。飲冰懷抱暫生寒。縱談無間情相照。清句難酬韻



不寬莫笑未曛車馬散。宵聞陳仲諷齊桓。

同文館諸君遊金明池

春風拂拂動輕陰。四望歡聲雜雅音。人在華胥無限樂。路經蓬島幾重深。潛鱗可羨游靈沼。巧舌時聞囀上林。況有賜樽堪一醉。百愁從此定消沈。

和觀瑞聖宮殿有感

屬車何日泛塵清。舊苑沈沈隔禁城。別殿未聞天蹕響。華封常聽寶鸞聲。禽魚欲遂靈臺樂。燕雀終期大厦成。敢告冬官舉常職。莫將池籞等閒輕。

次韻芸叟燕瓊林苑

御水休論九曲池。宮花淨發萬年枝。長虹駕浪人間去。大翼乘風海際垂。〔原註〕大翼巨舟之異名。事見文選。均被上恩容。燕集共憐嘉景事。遊嬉願公早獻金明賦。紀述吾朝全盛時。

和芸叟左司被資治通鑑之賜感事賦詩

廟席詞林一二臣。校讎選述體惟均。聖心欲以古爲鑑。史法有如王次春。神武略中書事類。〔原註〕仁宗嘗撰神武祕略。凡軍政兵機之事。靡不該載。此書亦紀將帥之方略。其一端殆相類近。天和覽後得名新。〔原註〕太宗嘗詔近臣撰天和殿御覽。數十卷。分門紀事。亦此書之比。羨君受此傳家寶。遺與兒孫似昔人。

和彥常舍人元夕扈從二首

東風將暖不鳴條。霽景曛曛薄霧銷。五隊繡衣華廣陌。一聲天蹕振層霄。清塵少拂鸞旗動。紫氣長隨鳳蓋飄。向晚都人相與語。更誇明日似今朝。【原註】次日太皇太后駕出。

羽衛森然翠輦平。仰瞻天步出西清。月行青道夜如晝。春入皇州花滿城。三五良辰傳盛觀。九重歸路沸歡聲。君王已向龍樓望。喜奉慈顏酒數行。【原註】是日午漏上御宣德門俟太皇太后回駕觀燈。

己卯冬至後

月律潛萌斗柄移。陽和氣象等閒知。五雲已驗天心順。一刻先添日腳遲。燕雁待時思北嚮。嶺梅乘煖發南枝。人人盡有春臺興。料得東風不失期。

次韻答何爽監簿二首

十年勤苦學詩騷。擬向篇章運短毫。廢井心情傷汲綆。沈舟氣象怯驚濤。參謀可法無如杜。常侍難攀獨有高。自是土風忘不得。南音莫訝楚囚操。清才何事愛清吟。從古詩人誤此心。按劍莫投隨氏寶。騎驢難和有虞琴。賦成物外雲無著。搜到天涯海不深。自顧巴詞終鄙俚。願從隣友聽純音。

穆伯通謫官合陽。居常鬱鬱忽見近報。必有賢守善待。故以詩賀之。

浪如奔馬葉舟輕。畏景炎炎盡室行。自處雖無遷客恨。相逢誰有故人情。年來江上嘆頭白。日近樽前覺眼明。浣濯塵埃好吟笑。春風旦暮入巴城。

送穆伯通歸成都二首

宦遊無著任東西。通塞惟將物理齊。平日風波方纜棹。經年桃李已成蹊。塵埃易沒千金劍。霄漢誰爲數尺梯。三驛錦江歸去近。知君不厭子規啼。欲賦長謠贈別君。不勝離緒懶條陳。讀書有感舊循吏。對酒無惊少故人。事往何須嗟蹭蹬。時來應是起沈淪。石城山下西南望。更約瓜期在早春。

和靜之登樂俗亭

亭下寒流碧似天。亭邊疏柳尙嬋娟。山林隱隱岷峯出。江路迢迢楚峽連。對景宛然開畫幅。放懷宜此醉金船。嗟予望極終留恨。千里濃雲與淡烟。

子進舍人北歸過衡陽累日會話粗釋睽間之念復辱佳章存慰衰朽輒次韻以謝

昔年詞掖與君逢。今日天涯白髮翁。賴有江山供晚景。未先蒲柳困西風。歸心已適三川外。高論仍陪一笑中。深幸歲寒交道在。非徒清句及衰窮。

道州何道士相會於途次匆匆告歸余亦北還作詩致遠別之意

九疑山色望中青。似與湘江展翠屏。終日掩關澄俗慮。有時開卷讀仙經。談端往往該窮達。酒興悠悠混醉醒。南去北歸皆惜別。更嗟衰鬢尙飄萍。

王定國北歸過衡陽惠示四詩其聚散憂樂之興盡矣率賡二篇可資笑噱

臘寒嘗醉蒲桃酒。春霽空搖舴艋船。倦客偶來皆失路。故人相值似逢仙。半生感事驚殘夢。兩世知音話宿緣。聞說三槐長秀茂。子孫才業信家傳。

壯年馳走太行車。晚歲還家幸有餘。進取厚顏嗟鶴髮。退藏深計得蝸廬。五湖謫去誰收骨。千騎歸來尙載旗。迴首太平堪頌詠。聖君勤政式商閭。

過合江望安樂觀

四十年前曾作詩。爲題山觀有高碑。宦遊奔走過此地。情思光陰非昔時。北望數峯殊隱隱。南飛一舸尙遲遲。仙家跬步未能到。深愧勞生籠與池。【原註】皇祐初有李道士者來京師求觀記。得翰林李獻臣文。石經楊南仲書集賢邵不疑鑄。予嘗以詩美其事。謂之三絕碑。

答季鎮

老向家山領一麾。安閒惟有故人知。塵埃是幻勞湔洗。歲月如流任轉移。可笑書空徒咄咄。願同含哺亦熙熙。春來景物雖佳麗。多謝東風少賦詩。

次韻吳師益三首

從宦胡爲涉險塗。強教人事與心符。狂言喋喋真無補。虛譽紛紛更不虞。世味已如流水薄。野情常逐片雲孤。聖恩寬裕歸來好。免得鄉人笑懦夫。

謫官誰更恨蹉跎。回是浮雲亦幾何。雖向士林爲覆轍。卻於言路得餘波。當年志氣消磨少。晚歲光陰賦詠多。每閱塵編無愧報。此生應不負丘軻。

珍重良交苦愛忘。記存愚陋枉詩章。華林幾日敷春藻。蔀屋今朝得夜光。寶鑑未逢猶獻璞。俊鋒終在不催剛。淹翔日久雄飛近。早歲才名振玉堂。

昨日漢公承議見。召與二三老友談笑退而爲詩少謝勤意

六十年前里巷遊。北歸重此接朋儔。據鞍矍鑠誇朱紱。把酒殷懃勸白頭。況是三春同對景。何妨一笑自忘憂。閒中歲月非難遣。須仗新詩共唱酬。

挽吳太君詞

寶絡疎封得令名。人間慶事屬平生。身居壽域幾三世。福及兒曹已九卿。埋石有文深紀美。弔喪多客亦哀榮。泉塗一往應無憾。十八年前吉冢成。

## 七言長律詩

答陳彝仲

天質疏慵一野夫。因從利祿走官途。惟知名爵有常履。非向塵埃言自殊。萬事放懷歸失馬。百年過晷任陵鳥。雪霜毛髮來還近。霄漢岐程去已迂。凡骨易沈羞許衛。短材難斷累班輸。每甘流落爲遷客。豈免擲揄笑癡儒。處藥未能醫拙病。揲著安敢卜亨衢。宜將大夢消榮辱。肯把虛名計有無。顧我拙艱當晚涖。惜君留滯却長吁。玉工早夜營圭璧。莫使球琳委路隅。

聞蛩和長句

唧唧微吟透綺疏。乍令人意少歡娛。留連夜景蕭條甚。引惹秋聲迤邐殊。似向蝸廬類學嘯。恐隨蛙鼓亦吹竽。能鳴豈羨蛩蟠股。不語堪嗤蠨蝶鬚。賦就情詩感長信。驚回仙夢失蒼梧。雖知物性何喧寂。應念年華卻嘆吁。從此漸爲寒月計。憑誰與畫小軒圖。西堂忽起東歸興。望斷青嵩接綠蕪。

# 淨德集卷三十八

## 五言絕句

寄題洋川與可學士公園十七首

湖橋

湖中少塵氛。事外得野趣。日日過橋來。遲留不能去。

橫湖

極望渺無際。悠然澄碧波。清風與明月。此處得之多。

荻浦

葉底留殘雨。叢邊泊小舟。夜聲纔索索。應是報新秋。

蓼嶼

水際柔枝倒。霜前晚穗紅。野禽來泊此。渾是畫圖中。

涵虛亭

亭如主人心。中虛見諸外。回環四顧間。殊無一毫礙。

灑泉亭

灑泉涓涓流。可鑒毛髮影。淵源既澄清。到處是佳景。

露香亭

春早花方綻。朝寒露未晞。可憐蜂與蝶。已去逐芳菲。

溪光亭

風來綠衣搖。雨罷青煙罩。隱隱夕陽間。漁人理歸棹。

過溪亭

野亭傍幽溪。從此過溪去。平日已忘機。沙鷗何必懼。

禊亭

山陰已陳迹。此樂終如何。酒船深不礙。去住少風波。

菡萏軒

開軒向芙蓉。紅綠如捧擁。游魚定相忘。時見花光動。

書軒



隱几坐幽軒。幽懷日曠博。黃卷有聖賢。幾人知此樂。

茶蘼洞

瓊瑰露華英。綠幄相芘覆。幾度得風清。真香到襟袖。

質管谷

漢川如渭川。千畝盡修竹。疑此是芝田。年年生碧玉。

寒蘆港

悠悠江湖思。擾擾聲名累。溪上見蘆花。寧無慊然意。

野人廬

耕鋤事勤苦。賦斂少驅逼。終日掩柴荆。何嘗知帝力。

金橙徑

橙色似黃金。佳名最爲貴。一腹飽秋霜。嘗之有餘味。

北園

可愛北園景。春來游者多。欲知民樂否。處處是笙歌。

## 六言絕句

### 用與可韻爲湖亭雜興十首

流水兩三條。合翠筠千萬枝。垂漫說忘情待物。亦嘗對景題詩。  
簿領絕無留事。親朋少有來書。度日此中閒坐。自慙也是官居。  
湖上澄波似鑑。林間曲徑如村。雙鳥飛來碧照。獨蟬吟徹黃昏。  
樓外四垂晴鷲。簾前一餉清風。更倚危欄北望。岷山半出雲中。  
治郡乃稱太守。退公自是閒人。已向環中得趣。何須事外勞神。  
弱柳低低舞岸。新蒲拂拂籠沙。貪向水邊傾耳。不知紗帽敲斜。  
樸學粗知義命。幽懷聊寄風騷。道勝何如時與。位卑安用言高。  
有著在人爲累。無營與物何功。祇此也該至理。懶能更說真空。  
小器祇堪近用。要途莫笑閒官。到了野情易足。自於拙分常安。  
花爛適逢佳節。酒醲宜賞青春。酩酊任他醉客。芳菲付與遊人。

### 卽事五首

斜日半山隱。暮雲千里濛濛。北望黃昏微月。西來頃刻清風。  
閉門可以羅雀。垂釣何必求魚。有耳倦聞俗事。無心更讀閒書。  
樂俗亭下流水。嘉會宮前茂林。雙瞳日日凝睇。遠夢時時訪尋。  
林下木奴漸熟。罇前歡伯差濃。萬事都來身外。一毫不置胸中。  
峒嶽數峯秀勝。瀟湘萬頃清深。雲雨有時變化。風濤莫測浮沈。

【原註】僭偽時嘉會宮。今爲廢第。乃私居之蔬圃。

## 七言絕句

讀韓長孺傳

梁孝事平終結愛。王恢謀沮已和親。早知蹇甚難爲相。何必齋金與貴人。

讀朱浮傳

權歸刺舉已條陳。博士非才貴得真。若也國恩殊不賣。單辭未必死功臣。

裴矩

西巡北幸四夷朝。權寵功名盡易邀。惟有高麗猶旅拒。靈旗從此便征遼。

宇文士及

象牀金罍極豪華。出入隋唐似一家。自古聖君須遠佞。禁中佳木不須誇。

李大亮

游田未見說虞箴。佞語貪謀競奉承。豈獨懷中有佳鶴。更教大亮獻名鷹。

王求禮

秋晚梨花忽盛開。滿朝稱賀不稱災。景佞求禮真奇論。冬月如何有瑞雷。

元德秀二首

五鳳樓前觀大酺。肯因工拙見賢愚。優倡數百被錦繡。安得人歌于蔦于。嗜酒彈琴徒自知。繫囚尸虎縣前歸。世人名利心不盡。那得再逢元紫芝。

王武俊

巨盜盤根歲月深。交流戰血競浮沈。一言便解蒼生禍。何事君恩薄賈林。

陽城

終日銜盃酒是家。十年全不話忠邪。一朝便伏延英閣。餘力猶能壞白麻。

張萬福

聞說宣麻伏紫宸。願將忠膽觸龍鱗。此翁八十真堪笑。何事昌言有直臣。

錢徽

封疆萬里等閒開。一日千金不吝財。持語無名來貢者。何須更入古銀臺。

舒元興

仗內邪根欲去難。承平思慮漸闌珊。殿簾高捲春風裏。空憶詞臣賦牡丹。

李甘

夜進麻詞曉未宣。滿朝簪笏盡諠然。李甘輕肆君休議。不相姦凶已可賢。

柳仲郢

方當炙手已寒灰。倚伏循環可動懷。試問華堂歌舞妓。幾人曾以玉爲釵。

李景讓

終日清風聳搢紳。不存騙石遠他人。如何議欲遷三廟。卻使門庭有俗塵。

王潮

六幕恢恢皆網羅。琴書無計避干戈。泉南更起招賢院。從此衣冠去轉多。

爲山

累石封泥一餉間。層巖疊嶂盡迴環。真形惟有山常在。何事徒勞作假山。

植竹

爲憐高節聳寒林。擇地培根我意深。千畝封侯雖未必。且憑霜雪試虛心。

種花

春到窮山生意迴。試憑山土育根荄。花開莫笑無名器。縱得名花未易栽。

樹萱

北堂風物不驚秋。兒女攀憐欲解愁。未悟詩人深切意。世間何草可忘憂。【原註】東野云萱草兒女花不解壯士憂。

栽菊

花名藥品兩相兼。種菊雖多豈避嫌。而我折腰求五斗。賞心於爾愧陶潛。

伐樹

此心非是好傷生。重倚西軒覺眼明。但得樗櫟芽蘖盡。縣人何必笑丁丁。

笑往

衛青勳業已闌珊。驃騎門前輒得官。榮謝不同時事改。故人何獨有任安。

過張彥輔所居二首

城裏塵埃空自忙。暫來城外覺清涼。臨池靜坐有餘味。雨後荷花無限香。

秀野垂楊數里青。夕陽猶占一峯晴。病來兩耳如聾者。聞得巖泉瀼瀼聲。

梅花開盡小桃次之

發盡寒梅千萬枝。小桃乘暖欲開時。春風次第來須早。芳草垂楊莫恨遲。

答岳山蓮惠茶

春芽不染焙中煙。山客勤勤惠至前。洗滌肺肝時一啜。恐如雲露得超仙。

乍暖可愛

馬蹄經歲踏紅塵。閏臘光陰已覺春。遲日暖風真可愛。年年長是伴行人。

久旱

曉雲將雨午還收。晚日餘炎未似秋。豈獨稻畦枯已久。兼憂井竭飲污流。

次韻分司南京李誠之待制求酒二首

世上升沈都夢裏。春來強健鬪尊前。公田種秫全拋卻。坐客無甞誰與錢。

春深風雨半相和。節物令人意緒多。中酒何須問賢聖。和詩今尙許羊何。

廣濟寺

十年佛跡留於此。屈指山門皆所無。今日清詩重褒述。禪林又復有犀渠。

瞻岷閣前雙梅將開蘇子美屢約一賞會予行部左繇未果石泉道中僧舍見楊應之阻雨所題李義山詩極有意味因次其韻惜梅之未賞且以寄聚散離合之興云

【原註】應之題李義山詩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

池何時共翫四窗燭  
卻話巴山夜雨時

欲賞寒梅先有期。卻嗟人事又差池。西山雪後東風急。應是寒梅爛漫時。

和通判閻朝奉賞花四絕

春來尊酒屢過從。萬事無如一醉中。聽唱歐公洛陽曲。今年花勝去年紅。多年已分作衰翁。病眼看花似霧中。卻謝東風無厚薄。芳心皆露十分紅。田家僧舍有芳叢。競折繁枝獻座中。持語佳賓莫輕散。林梢猶見夕陽紅。好花長是怯狂風。榮謝都來十日中。未過清明時節在。更須攜酒覓殘紅。

和提刑戶部賞花

年華易去三春半。花態增新一雨中。自笑白頭連日賞。樽前猶插數枝紅。

金州值雪留一日詰旦遂晴乃西

山下孤城倍寂寥。行人無意暫停鑣。千林萬壑瓊瑰滿。賴有晴曦半日消。

絕句五首



可愛山花百日紅。南風開得到西風。一般顏色差長久。移取栽培後圃中。  
可美盆池一寸鱗。圓荷陰底自由身。金刀落脰非吾事。不畏江邊結網人。  
可笑公庭種牡丹。日培肥壤設重欄。好花三歲方成就。誰向花前一醉看。  
可惜寶城足海棠。山頭澗底盡芳芬。成都花品分先後。此地誰人爲發揚。  
可喜公居近白雲。眼前塵事少紛紛。紗幮竹簟偏宜睡。五月庭除不聚蚊。  
庚申四月六日馬上口占

聖皇恩重恤狂愚。待罪山城歲已踰。更入西門三百度。便須跨馬上成都。  
華陰道中

畏日銜山勢欲沈。馬頭西去又駸駸。道傍槐柳陰濃處。時有清風快我襟。  
過肅寧城

百里郊原極目平。未寒林葉尙餘青。前村一穗濃煙起。知是逡巡到肅寧。  
秋晚

九月西風未肯涼。信知時節類炎荒。騷人不念天涯遠。只愛青山對碧湘。  
西陽道中

千山雜遝開還掩。一水縈紆淺復深。渾似嘉陵江上路。轉令羈客動歸心。

過天彭懷昔遊三首

西湖風物似當時。惟有流光去莫追。十四年前植修竹。茂陰如識繞方池。【原註】池畔修竹予在郡時所植

昔向朝亭種牡丹。花開酒熟不勝歡。霧中雙眼猶能看。更約春深欲倚欄。曾向高樓賦晚晴。每看魚鳥樂長生。下樓還是紅塵道。不信機心勝野情。

初春三絕

雪霜收盡苦寒威。六幕融融喜氣歸。原上枯荻還不死。有心剛欲報春暉。誰知真宰執天端。天運無私造化寬。是物向榮皆銳意。莫於春色辨蒿蘭。窮山幽谷幾重深。一夜東風散積陰。從此薄冰尤慎履。世途平日已寒心。

和王定國二首

三十年前愁送別。八千里外喜同歸。自甘衰叟鋤新圃。未許高才戀舊磯。峽上相逢惟話道。湘中一等又成詩。競將酬唱誇新句。不爲窮愁減昔時。

見嘉陵

嘉陵江水潑藍青。徹底澄光明鑒形。一葉釣舟真自在。漁翁應是醉還醒。

過劍關

一別京華十七年，野情長是戀家山。  
謀身太拙真堪笑，頭白重來度劍關。